



寺田歌心

李薰風原著

奉天大東書局發行

MG
I246.47
94

◎說小情言會社◎

女歌城春

集 下

。著原風薰李。

行發局書東大天奉



3 2168 6491 2

春城歌女二集目錄

第六回

露水因緣是啼不是笑
衣冠優孟憐我須憐卿

第七回

剪葉成圭終身決一笑
遺書當藥片語值千金

第八回

踏海驚濤筵前飛玉掌
情場遺憾月下散青妖

第九回

忍作謳歌傷心局外客
強爲歡笑失意劇中人

第十回

此恨綿綿幽魂歸地府
餘情孌孌愛侶走他鄉

社會言情小說 春城歌女 二集

李薰風著

第六回

露水因緣是啼不是笑
衣冠優孟憐我須憐卿

田夢北似睡不睡，眼前忽然一亮，急睜眼一瞧，原來天色大明，屋中一榻獨陳，那裏有那連玉環的影子。自己昨宵本是和衣而臥，却不知怎的，此時又剝光了，僅僅穿着一條小褲叉，那上身及腿上都沒有衣裳遮掩，不覺哎呀叫了一響，霍地坐起來，擁着一床薄棉被，自己癡思了一響。忽然聽見那院子裏，是連大奶奶聲音，叫着環兒道：「你去看看田大爺起來沒有。你爸爸走了半天，還不叫他起來，到學校晚了，不是要受罰的麼？」隱隱聽得連玉環在連大奶奶房中，悄聲應道：「媽，你自己去看罷，我不過去了。」又聽着連大奶奶笑了一聲，隨着房門開動，她蹣手蹣脚的走了進來。田夢北躺着也不好，下床來也不大合適，祇得仍舊坐着不動，抓一件汗衫來披上了，笑道：「連太太起得早，我睡着一閉眼，就天明了，連先生走了半天麼？」連大奶奶看見田夢北在床上坐着，便又噙的一聲道：「我倒走在您的後頭了，這是那裏的事，天晴了，您醒了半天啦。」說完，她笑着笑着的，忽然一眼看見田夢北的上身，禁不住格格格的，更笑得前仰後合。拍了拍手掌，說道：「哎呀！我的大爺，這可怎麼好呢，您怎的把我們姑娘的一件汗衫披上，這樣花花綠綠的，您穿出去真不怕外人見笑哇。」田夢北聞言，急急的把身上汗衫抓下來，一看果是自己胡胡塗塗坐起來，忙中有錯，不

知如何，竟把連玉環的汗衫抓起來披上了。登時面紅過耳，一把拋到床裏去；一面又尋出己的襯衣披上，穿袴套襪的，跳下床來。揉一揉眼皮，笑道：「我睡胡塗了，我睡胡塗了，也不知甚麼，抓來就披上，這真是太可笑，姑娘要知道，那才更是可笑。」連大奶奶忍住了笑，去拿盥一份盥漱的器具，擺在田夢北臉前，又取過一隻痰盂，丟在脚下。說道：「您漱漱口，清心去火，就明白了。臉水一會再給您打來。」說罷，她從臉盆架上，取出一個臉盆去了。田夢北穿上小衣服，看那份漱口器具，是一隻玻璃杯，一條白銅刮舌，和一隻化學柄的牙刷，非常小巧，顯然也是連玉環的用品。就合口水漱漱，刮舌刷牙，照例完畢。末後一口水，因為楊脖一漱，冰涼涼的，幾乎誤心嚥下喉嚨，這一來倒驚出一身冷汗，慌忙吐到痰盂裏了。連大奶奶打進一盆臉水，上漂着一塊羊肚毛巾，熱騰騰的。還連連問道：「你試一試，不涼罷，大清早起的，若使涼水洗，那可不是鬧着玩的。」田夢北越發放漱口水，爲之後怕不置。洗過一回臉，連大奶奶拿過連玉環梳妝臺前的雪花膏，和頭油髮蠟，又笑着道：「田大爺，多少用一點，夏天去惡味。」田夢北胡亂抹一抹，連大奶奶那邊鋪床疊被，他就慢慢溜搭着，走到院裏小立。祇見一夜風雨，起早業已雨過天晴，院中將枯花木，經過一番水洗，益覺精神；土地上潮陰陰的，映着一片陽光，非常清爽，才站了一站，那連大奶奶慌手忙脚，就從屋中提來一件夾長衫，笑道：「大爺，給您這件衣裳，您披上一點，早晨涼的多了，您着了涼，我們担代不起。」田夢北忙謝了，接來往身上一披，扣好鈕扣，抖了一抖，笑道：「我也想走了，這時候出去，到公園裏玩玩，一定很好？」連大奶奶聽了，她却

也想不到，笑道：「您若上學，我們不敢留，您要到公園逛，可要吃些點心走。你這樣就走了，不覺得怪不合適的麼？」說完，她又朝屋裏叫道：「環兒呀，你出來看哪，大爺這兒要走啦。」那連玉環縮在屋裏不出來，這會忽然一聲答應，一陣風似的跑出來，笑喘喘的，在他們眼前。歪着頭兒一站道：「您說甚麼啦？媽，我在這兒啦。」連大奶奶笑道：「我叫你出來，替我留留田大爺，田大爺寧可逛公園去，也不在咱們這兒坐咧。」連玉環不慌不忙的，把一張臉轉向他這邊來，看了看他，嘿的一聲道：「你到那兒去呀？」田夢北這時見了她，一件新夾袍，長長拖到地邊，一雙黑漆皮高跟鞋，盈盈站在地上。那臉上也脂香粉膩，完全打扮得齊整，不由微一遲頓，面上不好意思。祇得笑道：「我看這早上的天氣，最是難得，打算到公園走走，順便吃吃茶點，你可以同我去麼？」連玉環見他又問自己，她眼睛四外看看，把頭一點道：「我們就到公園去罷，我好在都穿好了，開步就走。媽，你給我們雇車去呀。」連大奶奶笑道：「這一說你們二位是一路了，一會師父來了呢？」連玉環隨口答道：「師父來了，叫他等一等，我們去去就來的。」連大奶奶忙出來雇上兩輛洋車，回去對他們報告道：「中山公園一毛錢一輛，我雇好了，你們的點心，也到公園去用罷，我不管了。」連玉環和田夢北出來，兩人坐上洋車，車夫踏着滿路泥濘，一逕跑到中山公園來。田夢北買票入門，和連玉環兒上一個圈，這公園和北京的幾家市場一樣，從早晨到夜晚，老是有人的。晨光熹微中，已有幾多位公園武術家，在太陽地裏曬曬着，一推一縮的練習太極拳術。那柏樹林內，更有一夜纏綿，被筒裏剛鑽出來，而實際尚未閉眼的恩客姑娘，來這裏雙

雙的徜徉。至於摩登男女們，或在高臥未起，或在上學途中，這裏尚不到光顧的時候。田夢北領着連玉環繞着腳累了，兩人商量着，在春明館御河沿的分茶社坐下，要了一壺茶，幾樣肉包湯麵，少爲歇息。這一天兩人的情況，比昨天晚上路上的情景，猶其來得沉默了。脈脈無言的，相對好久。田夢北才想出一句來，笑這；「連小姐，你昨天睡的那們晚，今天又起在我的前頭，光景是一夜未閉眼罷。你現在一點也不困麼？」連玉環形態是沉默的，那一顆心早已悠悠的，不知遊盪於多少里地之外。給他一問話，始又收收心呷啟齒一笑，搖搖頭道：「不然不然，我很精神，我非常精神，一些也不困的。你覺得怎麼樣？你很困麼？」田夢北見她反過來問自己，便也笑道：「我是不困的，我還閉着眼，迷了一迷，至於你呢，恐怕是一夜不曾合眼，你的精神真不壞了。」連玉環給他說得粉面暈出兩條紅雲，盈盈的低着頭，祇去甩着一隻高跟皮鞋，碰得那桌子腳拍拍的響。遲了又有許久，才又低着頭，眼看着那磚地，自己笑道：「我們來坐一坐，也就應當站起來回去罷。你沒有聽我媽說麼？一會師父還要來咧。」田夢北看着她出呷，聽她要走，就笑道：「我們坐一坐再去，你的師父給你說那齣女起解，也很是要緊，你出臺的日子，也快到了罷？」連玉環微微的一揚頭，撩了他一眼，又抬手攏攏鬢髮，把頭向後一佈，笑道：「就是本星期六的夜戲，離着沒幾天，就算到了。仗着女起解是一齣熟戲，身段做派等等，也不甚礙難。師父指點，徒弟用心，幾天就成了。本來一出來幾句二簧原板，接着一段辭別獄神的反二簧，此後流水板，西皮慢三眼，完全是我唱熟了，加上做派，那就成功了。」由夢北見她說來容易，偶有所感，想起自己

男

的夢境來，忘形於色道：「你唱這女起解，彷彿俗了一點，倘若唱一唱那簾錦楓，那可太好了。我好像聽過你唱爲娘親那願得微軀薄命，再加上佈景服裝一烘托，不難一舉成名呀。」

連玉環聽這話來得奇突，不覺一怔，兩眼直視着他，不知所以道：「田大爺，你這是從那裏說起？我不是會唱錦廉楓的，幾時你又聽過我唱，莫非活見鬼了。」

田夢北出口貿然，給她駁將回來，才覺這話出之無據，便靦顏笑道：「我這樣的說法呀，假使你能夠唱起廉錦楓來，那不是比女起解好得多了麼？」

連玉環這才明白他是一句譬如，因笑道：「得啦罷，爲一齣女起解，一份包頭，一身紅綢的罪衣，一副枷，兩隻彩鞋，聽說就要四五十塊錢，求爹告娘的，四外張羅，還沒有着落哪。若是一齣廉錦楓，那是梅蘭芳的拿手戲，聽說佈景彩切行頭，通通的要千八百元，我就是能唱，誰給我拿這筆錢呢？」

田夢北聽她言外有意，彷彿又念叨着窮，來要自己聽的。就問道：「怎麼着？你出台的行頭，還沒有着落，那成甚麼事呢？」

連玉環又把眼避開一邊去，看着他方，嘴裏却在答覆他的問話道：「甚麼事呢，就是這門一回事罷了。父親老哥的，想讓我朝你說，我都面嫩不肯開口，說也可憐，我們除了你以外，那一個又可實際的幫我們？那張七叔是放印子錢開王帳的，出力他是第一，出錢的話，也不是他能夠辦的。」

田夢北見她說話動人聽聞，自己又復沉吟一下，拍拍身邊，沒有那們多的數目，就笑一笑道：「這又是一樁小事了，待我回去籌措籌措，給你湊上五十元，總可夠了不過可有一樣兒。」

田夢北說到這句上，打了一個疙疸，一笑不說了。連玉環見她允許出錢，本是喜形於色的，不過又聽他是有條件的，也怔一怔道：「你這人的事情真不少，

你還要我怎樣對你，你自己想一想，我那一點地方對不起你？要你挖挖鼻孔，縮縮指頭的，這們不痛快。」田夢北看她急了，自己又笑道：「我並不是說甚麼事情，我不過希望你以後成功，享了大名望，不要把我忘掉，那就是我的條件了。」連玉環見他輕飄飄的，說了這一句，微微的一紅臉，故意扭過脖頸去，啐了一口道：「那可是不敢一定的事，像你這樣永遠不放心我的樣兒，那還免得了麼？哼，你也不拍拍良心，仔細的想一想，今天的我，就和昨天的我不一樣了。你想丟翻我不管，那都不行啦。」說完這話，似又覺得過分露骨，偷偷睨了田夢北一眼，羞得她紅過耳根，伏身而笑。田夢北也是盪氣迴腸，飄飄然的，莫知其所以，足足的領略她這女兒憨態，不下數分鐘，方才一笑道：「好啦，就此一言爲定，這行頭包在我的身上，明天我給你送過去罷，別說甚麼廢話了。」連玉環看他這樣的說，自己把腳伸出去，故意在他的腳上，重重踏了一下，恨道：「你才說廢話啦，我說的話都有用，你別以爲時過境遷，人家就都忘了。」田夢北縮了一縮腳，對着這一朵名花似的姑娘，薄怒微噴，惺惺作態，也祇有得意無言的微笑了。兩人吃過點心，田夢北和連玉環出來，僱上兩輛洋車，分途東西。果然第二天田夢北到福興茶樓，身邊帶了五十元鈔票，當面點交連玉環，笑道：「這是五十元給你買行頭，頭一次出台，沒甚麼，要講究一點，不夠我再替你籌措還有。」連玉環嘻嘻的憨笑道：「下回再說罷，等我排演君子國女兒下海尋參的廉錦楓，再要你多拿錢，這回五十足夠了。」田夢北喜歡她如此個儻，自然連連笑應着，說道：「但願如此。」連玉環高興之極，在後台又唱了幾句：「想起了王金龍無義兒男。」並且做出出牢下跪的

身段，給田夢北看。笑道：「慫慫我做得怎麼樣呢？怪不錯啦罷。」田夢北隨口又一誇，她更高興了。兩人玩得正在起勁，連吉慶和那孫鳳凰一掀帘，進到後台，看到他們的歡懽，也都笑了。說道：「姑娘，別顧了這一頭，忘了那一邊，這位黃小姐來了，在前台坐着半天，等着你去啦。」連玉環掀掀門帘，看了一眼，就回手一拉田夢北道：「瞧瞧，你的表妹來了，出去見見。」田夢北也已瞧見黃梅麗跑了來，她還穿着上學的制服，和幾位女同學，鶯鶯燕燕的，圍着兩張桌子坐定，上面堆放着許多本洋裝書。這樣的茶樓，來了這一羣女學生，真是破天荒，前所未有的，別開生面。便跟着連玉環出去，連玉環看着滿座嘉賓，就驚笑道：「這都是黃小姐的同學呀！我可是招待不過來，你們就多多原諒。茶，瓜子都有了，我給你們每位斟一杯。」說着，她也活動起來，展開交際手腕，每人倒了一杯茶。又挨座的向她們貴姓。黃梅麗格格的笑道：「我昨天沒有來，今天索性多約幾位來，我唱戲可不行，這幾位都是戲迷。人家還要向你討教呢。」連玉環自然朝她們遜謝不敢當。諸位多多捧場。那幾位女學生看着連玉環，大家各自嘻嘻的笑了。田夢北看此情景，自己反覺不好上前，在連玉環身後站立，也不好搭言。那連玉環和她們說到這一段落，他才趁着黃梅麗眼光射過來的當兒，笑了一笑道：「黃小姐，你前天到我們太平倉去了麼？我失迎了。」黃梅麗也笑着向他點一點頭，又拍着一隻空籐椅，讓他來坐下，說道：「你來了就好，陪我們聽戲，你前天不在家，我等了你半天，你跑到那裏去了？」田夢北不便告她實情，祇告訴她說是學校裏鬧着開會。成立經濟學會，同學邀自己參加，所以未得早回宿舍。黃梅麗祇說得一句：「我說得是呢。」

，等了半個來鐘頭，你也不露面，氣死我了！」田夢北和她們同坐一席，在這茶樓上是衆矢之地。本來這種場所，女人難得光顧，今天突然一座的女學生，茶客們焉有不注意的道理。有的光着兩眼看，有人便竊竊私議，把她們當作一件事研究起來。弄得田夢北坐立不安，離去不好，坐着也放不下心去。幸是那黃梅麗又問道：「田大哥，連小姐來，我也忘了問她，今天她唱甚麼戲，也要先讓知們知道知道哇，你問過了沒有？」田夢北才得了一個臺基，順流而下道：「我也沒有問呢，待我去後臺裏問一問，也就知道了。」說時起立，聽着她的意，黃梅麗果然笑微微的一點頭，田夢北就有了脫身計策，一個人又跑進後台來。那時台上唱的是一齣文昭關，鬍子生何笑伯，在臺上唱着：「一輪明月」的獨角戲。連玉環正和孫鳳凰商酌戲碼，尙未定規。孫鳳凰主張再讓何笑伯配一齣遊龍戲鳳，或是汾河灣。連玉環却不願意道：「人家何老板已經唱了，我們又叫人家配，於心不安，不如找一位老旦，來一齣探寒窯罷。」孫鳳凰搓着兩隻手道：「你說得容易，那裏找了位老旦，你不知道咱這們清音桌，就短少一位老旦角兒麼？」連玉環也自好笑，正在不可開交，田夢北跑進來聽見了。笑道：「這有何難，來一齣女起解，找了位丑兒來崇公道，不等上台彩唱。先給我們聽一聽。」連玉環拍起手來，笑道：「這話對了，來一齣女起解，借個機會，熟習一下戲詞，就是它啦。」孫鳳凰也笑着認可了，田夢北便告訴連玉環道：「你去看見那位黃小姐，她問你唱甚麼呢？」連玉環忙着又出去了，田夢北坐在後台，這裏的衆票友，日久天長，全知道他們的關係。有的讓他吸香煙，有的斟過一杯沈醞醞的小葉茶，拿他當客人一般應酬。田夢北偶然

掀掀台帘，看見連玉環雜坐她們一處，說笑得起勁，自己不出去，索性隱藏在後台，躲避前台的耳目。那台上快到連玉環的戲碼了，連吉慶才去前台，尋她回來上台唱戲。田夢北也是坐在這後台聽着，一齣女起解唱完了，連玉環下台來。就對田夢北笑道：「田大爺，你說這怎麼辦，我也要替你應酬起表妹來了，她們剛才約的，讓我唱完了，陪她們吃飯罷。」田夢北一聽，也倒不表示意見，祇笑道：「你陪陪她們，也沒甚麼不可以呀，我回去，這兩天功課要溫一溫，可不能再陪了。」連玉環沒有甚麼話說出去告訴那黃梅麗，黃梅麗却不依了。說道：「那怎麼可以呢？我去問問他，爲甚麼不去？」連玉環怕他們表妹鬧起來，忙攔住她，回來勸田夢北從命，陪同去吃飯。田夢北出之無法，祇得依了。這一天鬧到傍晚時候，興盡散去。從這一天起，連玉環是加緊的練習台步做派，準備出台彩排。黃梅麗是每天下課，即來福興茶樓捧場。田夢北倒把心思用到課程上，正正經經的，上了幾天學。那星期六之前夕，田夢北偶過連家，連玉環的行頭都準備齊全，師父孫鳳凰拿來一件一件的讓她看。一面又笑道：「徒弟，你可曉得，初次上台，不亞如重新投生一回。你唱過茶樓上的清音桌，當過二閘河上的隨船歌女，然而，那都不過是唱唱而已，這回却要穿上行頭，連唱帶做的，正式登場了。你知道上場昏，是一個通病，千萬穩住心神，好好來它一回，莫要見事則迷，忘其所以，這一關跳過去，你就成名了。」連玉環笑嘻嘻的祇在那翻動那行頭。說道：「這有甚麼，上那個大台，不是跟上那茶樓的小台一樣麼？我是不當一回事的，隨便有誰在場，我都是照樣唱。」孫鳳凰不放心，還在諄諄囑咐告誡。連玉環連皺眉頭，很不耐煩。田夢北有意

湊湊趣道：「連大姑娘，你的行頭來了，何妨穿上試試新？師父也在這裏，就煩他給你化了裝，扮成一個玉堂春，給我們看看也好。」連玉環看着那行頭，也在躍躍欲試。聽了他說，就向那孫鳳道：「師父，你給我扮上好麼？我也看一看自己像不像蘇三。孫鳳鳳點了點頭，笑道：「徒弟的話，說重了，你別像那蘇三。像了蘇三，命就苦了。」連玉環氣鼓着嘴道：「師父也胡說起來了，我說的是扮像，誰說甚麼命不命啦？」孫鳳鳳笑而不語，忙着給她張羅着擦粉梳頭貼鬢，先整理着頭面。田夢北在旁看了，也插言道：「我記得說過，第一次打砲，要唱梅龍鎮的，怎麼又女起解了呢？」孫鳳鳳給連玉環扮着戲，一面笑道：「這也是不得已了，他們學校不出大價錢，女起解一人班，我來一個崇老伯，一齣戲就完了。倘再找一個正德天子，至少又請一個硬裏子，那又要出一個戲份。這樣十塊錢，他們還小雞吃黃豆，強努着勁咧。」田夢北聽他說出十塊錢，很是慨然道：「真是的，一個角兒不成名，欲要如此，這一面若算上行頭等項，也祇落一個賠本賺吆喝了。」孫鳳鳳和連玉環都笑起來，孫鳳鳳給連玉環扮好了頭面，讓她去裏間換彩袴。又對田夢北笑道：「這不就是您幫的忙麼？不然，穿戲箱上的行頭，多好的唱做工，也就毀了。您說這話對不對？」田夢北方在搖頭太息，忽然那連玉環在裏間嬌喊一聲「苦哇！」忙一看那裏間，祇見門帘一掀，連玉環穿好了一身紅衣服，肩戴行枷，笑微微的走了出來。說道：「田大爺，你們看，還是那，我像蘇三不像呢？」田夢北喊了一聲好，笑道：「我先來一個碰頭好兒，這可真是不壞，沒有上台，我們就先睹為快了。」孫鳳鳳兩手叉着腰，歪頭端詳端詳她的扮像，看了這們一個徒弟，

也不由眉花眼笑，好生得意道：「壞可是不壞，不過這臉上太不掛戲了。蘇三是在監牢裏受苦的，不應該一出台帘，先帶着一臉的笑容。徒弟你說對不對？」連玉環抬步分開肩上的行枷，一手拿着一塊，昂着頭笑道：「師父這毛病挑的可不大對，蘇三也不是一出台帘，就戴着這行枷，我這不過是扮着玩，誰也沒有當真上了戲台，上了戲台，自然要說戲台上的了。」孫鳳凰吃她駁倒，方在笑着。連大奶奶提着一把開水壺，進來爲他們沏茶，看了連玉環也驚笑道：「嘿，環兒，你瞧喂，連一天功夫，也等不了啦麼？非要今天就穿上，怎麼沒有聽見你唱呢。」連玉環又把那行枷，戴在眉上，一扭一扭的笑道：「您這叫做來早了。不如如來巧啦。這不是就要唱啦麼？」說畢，逼緊着喉嚨，唱了兩句：「每日裏在院中纏頭似錦，到如今祇落得罪衣罪裙。」連大奶奶捧自己女兒的場，也喊了幾聲好，大家鬧鬧嚷嚷的，歡笑了一晚上。第三天星期，是正式出台的日子，因爲是夜戲，白天連玉環還在福興茶樓清唱，田夢北照例的來了。她拿着幾張紅票，笑道：「田大爺，這個是他們送我的義務票，自己人，頭上腳下的，不能讓您花錢，給您約幾位朋友捧捧場。」田夢北數了一數，共是四張票，當然收下謝謝。又掀掀那後台的門帘，向外打一張望，笑道：「那位黃小姐呢？你不送她幾張票麼？」連玉環把兩手拍一拍，表示再要一張也沒有了。問道：「她來了麼？我還是沒有想到這一層，熱熱的臉，若是教人花錢的話，可是不大得勁，你的票，能送她一張，就請你送她好不好？」田夢北點了點頭，說道：「你往外看，那前排第三張桌子旁，坐的不就是她麼，我去和她說，」說罷，挑開後台帘，出來湊到那桌子旁。黃梅麗今天却是一個人來的

，她不曉得田夢北走在自己前邊，早已到了，正扶着腮幫，望着那樓門入口發怔。田夢北招呼她一聲，「黃小姐你早來了，」她始驚覺回頭，看見是田夢北，又淡淡的，不十分理會着，笑道：「田大哥，你來了麼？我正在等着你呢。你今天有沒有功夫，和我出去走一走？」田夢北走上來，自己的送票事，倘未出口，不料她先要和自己出去，就笑道：「你不聽戲麼？你來了大概也不久，我進來的時候，還未看見，剛一掀後台門帘，才看見你一人坐着，却怎麼又要出去了？」黃梅麗今天的來頭，却又大異往昔，知以前不大一樣。見田夢北說話絮煩，非常不悅道：「田大哥，聽戲不聽戲，今天都不吃勁，我一個人來的，就爲的是約你出去走走，你聽戲何時不可，不在乎今天，請你陪我出去一趟。」田夢北見她言詞這等懇切，也不如她出去走走，又有甚麼事故，不忍得不答應，就慨然允諾道：「好了，那麼我們就出去一趟，少時再回來。」黃梅麗這才臉上透出笑容，好像得到甚麼勝利一般，站起來，和田夢北出了福興茶樓。茶博士兀兀追着出來。到樓梯旁笑道：「大爺，您二位的座兒留着罷？」田夢北隨便答應。二人下樓，走出那東安市場的西門。田夢北站住了，問那黃梅麗道：「我們出來，走也走了，還有甚麼事情，應該到那裏去？」黃梅麗輕輕易易的調他出來，自己又覺得值得驕傲。聽了一笑道：「我們還是到北海公園去，你說怎麼樣？」田邊清靜一點，說話也方便，我這叫你出來，本是有話要說，我是問你一件不明白的事。」田夢北聽這話又令人莫測高深，自己悶在鼓裏半天，到此也不覺搔搔頭。不聽她的了。笑道：「黃小姐有話說，我們隨便到咖啡館坐坐，也是可以說的，何必一定要去北海。北海公園坐坐回來，這裏的

戲，就怕已經完場了。」黃梅麗見他不聽話了，自己倒也不爲己甚，俯首微笑道：「北海就北海，咖啡館就咖啡館，我說出來的話，又不是聖上旨意。那裏能夠句句算數呢？」田夢北聽她話中帶刺，也不和她計較，祇望着到了咖啡館再講。於是和她又回市場，隨便進了一家小咖啡館，佔了一間雅座，商量先要幾樣茶點。然後田夢北笑問道：「黃小姐今天不很高興，我看出來了，究竟因爲甚麼？你不願意在茶樓再坐，可是那連玉環得罪了你？」黃梅麗坐下來，問她吃甚麼，祇是隨口答應着，忒不專屬的，拿一條手帕，翻覆的在手裏玩弄，聽這一問，不得不說話了。便微笑着揚頭，攏攏耳邊頭髮，說道：「這話不對呀，我是一個女的，她也是一個女的，這又有甚麼得罪，喜歡聽她的，聽她兩齣，不喜歡聽她。從此就不來了。何必爲這個不高興，而且我今天得到關於她的一個消息，還特別的喜歡咧。」田夢北這半天始終不明她是何用意，聽她含着骨頭露着肉，依說又不說的，便爽直的問道：「黃小姐你聽到甚麼消息了，我可以問一問麼？」黃梅麗把身軀往椅背一靠，揮揮那條手帕，輕俏俏的一笑道：「我也沒有聽到甚麼，不過我知道你們兩個人，近來感情很好，又聽說今天晚上她在開明要彩唱女起解，所有的行頭，全是你給她出錢置買的，這話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據我看莫非是一件謠言。」田夢北聽這話來得奇突，自己心裏有病，一下搔在癢處了。臉皮上立刻熱烘烘，不知道說甚麼好。覺得承認與不承認皆有關係，一時無所措詞。稍遲一遲，祇得勉強笑道：「黃小姐，這話是誰說的，你從那裏聽來的，我能不能先知道一下？」黃梅麗看他神情異常，已現來幾分窘迫，便爽然道：「我所聽說的，不但這一回唱戲如此，就

是她們一家子住的房，每月的租金，皆是由你支付，連他家中器具等項，全是你花錢給他們置買，這話又不知是真是假呢？」田夢北見她進了一步，說的都是實情，就一陣一陣面紅過耳的，笑道：「你那裏聽得這些稀奇古怪消息？她今晚在開明唱戲，那是有的，並且還有票送你，請你去聽。至於其他，那就太可笑了，教我怎樣置辯，我也不知道說甚麼好。祇請你去調查，我也不說是有，也不說是沒有，不表示甚麼意見了。」說罷，取出剛拿來的戲票，放在桌上，又笑道：「連玉環晚上還教我去捧場，所以連你的，一齊交給我。這一共是四張，你要幾張呢？」黃梅麗把那戲票一眼也不正視，她的手祇去茶盃旁，提着小匙，一下一下攪那紅茶內的砂糖。攪了足有幾十下。又放手笑道：「我也是糊塗一時，管你們呢，問的這樣急促，我現在不說了，給你一張報瞧，你就知道我不是多心和尙，好管閒事。這也是空穴來風，不為無因。你自己去瞧，就明白我不是來和你瞎說，人家都給你們登上報了，」田夢北見她不要那票，自己就想再勸她收下，不意她又甚麼登報，一時驚訝道：「你說甚麼登報？我沒有看見，報上是怎樣講的，你快給我看看。」黃梅麗並不費事的，祇去衣袋內一掏，就掏出一張四開的小報，朝他一丟。隨又低下頭道：「你自己去看。上邊說得難聽而又難聽，我都替你慙死了。」田夢北見果有其事，報紙當時拿出來了，忙打開去看。那報紙的名字，看來耳熟，原來正是新日小報。上面所載，除去略有軍政要聞，長短小說之外，盡是些戲劇花柳文字。尋找了好久，果在那花柳文字中，尋出一段。標題為「女票連玉環今晚出演開明，戲碼女起解，行頭聞為某大學田君製贈，好熱鬧的培新小學游藝會。」看了這標題，自

己當然就是那某大學的田君了，幸爾學校和自己名字，還未好意思披露。連忙再往下看那文字，祇見那文字起首，無非仍和新日小報胡癡公以往捧法相同，一派「色藝雙絕，嚮歌京市，清歌一曲，萬眾歡迎，」的老調，及至中間，却由捧而轉入揭破黑幕的性質了。甚麼，「今晚培新小學校爲籌措經費，特假珠市口開明大戲院開游藝會。大軸即爲連玉環女士之女兒解。連女士新置之行頭，費去百元上下，聞孫某大學高材生田君所報效。田君翩翩年少，與連女士交甫數月，而情根早種，最近又有已賦同居之愛說，尙未知確否。惟聞連氏乾麵胡同新住宅，每月租金，皆由田君支付，其房中器具陳設，亦無一非田君代置。總之，以連女士聲譽，及號招力言，今晚珠市道上，車水馬龍，當有一番空前盛況也。」那文字的末尾，還有一個刮弧，刮弧內是一個「瑤」字，大概就是本文撰者之署名了。田夢北看了後，別無感想，祇是恨那連玉環一家子嘴太不嚴了。這件事若非他們洩漏出去，別人又何由而知，又何必致於公開的刊報。便不表示意見，祇把報一摺，笑一笑道：「原來如此，我看明白了。這張小報你送我收執，容我去問問那連家父女，這撰稿是誰，大概可以查究出來的，我們到底明白一明白。」黃梅麗見他讀報之後，異常鎮靜。自己也摸不着是真是假。倒疑惑起來了。因笑道：「你問不問，那不相干，我祇向你報告一下，至於如何措置，是你自己的責任，我也不管，不過此事到底是真是無，我願意你告訴我實話。」田夢北收起報紙，呷着一杯冷寇寇，覺得不便十分瞞人。爽然答道：「黃小姐問我，我是可以告訴的。若說那連玉環對我。三十五十的還就借貸，那是有的。然而若說我擔負他們一家的澆裹，這話又是造謠。我對於他們

一家，負上這大的責任。我以何種資格來担任呢？」黃梅麗見他承認了連玉環以接濟。這話就已深深的可以意會了。於是笑道：「我才是多此一舉，我母親就說，我們是管不得的，誰教我一定來問你，這也是自討無趣。那麼連玉環這次出演，所用行頭，也當然是你掏腰包呢？」說這話時，二目注視着他的臉，靜待他的回話。田夢北到此，索性想開了，瞞着她們的無謂，一口直承道：「我也不知道，她家母親，最近倒又借去五十元，不過並未言明是甚麼用場，或者就是置買了行頭，也未可知。」黃梅麗聽罷，她微微的一笑。隨着伸了一伸手歪着一顆頭道：「田大哥。你拿來呀，你快給了我罷。」田夢北又不解所謂。問道：「我給你甚麼，拿甚麼給你？」黃梅麗聳了聳鼻頭，撇了撇嘴唇，一臉的不屑，哼了聲道：「你既是實有其事，還要拿了報紙去問誰？那不是不害臊麼？你把那報紙乖乖的給我拿回來罷。」田夢北那裏能夠給她，收着那張報，祇是不給道：「這張報我不能給你，我留待晚上，問問連玉環，到底是何人所作，我也明白一明白。」黃梅麗問出他的實話來，便又不要那報紙了。吃了一口紅茶，推開茶杯。叫茶房來算帳。一面笑道：「我問的已得到答覆了。我們也就走了啊。」田夢北拿起那桌上丟的戲票。向她一揚道：「這個你要幾張。我兩張也用不到，你留下三張好麼？」黃梅麗伸手接去兩張，說是黃姑母可以去，多了不要。田夢北也就罷了，那黃梅麗臨去，尚和田夢北說聲晚上再見，白天要早點回去，不去福興茶樓，見了連玉環，要替她表白一回。田夢北也都應了，和她分手，在東安市場裏溜溜，想着這報紙事件，心上鬱鬱不快。黃姑母在北京是自己絕無僅有的親戚，這件事宣傳到報上，給她們知道，終於自己不利，倘她

們告訴自己家中，父母堂前，究竟不好交代。因之漸漸後悔，以爲自己不該惹此一層因緣，事到如今，着實不好開交。脚下走得也就一步慢似一步，及至到了福興茶樓再看，曲終人散，滿座的瓜子皮花生殼，祇有一個茶博士，彎着腰，在打掃屋宇。田夢北在市場內隨便走了一走，不想辰光不早這清音桌都散了。立刻詫異道：「今天散場提前了麼？他們都那裏去了？」那茶博士抬起身來，一手拿着一把掃帚，一手揩着汗，曲了一曲腿，笑道：「是了，大爺，您回來晚啦，散了這一會功夫了。他們都在會元館吃飯，今天不是有夜戲麼？那邊有人請客，連老板孫老板帶那位連先生，他們都去吃飯咧。」田夢北點了點頭，祇好也出來，茶博士又照例追到樓梯邊，笑道：「大爺，您慢慢的走，茶錢和明天的一塊算罷。」田夢北胡裏胡塗的答應了。走下樓來一想，人家在會元館吃飯，自己是不能去的，祇待再過一會，去戲館子裏見了。便也去東家順吃了飯。九點來鐘，跑到開明戲院內入座。這天的戲劇，不過游戲中之一種。那時候舊劇尙未出場，僅僅台上跳跳唱唱的。有幾個男女小學生，表演一幕三蝴蝶歌舞劇，這種歌舞劇，田夢北在南方北早已看過，看北方的，轉覺幼稚無味。直至舊劇上場，稍稍攏住心神。這天舊劇也甚簡單，跳加官完畢，唱完一齣龍虎鬪，再來一齣定軍山，就是女起解上場。台下滿坑滿谷，觀衆坐了不少。田夢北往返巡視幾週，祇是不見那黃梅麗母女，料是沒有來，也祇有不找了。坐下自去看戲，連玉環的一齣女起解，台步唱工，幸無大錯，在田夢北眼中，平平穩穩的過去。散場時田夢北有心去後台，方一上樓，找到後台門，看見那幾個「後台閒人免進」的大字，祇好罷休，悵悵的回來了。翌晨在東陽大學，才

見了連吉慶。那連吉慶不知他昨宵的經過，尙自笑道：「你昨天怎麼在茶樓一去不回來了呢？晚上我們在會元館吃的飯，坐汽車到的開明，可惜都沒有你在旁，否則應該多們熱鬧。那一齣女起解，可真是不壞，由始至終，台底下竟是滿堂好了，真難得我們的環兒。」田夢北昨宵的心，何嘗在那戲上面？聽他極口誇贊連玉環的藝術，自己一絲未得領略，心不在焉，好生慚愧。祇可隨聲附和道：「連先生說得是，難爲連大姑娘始終不懈，一齣戲直貫到底，這種精神也值得佩服了。」連吉慶見他來表揚，却又好像有感於衷，想起了甚麼。微微嘆息道：「不壞不壞還差點開了毛病。那段反二簧是一段大活，第三句的末尾，一個程艷秋的花腔，沒有要好，不是胡琴一領，幾乎脫了板，我真捏了一把汗。噫！台下不乏明公，吃這碗飯也太不容易了。」田夢北看他有所感慨，也便陪他說了幾句不容易，這幾個錢都是精氣神換來的，安慰他一番。然後取出那張新日小報，送到他眼前，笑道：「連先生，這張報，你看見了麼？」連吉慶一看是新日小報，便愕然道：「新日小報的胡癡公，我們還認識，他們常常刊登捧環兒的稿子。這幾天我們沒有看，聽說胡癡公已經不在了。」田夢北也爲之釋然，說道：「這就是了，怪不得上邊有一篇揭破連姑娘黑幕的文字呢，原來胡癡公業已不在了。」連吉慶忙問甚麼黑幕文字。田夢北翻出來，指給他看了。連吉慶不由漲紅着一張瘦臉，亞賽一塊風乾了的猪肝。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不知道有這篇文章，你把報交給我，我下了班，尋他們去，問問是誰幹的？」田夢北看他難爲情，自己却安安穩穩的，且不慌忙，徐徐的笑道：「連先生，我說一句話，你可不要見怪，我以爲咱們彼此間的事情，

若非個中人走漏，萬不會鬧到報上去的。這件新聞發生，與我自冇相當影響，難免傳入家人方面，不利於我。我尙是求學時代，不敢太隨便了，報館更正與否，由你負責，我不干涉。不過那福興茶樓，我想暫時疏遠一下，從此不去。就是你們府上，我也想暫時絕一絕跡。同時爲我個人方面着想，求學時代，心以專爲尙，更應當如此。這是我的意思，請你們原諒我的苦處。」連吉慶還未把一腔子的氣消下去，又聽到他說的，大有請從此絕之意，登時大大的一驚。慌得搖頭擺腦，手足無措道：「這使不得，這使不得，這萬萬使不得。休說我們的環兒，受你莫大之恩，未報答於萬一之前，不能夠讓你田大爺離開，就是我連吉慶，得一知己，死且無憾，也不能因此即得罪你田大爺，讓你從此不登門。這個是辦不到的，你快不要再提了？」田夢北經過一夜之間，自己各方各面，都想週全了。覺得如此確是上策，連吉慶不願意，自在意中。祇笑道：「連先生不要誤會，我們彼此交誼雖淺，來日方長，後來說不定誰沾誰的光，焉敢說報恩二字，更談不到得罪。我不過偶有感觸，覺悟到這歌台舞榭，精神不可久寄，應當以我學業爲重，足跡疏遠一些，並不是離開你們，從此大家兩便。三節兩季，我但得有了餘暇，還是要和你們打連戀的。這話你們要想它一想。」連吉慶這話，若在平時聽到，或許還有些相信，惟獨在今天聽到，說甚麼也是不信。看看上課時間到來，他祇得簡單節要，說了幾句道：「這不是幾句話能說的，你是我們女兒的好朋友，我也不能夠做主意，晚上叫她來，你們有話當面言明，與我無涉。我祇負責任朝報館去接洽這件新聞來源，至少要請他們更正過來，圓圓我的面子。別的話你等見了她再說罷。」田夢北再要說甚麼

，那上課的鈴聲噹噹的一震，連吉慶職務上的關係，不得不忙着去看管講堂。連聲說道：「這是怎麼說的？真是好端端的，平地起了風波，惹得大家不痛快。我們姑娘知道了，還不知怎麼樣的難過呢。」慌忙的去，田夢北說了一席話，並無結果，也祇好由他了。連吉慶自從搬家以來，女兒離東安市場近，自己却離着學校遠了。因此每日午餐，不能回家，祇在學校旁邊新開的小切麵舖裏，乾饅饅餅子的，湊合吃一頓。今天事出非常，不同往日，下了課，顧不得充饑，慌慌忙忙的，先跑回家裏來。那連玉環唱了一回破天荒上台的戲，增加不少興趣，和師父孫鳳鳳說說道道的，講給那連大奶奶聽。連大奶奶點頭聽，聽得正恨自己看守家門，無福目睹。連吉慶忽然一腳踏進門，倒惹得他們吃驚，連大奶奶便問道：「你大晌午的回來做甚？學校裏難不成又是放假？」連吉慶急急忙忙的一路跑來，已然滿頭大汗，不亞於三伏天，看見他們都在家裏，才舒一舒氣。喘道：「我回來做甚麼？自然是有事。你們看看這報上登的一段文章，把我們挖苦透了。人家田大爺也看見，賭氣子要從此和我們斷絕往來。不上福興茶樓，不登我們的門了，你們還胡塗着呢？」說着，拿出那報來，給他們三人看。他們三人見連吉慶急尖尖的，也都不知就裏，搶着連念帶看的，把這報上那篇文章明瞭，連玉環哇的就哭了。說道：「這是那個死不了登的報。把我糟踏苦了。我找了他們去，問問他們。我和田大爺同居不同居，他們聽見了麼？礙得他們甚麼事，要他們如此長短的說閑篇？」那孫鳳鳳看了，也甚是生氣。說道：「這們一來，與徒弟的名譽，大有妨礙。唱戲的雖然講究老斗捧，老斗不亞如衣食父母，年節過不去，唱戲包廂位，排新戲置行頭都

是老斗的事。不是我說句得罪人的話，那姓田的花的幾個錢，捧那三路角都不夠格，那配當甚麼老斗。這報上簡直還是恭維他，徒弟你這名譽犧牲得太冤枉了。」連大奶奶婦道人家，無所表示，祇是恨恨道：「這報如此厲害，我們咒他們半天，也沒有效果，應當怎麼樣辦。這張報又是那裏來的，你且說說我們聽呀。」連吉慶便把報紙來源，以及田夢北之態度，詳細說了一遍，又補充道：「人家姓田的跟我們好，無緣無故，遭此搶白，豈肯忍受？所以他說是從此不再和我們來往，要斷絕與我們的關係，我們看看，應當如何，我簡直也沒主意了。」連玉環聽完了，她却並不慌張，祇睜大了兩隻眼，眼淚又都沒有了。瞪着連吉慶道：「爸爸，那田大爺他是這們說的麼？」連吉慶點頭道：「正是這們說的，我勸他半天，報紙之事，由我去報館請求更正，也還不大滿意。我想這位大爺不能得罪，我們落一個無義罪名，所以跑來，要你去見他一趟，有甚麼話，當面說開了爲是。」連玉環想了一想，爸爸說的很對。田夢北怕落一個嫌疑。不上自己的門，自己却不能怕落嫌疑而不上他的門去，於是爽快的決定了。說道：「爸爸你帶我上學校裏去，我正要見一見他，我剛吃完飯洗的臉，擦的粉，也不用換衣裳，就這樣兒去罷。」連大奶奶也笑道：「對啦！你們這倒是個主意，咱們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處！沒有人家，我們怎麼會有今天，千萬要好好好的說，就是央告人家，也別讓人家花錢的，反倒寒了心。」他們父母女三人的意思都一致了，那孫鳳凰却忽插口笑道：「你們都願意連姑娘出去，其實爲何忙在一時呢？一會那位王處長來了，我們姑娘不在家裏招待招待，那似乎說不下去。人家是爲了我們姑娘來的，欽美色藝，登門拜訪，這在多有名

的角色，也是免不掉的。不可顧了那頭，又忘了這頭呀。」連玉環聽見師父提出一個王處長，她娥眉雙皺，非常的無心聽從。祇站在地上，曲着一條腿，用鞋尖在地皮上蹭動着。說道：「那等我回來再說罷，我去一去，難道就不回來了麼？」孫鳳凰見她不甚以王處長爲意，自己異常着急。連連說道：「這也是不可忽略的呀，人家也是捧你的，你可知下次再出演，包廂票帶池子票起碼他可包銷個百八十張，而且人家花錢素不在乎，說不定就是一個老斗。你不會不願意現在有一個老斗，給你置行頭，盼你早上台，就應當等他來，敷衍他一下。」連吉慶聽見孫鳳凰所說，又是自己所不曉：他既與女兒意見兩歧，自己就要問個明白。說道：「你們說的是甚麼，我倒不知道。王處長是誰？他一會要到我家來，可要有甚麼預備？」那孫鳳凰給連吉慶問在當面，究有若干不便，連忙陪笑道：「是一位王健明處長，他是華北財務處的處長，我原來也不認識，是昨晚在後台給朋友介紹來的，他非常歡喜連姑娘，和我商定的，今天午後，即要到這邊來，拜訪她談談話，我已經和姑娘說了。」連吉慶一聽是財務處的王處長健明，這却是自己在報上要聞欄常見的，禁不住遲疑了一下。把眼皮翻連玉環，左手抱着右臂彎，那一手却托在腮幫下，問她一聲道：「環兒，你想見一見這位王處長，那麼你就不必去到學校見那田大爺了。你自己是怎麼樣。這頭那頭，你願那一頭呢？」連玉環不假思索，開口就答道：「我願意兩頭都顧到了。這邊不去那邊不掉。我去找那田大爺，他來了。不會讓他等我一等？我又不是一去不回來。」連吉慶一聽。這真叫做罷了。女兒唱了幾天戲。這些酬世之道。居然得了門徑，無故是不得罪人的，概守敷衍主義。於是兩隻手全放

下來，把腦袋畫了一個圓圈，又點了一點道：「這話是對的，我們要指着唱戲吃飯，就是這樣最好，你先跟我走一走，讓你師父孫鳳凰和的媽在家等待，那位王處長來了，他們先陪着說話，你回來再見也未爲晚哪。」這話那連大奶奶早認爲得當了，她搶着道：「就是這話呀，田大爺是我們的好朋友，將來環兒到了甚麼地步，也不能忘了人家，當然是先去他那邊的爲是。王處長張處長來了，我們也是有嘴，會說人話的，難道不成還沒有人陪着他老人家？」連大奶奶首先同意，那孫鳳凰心裏雖是一團熱火，也祇得不說甚麼，無言而罷。連吉慶連玉環出門抓了兩輛洋車，急急的跑到東陽大學，一打聽那田夢北，却是不在學校。連吉慶查看一下功課表，說道：「壞了。他們今天下午是由兩點半起上課。又有兩位教授告假。大概他是回去不來了，你能夠一個人跑到他住的太平倉去麼？」連玉環聽見這件事，心急的不得了，便甚麼地方都是可以去的。便昂然答道：「怎麼不可以呢？而且，而且我又不是沒有去過，那有何妨，我就找他去了。」說完了，無須乎思慮，出去再叫了一輛洋車，單身無伴，又到太平倉來了。那田夢北還是恰好在，飯後徜徉戶外，沒有出去，連玉環跑進院來。遠遠的見了他。先叫了一聲「田大爺。」田夢北一回頭瞧見是她，弄得就站住了，兩隻手倒剪着，點着頭道：「連大姑娘，你來了。你來到這裏幹甚麼呢？」連玉環跑了過去，見他的身旁，恰恰是一棵將要枯落的槐樹，底下有兩個石墩，一隻石凳，便坐在石凳上。仰面笑道：「我來這裏幹甚麼，自然是找你來了。我再問你，昨天我在台上唱戲，你在台底下聽得臉上總是笑迷迷的，還不掛一些不痛快的模樣。今天是我爸爸怎麼得罪你了，弄得他跑回家，叫我來見你。」

春城歌女

二四

，說是怨要和我們斷絕關係，這話是由怨嘴裏說的麼？」田夢北見她突然跑來，焉能不曉得她的所爲，又見她問到頭上。自己是推脫不開的。祇好坦然答道：「那話雖是我說的。可是我主張疏遠一些。並不是從此永斷瓜葛，互不相擾。我在課餘之暇，有功夫仍是到福興茶樓去的。我不是怕見你們父女，實在是怕那報紙上對我的嚴厲批評。」連玉環見他說起那報紙來，又勾動自己的傷心氣忿，掩面啼噓，忍不住兩泡熱淚，奪眶而出，弄濕了一條花綢手帕。嘴裏斷斷續續的哭着道：「田大爺，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報紙上登的文章，那是拿着我們開玩笑的，與我的營業方面，自有很大的影響，與你聽戲的，可以說是並無關係。他們說你捧了我，就算你捧了我，那又礙着甚麼？況且我爸爸即將去報館，請求他們據實更正，那件事就算無庸議了，你千萬不要以他們登我們兩人的事，即要於我灰心，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祇有你拋我，我並沒有絲毫丟掉你田大爺的心意，若是有的話，我就不得好死！」連玉環說到不得好死，簡直就詞嚴義正，把一隻腳狠狠的往地上一蹶，意態是十二分的忠實。那田夢北看她竟然發了誓，自己怎樣去攔，也是馴不及舌，趕不上她的嘴。無奈勸道：「姑娘，你別哭。有話好生的講。何必發誓。我也並不是拋了誰不管。更非與你們斷絕關係。你想想我是一個仰仗家庭扶助，正在求學的青年，我能夠不顧名譽，任着與兒的來麼？我家裏尚有老人，不得不有所顧忌，況且我自從認識你們父女以來，所花的錢，多少也夠瞧了，我此後稍微的收一收，也是勢所必然呢。」連玉環聽他諄諄解釋着，自己賭氣子把遮掩眼睛的手往下一甩，露出一張淚影婆娑的臉。對他一昂頭道：「你說那些話全叫做無用。你現在想離開我，那就是

辦不到啦。反正我的心是早有專屬了。你若是怕甚麼名譽不名譽。當初就不應當和我們這樣低三下四的人家認識，妨礙了你的好名譽；再者說人全是兩好配一好。一隻巴掌拍不響。你說我的時候。再拍拍良心。想想你自己，祇求你們心無愧也就是了。」田夢北招出她一大套淡話，反感覺得無計可施。不知甚麼是自己應該說的。到此時際。轉而又覺得悔不該惹此一層魔障，有自己的好處，倒弄成沒有好了。因此嘴邊遲了一遲，那連玉環就又說道：「田大爺，請你放明白，我們人雖然操這半唱戲的生涯，多蒙你田大爺的捧場愛護。才有今天。彷彿被窮所逼，讓大家都看不起。其實我們的家裏，當初也是爲官作宦，世代書香，並不是低三下四，祖一輩父一輩的，都幹這唱二簧吃飯。你難道也看不起我，把我瞧不到眼裏，那麼你同樣的捧我，又是所爲何來呢？」田夢北見她侃侃不絕，倒是開誠相見，自己回溯以往，居心未免不安；至此便狠狠心腸，一切豁出去了，毅然道：「連小姐，你我的說話，就到現在爲止，不必再往下說了。我以前所云，皆與現在的我矛盾了。作爲是我沒有說。從此我們照舊如常，揭開那一層去，也就是了。」那連玉環聽他突然轉變話風，倒是出乎自己的意外，兩眼一霎一霎的，看着他道：「你說的甚麼？從此我們可以照舊如常了！這話是你現在說的麼？你不要騙我呀！」田夢北站在地上，叉手在西裝袴袋裏，兩隻皮鞋在地上頓一頓，非常感慨的道：「我們到了今天，似乎不必說那騙不騙了。假如你我說是「既有今日，」那麼底下就有一句話，是「何必當初了？」連玉環聽了這話，不禁欣然色喜，易哭爲笑。站起來道：「田大爺，你這是何苦來，真是反穿皮襖，你裝甚麼羊。說了半天，你這不是拿我們窮人打哈哈，

尋我們的窮開心麼？你既知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那你不該故意的來試探我。這幸福是我心裏有老底子的，如若不然，真給你鬧得顯了原形，甚麼變的，都要教你摸着了。」說完這話，又不禁秋波閃了幾閃，對她嫣然一笑。那意思幸爾未上田夢北的當，心中高興到了頭。田夢北見她唱了若干日的戲，鬧起正經的來，有哭有笑，尙不失去一副女孩子的天然的態，自己也祇有不聲不響的，暗暗盤算自己的事情，心思又不專專在這裏了，那連玉環說了，見他並不搭言，整個的心，不知飛往何處，又不免笑了一聲。拍了他肩膀一下，說道：「噫！我問你啦，你今天是假的是真的，我都不究情了，我祇問問你，你今天到茶樓去不去呢？」田夢北吃她一拍，自收回那顆心來，登時也笑了，看着她，四目恰恰一碰，眼光對視着。笑道：「我們今天還是在茶樓見哪，我再坐一坐，也就去了。」連玉環今天跑來，不須多少言語，幾句話又把這位大爺架弄起來了。見他還要多遲延一刻。便不答應道：「田大爺，咱們到那什刹海左右繞一繞，天又不熱，走走也就是時候了。您不是今天下午兩堂功課，教授都告了假麼？一個人在家裏坐，沒有甚麼意思，我們出去走走，不失您的身份罷？」田夢北見她讓自己陪她出去，不忍得十分拒絕，就也都答應着又去屋裏整整衣服，鎖門出來，和她出太平倉，順廠橋到什刹海河沿，慢慢的沿岸走下來。這時候的什刹海，却比不得正當夏季的什刹海，商賈咸集，笙歌竟日。這幾天天氣寒冷了，那臨時營業場，已然無形中撤消，滿岸蕭條，一林落葉，夾雜陪襯着一池殘荷，半塘秋水。幾聲叫不起來，斷斷續續的蟬噪。顯得是深秋的風光，不久便到了菊花節氣，冷靜蕭索極了。田夢北和她走到這樣寂寞的園

林旁，覺得滿懷感慨，一心的悽惶，仰了一仰頭道：「我們前不多的日子，也就是中秋節的前後罷，走到這邊，還不如現在的清冷，想不到轉瞬幾天，這什刹海就不行了。晚上走過此處，小風兒一吹，簡直的非穿棉衣服不可了。」說時，微微聳聳肩頭，扣起西裝上的鈕扣，彷彿也比每天出來謹慎，身上覺得寒冷了。那連玉環却笑道：「我身上一點也不覺得涼啊，你大概是貓變的骨頭是寒的罷。」田夢北也自一笑，兩人慢慢溜搭着，信步所之，不覺又到北海公園的後門，再往東走，就是後門大街。那洋車夫紛紛上來，問要車不要？田夢北意思要雇車，那連玉環却又忒道：「我不雇車，我愛在這裏繞着彎，有意思，來，我們再走回去。」田夢北祇得不雇車，又陪她走回來，來回走了這兩遭，兩人似乎彼此間沒有甚麼話好說了。連玉環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她笑道：「田大爺，你瞧今天我讓你鬧的，也有些顛頭倒倒的了。我肚子裏有好多話要說，一時又想不起來說那句話好。我想起來了，今天你和我瞎鬧了好半天，甚麼名譽不名譽的，到底那張報紙你是從那裏拿來的？是你自己看見的，還是別人瞧見告訴你的？」田夢北好容易聽她不提這件事了，又給她一問那報紙，自己那裏有實話告訴她，祇說是自己隨便在街上買的，未肯說出黃梅麗來。那連玉環問完了，也不大介意，忽然再一想，家裏還有客人來。便又笑道：「啣！你瞧，我都給你鬧得昏了，祇顧在這裏走來走去，希望耗到了時候，我們一塊到福茶興樓去，誰想到家裏還丟下好幾口子呢；而且那一口子大概來了，也在等着我呢。」田夢北自然問她是那幾口子。連玉環就把家裏那師父等人，約來一位王健明處長的話，告訴他聽了。田夢北的心思，完全放在自己和連玉環以

後的打算上了，所以也不大往心上。祇笑道：「我是不扯謊的，下午沒功課可上，我一定要去福興茶樓的，你不必纏着我了，就請放心，先回去罷。」連玉環把他安慰得平靜無事，自己就要實現兩頭兼顧的主張了，聽了這話，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就答應道：「好罷，你給我雇一輛洋車，先送我到家，回頭咱們在茶樓見。」田夢北依言，叫了一輛洋車，講好價錢，教她坐上去。連玉環坐着洋車，跑回家裏來，經過這一番波折，那一顆跳動着的心，似乎平定多了。不過洋車將到那乾麵胡同口外，自己的一顆心，又浮動起來。暗忖那位王健明，此刻必是早已來到家裏，等得久了，那麼自己見了他，還是初次和外界人應酬，應當說甚麼，却也要考慮一下。心頭方一想到，那洋車也正入胡同口。忽地遠遠塵頭起處，電掣風駛的，飛來一輛汽車，條的從洋車旁攆過去。嗚嗚兩聲喇叭響，就已沒了影。把連玉環嚇了個心驚膽寒。魂不附體。胡同口指揮車輛的警察，狼奔而至。大罵道：「你這拉車的瞎了眼睛。不要命了，拿着洋車往汽車上闖，你小子活膩了，找死啦罷。」嚇得那洋車夫越發不敢停留，低頭飛也似的疾馳，一口氣就跑到官房大院。連玉環讓他停在自己門前，跳下來驚魂略定，敲一敲門，再按一按電鈴。那連大奶奶就叨叨嘮嘮的，走出來道：「誰呀？是環兒罷。你還回來呀，人家等你的，等的不耐煩，早坐着汽車去了。」說畢，開了一扇門，對着連玉環，笑了一笑。連玉環見母親說的，那位王健明大概是來了，又走回去了，心上倒好像落下一大塊石頭去。笑道：「媽，怎麼着，人家走了，那才叫活該。誰教他不等我一會呢？事前又不曾約好，臨時他要來。誰有那們多的開功夫。保不住就要有事情呀。」連大奶奶嘖嘖的着嘴

唇，笑道：「名角了，這架子可真是不小。其實人家再多等等，你也就回來了。他走你來，前後也不過五分鐘不到。你看看門口的汽車輪碾出來的土印，還沒有下去呢。」連玉環已經邁進了門檻，再扭回頭一看，果然那門外土地上，軋出幾行汽車橡皮輪的花紋，異常精緻入目。便笑了一聲道：「那也太不湊巧了，誰教他不多等一會呢？」說着，移動脚步，到自己住房的外間一瞧，靜悄悄的，桌上東西亂放着幾隻茶杯，幾碟乾鮮果品，滿地狼藉不堪，盡是些花生米瓜子和剝橘子香蕉拋掉的皮：甚至於一屋子的器具，都不是原來的款式。椅子也都搬了家，看了叫道：「媽，這是那個王八蛋，把我屋子糟踏成這樣？真是可恨該打，我的師父呢？我的師父呢？」連大奶奶聽見她喊，關上了門，慌忙就跑進來，笑道：「姑娘，姑娘，你別嚷，糟踏了，我一會給你細細收拾。你去找那田大爺，大概沒有好結果罷，不然，怎麼一進門就不痛快呢？」連玉環隨便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告訴自己找那田夢北的經過。笑道：「人家才沒有甚麼，我見了人家，一說就好了，我爸爸是不會辦事的，他那裏能夠成呢？」連大奶奶手撫着胸膛，喘出來一口氣，笑道：「這樣就好了，兩頭誰也不要得罪，大家和和氣氣的好。田大爺待我們恩重如山，今天的這位王處長呢，也可以說是不錯。第一次來，沒見到你，空等了半天，不但不怪罪，臨走還交給你師父一百塊錢，說是給你買點花粉用的，你師父把錢交給我，他也走了。」說畢，連大奶奶掏了半天，掏出懷裏掖的一打子鈔票，一張一張的點給連玉環看，祇笑得一張嘴一張一合的，得意極了。連玉環見她拿錢票在眼前點着，想着這樣的人，也就太可笑了。頭一次來，幹麼先去下一百塊錢？顯見得他闊極了

，有錢沒有地方去花了。一霎間，想起自己來時，碰上的汽車，便笑道：「我說的是呢，洋車一進胡同口，迎面跑來輛汽車，幾乎撞上。那輛汽車內邊，就許是這位暈頭大爺，他給我一百塊錢，是幹甚麼呀？難道我買花粉，還用得了這們多？我搬家帶買傢具，也不過用了田大爺一百塊錢呀。」連大奶奶聽說她不用，概不客氣，一回手就又掖回自己的衣兜裏了。笑道：「你不用，我替你收着。咱們等再上台唱戲，置買行頭，再拿出來用。你在茶樓，也不要多耽擱，唱完了就回來。別到別處去了。那位王處長晚上說要約幾位朋友。到咱們家打打牌，你回來也照應照應。」連玉環見母親愛財如命，自己方覺可笑，又聽她說甚麼打牌，不禁昂一昂頭道：「媽，你說甚麼打牌？他要約朋友來打牌，那方便麼？」連大奶奶笑道：「孩子，你別多心哪。你師父說的好，那位男女唱戲的，家裏少得了人打牌消遣？我們算不得正式唱戲的，有人上門打牌，已算是千百分榮幸了。況且一桌牌下來，先抽幾十塊錢頭，咱們又沒有底下人，全落到我們的手裏，這又是何樂而不爲呢？」連玉環見母親現在和從前似乎不是一個人了，一舉一動的在錢上這們注意，自己也說不出是反對，還是贊成，哼了兩聲，就不響了。連大奶奶還怕她不甚同意，晚上鬧一個大亮台，少不得又研開如碎的，和他說了又說，勸了又勸。連玉環無可如何的，也祇應允道：「媽，你別不放心，我在晚上應酬應酬，也就是了。」說完這句話，她再想想，不知是怎麼股子勁，忽然掉了幾滴眼淚，把衣襟濕了一大塊。忙背過臉兒去，自己擦了擦，不敢再和連大奶奶說話。連大奶奶大海茫茫，勸好了她，自去一邊收拾東西，也沒有留神。連玉環在家裏坐坐，耗到是時候，懶洋洋的出門

，一個人走到東安市場來。這多日子的闔盪，連玉環較比從前，倒是又開通，又隨便多了。以前一個人出門，不用說父母不放心，就是自己也不願意。如今一個人出來。自自由由的，反覺得無牽無掛。進了金魚胡同，才到東安市場的北門，那旁斜刺裏走出一個人，招呼她一聲連小姐才來。連玉環一看，却好是唱鬍子生的票友何笑塵，穿了一件黑華絲葛的駝絨夾長衫，戴了一頂黑呢帽，那帽沿深深的往下扣着，一直壓到眉心。脚下也是黑絲襪，黑緞的皂鞋。這一身黑，越襯得他面粉唇朱，異常的漂亮。便也笑了一笑道：「何老板，您這兒幹麼呢？我可不是剛來，還沒有上麼？」那何笑塵手裏夾着一隻極粗的呂宋烟，彈着烟灰，笑道：「連大姑娘，離着咱們上，還早着呢。忙的是甚麼？我說大姑娘，你賞一步路，我們到球房裏小坐一下，喝一杯茶，你說可以不可以？」連玉環和這個何笑塵，平日時常配戲，他唱鬍子生，自己唱青衣，每一配戲，就是做那假夫妻，由唱戲而台下，倒也彼此有個不錯。見他說到球房，因想時間尚不算晚，況且球房就是茶樓，茶樓就是球房，兩者都在一座樓上出了這個門，進了那個門，也不致誤了甚麼事，就含笑允諾。何笑塵笑吟吟的帶她到那家球房裏，找一個背靜的座頭，讓茶房斟兩杯客人吃剩下不花錢的茶，和她呷口吃。笑道：「連小姐，今天有一位王處長，到你府上去了麼？」連玉環正不知他有何話說，這一給他開口就提到王處長，禁不住神經爲之震撼。微一遲鈍，笑道：「不錯，是呀，有一位王甚麼處長，是我師父的介紹，到我家裏去了。可是偏巧趕上我出門不在家，等我回家呢，他又等急走了。」何笑塵探頭睜目的，是在聽着她的回話。及至聽到他們恰巧未遇，不覺爲她失望。笑道「你這

可太不湊巧了。怎麼就沒有碰上呢？他可是有錢的呀！這一回聽說是安心的要捧捧你。你的運氣，眼看着就來了。」連玉環見他誇說王健明瀟灑，自己想起他無緣無故，留在家裏的一百塊錢，以及今晚還要在家裏打牌的話，不由條的臉上一熱。嘴裏尙自勉強答道：「有錢算甚麼呀，他有錢是他的。算不了你的，算不了我的。我們空羨慕他，又有甚麼益處？愛聽我的戲，讓他就買票子聽罷，唱戲的還攔得住人家捧麼？」何笑塵聽了，滋着一嘴的小細牙，咪嘻嘻的一笑。說道：「真難為你唱這多日子的戲，連這一點，也不懂。這也不怪別人，祇怪你的師父少教訓，交代不清楚。他有錢再一捧你，七箱子八櫃的，一做行頭，你不是破風箏，就抖起來了麼？」連玉環給他說來，芳心本是特別得意，不過面子上，究竟不很愛聽，越發裝做癡呆的樣兒。說道：「這是幹麼呀！他給我花好多錢，將來拿甚麼還人家呢？」何笑塵知道她是故意的裝傻充怔了，因笑道：「我實在不是瞎說，你將來自會明白，這錢是用不着償還的。我不願意別的，祇希望你大紅大紫的時候，千萬別把我忘了。你當老板，我搭班給你作配角，咱們永遠作配角，咱們永遠作戲台上的假夫假妻。你別丟下我不管，就是我馨香拜祝了。」連玉環見他說得令人肉麻，自己可是又極喜歡這種捧場架弄事的小殷勤，忍不住就是笑口大開。說道：「得啦，你唱的比我紅，我還是沾你的光呢。」何笑塵也笑道：「那是說的現在呀，將來你一天比一天紅，我就要沾你的光了。」正說着，那邊茶樓上的孫風凰，急急忙忙的跑來，笑道：「我說你們二位都不照面了呢，原來跑到這邊聊天來了。今天慫二位來一齣武家坡的後段大登殿，這兒再找一位代戰公主，你們說好麼？」何笑塵和連

玉環都答應了。孫鳳凰派個茶房去通知那邊後台，又拍拍連玉環的肩頭，笑道：「你別來子真不小，今兒暗含着，就算把人家當羊肉鍋子似的涮了。你可知人家不但不怪罪，還特別給你一百塊錢，讓你買胭脂花粉。晚上還要到你家裏打牌湊湊熱鬧，你說這是真的捧你不是？」連玉環正和何笑塵較着勁兒，給師父一路實說，她就急了。頓着足道：「師父，您瞧，您瞧，這是些甚麼話，真難爲您說，照這樣嚷嚷着，還怪那報紙上給我登新聞麼？這趕到明兒，滿街上一嚷連玉環的新聞，多們好看呢。」孫鳳凰失口一句，惹她不悅，尙自笑道：「這沒有甚麼，唱戲是不怕這些的。既要唱，就不必怕。出名的紅角，比你鬧的新聞更多着呢。這是小事情呀。」說完，他先笑着走了。連玉環狠狠的罵了一聲不要臉的師父。真該死了。那何笑塵沉一沉，等她鬧過去了。方笑一笑道：「連老板，話是證實了沒錯，咱們也不是外人，萬不會勾通別人，給你登報。不過有一節，我想向你張個口，借我幾塊錢。天是冷了，衣服一天要比一天厚。我有一件大衣，想要贖出當舖來，繃繃這快冷的場面。請你維持一維持，周濟我這一步。」連玉環聽他忽然說到借錢，這在他對自己，尙是破天荒第一次。看了看他，說完了這話，靦々靦靦的，一張粉臉羞紅了半邊，却也很替他難爲情。知道了他調來自己的原故，便慨然道：「這不要緊哪，錢在我媽手裏，我明天給你帶來，十塊錢夠不夠。」那何笑塵臉兒紅撲撲的，也不說夠，也不說不夠，祇是低着頭，彷彿那脖子不得勁。連玉環倒笑了。說道：「就是罷。我明天給你帶來，這算得了甚麼。我們都是唱戲的，我回去說給我媽，讓她拿，她也不能不拿呀。」說罷，站起身來，又笑道：「我坐夠了也快上場，到那邊

去。」何笑塵的脖子却又好了，徐徐的仰起頭來，望着她，靦然道：「連小姐，我希望你別告訴你的師父，以及你家裏的任何人才好。」連玉環沒有功夫細想，祇率然應道：「好了，我就不告訴他們。」何笑塵始又笑一笑，站起來同她出了球房，走到那茶樓的後台。連玉環因為怕那報紙的關係，表面上不敢過事招搖，低頭進了後台，祇掀着布帘，向外望一望。見那田夢北坐在台下，那黃梅麗却不在旁邊，僅僅他一人在座。便也不招呼，放下布帘，自己休息半晌，和何笑塵唱罷一齣大登殿，出來下樓時，正好那田夢北也在下樓，一人似有所待。連玉環見了他，却覺着有點張惶，微微一呆道：「大爺，您這兒一個人幹麼呢？」那田夢北的心裏，原來也並不是專專的等她，他因為今天來到茶樓，沒有看見那黃梅麗，又想起昨天臨別時，那黃梅麗說得好好的，晚上到開明聽戲，臨時却來了一個不照面，今天沒有來，這裏面尚不知是何道理。想着就在樓下踟躕，要走開不走開的，恰恰連玉環就來了。田夢北便對她一笑道：「我這裏沒有幹麼呀。昨天剛說一句不能常來，惹得你犯了脾氣，今天來了，聽完了要走，又怕你不高興，我這裏等着你呢。」這話在田夢北說來，完全是討好，那連玉環却因為這一會還有個王處長。說不定已然又在家等着了。自己並非想隱瞞他。而做成一件欺騙。乃是良心上，實在不大願意使他知道。因而笑道：「田大爺，這話您可說遠了，難道說您有事，早走一走，也要稟明白我。我還能限制您的自由麼？我今天也是身上不大得勁，想早走一會回家去。歇一歇，昨天戲唱的可是不大好，可是我還緊得不輕呢。」田夢北見她說得好聽，自己尚不覺其他。又笑道：「那麼我就送你去，我們一同到你家裏好麼？」連

玉環焉能容他親身送去，連忙搖頭擺手道：「這更不必了，不敢多有勞動，就誤您的功課，費您的心，雇一輛洋車，送了我去就行了。」田夢北恭敬不如從命，就依言送她出去市場，代她雇上一輛車。連玉環的心才鬆開了，坐車跑回家裏一問，偏巧那王健明等人還沒有到，這更有功夫了。連玉環重新修飾修飾，換上一身時新的漂亮衣服。那連大奶奶見她是高高興興，並無半點不悅之意，自己更是歡天喜地的，跑出門進，爲他們準備一切。轉眼之間，天就黑下來了，門外嗚嗚的喇叭一響，吱吱的停下了汽車。那連大奶奶心才一動，就聽見又是鈴鈴的按電鈴，又是拍拍拍的敲門板。又是叫喊「開門」的聲音，亂成一片。慌忙喊着：「聽見啦！聽見啦！」的迎出去。連玉環原本在院裏立着，聽了這是王健明來到，却滋溜一轉身，躲進裏間去了。慢慢的掀起那窗簾起來再瞧，祇見那院裏的一盞煤油燈，閃閃灼灼的，照見晃進一個漆黑漆黑的大胖子來，手裏拿了一根極粗的手杖。見了連大奶奶，先哈哈的笑道：「你們這家裏，錯是不错，就是一樣兒，沒有電燈，點這黑忽忽的煤油燈，可太讓人悶得慌了。」連大奶奶慌忙說着：「王老爺請特別原諒，來到我們這兒，多求您担戴，我們姑娘也討厭這煤油燈，過不幾天，就按上電燈了。」那王健明一路笑着進來，連玉環就又離開那窗邊，走到裏間的門旁，掀開一道窗縫，往外再瞧。祇見那王健明搖搖晃晃，走進來就坐在一隻椅子上；一坐下，粗重的身軀，壓得那椅腿都吱吱的響。他面如鍋底一般烏黑，又穿的是一件黑綢長薄棉袍，黑鞋黑襪，似乎襯得粗眉大眼，闊口高鼻，越發的令人可懼。連玉環剛看清楚了，便聽得那王健明一聲問道：「姑娘在家麼？白天甚麼時候回來的？」

「那連大奶奶讓他坐下去，已然順手遞過一匣火柴，一筒香煙。又躬身答道：「回來了，在家裏啦，白天您走了不多一會，前腳後腳的，她也就回來了。現在正在家裏，等着您哪。」說到這裏，她就轉面對着那間喊道：「姑娘，出來見見這位王老爺，白天等了您半天，給人家陪個禮。」連玉環看了這位王老爺，別名勝似見面，見面不如聞名，心上已然結上一個大疙瘩；及至聽到母親來叫，祇得硬了頭皮，一掀門帘走出去，也不知是點頭好，還是鞠躬好，祇好來了一個淺鞠躬深點頭，轉了轉腰。笑道：「王老爺，您來啦，白天可真是怪對不過的，晚上特意等着您咧。」那王健明坐在椅上，原是大模大樣，擺着十足的官僚神氣。及至見了連玉環躬身，他不禁就欠一欠屁股，站起來又坐下。滿面含笑：「姑娘，坐下，昨天的一齣女起解，真難為你，我在台底下，聽得都怔了，你唱工做工，都啞摹到了家啦。」說完，笑着摸來一支雪茄來，掐去烟尾，連大奶奶趕忙就划火柴，代他點着了。又代表着連玉環，笑着摸來一孩子，就仗着各位先生老爺來捧，甚麼不好的，無非掙錢養家。您是知道的，她的爸爸運氣不濟，沒指望了，才想出這主意，讓她出台唱戲。這回彩排，孩子也真作臉，總算不錯，甚麼不好的，您就多包涵罷。」那王健明聽了她說，眼睛却望着連玉環，滋着一嘴的黃牙板子，微微一笑道：「沒說的，沒說的，我們是不說客氣話，姑娘很有出息，但得幾件好行頭，有人一捧，上了台，沒有不紅的。你們做父母的，養出這一位姑娘，將來還愁不妥妥實實。當那現成的泰山泰水，安安穩穩的享他幾年的好福。」連大奶奶又笑了。連說甚麼福不福的，都是托你們先生老爺們的福，我們一個草木之人，有甚麼福可享呢？」那

王健明也哈哈一笑，他的大指食指，捏住那雪茄烟，却用中指彈彈烟灰，深深的含在嘴裏吮吸。兩隻肉眼笑迷迷的，那鼻邊的兩道肉紋，一左一右，一直的陷了下去，直直的彎到嘴唇角上；這樣到不必吹牛，足可表現出他是一個面團團的官僚，一朝下野了，似乎還不失爲一位富家翁樣子。連玉環出來這一刻，和他周旋過幾句話，覺得此人去了失之過俗，言談尙不甚太討厭。因也就笑逐顏開，漸漸的和他一問一答，隨便談起天來。談到時候不早，門前汽車包車，又來了幾輛，王健明約的幾位朋友都到了，也和王健明的身分，上下相等。大家談談說說，混了些時，結果擺好桌面，就打起一桌牌來。這一天晚上，忙了連大奶奶的兩條腿，一會去開發門外汽車夫包車夫的賞錢，一會又擺點心菓碟，一會又挨座的點烟擦火柴，一會又出去到飯館裏叫夜宵。連吉慶是處於父親的身分，而且是做過官兒的，回來一見那門外的幾輛汽車包車，就知道這些位大人先生的來頭不小，感極的掉了幾滴眼淚。擦乾了，上去見了見，就退下去休息。孫鳳凰也起了來，腰間摘下把胡琴，坐在旁邊，拉起幾聲：「龍東，東龍」連玉環也唱了幾段二簧，以助客人的牌興。這樣直鬧到天亮，賓客走了，人困馬乏，大家各自安歇。次日連玉環早起一段調嗓子的課程，就算無形中作廢，起來就已十二點半。連大奶奶正在院裏，指揮着幾名裝電燈的工人，往牆上裝電線。連玉環洗着臉，扒扒窗戶帘看見了，便叫道：「媽，你幹麼呢？真是那王老爺嫌咱們的煤油燈不亮，你就按起電燈來了。」連大奶奶聽他從屋中搭話，急匆匆的就跑進來，手裏拿着一打厚厚的鈔票，向她又一兒。笑道：「你瞧，昨晚不且抽的頭兒，全在這裏，連王老爺贏的，人家一文不要，全歸了

咱們。這多的賒餘錢，若不裝幾盞電燈，給人家看個痛快，我們就太說不下去了。」連玉環擦臉擦粉的，化完了妝，才把眼皮撩起來，看了一看連大奶奶，笑了一笑道：「人家對待我們都好，我們對待人家，又有甚麼好處呢？將來一個一個都成了我們的恩人哩，我們要用甚麼報答人家呢？」連大奶奶聽她這話，是故意來和人爲難的，便笑道：「這是怎麼說，施恩不求報，人家既看得起我們窮棒子骨，就沒有打算還有甚麼報答之說，若是處處都講報答，天下也就沒有好人走的道兒了。」連玉環隨使連大奶奶怎生解釋，胸中終不釋然，臨走的時候，想起了那何笑塵說的事情，自己險些忘掉，連忙伸手向連大奶奶要道：「媽，這沒別的說，家裏都是我一個入掙的了。你把那錢拿出二十塊錢給我，我帶在身上，也闊上一闊。」連大奶奶給她一要錢，這證諸她往日的爲人，是很矛盾的。不禁一呆道：「環兒，不是我說，你人還小，有錢也不知怎麼花，你要錢幹麼呢？」連玉環這錢的用途，那裏能夠告訴母親，見她意思是不給，十分發急，把腳底下的鞋，往地上亂頓着，嚷着道：「媽，那是我掙來的錢，你不能不給我，我要幾個帶在身上，我覺得好玩。」連大奶奶見她急了，自己不好意思再和她鬧，拿出二十塊錢鈔票，給她道：「我不是不給你，是怕你不小心，一下子丟了。」連玉環把錢弄到手，甚麼也不說了，整理整理身邊，出門到福興茶樓，何笑塵迎頭就接着她，極力表示好感，又把他讓到那球房內小坐，問了這個，又問那個，請她吃那不花錢的剩茶。連玉環是懂事的，不等他說，先單單拿出五元鈔票來，丟給他道：「我知道了，你是等着錢用，給你五塊錢夠不夠呢？」何笑塵見她亮出鈔票，這在江湖中，叫做甚麼「露白

「自己非常欣喜，聽聽口風，還是活的，就特意又起立，抬手加額，行了一個不戴帽的軍禮，嘻嘻笑道：「連小姐，我謝謝你，你若還有話，再給我幾塊，教我多贖幾件衣服，一天一換，在茶樓和你配戲，也是你的光彩，你說是不是？」連玉環倒笑了，祇得又拿五塊給他。那何笑塵到手十塊大洋。一百二十分高興，果然從第二日穿的衣服就考究了。大衣皮帽，老早的就上了身，據說是新贖出來的。連玉環給了他錢，也無心再去認真，含糊的應了。從此何笑塵倚着善門已開，三三五五，不時的向連玉環張口借錢，少至一元，多至四五塊，約莫也借了三四次。同時那王健明就到她家裏，打過三四桌牌，請過幾回客，花了幾百塊錢。而那田夢北有時候就缺席不測，不一定天天的來捧場，連玉環彷彿不大介意了。這一天那田夢北在茶樓見着連玉環，他臉上神氣鬱鬱的，居然開這些日子未有之先例，約會她道：「今天我的事情很多，來到這裏，不能聽你的戲了，你唱完了下台，我請你到森隆，吃一頓西餐，順便還有話告訴你呢，你不去去呀？」連玉環見他忽然一和自己套近，又約會自己吃飯，彷彿閉一閉眼，恍如昨日，自己居心未免不安，覺得近日過於和他疏遠了，怪對不過的。便笑道：「是呀，你不約我，我還想約你呢，那麼着，就在那邊見，我唱完了就去，你先定座去，這也用不着下帖了，一句話，我就會走去了。」田夢北聽了，倒有些可笑，這些請客的道路，居然她是摸着門了。因答應了，兩人定下不見不散，她先走了。連玉環這一天與何笑塵草草的唱了一齣賀后罵殿，急急的就來森隆赴約，那時候的連玉環可不似從前了。天氣還不算甚冷，身上已是一百來塊錢的翻皮毛的大衣，腳底下是佳美麗的皮鞋，深灰色絲襪。進

門來就喊着冷道：「凍死我了，這天兒真夠受的，八成是要下雪，你瞧我的手都紅了，」說畢，先脫去雞皮手套，塞在衣兜，再脫去皮大衣，輕輕的往西崽手裏一遞，這一手兒就很可能以表現出來，是一個常赴宴會的姑娘，西崽接了大衣去，她就故意的伸出兩隻手來，翻來覆去的給田夢北看紅不紅。那手指甲上，完全染着最時興的美國蔻丹，鮮紅紅的非常可愛。田夢北笑道：「這不錯呀，手指倒不很紅，手指甲，倒紅得怪可愛的，這是目下最流行的一種手上的化粧呀。」連玉環把兩隻手自己也翻覆着，看了幾看，然後才放下去。又仰面一笑道：「這是我擦人家的油，拿一個街坊家的，染上幾天，還沒有退去，給你一看，又可愛了。」說着，她的兩隻手，更往西餐台邊上，敲了一敲。問那西崽道：「你拿菜目來看哪，再弄兩杯紅酒來。」那西崽忙去拿來當日晚餐的菜目，連玉環坐下了，看一看那頭一道湯，先不願意道：「這雞絲鮑魚湯不好，給我改一道清湯就可以了。」西崽忙接口答應。連玉環又看看那咖哩雞和炸豬排，也認為不好。吩咐改了兩客龍鬚菜之類清淡一些的，這才罷了。菜目斟酌好了，連玉環把手一掀面前擺的那措布摺成花朵，抖散開了，然後在胸前一鋪。笑道：「田大爺，這裏的西餐，可比不上擲英啊，這不過是為來逛市場的人，吃着近便罷了。若是專專爲了嘗外國菜的滋味，還是到擲英，或是德國飯店的好，想說對不對？」田夢北看她的一切舉動，非常爛熟，倒是一個吃西餐的老手，顯見得是常來這種調兒。心裏正轉着念頭，頗算估量自己的心事。見她問自己對不對，祇得含糊混混，答了兩個對。隨着又笑道：「我今天的意思想，也不是來約你吃西餐，不過這裏雅靜一點，說起話來，比別處方便，飯館子

裏不是亂糟糟的嗎？」說完了。西崽遞過那菜牌來，田夢北祇看也不看的，揮手令他照來一份，果然那顆心，並不在乎吃飯上面。連玉環看他說是有話，這才想起他的約自己來，即是說有話告訴。不覺笑道：「您有甚麼說的呀？在茶樓不能說，在我們家裏也可以說的，幹麼非拉我來吃西餐呢？」田夢北給她這樣問來，却也弄得無辭自解，祇可笑一笑，當作解嘲。拿手抖開那揩布。笑道：「這也可以說是我的話太長了，又因為您是名角了，不請客，怕您不肯多坐，故爾定在這裏，比較好些。」連玉環微微笑道：「這就應了一句洪洋洞上的戲詞，末將好比元帥一匹坐騎，揚鞭就走，你何必這樣的客氣呢？」田夢北也笑了。兩人的閒話說了這一會，那西崽把一桌子的小吃，全擺上來了。田夢北才又說道：「連大姑娘，我的母親，已經從我的太倉原籍來到北京了。」連玉環正拿小叉子，撥弄那小吃，覺得都不甚中意，聽見說他母親來了，不由把手一停，笑道：「嚙！伯母來了，那我應當早早的去拜見呀，住在甚麼地方呢？」田夢北說起了頭，往下說就不礙難了。笑道：「她就住在我的姑母家，那位黃梅麗小姐的府上，並且她不是本意要來，乃是黃梅麗母女寫信去，叫了來的。」連玉環聽了又不明白了。又着那小吃，眼睛一面溜着他，問道：「這是如何說法？他們母女把你們老太太驚動了來，是爲甚麼呢？」田夢北原來也在拿着刀叉，給這一問，忽然把手一放，撫然道：「你問這個，却也難說了，其中自然有我不能說的苦衷。」連玉環看他的尷尬神情，以及半吞半吐的口氣，自然更是忙着要知道詳細。試去再問他時，那田夢北怔了一怔，說道：「連大姑娘，這話說來不怕你惱，我的姑母受表妹之愚，她寫一封信給我父親，把我們的

事都告訴了他們了。」連玉環一聽這話，來得攏統，更要求其究竟了。因笑道：「我們也不怕人呀，她告訴你母親，是怎麼說的呢？」田夢北這時候簡直甚麼也吃不下去了，放下刀叉，拿起那杯紅酒，吃了一大口，又恨道：「他們說的話，可也就夠難聽了。他們說我在北京不好生上學，辦了一個女戲子，所以我母親來，即是偵查我是否有這等事。現在我的姑母的心思，很願意把表妹黃小姐給我作親，逼着我母親，一定讓我答應，我還沒敢答應呢？」這話說得連玉環呆了一下，那一副嬌容顏，勃然就變了一變。欲知她說出甚麼，請閣下回

第七回

剪葉成圭終身決一笑
遺書當藥片語值千金

且說連玉環一聽田夢北的母親來了，是他的姑母叫來的，並且稱自己為姘上的，要將黃梅麗給他作親。情見乎色，勃然就變了臉道：「田大爺，這話是那位黃太太說的麼？我要去問問她，怎見得我是你姘上的。她也太小看人了！」田夢北說出口來，就已是出之無奈，見她生氣，自己也早想到，連忙勸道：「你不要動怒，聽我來細說，我們現在有口難辯，彼此間的關係，似乎脫不開了。她們若是根據我屢次三番，幫你們租房買傢具等項，就說我們是姘頭，我們也不能辯白，祇算是那們一回事。不過我今天向你說的，重點不在這些不相干的閑話上面，我說話的重點，是在那黃小姐和我做親的上邊。連大姑娘，這話你懂得了麼？」連玉環想來非常有氣，又聽他輕輕一語，把自己的焦點，也就移開，登時反倒笑了。說道：「你說的是那黃小姐和你作親麼？這倒怪可笑的。我沒有甚麼感想，聽了這消息，我也很喜歡的

呀。」田夢北覺得她這喜歡，似乎是假作的了。因又深入一步，笑道：「我想你或者也許喜歡，不過是最少數的罷了，多分還是不甚願意聽的。據你想，我是答應的好，還是不答應的好呢？」連玉環給他問得更笑了。說道：「你答應不答應，問我來做甚，我做得了你的主意麼？又不是給我提親事，我們祇等着吃喜酒罷了。」說着這話，她臉上是笑着，但是夾耳根子，泛起一層紅雲，顏色似乎極其難看，並不是內心裏發出的自然的笑。田夢北見了，心上彷彿得意至極，再捧起那杯紅酒，咕嘟的喝了一大口。放下杯，探身向前望着她笑道：「連大姑娘，我們今天打開鼻子說亮話，誰也不要再隱藏着不說的話，一齊都公開了罷。我若是能夠和那位黃小姐作親，我早已就不登福與茶樓一步。皆因是這邊放着一個你，我便不能夠答應，所以我決定拒絕，而不允諾了。我的本心，豈但不怕她們說我們姘度，就是說我們是未來的夫妻了，都可以值得。我想這話，你一定了解咧。」連玉環聽得怔怔的，一時之間，竟自無法回言。本來她的心意，也以爲田夢北這樣的南方世家，配了自己北京破落戶，好像已經高攀，沒甚麼不甘心。可是現在却又不然了，聽了這話，似乎不無斟酌的可能。沉吟了一下，故意笑道：「哟！我的大爺，您這句話，是怎麼說？我們可不敢當，窮人家的女兒，高攀不上，聽了都叫我怪害怕的。」田夢北今天是豁出去了，處心積慮，自己早已想定宗旨。就笑道：「我今天來和你講，並不是空話，乃是一件事實。我的心思，已然決定了，我想這也沒有甚麼不可以，不過現在是公開的徵求你的同意，你到底本身的主張如何？這未來夫妻的名詞，你是否能挺起身軀，和我一同担当起來呢？」連玉環給他直接的逼到頭上，甚

麼也答覆不出來了。自己素來和田夢北無話不談，就是偶爾談到終身大事上面，也不很侷促，大大方方的去談自己的見解。今天不曉緣何，反而害起臊來，緊低着頭，直似沒有聽見，不搭一言。那田夢北看了，心上倒很得意。故意的由桌低下把腳伸過去，碰了她的高跟皮鞋一下，笑道：「你對於我所說的，有甚麼意見，也可以公開的說一說，大家商議一商議。」連玉環也不說甚麼，仍然是不響。不過她的頭是側着的，那嘴唇角上，一扯一扯的直動，想必她臉上是笑着了。田夢北看了，霍的站起來，走到她那邊，坐在她的椅子旁，一手拍着她的肩頭，笑道：「你有甚麼不好說的？開不得你的尊口，你就伏在我耳根子上，告訴我聽也好。」連玉環仍是低頭不語，田夢北又笑道：「我有主意了，你不說話也可以，我以你的臉色他標準，也是一個法子。這樣辦，你要願意，就笑一笑，倘或不願意，請你不必笑。你是笑還是不笑呢？」說完再一看她，頭低得似乎更向下了，連那嘴角是否扯動着，也看不出來了。田夢北移了移搭在她肩頭上的手，索性把她的下巴頸一扳，冷不防扳起她的一張臉來。那連玉環原來就是笑着，這一來更忍不住，就是一臉的笑容兒。田夢北笑道：「笑了笑了，這不是笑了？」連玉環把他的手一推，就推到一邊去了。霍地站起身軀，看了他一眼道：「你瞧，你這人也曾學得這樣輕狂了，這幸虧是雅座，若是在外邊的散座裏，你也敢這樣兒麼？」田夢北兩隻手落了一個空，他的身子也往前一撲。手接住膝蓋，兩隻眼睛看着她，笑道：「我若是在外邊散座，也就不請你來吃飯了。我不是未進門就說明白了麼？這裏是頂清靜的，說說話兒，是最便當的了。」連玉環聳動着肩頭，走了幾個步兒，索性移到田夢北的原座

上坐了。端起他的酒杯，也呷了一口酒。笑道：「你看我也會喝一盅兒了。這紅甜甜葡萄酒的，喝了也不當事，拿他解悶倒不錯。」田夢北也挨過去，坐在她原坐的座位上，笑道：「這倒不錯，我們算是兩下倒了一個過，不過你却忘了，你這一換座子，又喝了我吃剩下的酒，你的酒再一給我吃，我們却馬上先吃了交杯盞咧。」說時，早一把抄起連玉環的酒杯來，一下就喝了一大口。那連玉環急得紅着臉就來搶酒杯，却是晚了。他賭氣兩條手臂在胸前一抱，故意做出恨恨的神色道：「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錯把茶壺當夜壺了。看不出你這人，也是一個浮浪子弟，動不動的，專門找人家的便宜。」田夢北放下酒杯，又伸出手去，向她要道：「你拿一隻手來，我看看。你右手上讓甚麼咬了一塊疤痕。」連玉環聽說，吃了一驚，急忙抬起手來，自己一看，甚麼疤痕也沒有。說道：「你又來胡說八道了，我胳膊上那裏來的疤痕，別冤人了。」田夢北一探身，伸左手抄住她的右手，揪過來笑道：「我給你一件好東西，正好戴在你的胳膊上。你這條胳膊，又白又嫩的，究竟太素淨了。就是缺少一件裝飾品。」連玉環問他甚麼裝飾品。田夢北右手一摸衣兜，摸出一隻小錦匣，打開拿出一隻碧綠碧綠的翡翠手鐲，往她手上一套，就套在她的臂彎之下。笑道：「這隻鐲子，正是女人臂上的裝飾品，你看短袖子之下，不襯上這件東西，就彷彿不大好看。」連玉環出乎意外的，讓他套在手上一隻鐲子。自己倒十分納罕，抬着手臂，自己看了看，把手又掄了幾掄，笑道：「這倒也好看，我在各處，時常看着有女人這樣戴着一隻鐲子，走來走去的，彷彿很出風頭，想不到我今天也戴上了。」田夢北看她故意的甩手，那鐲子圈圈甚大，險些脫落，連

接攔住。又笑道：「你別偷手，掉下來就碎了，你看見那些女人戴的鐲子，真的恐怕尙不多見，這隻鐲子可真是翡翠的，外國人竟在中國重價搜羅，行市提高，摔碎了它，一隻就是一兩千塊錢咧。」連玉環不給他說，尙自無足重輕，給他一說價重一兩千，登時又吃一驚。再看了看那隻鐲子，笑道：「我的大爺，你怎麼拿着這們貴重的東西，亂送給我來了？我那裏有戴它的造化，不要折受壞了我罷，」田夢北見她小氣得可笑，便告訴她道：「這隻鐲子本是一對，我母親從我故祖母手裏傳下來的。我們今天是很值得紀念的，這一隻鐲子送給你，也不過是一個信物，將來也還是我家的，你就戴着它好了。」連玉環事到如今，尙有甚麼說的，也祇有嬌羞滿面，星眸斜睇，甚麼話都不說了。田夢北和她今天鬧到這個分兒上，的確也是始料不及。靜默了一會，那西崽把他們的頭一道湯端上來。一看他兩個換了坐位，却也一怔。好在僅僅兩人的菜，倒換一下也就完了。他兩人呷了幾口，西崽撤出小吃的碟子去。田夢北沒話找話的，問那連玉環道：「我的姑娘，你知道我的心罷了。我們今天實在是一個大喜的日子，彼此都喜喜歡歡的，你心裏有甚麼，也可以說一說。」連玉環吃了幾口，把那湯就推向一邊去了。她的臉色忽然鄭重起來，目光盈盈的。斜着掃了田夢北一眼。說道：「我心裏有甚麼不喜歡的呀，我也沒有話說。我媽呢，是你去說，還是託出誰來說？我先說明白了，讓我去自己說，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臉，我不能從命。」田夢北搓了搓兩隻手，眼望着她凝了凝神。又笑道：「我既是說出來，當然是託個人去說，那裏能夠直接的讓你去說，那不是太強人所難了。」連玉環笑了一笑，就不言語了。那西崽撤出湯，換進一道菜來。他兩人

各自低下頭去吃菜，談話算是停止了。這一天兩人的情形，不同往日，所以菜都吃完了，仍舊纏綿多時。耗到晚上，燈火齊明，方才各自回家。那田夢北把這一頭安排好了，他放心大膽的，就來找自己的母親說正經話。原來田夢北的母親田太太，的確是黃梅麗母女一封信招呼來的。本來田夢北在北京求學，他的父母早給黃太太寫過信，託他們隨時照拂。監督他的一切。可是田夢北到了北京，除去謁見她一次以外，很少把足跡踏到他們的府上去。所以黃太太實在是沒有盡到她的責任，自甘的就算放棄了。及至那田夢北和黃梅麗常常來往了。他的行動，算是給她們注上一點意了。那黃梅麗漸漸的把田夢北的所作所爲，全偵查得清楚。和田夢北在咖啡館一席話之後，接受了田夢北的兩張戲票，當晚並未在黃姑母前聲張，及至第二天了，那黃梅麗才把一切的一切，全講給黃姑母聽，還恐怕黃姑母不相信，拿出那兩張戲票來，用作證明。說道：「您瞧一瞧，我田大哥在北京，原來學得這樣壞。那天我們在北海看見的那大姑娘，她是一個唱戲的女票友，還不用說她和田大哥賈房姘度起來，連傢具房租，全是田大哥所出，簡直是他的一個外家。那報紙上全給他們宣布出來，我問他，他也不否認，就算是承認起來了。昨天晚上。那女票友出演。他給我兩張戲票，還約會我同您去聽戲呢。您瞧這夠多們噁心人呢？」黃姑母對於他們兩人這些日的交際程度，尙自不大清楚，聽她說來有根有據，這多日子竟做了一個偵探。馬上驚疑道：「你田大哥有這樣的事，倒給你偵查得清清楚楚，這倒也難得少有。我竟自一些兒瞧不出來，真是白活了。」黃梅麗自有她的用心，急忙逼着黃姑母道：「媽，我告訴你，並不是說說就完了，我的意思，是讓你給他家裏

寫信，通知他的父母一下，長此一往，這樣的墮落下去，我們負不起這大的責任哪。」黃姑母是一個風月場的過來人，那裏瞧料不出女兒的心意，聽她讓自己寫信，一想也對，自己是他的長輩，畢竟是有監督他的義務。就笑着答應道：「好了，我寫信是懶得動筆，就煩你替我來一下，把這些情況，說一說也就是了。」黃梅麗從田夢北那裏鬧來一腔子憤火，正巴不得有此一句。連忙就去寫起一封信來。那封信作爲是黃姑母的口氣，寫的十分嚴重，述說田夢北的行動甚詳，最後隨請他們裁奪見覆，並把那日的小報，也照寄了一份，一齊封起來。黃姑母笑道：「你真是一個熱心的孩子，罷了，這封信寄去，他們大概總須有人來的，大約是他的母親就要來了。我看這樣也好，我提一提，你們姑表作親，一舉兩得，比甚麼都好。你們這些日子不是很說得來麼？」黃梅麗冒猛子的給母親一針，戳在自己的心房上，條的就漲紅了臉，把這封信輕輕的一拋，掉頭就走出去。一邊走一邊連說道：「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活該他們要姘度不姘度，我不管了。我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了麼？」黃姑母這一來，更把女兒的心事測透了。自己暗暗的笑了一陣。本來她早想了，兩家的門戶，並不是不匹配，自己女兒的品貌學識，配上他也不算說不過去。所以她這封信毫不遲疑的就發出去。那田夢北母親田太太過不到五六天，輕車減從，一個人帶着個老媽子，不遠千里就跑了來。黃姑母和她見了面，當然有一番應酬。田太太祇這一個兒子，處處都很關心，問清楚田夢北在京情形，氣了個不得。流淚道：「怪不得若干內地人，都不願意送子弟到大都會裏求學，原來大都會的誘惑力，如此的強烈。我兒子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到了北京不到幾月，竟爾就這樣了麼？」黃姑母忙忙的勸她息怒，又安慰了她一回，然後含而不露的將一已之見，也透給田太太聽了。那田太太叨在至親，當然無可不可。黃姑母又派人叫了田夢北來，母子相見，田太太啞噓無言。良久，祇說：「你幹得好事，我這大的年紀，由南方跑來，你覺得心裏好受麼？」田夢北尚摸不着頭腦，不悉母親何以大老遠的，忽來北京，及自問明白這回事，才知道是黃姑母作的怪，登時甚麼也說不上來，祇得老實着承認道：「母親不必生氣，我做的我應承。那連大姑娘唱戲是唱戲，可是唱戲的與唱戲又自不同，不能一概而論。那連大姑娘以我看來，實實在在的。是一個好人。」說着，概不避諱，把自己和連玉環結識的經過，以及現在的情形，都告訴田太太聽了。又說道：「我因為看她可憐，又因為彼此兩下的要好，所以對她有些幫助，我自問這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勾當，難得那姑母也都告訴母親。」田太太聽他一口一聲的，就是說破了嘴皮，自己豈肯相信，祇是斬釘截鐵的，說道：「你年紀也不小了，從前為你張羅親事，你總是說尚未畢業，親事不忙，如今你却背着，我，幹起這樣花稍的事，也罷，你從此快和她斷絕關係，不要來往了。」田夢北本來尚有話說，因見母親氣勢甚盛，自己不敢多說，致惹老人家不快，祇好唯唯諾諾的，就算罷了。這幾天田太太為的便於誦教起見，特意讓田夢北搬到黃宅來住，早晚監視着他的起居，所以田夢北就沒有到福興茶樓去。一晃兩天，這一天田太太又把田夢北叫到跟前，把她心上的不高興，彷彿忘掉了，換了一下子的欣懣。笑着對他道：「我來到北京，本想看看你到底是好是壞，再定規帶你回去，或者讓你在北京。現在看你，還不是不知好歹的人，聽

說你比從前老實一點了，所以我也要回去了。不過有一節，你須答應我一件大事。」田夢北一聽這話，又有文章，忙問母親有甚麼話，我都可以應從，但請說一說我聽。那田太太笑道：「我雖是來了不到三四天，可是我都瞧明白了，你現在和你表妹梅麗小姐，兩下裏要好的了不得，這話是不是？」田夢北聽了這口氣，心上立刻一動明白了幾分。馬上答覆道：「母親這話問得我不好回答了，我和黃小姐是表親，有甚麼不好的，我們的來往，也是親戚上的來往。難道還有人造我們的謠言不成？」田太太聽了，祇是一味的搖頭道：「我沒有那們說，我是問問你，因為你黃姑母曾和我說，你們很不錯，看那光景，是已經有點程度。所以她讓我來問你，若是有心的話，不如早早定了婚約，免得兩人出出入入，許多不便，還人口實。這年頭誰有好心眼疑惑人，不三不四的話，流傳開了，可也就夠人受的。再說呢，你們也正相匹配，她那方面全無問題，我也沒有甚麼異議，你們若能訂定婚約，我馬上回去，也就放心了。」田夢北見母親說的，這倒不是偶然。自己也在浮游無定，不知說好，或是說不好。祇得笑道：「原來如此，那黃姑母老遠的請了母親來，却爲的她女兒親事，這是終身大事，不是一言罷了，容我考慮一兩天，再作回答。您說怎麼樣？」田太太笑道：「你也來了，我看報上，常常有大人物就新職，老是說甚麼固辭不獲，正在考慮，想不到你和我作母親的，也要來這套了。好罷，我就容你兩天，看你還說甚麼？」田太太說完，自己倒先笑了一陣。那田夢北看母親如此歡喜，足見得這事她已無何不可。自己也祇陪她含混着，一笑了之。這儘去了。田太太雖然給他兩天限，但他却等不及兩天，帶了一隻祖傳的翡翠鐲，先找了連

玉環來。兩個人在森隆，三言五語，把這天大的一件終身事情，居然就定規好了。他早已膽料十分，連玉環跑到那裏去，也是自己的，這一下子，越發的放心了。回來之後，晚半天，那田夢北就順口搭言的，對田太太提起了此事。正正經經的，將自己和連玉環的關係，說了一番，不過沒有說是當日定的婚，祇說是已有不少日子了。告訴完了，又道：「母親，我實在喜歡那連姑娘的聰明實誠，所以我當時情不由己，就冒昧的和她定下婚約，這是我不敢當時承認的。但是，我想了又想，事已如此，請母親就回覆了那黃姑母罷。」那田太太一聽這話，吃驚不小，自己的興頭也隨着這一驚，丟到爪哇國去了，簡直從以脫油沸騰的熱度，直降到冰點以下。愕然道：「夢北呀，你說甚麼，你和那姓連的姑姑訂婚了？」田夢北是一個有毅力的人，凡事認清楚目標，總要勇往直前的幹下去。便坦坦然的道：「母親，我們誠然是訂婚，訂得草率一點，但您可知道，我為她的至誠所感，我當時曾經忘了一切的，竟自作出來了。請母親要恕我的遲告之罪。」田太太聽了這說法，情知木已成舟，呆坐癡然。良久，又嘆了一口氣，不期然而然的，竟自落下兩滴眼淚，連擦也忘了，祇看了田夢北不言語的房間裏，聽到這時候，她義不容辭，一閃就閃出來，對田夢北道：「田少爺，你先出去罷：你們的說話，我都聽見了，田太太氣得夠受了，讓我勸他消一消氣罷。」田夢北借着這個機會，退出房來，到外邊散步。自己再想了想，說話也過於魯莽了，怪不得母親就要生氣，自己好話不得好說，又惹着誰來。挨了些時，終無理會處。那黃姑母和田太太在房中說了半

天，她一個人又出來，看見田夢北在院裏站着，就把手一招道：「田少爺，你這邊來，我問你的話呢。」田夢北便跟她走到另一邊的房裏，那黃姑母讓他坐在上座，又替他斟了茶，然後也坐下。迎着他的臉，問道：「田少爺，剛才你和田太太都說甚麼來，我也不大清楚，她哭起來沒完，我也弄不好，勸了她這半天，算是才好一點。」田夢北似乎是沒有甚麼客氣，當時把自己和母親說的又轉告黃姑母一回。那黃姑母却慢慢的搖着頭，臉上透出一層不真誠的笑來道：「這話不對罷，憑你一個世家子弟的田少爺，那裏找不出配偶，焉能夠降格以求，居然和一個唱二簧的女票友定了百年之好。我給你說穿了罷，這簡直是你看我們黃小姐太蠢笨，配不上你這公子哥兒，一句道詞罷了。」田夢北見黃姑母安心要岔到一邊去，自己心裏非常厭惡，祇笑道：「姑母說那裏話來，我倘沒有連玉環的事情在前，這原是求之不得的，我焉敢看誰蠢笨，祇要人家不嫌我蠢笨，就是我希望的了。」黃姑母聽了這言語，也是無法再和他強辯，祇得笑一笑，作為收場。說道：「你瞧這位大爺，可真是學的乖了。口巧舌能，說得真好聽，讓我們聽着，也沒有法子再管這閒事了。」田夢北知道她是強顏自解，教自己弄得太沒意思，也祇得陪她一笑，給她個下台地步。這一天白關一陣，彼此沒有甚麼結果。田夢北看看天晚了，也就不出去了。次日晚半天出學校，順路又到福興茶樓時，却見那黃梅麗一個人穿了女學生的藍布旗袍制服，坐在台下，正在聽着票友清唱。田夢北好幾日不和她直接談話了，看見她這裏一個人佔副座頭，正好過去陪一陪。忙走去笑道：「你也來了，今天的戲大概不錯，每逢禮拜六，這地方總要唱好的，你老沒有來，真叫來着了。」那黃

梅麗見了他，却不同往日的情形，心裏好像懷有成見，祇淡淡似理不理說道：「我本來不是聽戲，我是等那連玉環來的。人家是好角後露，等了這半天，也沒有來。」田夢北看見她的神情不大好，自己尙在不大介意，仍是問道：「你等他來，可有甚麼事情？她一會也就快來了。」黃梅麗却冷冷一笑道：「你不用打聽，少問兩句罷，多管閑事，那兒關俸去呀。」田夢北吃了一個釘子，祇得默然不問了。他兩個坐在這裏，吃着一壺茶，兩碟瓜子，耗了一刻，那樓梯上騰騰的一響，連玉環恰好似一朵黑雲也似的，飛了上來。她那天穿的是黑皮領的外衣，裹着一件黑綢軟夾袍，黑手套黑皮鞋，斜戴着一頂黑絲繩製的便帽。這樣一身黑，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台下有的捧場熟人，還給她喊了幾個好。有的也拍了幾聲掌。連玉環都笑微微的點頭招呼，把兩條水月電光似的秋波，圍樓茶座上，都打了一個照會，轉了它們一轉。看見黃梅麗和田夢北同座，更是走過來周旋一下，說了兩句：「您二位才來？我給您二位倒一杯茶。」才走開去了。那黃梅麗却後一步，追她進了後台，笑道：「連大姑娘，我們等唱完了，在樓下談談，我等着你，你不要走了。」連玉環聽了這話，在往日她早不加思索的，就答應了。今天却不禁腳蹶一下，笑道：「我唱完了，還有事呢，可不能夠陪你玩了。」黃梅麗笑道：「你有事情誤不了，我祇向你要求五分鐘的談話。」連玉環笑道：「可以可以，就是那們辦。」黃梅麗才退出來。連玉環來了，已然是時候，所以她無所耽擱，上場就唱，來了一齣探密，下場出來。那黃梅麗就又向田夢北告了便，說道：「田大哥，您在這兒看着座兒，我和她到樓下說說話，去去就來。」田夢北答應了，黃梅麗這才追着連玉環下

樓，兩人先後到了樓下。却不防那樓梯下邊，早已有了人等着。是一個漆黑漆黑的大胖子，穿着皮袍大氅，手裏拿着一桿文明杖，嘴裏含着一支雪茄煙，迎頭先笑道：「你完了，我也出來了，走罷。」黃梅麗忽然看見這一位，是自己從前所未看見的，正不知此公何許人也。方自一怔，祇看那連玉環已然笑嘻嘻的，說一聲：「對不起，我這兒還有點事，您先走一步，到市場外等我去不好麼？」那胖子果然看着黃梅麗，笑了一笑，又朝連玉環答應一聲，他掄動着一條文明杖，一個人先去了。黃梅麗看此神氣，情知有異，反把自己要說的話，忘掉一邊了。問她道：「這位是誰呀？」連玉環笑道：「這位是財務處的處長王健明，他也和那位田大爺一樣的捧我，常常的到這茶樓來，而且常常的到我家裏去，今天他是要到我家裏去打小牌，所以我說是有點事。」黃梅麗一聽，把一切已然看穿了，故意又問她道：「打打小牌也倒不錯，是一個很好的消遣，有我那位田大哥沒有？他也會打打牌的呀。」連玉環不提防她這一問，馬上又微微一遲，笑了笑道：「沒有他，他們二位還沒有見過面呢。」黃梅麗聽了，越發的明白，祇點一點頭道：「那就是了，他原來還不知道咧。」說到這當兒，那連玉環覺着這話刺耳，她已露出慌張的樣子，悔不該告訴她，連忙笑道：「這也沒有甚麼，大家湊熱鬧，消遣消遣，您若是高興的話，也可以約上田大爺，到我們家裏湊湊份子。」黃梅麗自然說不敢打擾，想了一想，想起話頭來了，特意的反說道：「連小姐，你瞧我真是忘了，還沒有給你道喜，我說您可是大喜了。」連玉環正要向她分手，聽見這話，又自一呆。笑道：「黃小姐，咱們不開玩笑，這可應了一句戲台的戲詞了。我說喜從何來呢？」黃梅麗

要說到那件事上，自己也是一個老大女兒，不覺先自己臉紅了。說道：「你這還不知道，我聽說你和我表哥田先生訂婚了，這話有沒有呢。若是有呢，可就是你的大喜了。」連玉環突然給她一語道破，把自己不可告人的事揭露了。也吃了一驚，趕緊的正色問道：「這你是聽誰說的，我和你們田大哥訂婚的消息，又是從何而起呀？」黃梅麗看了她的一副神色，早已就心下了然。說道：「你若是在問我誰說的麼？那就是我表哥親自告訴我的，他剛纔對我說的，我知道了，還不出幾個鐘頭咧。」連玉環暗暗的恨那田夢北，爲甚麼四外傳播這訂婚的消息，嘴裏祇得說道：「他太愛說了，甚麼話都去告訴人，我真是沒有法子，這應當教我說甚麼呢？」黃梅麗問明白了這話，自己姑且放了她去，就笑道：「得了，問一問就完了，您去陪着那位王處長打牌去罷，我不敢耽誤您。」連玉環欣然的要告辭，黃梅麗忽然又笑道：「連小姐，您請回來，我再和你說一句話。」連玉環便又站住了，問她甚麼話。黃梅麗把手指頭伸出一隻，豎着押在嘴唇上，歪了一歪頭，笑道：「這話本來不應當說，說了也好，省得讓人不放心。我想您和那位王處長今晚打牌的事，最好我還是不要和田大哥說，讓他不知道的好。因爲他和您已經訂婚，就算是未婚夫婦了。說了，終有種種不便，怕他不願意聽，您說我說的可有道理？」連玉環給她半嘲笑半正經的，反說了這一套話，自己祇落了個面紅過耳。無語回答，非常的難爲情。又遲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答出來道：「這位王處長和我也沒有甚麼瓜葛的，因爲我父親賦閑已久，家裏貧困無聊，這才讓我出來賣藥。現在他是一位處長，我父親希望他來替找一個小官作，所以才讓我出來，應酬一應酬。誰教是被窮所擠呢

，也是沒有法子。」說着這話，那聲音都帶着悽楚，臉上更透出十分怨艾的神情，好似見怪她的明知故問。那黃梅麗也就不再逼迫她了，祇笑道：「那麼我就不告訴他了，替你隱瞞着不說就是了。」連玉環才點頭笑笑。黃梅麗便假意和她告辭，連玉環走出市場，她暗暗的跟出來，看見她的那位王處長，果然坐在一輛汽車上等候，汽車夫拉開車門，連玉環邁步上去兩個人有說有笑的，一陣風似的駛去了。黃梅麗看完了，心裏頭有數，掉頭也就回去。那連玉環今天給黃梅麗幾句冷言，亞似兜頭澆下一桶冰水，逼體都涼颼颼的。把和那位王健明約出來的興頭，簡直的喪失一盡。所以她這天實在打不起精神來，等他們一班朋友在家裏打下四圈牌來，她便推說不適，躺在自己的臥房裏不出來。那王健明等人玩着無味，大家仗着都是常來，問了她幾句，囑咐連氏夫婦，好生替她請個醫生來看，也紛紛的散去了。那連大奶奶聽見女兒身體不爽，她最是關心。坐在床頭，不住的問長問短，張羅着爲她請醫生看病。那連吉慶也穿着一件老羊皮的皮襖坐在一邊，問她此病從何起，心裏覺着怎樣的不舒服？可憐那連玉環那裏是真正的不舒服，她不過是爲了田夢北和王健明，在腦筋裏紛爭着，不能解開。給他們苦苦的追問，她不禁哭了道：「您二位別問了，我沒有甚麼病，我不致於死，您二位可提的是甚麼心，吊的是甚麼膽？要這樣來苦苦的逼我，莫非是把我逼死了，你們才痛快麼？」那連吉慶這時候也穿着青褶裯面的皮襖，戴着一塊多錢的美國呢帽，看見連玉環發急，他起身就出去了。屋裏剩了連大奶奶一個人，總好說話，她笑道：「姑娘，你這兩天肝火旺，別急着呀，你爸爸是出去了，有甚麼病和我說，媽媽女兒，可有甚麼礙口的呢？」連玉

環本來是沒有病的，聽說爸爸出去了，她一古碌身又坐起來，濕陰陰的眼睛，一連翻了幾翻連大奶奶，她忽然又笑了。說道：「他們都走了，我也沒有甚麼病，我的病是心病，不是藥石能醫的，幹麼請大夫，花那些個冤錢呢？我好了，我好了。」說完了，她又舒眉展眼，若無其事，抬腿就要下地來。慌得那連大奶奶一把就把她扶住了，笑道：「孩子，你別忙。天也不早，你若是沒有病就躺下睡你的覺，你又起來幹麼？」連玉環把兩條腿收回去，又想了一想，忽又盈盈欲泣道：「媽，我有病，我是心病，我不是藥能夠治的。」連大奶奶看她瘋癲癲的，她更是放不下心了。連推帶哄的，勸着她躺下了。坐在床橫頭，非常和善的，問她道：「姑娘，你到底有甚麼心事，說給我聽一聽，就是有甚麼難過，我也好替你分分憂呀。」連玉環躺下來，神志似覺清明一些。給母親一問再問，她就不忍得再不說，嘆了口氣道：「媽，我沒有甚麼病，你放心罷，我的心事也告訴您了，我不怕您不願意，我不願再和那位王大人來往了。」連大奶奶聽了，神經上，也頓時一振。忙問道：「你這是甚麼意思呢，他莫非得罪你了，人家待我們可不錯呀，你別拿財神爺往外請呀。」連玉環哼了一聲，不言不語的半晌，復又坐了起來，屈着兩條腿，抱着自己的膝蓋，看着那連大奶奶的一副半老容顏，近些日子神光煥發，衣食都不似從前發愁，安逸多了，也胖了許多，就不覺落下淚來道：「媽，你沒有甚麼不明白，我也是心裏明鏡似的，甚麼也看得出來。那王大人自從到我們家裏打牌以來，花的錢也有幾百了，他的心思如何，您和我不能夠不知道。難道您和我爸爸，就願意將來我做一個姨太太去麼？」這話說得那連大奶奶一愕，立刻答不出所以然來。那

連玉環又擦擦眼睛，自言自語道：「這些東西，我焉能夠瞧不出來，一個一個甚麼變的，都在我的眼睛裏。他們一見女人，就原形畢露，甚麼也瞞我不得。就是他們給我錢買行頭，答應給我爸爸找事情作，也豈非是討我的好，打算要把我的心買動了，然後將我佔爲己有，那裏是真心的捧我成名角？我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時候，人也就是他的了。」她這裏叨叨嚶嚶的，那連大奶奶聽着，倒頗爲首肯。說道：「姑娘，你說別的，我都不信，惟有說這位王大人，他是安着甚麼心來的，我們誰也知道，你爸爸也是不大歡喜。不過他實在是一個財神爺，聽說他的條子已經下到文書科了，派你爸爸爲財務處的科員，一個月淨薪水是一百五十元，委任狀三兩天就下來了，所以這兩天你爸爸又要作官了。姑娘，你若是說王大人捧你，沒有安着好心眼，那麼我就問你，世界上誰能夠白給誰的錢，誰能夠施恩不求報，和古人一樣的清白。再者說呢，你就指着唱一輩子的戲，那是做人的道理麼？」連玉環聽母親侃侃說來，自己也說不出甚麼，爲之語塞。半天又半天，那連大奶奶還問她對不對，連玉環就又撲地躺了下去，一聲不響，閉着眼睛，裝做睡覺。那連大奶奶不放心，守在她身旁，不敢離去。就這樣，陪她睡在這屋裏了。當晚鬧得無結果而罷。第二天一早，那吊嗓子的師父孫鳳凰還沒有來，連吉慶剛剛出去，門外就來了一名騎自行車的信差，敲得門環電鈴，一片聲響，喊嚷着送委任狀來了。連大奶奶慌忙跑出去看。連玉環也爬起來。掀着窗帘，側着耳朵去聽，祇聽那連大奶奶和那信差爭執着酒資問題。那信差說甚麼，本宅老爺祿位高升，上頭的委任下來了，多賞幾個錢罷。連大奶奶給了他兩塊錢，那信差仍不依從，兩人在門外鬧成一片。

氣得連玉環有氣無力的，嘆了幾聲媽。那連大奶奶就拿着一隻挺大的公文信皮進來，說道：「你瞧這信差，給他兩塊錢，還不容應。送一封信，得給了多少錢呢？」連玉環搶過那公文，又讓連大奶奶去，給他再添兩塊，那信差始作謝去了。連大奶奶回來再看，那公文早給連玉環拆開。裏邊正是一張書法齊整，印色鮮明的委任狀。華北財務處長王健明委任連吉慶爲本處科員等等的詞句，寫了一片。連玉環念着給連大奶奶聽，說道：「媽，我爸爸這不是就又做上官兒啦麼？」連大奶奶也笑口大開，樂得似乎連貴姓都忘了。說道：「可不是麼？委任狀一下來，他再去謝一謝委，可就走馬上任了。這些個典故，你祇管來問我，我是都知道的呀。」連玉環祇管手拿着那委任狀，一聲也不做，呆呆的，不知想些甚麼。連大奶奶也不管她了，提着那菜籃出去，到街上又買早晨的菜，又給連吉慶打了一回電話，叫他早些回來，委任狀下來了。走回家來再瞧，那連玉環却仍然一個人坐在床頭，呆呆的發怔，臉上濕淋淋的，掛着兩行清淚。那委任狀在她手裏，却已然揉成一個小紙團，不成其模樣。看了吃一大驚，忙去搶來，說道：「姑娘你瘋了麼？這是打飯吃的票，託了偌大的人情，才得來的，你別把它弄壞了呀！」那連玉環本來也不是故意，不過她出着神，忘其所以了。給連大奶奶一搶，也驚悟過來，看了看那張委任狀，——讓連大奶奶一打開，業已成了小學生做手工的皺紋紙，險些兒就扯得粉碎，——也吃了一驚，帶着她的眼淚也笑了。說道：「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了，看，這一張委任狀，也說不出來是喜歡還是難過，我不知不覺的，就把它差一點扯毀了。這到是一件怪事呢。」連大奶奶看那委任狀幸而沒有扯，她趕緊就放在一邊去，鼓

了鼓嘴唇，說道：「甚麼叫喜歡難過呀。據我看，簡直的是沒有這造化，受福不壓着，折受得糊塗了。」連玉環聽她說閒話，自己也祇好笑而不語。這一回電話真靈，連吉慶馬上就跑回來，在外邊拍拍的敲門，連大奶奶開門放他進來，他跑得滿面紅光，印堂發亮，倒像個時來運轉的樣兒。急喘喘的道：「環兒，咱們真要轉轉好運氣了，那財務處的委任狀下來了麼？」連玉環尚未搭言，連大奶奶早搶着進來，遞給他看了。說道：「委任狀倒沒錯，是早下來了，就是環兒喜歡得糊塗了。差一點就給扯壞了。你瞧這不是皺皺得成了核桃皮？」連吉慶看着也笑了。看完了，他拿着那委任狀，似有所感。停了一停，也沾濕衣襟，流了兩滴眼淚。笑道：「環兒，真沒有想到，爸爸活了多半輩子了，還要走這一步老運，沾一沾女兒的光，我真是沒的可說了。」那連大奶奶看他落淚，自己本來也早爲之酸鼻，到底她是賢惠的，不肯惹大家不高興，勉強的忍住了淚。笑道：「你瞧，這又不對了，今天是我們一個大喜的日子，別都這們哭喪着臉，流淚眼觀流淚眼的，鬧甚麼長嘆氣。我們應當大家樂一樂，做兩樣菜，自樂其樂，吃兩盅喜酒呀。我的菜是買來了，我這就去下廚房做了。」連吉慶掉了一掉眼淚，倒把那連玉環的一肚皮傷心勾起來了。她抽抽搭搭的，一個人哭倒床頭，甚麼說的也沒有，祇是一味的啼泣。連大奶奶勸了這個，勸了那個。鬧了半天。那連吉慶先忍淚作笑的，幫着她勸連玉環道：「環兒，你別哭了，哭的是甚麼呢？我哭的是想起了自己可嘆，你年輕輕的，有甚麼想不開？」連玉環這一哭，還是哭開了頭，就不可制止，直哭得淚竭聲嘶，才擦了一把鼻涕，算是忍住了。那連大奶奶忙手忙腳的，自去廚下造飯。連玉環這裏臉

上粉光嫩，想着岔兒，還是啼啼不絕。連吉慶死說活說的，她才算是笑了一笑。這當兒，那吊嗓子的師父孫鳳凰，也一個人走進來，看了他們，尙不知道骨子裏的情由，兩條腿一蹲，就算打了招呼。又笑着說了一聲「今兒可晚了一點，我睡得失了明咧！」然後一抬手，往衣岔縫裏，摘下腰帶上繫的胡琴套，把一把胡琴取出。那花布胡琴套橫搭在膝頭，把兩條腿一上一下，坐成那探親家內所謂鴨子嘴的形式。隨着「龍東東龍」的一定弦。笑道：「先來一段西皮罷，咱們定足了硬工字調，好好的吊一呆，這兩天你嗓子可都不在家呀。」連玉環這一早起，就是滿肚皮的不順心，瞧見甚麼，聽見甚麼，彷彿既不順眼，又不順耳。祇央求着道：「師父，你老人家行好事，今兒饒我一天，這嗓子先別吊了，我這裏怪不得勁，說不出來的難過，明天再吊，還不行麼？」孫鳳凰看事不祥，這徒弟抓瞎要犯脾氣，連忙收起胡琴來，笑道：「那麼也好，我瞧你這些日子，總不大高興，肝火也太旺，還是早些瞧瞧的好。」連玉環坐在床上，氣鼓着嘴，祇不言語。那連吉慶却笑道：「得了，小事一端，唱不唱的不吃勁，不唱也別走，咱們吃幾盅，教你瞧瞧姓連的。明天就是財務處的科員了。」孫鳳凰沒頭沒腦的一聽，又不免問其所以。連吉慶得意之餘，便將今早委任狀下來的話，講給他聽了。孫鳳凰免不得重新抱拳打躬，連連的稱賀。連吉慶更是特別得意，留着他在家暢飲三杯。飯後那孫鳳凰才去了。祇有那連玉環滿腹愁思，一心的不痛快。他們吃飯來讓時，祇說是心裏不舒服，推辭着連陪也不陪。連吉慶夫婦也沒有辦法，祇可由她去床上打膩，連吉慶飯後自己去王處長公館謝委。那王健明聽說她不舒服，就同着連吉慶，坐一輛汽車，帶着

幾件果品點心之類的禮品來看她。連大奶奶福至心靈，聽見汽車在門外一響，就已然手忙腳亂，把屋子裏收拾一收拾。嚷着道：「環兒，你快起來，這大概是處長來了，你瞧這屋裏的亂勁兒。」嚷着就出去開門。連玉環在屋裏雖說是不大痛快，可是聽說王健明來了，也不得不強打精神，就床上坐起身來，遠遠抓來粉撲，隨便往臉上搽了兩下，又取來口紅，往嘴唇上塗一塗，然後再躺下去，裝着睡眠的樣子。果然外面笑語傳來，連吉慶引着那王健明就進來了。連吉慶看女兒躺着不起來，剛說了一聲「姑娘起來瞧瞧，處長來了呢。」那王健明趕緊搖手制止，輕輕笑道：「不要驚動了她，讓她好生睡一睡，我多坐一坐無妨。」連玉環聽見他如此小心，自己索性得了主意，躺着更不言語，裝作睡熟。那連吉慶夫婦秉承着處長的意思，也不敢再說了。滿屋裏鴉雀無聲，一派肅穆的景象；遲了一遲，人家倒沒有耗不了，連玉環先躺不住了。微微的呻了一聲，就此香夢初覺，裝着剛睡醒，睜眼四外瞧了瞧。那王健明正坐在床沿，兩眼呆望着她，手摸着嘴唇上一撮賈波林式的小鬍，對着她癡笑，連玉環就又裝着吃驚的樣子，霍然就要坐起來。說道：「哎喲！處長來了，我還睡着呢，這真是太對不過了，有罪！有罪！」王健明不容她起來，已然去扶着她，讓她好生的躺下。笑道：「姑娘躺着罷，別起來了，你頭上肉皮子很紅，大概是發燒，我請個大夫來瞧瞧好不好？」那連大奶奶在旁邊也笑道：「姑娘，王大人來了半天，連說話也不肯，怕驚醒了你的好夢你爸爸是他老人家賞的官做，你也是人家捧場，捧了不是一天，聽說你不舒服，人家給你買許多東西來，還不說謝謝人家麼？」連玉環聽她說了，自己老實躺着，祇翻翻眼皮，朝王健明笑

了一笑，也就完了。那王健明却連聲說不值錢的東西，提不到話下，虛心下氣，惟恐連玉環不得勁，那連玉環那裏是有病，不過是心懸兩地，不知屬於何力，因此上愁思不決，醒了一會，不得不推被坐起來。笑道：「媽！你瞧，我這不是好了。王大人的大夫，也不必請了，省下那一筆錢罷。」連大奶奶看女兒神色好轉，自己也笑了起來。說道：「這才對啦，人家坐了半天，你早就該起來，這時候已經晚了。」說時候，自己過去，替她披上長衣服，讓她背轉臉去，穿襪子，繫袴帶。王健明倒也知趣，看此光景，不好意思在這裏久坐。和連吉慶出來，在外間屋說着話兒等候。那連吉慶初任科員，在就事之初自然要和王健明有一番機宜請示，兩人談了一談，連玉環就脂香粉膩，穿着一件長旗袍，一排四個脖鈕都開着，敞着三寸來高的硬領，趂着一雙緞鞋，懶洋洋。掀帘出來。望了王健明一眼，就自己怨艾道：「也不知怎麼了，真相扛了一次山回來一樣，渾身都不大得勁，把王大人生西瓜，蹲起來了。這多不好意思呀！」說着話，湊過身來，提起那茶壺來給王健明親手斟了一杯茶，又劃了一根火柴，替他燃一支香烟。說道：「得啦甚麼到不到的，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裏好撐船，怒高高手兒，我們就過去了，」王健明給她出來，不即不離的一陣迷湯，弄得他哈哈的，淨剩了傻笑。說道：「姑娘這病真是來的快，好得也快，我摸摸你的頭，還熱不熱，那紅可退多了。」說着。趁他一劃火柴的當兒，就抄住她的手，去她頭上摸一摸。笑道：「還是怪燙手，你頂好少出去罷。別冒了風，不是玩的。」那連玉環隨他去摸去扯一湊着身，祇自笑着不語。王健明撫弄着她的手，忽然又看見她腕上戴着的一只翡翠鐲子了。登時訝然道：「你鐲

子是那裏來的，倒是我從前沒有看見過的東西，這翡翠真綠，很值錢哪。」連玉環讓他看見那田夢北的信物翠鐲，欲待縮手，可已經來不及了。便笑道：「這也奇怪麼，我戴上兩三天了，昨天您沒有看見麼？」王健明擺弄着她的手腕，細細賞鑒着那鐲子，目不轉睛，好像十分納罕。那連大奶奶也跟着出來，說道：「王大人您別上了她的當，以爲那是多們值錢，其實。那才是不值錢呢。她說是小攤上的琉璃貨。值不了一毛。我們夫妻連看都沒有看。」王健明賞鑒了一會，他釋手搖頭道：「不對不對，我是認識貨的，這不是玻璃貨，實在是真正的翡翠鐲子，這綠還是不大好，然而也值上一兩千來的了，我說連姑娘，這是誰給你的？東西就算不錯，平常的人家絕對的沒有呀。」連玉環讓他道破了，一甩手就躲開身，抬起手來，自己也看了一眼那鐲子，笑道：「甚麼好東西壞東西的，我就不懂的，胡亂的戴一戴罷。」那連大奶奶和連吉慶聽說她的鐲子當真值錢，兩人從前並未注意，現在也注意起來，爭着去拉她的手賞鑒。連玉環躲也躲不來，祇得由她去看了。說道：「一隻破琉璃的鐲子，也值得這門大驚小怪。你們要着。給你們去看就結咧。」那連大奶奶先搶去看了，連吉慶也過來參觀。他兩個以先都是有錢的，這些珠玉紅貨，自都入眼看穿幾分，也不勝驚訝。連大奶奶失聲道：「環兒，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這是一件寶貝，你的手眼可真不小，是誰的，弄到你手上就戴，這不是玩的呀！」連玉環故意的將手一掄一甩的，彷彿漫不經心似的。說道：「是誰的就是從小攤上買來的，寶貝就寶貝，難道還要照那鈎金龜上的戲詞，想那寶貝，出在大戶人家，非是我等所有，快快的送了回去麼？」連大奶奶看她頑皮，氣得也笑了，連吉慶看着

，也自疑惑。大奶奶問不出甚麼來，自己也祇說說就不問了，王健明歡喜樂笑的，解了半天的悶，到了時候，自己就告辭走了。那連大奶奶畢竟是心裏攔着這件事，不能夠放懷，等王健明走去，仍是逼問着連玉環，這隻翡翠鐲子是那裏來的。連玉環情急道：「反正這鐲子不是我丟人現眼的就結啦，怨苦苦的追問不休，是何居心呢？況且它是一隻琉璃的，並不值錢呀。」連大奶奶因她一口咬定是琉璃的，賭氣子由她腕上脫下來，說道：「你既說是琉璃的，那就先摔碎了這隻，我再給你買一隻新的。」連玉環魂不附體的，火速就攔住了，笑道：「媽，你別說，我告訴你，它是田大爺給我的。」連大奶奶聽是田大爺，大出意外，呆着道：「田大爺幹麼，給你這一隻鐲子呀！一兩千塊錢的東西，隨隨便便的，就送了人啦麼？」連玉環劈手去搶來，自己先照舊套在手腕上，粉面微微一紅，又笑：「媽，你何必忙在一時，一定今天就問個水落石出呢，反正你有明白的一天，也就罷了。」連大奶奶越聽是越糊塗；而且是越要問。又笑道：「你是我的孩子，不要凡事瞞着我；這鐲子那田大爺想起甚麼送給你的，告訴告訴我。」連玉環給她逼問得無奈心煩，賭氣子站起來，說了一聲：「我知道麼？人家是大爺願意，送給我，我不要，那是拿着豬頭，找不出廟門來了；我要了呢，又招得你們問了又問，真是討厭死了。」說完，她一頭鑽進裏間去，祇聽見那床鋪響了幾響，大概是又躺下去了。連大奶奶看她並不是不快活的神氣，自己就不像昨夜的不放心，由她去躺，一個人走到院裏來。看那連吉慶坐在院當中，看看他的身上皮袍，再看看那張委任狀，一個人搖頭太息，像是又自己在那裏感嘆着。連大奶奶就囑了一聲道：「你聽我們

這一家子夠多們好，都是給環兒鬧的，糊裏糊塗，見了人家：連一個謝字也沒有說。連孩子帶大人，都彷彿太不懂人事了。」連吉慶看見她出來，連忙把委任狀摺起來，笑了一笑，站起身來，把大奶奶叫進那邊的屋裏，低低的道：「大奶奶，我現在可要跟你說一件事了；這件事在我腹中，思慮成熟了不是一天，如今已然要發現出來了。你看我們的環兒，她近來和王太人的交情，不是一天比一天好麼？」連大奶奶貿然的聽了這話，覺得很是費解，因笑道：「你說的可就太可笑了，你看他所對我們的好處，不是都衝着咱們的孩子麼？若是沒有我們孩子，我們又認誰他是誰呢，這自然是他和我們孩子一見投緣，近來越要好呀。」連吉慶點了點頭，又笑了一笑，然後他拿出那委任狀來，向手上拍了一拍道：「就是這個，自然也是衝着我們孩子給我的，不過他們有錢的人，向來花錢不能夠空花，人情也不是空送的，自然是有所因為了。我早就心裏熟思過了，果然今天他財務處的一位徐秘書，向我公然提出談判來了。據說他家裏的太太，是一個鄉下生長的老婆娘，姨太太又是一個出身煙花窟子的姑娘，這兩人不討他的歡喜。現在他對於我們的姑娘，特別的賞識，很有意思討了去，做他一個三太太，問一問我們的意思如何？這本來是我早已想到的，所以當時未說可，也未說不可，祇答應商量商量，算作無結果而散。大奶奶，你對於這事可有甚麼話說麼？」連大奶奶一聽，這真是巧了。大爺所想到時，又何嘗不是大奶奶所想到的？便笑着想了想，故意的歪着頭對問他一句道：「你先別問我，我先問你一問，你自己覺得這樣辦的好麼？」連吉慶手把委任狀，說了這事的發生情形，他的笑都是假的，她正在自己慘淡無歡，見連大奶奶反

來一問，立刻黯然道：「大奶奶，你當然沒有甚麼不明白，我是落魄到了極點，誰還希望着轉運？現在的年頭兒，笑貧不笑娼。我們讓女兒唱戲，離着娼字，自然還很遠；不過若是笑起來，也就夠瞧大半天了。拿這根據來說，這樣一辦，彷彿也沒有甚麼，祇是姓連的家裏，雖非大富大貴，還沒有出過做姨太太的女兒，我們可就對不起連氏門中的祖先了。」連大奶奶本來心裏是願意的，但是給連吉慶這們兩可一說，也弄得游疑起來，道：「你說的對呀，祖上多少輩，都沒有出過做姨太太的姑奶奶，怎好從我們這裏出了做姨太太的姑娘，那麼我們就拒絕了罷！」連吉慶說着那話，可是心裏又不一定是拒絕，見連大奶奶逢迎自己的話風，就又問道：「那麼女兒的意思，你可能測到幾分不能？他對於這件事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呢？」連大奶奶想起昨天和連玉環的說話來，馬上張口回答道：「女兒的意思，她也早看透了，不過她還不大願意呢。」說着，將昨晚連玉環給自己說得裝睡。一片不歡的神情，學說給連吉慶聽了。連吉慶這個倒是十分注意，聽了後，就怔怔的道：「這可就難辦了，人家允許着此事定局，先送過五千元銀行存摺，還外帶着有兩所小住房；這都是定禮，暗含着就歸我們所有，轉入連姓的名下了。女兒若是不贊成呢，這差不多一萬塊錢的產業，可就不但不是我們的，並還要落一個給臉不要臉哩。」連大奶奶忽然聽到那多的產業，却不由不動心，立時就笑容滿面的，自己先樂得不可開交。說道：「我說的就是這話，一個好好的女兒，平白無故，誰肯甘心當人家的姨太太，原來還有這們多的產業，也許我們女兒一聽這些東西奉送她的父母，就會願意了。等晚上我們娘兒倆細細的說一說，看看她的孝心如何罷？」連吉慶

看她肯出關說也破顏一笑。說道：「你倒不錯，一聽見錢，就甚麼不顧了。但願你們女兒，和你一樣的見錢眼開，這件事就成了。」他們做父母說話，那連玉環本是不待而知，所以她到出台的時候，尙自高高興興的，跑到福興茶樓清唱，這天晚上回來，連大奶奶便對她把這番意思說了，自己是很和順的；又向她解說一番，表明她年歲不小了，唱一輩子戲，紅了養活父母，也不能養活一輩子，何時才是出頭之日？不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趁那主處長正在火熱，一下子答應了，兩下裏走一門親戚。那連玉環不提防有此一舉，這不亞如青天白日的頂門上起了一個霹靂，震得三魂渺渺，七魄茫茫，癡然半晌，才嘿的一聲，冷笑道：「真是不出我的料想呀！我那不過是一句鬧着玩的小孩子話罷了，誰知道不出二日，就有這一說了，這姓王的也太忙一點，他連我成名都等不了，我剛唱出點名兒來，他就想把我弄到他們家裏去麼？」連大奶奶看她的意思不大願意，馬上又慌了道：「環兒，你聽着我說，人家可不是找我們窮人的便宜，人家是拿着便宜往外找。你祇要一答應，五千元存款，兩所小住房，便是怨父母的，姓了咱們的連啦。」說畢，又細細的講給她聽了。連玉環見那王健明肯出這們多的血，來洒在自己的身上，倒頗出意外。一時心上，也覺着似乎盪動了一下，因看了連大奶奶一眼，轉而笑一笑道：「你們就看出我唱得有了出息，唱不出這們多的錢了麼？因爲甚麼願意發這筆女兒財，不願意我費出精氣神，辛辛苦苦的掙進錢來發財呢？」那連大奶奶笑道：「你這孩子又不明白了，你爸爸當了財務處的科員，他的身分就高了，你是他的女兒，若再唱戲，豈不惹人人家笑掉大牙，於他官體有礙？所以你唱戲掙錢，簡直的我們就算不

指望了。」連玉環倒不想她們這們一駁弄得自己倒無話回答。怔了一怔，抬起那隻手來，無意間又看見那隻翡翠鐲子，幾幾乎就暈了過去。喘了一口氣，睜大了眼睛道：「媽，你說甚麼也不成，我不能答應，不能答應，就是不能答應的呀！」連大奶奶不提防說着好好的話，她忽然變了顏色，當時也吃了一驚，那裏知道她的心事。祇可岔一岔道：「得了，你別急了，我說的都是實話，你不愛聽，咱們就不用說了，等過一過再說，你也仔細的想一想，歲數不小了，自己還拿不準主意。」說完這話，那連大奶奶又很和順的，替她張羅着吃飯睡覺，把這事絕口不提，一直扶持她睡下了她才出去。屋子裏剩了連玉環一個人，她那裏能夠睡熟，翻來覆去的，把亂七八糟的心事，全勾起來了。她想到田夢北和自己訂了婚約，還未看他託過人來，和自己父母公開的談判，不意此時那王健明又作非分之想，一定要討自己做姨太太。這兩件事原也沒有甚麼，不過討厭的，就是恰巧趕在一起，自己左右做人難。憑一個女人，誰都願意嫁一個年貌相當的丈夫，那王健明本來已是有了兩位太太，還來轉自己的念頭，那裏及得田夢北一分。不過那王健明却比田夢北有財有勢，這似乎不是那田夢北能及得的了。想到不可開交之處，不由的暗暗的嘆了一口氣，摸了摸眼睛角，已是濕濕的流淚。這當兒，忽然又聽見外面叩門的聲音，那大奶奶出去開門，和那叩門的人說着話進來，聽聲音却是自己的爸爸連吉慶回來了。但聽他笑道：「環兒睡了麼？天還不很晚呢，我碰上那孫鳳凰，在評書館裏，說了一陣子話，這裏還有事和你說呢。」連大奶奶的聲音笑道：「孫鳳凰說甚麼呢？你告訴我，環兒早睡了，這時候大概正香咧。」那連吉慶便在院裏說着，一直的說到

那邊的屋裏去道：「這也沒有甚麼，不過是這幾天來，環兒的婚姻是變動了，他來說的，也是我們姑娘的婚姻，而且他所說的主兒，也是你我所想不到的，你猜是誰，原來是那位田大爺。」那連吉慶說到這裏，不但那邊的連大奶奶啊了一聲，表示驚異，就是這邊屋裏的連玉環，也精神一振，跳下床來，趿了皮鞋，湊到窗下，側耳去聽。聽得那連大奶奶笑道：「這真是怪了，怎麼全趕到一塊來了。那孫鳳凰是受誰之託，給我們姑娘提到田大爺呢？你是怎麼回答他的呢？」連吉慶笑道：「我自然是說女兒的終身大事，我豈能一人做主。回來和你們母女商議。那孫鳳凰也沒有說明是何人之託，看起來，或者就是那田大爺自己託的呢。」連大奶奶遲了一遲，沒有言語，大概許是正在考慮。遲了一遲，她又笑道：「這個我看不容易辦哪，一來我們的女兒是一個唱戲的，那裏配得上那世家子弟，這年頭祇管現在，誰問你當初呢。二來又有那王處長一個碴，我們敢答應他這邊麼？」連吉慶接過口去，就笑道：「這話對呀，我們若是顧了這一頭，那一頭又將如之何呢？況且王處長人也很好，他的事你究竟和女兒說了沒有呢？」連大奶奶就將晚間和連玉環提起來的經過，告訴給連吉慶聽了。連吉慶踟躕道：「那麼他還是不大願意呀！」連大奶奶連忙解釋道：「你又來了。誰家的女兒，也是人大心大，難道就不自己考慮幾天了。你等過兩天再問她，或者她就乾乾脆脆的答應咧。不然的話，她今天怎麼態度不定，讓人家摸不着他的心意呢？」說到這一節段，聲音越發的低微了，又加以隔着屋子，聽不十分清楚，祇恍惚就着大概的意思。連吉慶和連大奶奶都無何不可，願意成就那王健明和自己的好事。他們以為財務處的差使，是王健明賞的，若是

駁回他這個面子，怕的是他不甘休；而況他的惟一目的，也不過是自己的女兒。連玉環在這邊聽了，父母之心，完全一致，祇有自己還遲遲不決，摸著那隻鐲子，又不禁要暈倒似的，一歪身倒在床上了。可憐那連吉慶夫婦那裏知女兒心事，兀自以為她的不願意是暫時的，過日就不但要願意，而且還滿意的。所以第二天與興頭頭的，同來看女兒起床沒有，却不意一夜的功夫，那連玉環由不要緊的小病，而至於臥床不起，呻吟欲絕。那連氏夫婦登時大大的吃驚。連忙問她覺得怎麼不好，何以如此沉重，還是請個大夫來看看罷？連玉環乍睡乍醒的，也說不上所以然，祇連連的發狠道：「你們不必來問我了，我自己的病自己知道，你們就是快快的給我請了那位田大爺來，我還了他這隻翡翠鐲子罷。」說時候，業已由手臂上，脫下那隻翡翠鐲子來，丟在床邊上了。那連吉慶夫婦冒猛子聽她一說，相顧愕然，半晌，那連大奶奶才說出話來道：「啊！這隻鐲子原來是田大爺的呀！怪不得那位王大人要說值一兩千。這就是了，他如果送了你，你就生受了他的罷，為甚麼又要還了他呢？」那連玉環躺著發急道：「你們不是都願意我嫁了那位王大人麼？我要是嫁了那位王大人。還要田大爺的鐲子做甚？人家拿着一兩千的東西，豈能夠白白的送人，送了我，當然不是平平常常的送。這一點點道理，你們難道就不懂了？」說畢，她賭氣一古碌翻身向裏，一聲不作了。這句話着實又使連吉慶夫婦一驚，他們這才算完全明白。從這話上，連玉環算是說明這鐲子來歷了。立刻默然相顧者良久，那連大奶奶又問了一問道：「環兒，你的媽媽爸爸都在這裏，你可不應撒慌，你倒底說一說，是怎麼回事，我們決不會怪罪你呀。」那連玉環見連大奶奶問三問四

的囉囉不休，就又賭氣說了一聲「我不知道」。隨着她裝着睡了，一聲再也不響。那連大奶奶和連吉慶再要問，也問不出甚麼話來。他們夫婦手足無措的，暫且出來。那連大奶奶到了外邊，就張着兩隻手，對那連吉慶道：「我的一個人的大爺，你看這事怎麼好。那王大人不是想要我們的女兒麼？嘿！看看讓人家田大爺走在前面了，他們兩人若沒有甚麼說法，一隻價值千數的鐲子，就會套在她的胳膊上了麼？這再想那孫鳳凰向你提親的事，馬上便會前符後合的，簡直是那們一回事了。」連吉慶却比大奶奶進步一層，早已參透了此中意義，見她着急，就啞然笑道：「大奶奶你別着急，常言道：聽事聽頭，聽話聽因，你唾摹嘲摹女兒說話的滋味，自然就明白了。她不是說要把那鐲子給田大爺送了回去麼？這足見她已後悔，願意嫁這位王大人，她不願意再要那隻鐲子了。怎麼你還聽不明白？」連大奶奶見連吉慶所說也是有之，他的心也放下一點。兩隻手縮回來，又在腰間，想了想道：「也罷，這種事沒有你們老爺們的份，你少往前巴結，等我去問問她，你躲開一邊罷。」連吉慶依言退開一邊。那連大奶奶二次走進連玉環的臥房，祇見那連玉環却是已經疾病若失，坐起來，歪着一顆頭，呆呆的發怔，好像是聽着甚麼人說話一般。不由驚笑道：「環兒，你怎麼起來了？你的病好了麼？」那連玉環聽見母親進來，她就又倒了下去扯過被來，沒頭沒腦的一蓋。說道：「我怎麼會好了呢，我永遠好不了啦！」連大奶奶看女兒如此惺惺作態，覺得好笑，便過去一抬腿跨坐在床沿上了。說道：「環兒，你聽我的話，別這們想不開，你是一個大姑娘，沒有人不愛的，自然人人想討了你去。不過你要把心沉下去，仔仔細細的想上一想，田大爺也罷

王大爺也罷，做少奶奶也罷，做姨太太也罷，全是人做的，主意還是你一個人去拿的爲是。你顛顛利害，試試重輕，大主意還是你自己去拿。這年頭，你的爸爸媽媽，也是不敢做主意的呀。」這話果然說得那連玉環大爲動容，躺着她嚶嚶的就哭了。連大奶奶着急道：「姑娘，你爸爸也沒有在這兒。有甚麼不好說的，你自己打個主意呀。」連玉環哭了幾聲，她說道：「媽！你去和爸爸說罷，我願意嫁那位王處長，我不願嫁那位田大爺，田大爺雖然和我很不錯，我願意做他個終身的朋友，不必担那個夫妻的名義。不是讓怨叫了他來，我當面把那鐺子退回給他麼？」連大奶奶聽她態度轉變了，自己老實的高興，尙不肯就信。仍自問道：「環兒，這是怎麼個意思，你不是和田大爺已然好了，他才給你那隻翡翠鐺子麼？現在你何以又翻悔呢？」連玉環揮淚道：「我的答應他，乃是讓他問在當面，逼得無法了。現在細細一想，我倘若嫁到他家，貧富懸殊，非但父母沾不着她家的光，並且走起親戚來，我們家先應酬不起，這少奶奶也不是好當的。如果嫁給那位王大人呢，名分固然差了一點，不過人家給我爸爸官做，已然是衝着我，我再一嫁他，定禮等項，先可以值下個萬八千的不說我一嫁過去，更可以自自由由的，孝敬我的父母。所以我顛來倒去的，想了又想，我最後祇好落一個對不起那田大爺，也比對不起我的父母好。我寧可做一個無情無義的負心女人，也不願意做一個不孝之女。」這話說得纏綿悱惻，而且一句一句，都是實情。那連大奶奶有動於衷，一時悲從中來，也不禁哭了。說道：「環兒，你既有這心，也不枉我們夫婦從小養你到這們大。我們是不敢這們說的，你自己的孝心，我們也不攔你隨你的自由罷。」那連玉環實

不是簡單的

春城歌女

七三

在是父母情重，出之無法，給連大奶奶一說，更忍不住淚，哭倒床頭，那連大奶奶幾經苦勸，她始急着道：「慫倒是給我找來那田大爺，我索性和他說開。也就完了。」連大奶奶自然抹着眼淚答應出來。那連吉慶雖然未在屋中，可是他隔着窗戶，早把這番意思，都聽明白了，迎頭便感嘆道：「真是一個孝順的女兒，我們也沒的可說了。你想這真給她找來那位田大爺麼？」連大奶奶擦着眼睛，噙了一聲道：「不找他來，怎麼把孺子給退回去呢？並且女兒甚麼都依從我們了，剩這一點點的小事，我們就不依着她了麼？」連吉慶笑了一笑道：「這話是誠然，不過我們爲了減少此項波折起見，最好從此不要使他們再接談，否則一見面，勾起前情，難免又生變化。我們窮了好幾年，這時候不得不在女兒身上，下一次狠心了。」說着，輕輕的告訴連大奶奶一個主意，命她去依計而行。連大奶奶果然點頭稱善，二次走入，看那連玉環仍然倒在床頭，一個人含着眼淚，怔怔的不響。連大奶奶故意的笑道：「環兒，你在家裏等着，我這就替你尋找那位田大爺去。你爸爸東陽大學的差使，是辭掉了，他不好露面，還是我去罷。」連玉環也不管他們誰去，自己祇哼了一聲，不加可否。那連大奶奶安撫她放心了。自己又急忙換上件新衣服，出去不知到那裏，繞了一遭回來。却滿臉失望的，找了連玉環來道：「這個可太不湊巧了，田大爺沒有在家呀。他的母親不是來了麼，聽說他送他母親，回轉原籍去了。」連玉環猛聽得田大爺走了，這個大大的出乎意外，馬上就一古碌爬起身來。驚問道：「媽，你說甚麼話？田大爺他走了！」連大奶奶笑道：「正是呢，他昨天送着他母親走了。據說是後半月還回來，現在要想見他，也見不來了。」連玉環聽了

這話，信以爲真。不覺又哭了道：「媽，我命怎麼這樣的苦呢！我想見見他，和他把話說開，都不行了麼？」連大奶奶急忙勸了一聲道：「姑娘，你這話可說得不對了。見他不見他的，與你命好命歹，有何關係。你的命若說是苦，那可未免有點不足，就憑這們一位王處長，真是打着燈籠找不出來的。姑娘，你一嫁過去，連帶着我們一家子都算破風箏抖起來了。況且你又不是從此不見人了，那田大爺日後自然能見，何必在乎今天？」連玉環不知就裏，還真是傷起心來，沒結沒完的，又哭了一陣，才算把這岔揭過去了。這裏連吉慶去財務處辦事的時候，自然是見着那王健明了。在商談公事之餘，順便把這件事也稟上去了。說道：「我的女兒沒有別的，窮漢養嬌子，就是脾氣驕縱一點，好在處長和她也不是一天的認識了，將來到不到的。祇有求您多担帶了。」王健明聽說此事毫無問題。人是眼看着屬了自己，也說不出的興高采烈。說道：「由此看來，咱們的親戚是做成了，我一會去你們家，先帶她出來，買一點應用的物品，你瞧好不好？至於別的話，那還提得到話了，我是早已深知她的脾氣了。」連吉慶自然聽他的命令，說甚麼萬無不是之理。又趨承他的意旨，問道：「那麻環兒今天不必再上那福興茶樓去了，您想他這們一個有了婆家的人了，好意思還去上台清唱麼？」那王健明聽了，自然是特別贊成。連那斡旋此事的徐秘書，也連連的首肯。說道：「是應當這們辦，你們姑娘既然答應了我們處長，彼此都應當急不如快，早早的籌備完成，把人送過去，兩下裏各了心願，還賣的是甚麼唱，況且也不指着那賣唱賣來的幾個錢，眼看着就要當處長二夫人了。你說是不是？」連吉慶又笑着說了幾個是。輕輕易易，又算是決定了。

正午的時候，連吉慶回轉家來。聽見連玉環的屋裏，送出一聲聲胡琴聲音，纏綿幽怨的，拉的正是一段反調。連玉環唱着幾句：「沒來由遭兇險受此大難，看起來老天爺不辨愚賢。」羊肚湯金鎖記的法場。正是和孫鳳鳳吊着嗓子，往日連吉慶聽了女兒唱戲，心裏總是說不出的高興，今天聽見了，却使心裏不舒服。一進門就喊着道：「環兒，別這兒猴拿虱子，聽見沒有？這還唱的是甚麼戲，過不幾天，人都是人家的了。」那連玉環大概是害羞，聽見父親喊進來，她就溜走到那裏間，縮着不出來。那孫鳳鳳趕緊的收起胡琴，連布套掛在腰上。笑道：「大爺，您回來啦，您下衙門了，徒弟今天的嗓子，真不吊了麼？」連吉慶怕的是連玉環聽見，特地調他出來，輕輕的說道：「這還唱甚麼，別瞎扯臊了，您的徒弟，託您的福，業已和王處長定規了，不久就嫁他做太太，王處長當然不願意他的未過門的太太，還在茶樓唱戲？就是我做了財務處的科員，也不願意女兒再唱二簧。孫老板，您說這話對麼？」孫鳳鳳這才知道，豈但嗓子不吊，從此戲都不唱了，禁不住吃驚道：「那麼要我是沒用了。可是那位田大爺的要求，你們也要回絕了麼？」這一來茶樓上連玉環的戲報子，我們也要撤去了麼？」連吉慶洋洋的笑道：「這是自然咧。我們的孩子給了王大人，誰還管他田大爺。王大人不讓我們孩子唱戲，我們的孩子，自然祇有謹遵台命了。」孫鳳鳳實在不知所以，便把臉色正了一正。鄭重其事的問道：「我的大爺，咱們水賊不過狗刨，瞞上不瞞下，連姑娘到底和王大人怎麼回事。難得我還是一個介紹人的地位，真不曉得你們鬧到現在，你老哥不但混上了差使，連姑娘全快姓了王，我算是一輩子睡在鼓裏頭，竟爾是一點也不知道。」連吉慶得意

之餘，也便不加隱瞞，將女兒和王健明這些日子火熱的情形，學說給他聽了。又笑道：「我們是一馬難備雙鞍，沒有別的，田大爺那方面，就請您費一費心，回覆一下罷。」孫鳳凰向想不到田夢北那邊尚有問題，聽了後，對於此事，並無批評，祇慨嘆似的道：「我這種事聽得也真不愛聽了，三年五載，費盡了千辛萬苦，教出來的徒弟，尙且免不了先嫁人，然後再打一場離婚官司。你們的姑娘，祇唱了幾個月清音桌，便擇人以事，也就是其中的小焉者了。不過這樣一個一個的，造就太多了，豈不叫做師父的傷心！」連吉慶知道他免不了要發牢騷的，祇笑道：「環兒出了閣，她也是忘不了師父的，她全是師父的賜與，才有今天，若不是師父的造就，她又如何能唱清音桌，她祇要不是忘恩負義的，將來對於師父，自然要有她的一分人心哪。」孫鳳凰搖頭慨然，似信不信的，一個人去了。這裏連吉慶對付他去了，又派了連大奶奶進去告訴連玉環，說是王大人遲遲就來，要打扮好了，跟他一起出去，好置買應用的傢具衣服。連大奶奶進去和連玉環一說，她沒有甚麼話說，死心塌地的，就一個人梳洗打扮，好生的收拾一回。那王健明決不食言，不大功夫，坐了一輛新的汽車，飛也似的駛來，大家見面，互相作一種會心的微笑。王健明便請連玉環出去，坐上汽車，到洋行裏看東西。連玉環坐在汽車裏，沒有別的感受祇記着自己有一回坐洋車剛進胡同口，幾乎給一輛汽車撞上，後來才知道是王健明的汽車。這回想不到這輛汽車，也給自己坐上，而且在原處經過。可見人生沒有一定的限量，飛黃騰達，不過是頃刻間的事。像自己和父親在東便門外賣唱時候，那裏又曾想到今天這樣的坐着汽車大兜圈子？這不是就成了一位闊太太了麼？連

玉環如此想着，她眼看那見了汽車就行禮的北平模範警察，一個一個舉着手，由汽車旁退下去，就不禁粉面泛着一層微微的笑容，說了一聲「真痛快。」那王健明坐在旁邊，看着她花枝招展的，坐在自己身旁，就好像一隻就縛的小麻雀一船的柔順，也不禁微微的透着一臉勝利的笑。她說一聲真痛快，自己本來是聽見了，却故意的問道：「喂，你說甚麼啦？」那連玉環不期然的，把自己心裏的意思，露出口來，不免紅了一紅臉。笑道：「我沒有說甚麼呀。我是說這輛汽車真快呀，那洋車馬車和警察，看着他們一個一個的直往後退，怪有趣的。」王健明見她說的好玩，自己哈哈笑道：「這輛汽車還不是很好的，六隻汽缸的小福特，你喜歡的話，我將來就把它放在你我的新住宅裏。給你出來進去的隨便坐。讓你天天坐着，看夠了那有趣的警察和車輛。你說好麼？」連玉環聽說這一輛汽車給自己乘坐，這是如何愜意；却又裝着不屑道：「汽車當然也要一輛，不然，可是太惹癢了，出去坐洋車，風啦雨啦，都不方便，而且也沒有甚麼派頭，讓人家看不起，這是一定要的。」王健明聽了，她這是無意中，已把那層窗戶紙挑破，直接和自己談判起來了。便笑道：「你說的是，這輛汽車專門給你坐，也就是了。還有房子，我也看妥了一所，這時候已有人在那邊佈置，還沒有去看看呢？」連玉環却忽然注起意來。笑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房子將來是由我做主的，現在你也該讓我先看一看哪。你派的人，那裏能布置的可我的心？必須我自己去指揮指揮，才對呀。」王健明見她不辭辛苦，偏要去看房，祇得依了她。笑道：「這也沒有甚麼，我讓汽車開過去，先看一看就是。」說畢，吩咐車夫，開赴新宅去。那汽車三轉兩轉的，也就到了

。祇見那新宅子是一座如意紅門，旁邊還有一間汽車房，真是新磨的磚，新上的油，光彩耀目，汽車在門外鳴鳴響了幾聲，那門內就迎出聽差來。汽車夫也開了車門，迎她們下車。王健明就給那聽差先介紹，說這是位新太太。那聽差的穿着嶄新的布大褂，非常規矩的，請了一個安。笑道：「新太太，我叫白祿，是老爺的舊人，以後就在這門房。照應着門戶。新太太，您多關照。」連玉環沒有大人做姨太太的閱歷，也不知說甚麼好，祇得笑了一笑，也不說甚麼。那聽差就頭前領路，帶着他們進來。連玉環看了看這住宅，的確當得起短小精幹四個字的考語。那裏邊的房子，算是兩進。外院的門房客廳都是南房。進了垂花門，那是二進裏院，北房東房都在粉飾見新，幾個工人，上上下下的，工作栗六，非常的緊張。他們剛進來，便見那東房內迎出一個剪髮天足的小老媽，笑嘻嘻的請了一個安。笑道：「老爺，太……您來啦。」祇說得一個太字，又咽下去了。那王健明趕緊的笑道：「這是新太太，明天後天的，就搬過來了，你們好生的伺候，不可偷懶。」那老媽重新又向連玉環請了一個安，找補着叫了一聲太太，那連玉環這會兒鎮靜一點了，自己以後是要使奴喚婢的，少不得大大方方的，笑了一笑，問她姓甚麼，那裏的人氏，那小老媽滋着一嘴的小白牙，笑道：「太太，我是本京的人氏，姓關，您多照應呀。」連玉環說着沒有錯。那關媽就引着他們先到上房裏去看，祇見那裏邊的陳設，非常的雅潔。很廣大的房子，僅僅在地毯上，疏疏落落，放幾件沙發，和幾件紅木西式的茶几條案圓凳之類的器具，別的東西，就沒有了。牆上倒懸着幾塊很美麗的繡花鏡框和時人的書畫等等。這樣的疏落有致，究竟太寡靜了。連玉環噙了一聲。

道：「這不是太少了麼？這們大的屋子，這們一點點的擺設。」王健明笑道：「這是時新的擺設，宜簡不宜多，上等的家庭，都是如此。別瞧不起這幾件不中用的東西，已然幹了六七百。你來瞧這臥室。」說着，那闊媽已然把那臥室的軟緞門帘，高高的挑起，讓着他們進去。連玉環給王健明這們一說時新，也不敢再說不好。走進臥室再一看，這可太華麗了。白帳子緋紅走水，被褥都是紫紅一類鮮艷顏色絲質品的。那架銅床才算特色。耀目精光的四根立柱，裏邊鑲着幾大塊玻璃磚；使人對之如入水晶宮，忘却身在何處。那臥室的梳粧台和洗臉桌，也都是奶油色的上等木料。其餘的小立櫃，和大玻璃櫃等等，更不必說了。便是那邊通着的浴室，也都是白磁磚砌成的，中間白磁浴盆，白磁便桶，一切的一切，無不耀眼生輝，令人目不暇給。連玉環本來是一個窮人家的姑娘，自幼雖曾享過兩天的清福，無如那時已經不成了，那麼見過這等局派。所以她當時想到一兩天自己就是這房子的主人了，便不禁笑顏逐開，甚麼都忘了。說道：「這臥室原來還帶着洗澡房這以後洗洗瀧瀧的倒方便了。」那王健明看她的樣兒，還是帶着一點外行，說出話來，都不甚貼題，就讓她出來，在沙發上坐了。問道：「你看着如何？有甚麼不可心的地方要換麼？」那連玉環祇是笑着不言語，那意思已然是心滿意足，無懈可擊了。王健明就又吩咐那闊媽去倒茶，支使她出去了。然後又掏了一張五元鈔票給她道：「今天你就算和這羣底下人見面了，拿這五塊錢，你給他們做賞錢罷。」連玉環何曾心在這裏，祇幻想着將來坐着汽車，一出入的勢派，自己暗暗得意，讓他給了這五元鈔票，雖然佩服他爲自己設想的週到，可是又不肯收，笑道：「我有錢呢，我身

上帶着，不用你花，這幾個錢應當我花的呀。」說着，居然一回手，也從身上掏出幾張鈔票，拿了一張五元的，丟在桌上。王健明也不在此小節上注意，祇是笑道：「甚麼你的我的，連你的帶我的，一塊都給了他們就完了。索性讓他們多賺幾塊錢，頭一回，買你一個好名譽。」果然關媽再進來點烟斟茶，王健明就一揮手道：「拿了去罷，這是新太太賞你們的，快快的謝了。」那關媽喜得閉不上口，請安鞠躬，謝了又謝道：「得了，謝謝新太太，謝謝老爺，我們盼着新太太早早的生個少爺，那時才向老爺太太討賞道喜呢。」說着，她一把收起那鈔票，裂着嘴唇，一路笑出去了。王健明吸着一支呂宋烟，啞着這話的滋味。祇在含笑無語，連玉戲聽了，却不禁紅暈雙頰，盈盈的照舊的低下頭去了。却不禁又走上三四個聽差老媽，一齊向王健明連玉環謝過賞賜，鬧了一陣過去。這裏王健明再和連玉環坐了一刻兩個人也就走出來，四處又看那匠人修飾的情形。連玉環忽然想起一樁來道：「你這人辦事可也太疎忽冒失了，像你這們大張旗鼓，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我祇知道你和我爸爸說了不到幾天，我今天才答應的，誰想你這裏大興土木，業已把住宅都打點好了。我現在不想別的可笑，我祇可笑萬一我若是不答應嫁給你呢，那你這們預備的，一切都齊全了，可說怎麼辦呢？豈不成了貓咬尿泡空歡喜，白白的忙了麼？」那王健明聽她問的，還脫不去一團孩子氣也很可笑便笑道：「你答應不答應的，我早就料到了，若是不答應的話，我也不碰這個釘子了，實話告訴你，這房子由我認識你的第二天，我就留下來了。買了就是為你住的現在總算成了事實，我的一片苦心，也不算是白費了。」連玉環見他說的是籌思已久，非同偶然，也就

不無所動的心裏暗暗盤算着，由此看來，此人尙還有點情義，不然的話，何能一見鍾情，見了自己幾天，就有如此打算。本來是男女之事，至少要有一半天緣，否則山南海北，李四張三，如何勾到一起。就看了那王健明一眼，低頭不言不語。這一種勁兒，可也就夠那王健明銷魂了。因之不免宅內宅外，各處流連一番，這才陪着連玉環再上汽車，到王府井大街福隆力古以及東交民巷增茂幾家洋行，串了一串，買了幾身衣料，手鐲鑽表之類的裝飾品，歡歡喜喜的又把她送回家來。連玉環這時候才覺出嫁人的好處，女人原來處處都有丈夫趨承意旨，要星星不給月亮，無處不是佔男人的便宜。吃現成的，穿現成的，住現成的，還外帶着玩現成的，不用自己費心勞力，無不妥妥當當的，預備齊全，就等着自己去當那現成的太太。這一回可真是決無怨言，一心都是美滿的憧憬，靜待着吉日良辰，自己就是王健明的太太了。她這邊佳期在邇，籌備着同居的所需，忙忙碌碌的一團喜氣。那邊田夢北却依然還是睡在鼓裏。一絲也不曉得。原來他那裏又知連大奶奶所說，陪伴母親返籍，他當真的一步也沒離開北京，晚上住在姑母家，早上去東陽大學裏上課，似然故我的不過母親在北京，半含着監視的意思。他下課不敢再到福興茶樓，一直的就回家了。那一天他在福興茶樓，碰到黃梅麗，也可以說是他去福興茶樓的最後一天了。黃梅麗在樓下看到那連玉環和王健明的神情，她那冰一樣透澈的心房，早已把連王二位的關係，了解一大半。不過她向來是心直口快，有話就說，這一回事却忽然又使她城府深了起來，當日居然隱忍不言。回到茶樓上，那田夢北問她和連玉環說了甚麼，她祇輕輕的一揚眉毛道：「你管得着麼，甚麼話不許說呀。就是不告

訴你。」田夢北也以爲她們說的無甚麼要緊，自然也就不往下再問了。直待第二天福興茶樓的連玉環，忽然臨時告假，貼出請假一日的紙條，那黃梅麗去了看見，還以爲是偶爾不適，也未加注意。聽了最後老生何笑塵一齣南陽關獨角戲，獨自回來。第三天福興茶樓又進一步的，索性把連玉環紅紙金字的大戲報子，整個的揭了下來。黃梅麗去了又看見，這才覺得奇怪了。叫過茶博士來，問他何故連玉環的戲報子揭了，敢是她跳槽，挪了地方啦麼？那茶博士見這樣一個文明的女學生，居然也會懂得北京最粗俗的土話跳槽，少不得另眼看待。裂嘴滋牙，手指腳畫的說道：「小姐，您是問那連玉環麼？嗚！人家可是了不得，破風箏夠上了風，人家抖起來了，跟一位王處長從了良，還唱的是那一門子戲呢。」這話在黃梅麗聽來，從良二字，也會聽見說過，是窯子姑娘的嫁人名詞。登時笑了一聲道：「你們別胡說了，連玉環算是女票友，那有從良的道理？她跟的是那位王處長，是不是財務處的王健明呢？」茶博士又滋了一滋黃板牙，笑道：「可不是那位王處長麼。不然的話，誰肯花那們大的身價：連房子帶大洋，總也值個萬八千，都白白的送了姓連的，這不就從良一樣。嫁人有這樣嫁的麼？」言下，那茶博士忿恨之色，溢於眉宇，大有憤我不如女人的意思；氣氣囊囊的，提着一把開水壺就走了。黃梅麗這才知道連玉環和那王健明業已走上最末的一個階段，從此不唱戲，受了許多的聘禮，竟自嫁給他了。這一個消息，聽到黃梅麗的耳裏，又替那田夢北生氣，又替自己欣喜，願不得再聽甚麼歌曲，一直的就跑回家來，可巧那田夢北剛剛回來，正好一個人在書房裏，整理着講義。黃梅麗見了他，又是好笑，又是好難過，衝着他嘻嘻的

癡笑了一陣。說道：「田大哥，田大哥，你怎麼不到福興茶樓去呢？那位連玉環，她嫁了人，從今以後，她可不在那邊唱，你連她就看不見了。」田夢北大大的吃驚。看她一臉陰陽怪氣，似正經而非正經，正所謂好話不得好說。不由又疑惑道：「你說甚麼呢？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黃梅麗笑道：「你知道也就無濟於事，已然晚了。你不信可以去福興茶樓去看，連她的戲報子都扯下去了，你再打聽打聽，就知道她嫁的是一位財務處的處長王健明，身價聽說要萬兒八千的呢。」說着，即將自己今日所見，以及前日樓下所觀，一一的都告訴他了。那田夢北聽了這消息，真個不亞如萬丈高樓失腳，揚子江心翻船一般，急急的說道：「表妹，你可不要說着玩，來騙我上當。那連玉環嫁人不嫁人，與我有何關係，一個人，不論是幹甚麼的。遲早都要嫁人的呀。」黃梅麗看他明明白白的，聽了動心，却依然裝做不大介意，賭氣子也不和他說了。把手一甩道：「你瞧，人家來告訴你，也是一番好意，怎麼不知道好歹起來了。這才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不信你祇管去打聽呀，這也不是甚麼瞞人的，現放着福興茶樓她就不唱啦麼。」說完，黃梅麗氣呼呼的。扭頭就出去了。田夢北想要再問，也問不成，祇得任他去了。自己這裏却是越想越不得勁，暗忖那連玉環果然如黃梅麗所說，那就太讓自己傷心了。自己業已和他路面定婚，前番託出那孫鳳凰和她家疏通，尙未得回音，她怎麼就會背悔信義，另嫁他人了呢？這無論如何，不是容易實現的，其中必有緣故了。田夢北想到這裏，再想去整理收拾講義，也就幹不上來了。思來想去，納了半天的悶，不得不出來，向各方去刺探刺探，以明虛實。先跑到東安市場一看，福興茶樓的清音桌，

業已曲終人散，甚麼也沒有了。祇得又跑到那連宅來。這一天也是恰巧，那連玉環正跟着王健明去洋行裏看東西不在家，連大奶奶起來，開門見是田夢北，她就是一驚。忙笑着嘆道：「我的大爺來臨，今天是那一陣風，把田大爺給刮了來，真是稀客稀客，少見哪！」話言未了，那連吉慶也從裏邊迎了出來，一見田夢北，滿心的不自在，估量着連玉環一時不會回轉，祇得忍着肚皮痛，笑道：「田大爺，您來了，裏邊坐。」田夢北雖然這幾天沒有來，畢竟是這邊的熟客了，還有甚麼客氣，一邁腿，就進來了。隨口笑道：「連大姑娘在家麼？」我這兩天少瞧你們來。因為家母從南方剛來，一時分不開身的，你們倒好哇。」連吉慶忙說了幾聲好，又笑道：「老太太來了，府上的尊長都好麼？今天來的可不湊巧了！環兒是剛給朋友約出去，一個街坊家的姑娘，約她出去，大概是學兩句唱：「這一句天地良心，簡直就是撒謊。那田夢北還是真信了，他答了兩個承問進屋子坐一坐，看着沒有異樣。他便笑道：「我不來是不來，來了又趕得不巧，連大姑娘的福與茶樓那邊，聽說從今天揭報子不唱了，她不是挪了地方呢？」這話把那連大奶奶的謊話引起來了。她帮着撒謊道：「可不是麼，您瞧，但得不吃這碗飯，還是不吃的好。我們的姑娘，唱得固然不能說好，可也一天比一天紅，算得是福與茶樓的尖兒頂兒，直到現在，每天從幾毛錢漲到一塊錢，就算是冒了尖了，再要多一個也沒有。又搭着姑娘這兩天身體不大老好的，所以就告它幾天假。他們若是譏趣的，頭上脚下，多少加上痰毛，否則我們環兒說了，此地不養爺，還有養爺處，就跳了一跳漕揀它一個地方，新鮮一新鮮。」田夢北聽了這套花言巧語，入理入情，不容他不置信。也倒笑了

道：「姑娘唱了沒有幾天，把這名角的習氣，倒染上了，這也很好笑。」連大奶奶的話更多了。說道：「不是呀！這些東西都是沒有人心的，你賣賤了，他不說你衝面子，反四處嘍囉你不值錢；等你賣了大價錢，他們又說你是貨高價出頭咧。」田夢北也笑一笑，沒有甚麼可說，不見着連玉環，又不便居然就問姑娘有信嫁人麼；祇得夾七夾八的，隨便談上一談。時間稍微一長，那連大奶奶生怕那連玉環回來，他們見着不好，祇連連的朝連吉慶以目示意，遞了幾個眼神。果然連吉慶振衣而起。笑道：「田大爺，咱們出去找個地方喝兩盅酒。聊聊天兒，環兒這孩子屁股沉，一出去坐在那裏，就不想動了。您找她沒有事不是？」田夢北看他要出去，祇得說是沒有甚麼事，隨他出來。連大奶奶送到門口，還笑道：「你們二位出去吃吃喝喝也好，省得把家裏鬧個亂七八糟，還吃的不痛快。」田夢北隨口慢應着和連吉慶出來。兩人到外邊小飯館裏，坐了一坐。那連吉慶酒過三巡，就把原形幾乎畢現，抬手揪出衣襟內挂的徽章，朝外邊亮了一亮。笑道：「田大爺，您這一天沒有在學校裏瞧見我不是，哈哈，您以後再也在東陽大學裏看不見我了。我現在不是幾個月以前的連吉慶了。我在財務處，謀到了一個小事由。您瞧，這是我的徽章。」田夢北默默的沉思，借酒澆愁，也自吃了一杯。見他說甚麼徽章，模模糊糊的一看是一個華北財務處的徽章，也不甚介意。笑道：「那麼恭喜了，這事由比在東陽大學當然強的多咧。」連吉慶收起了徽章，得意笑道：「當然是強的多咧，一個月淨薪水，咱們是一百元，別的好處還不算。名義就算是小小的科員。這是做官，比那當碎催帶打雜可是兩碼事咧。」說完，又哈哈的一笑，抬手浮一大白，非常的痛快。

田夢北却因爲在他的口裏。探詢不出甚麼來。自己祇得從別的方面入手，和他隨便談談。吃了一點，喝了一點，分手出來。走在路上，心頭沒有別的思想，祇在默默的忖度。連氏夫婦說的話，雖也有理，不過那黃梅麗又未必爲這個來撒謊。這裏邊的緣故，一時之間，却又不解。懷着一個大大的疑團，悵悵歸來的第二天午後，順步到了一趟福興茶樓；却見那邊捲旗息鼓，關門大吉，僅僅有一個老蒼頭似的茶博士看門，是田夢北所不認識的。看見田夢北是一個吃茶聽戲的客人模樣，他迎頭就說道：「先生，您過兩天來罷，這裏沒有女角了，座上的不好，掌櫃的賠不起，先歇兩天再說，等一兩天請到漂亮的女角，立刻開張。」田夢北聽了這話，尙還大體相符，便又問道：「這裏的女角，怎麼不幹了呢？」那茶博士笑道：「我本來不是這邊的，是隔樓茶館給他們煩來看門的，甚麼都不知道。女角不幹，反正沒有新鮮的，離不開爭黑杆或者嫁人從良，沒有您不聖明的，您說是不是？」田夢北問不出甚麼來，祇好罷了。從這天起福興茶樓當然也不來了。一晃又過了兩天。田夢北這天鵝驕獨行的，不覺又走到東安市場來。恰好碰見那孫鳳凰。他身後還跟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姑娘。也是燙髮修眉，長袍短袖高跟鞋，丰神楚楚，和連玉環的派頭差不多。一見田夢北，慌忙就拱手道：「田大爺。我正要找你去。這兩天把我忙透了，好容易今天才清閒。您來，咱們找個地方說話。」田夢北見着他，也是十分欣幸，自己正想問問他所託之事如何，不過不曉他的準住處，所以祇好罷了，因應允着和他們穿到一家小咖啡館樓上雅座坐下，隨便要了幾樣茶點。問他道：「孫老板，我也是正找您找不着，又不知道所託的事情，進行到什麼程度了，今天碰見，倒

也很巧。」那孫鳳凰劈頭讓他先問起進行若何，就是一個不自在，忙着搖了一搖頭道：「不堪提起了，那連玉環是一隻破鞋，提不起來了。」田夢北心裏本就懷着鬼胎，給他如此一說，越發的吃驚。忙問這話怎麼說，何以提不起來了？那孫鳳凰氣憤憤的道：「那東西還提得，她是拆台主義簡直是要我的好看。唱得好好的，忽然犯了性，不唱了弄得茶樓聽客一個個朝我爲難，大家抱怨我，連一位好女票友都不約，無可奈何祇好停了幾天。幸而今天請了這位榮美娟來，才又開鑼，還不知結果怎樣？慫慫，像我這教徒弟的，才算教着了。」說着，他氣衝衝的，勉強笑令那一位大姑娘向田夢北離座鞠躬。又說道：「徒弟，你可別學那連玉環，讓捧你的將來寒心。先見一見這位田大爺，他若是看你上人見喜，拿捧連玉環那套功夫，來捧一捧你，你這孩子可就成了。」那榮美娟果然含着半羞意，起立向田夢北躬一躬身，笑了一笑道，「田大爺，您多捧場，我可不會說，不會道的，慫別怪罪我。」田夢北對於這一雙師徒，也無可表示。祇說道：「沒有錯，我們是自己人。」說完這話，又覺得孫鳳凰所說，還有不實不盡之處。就又問道：「孫老板，連玉環的不唱，到底因爲甚麼？怎麼好好的她就不幹了？」那孫鳳凰見他真是不大清楚，自己也祇好開誠以告道：「田大爺，我們說真正的罷。你前番託我去說，已然走遲了一步，給別人搶了先咧。這位先生是誰，說起來便是華北財務處的王處長。還告訴你一句，人家不早不晚，就在昨天，既不撒喜帖，又不請客人，來了一個頂摩登的，宣佈同居，實行結合了。」這話在孫鳳凰說出來，也不過平淡無奇，但是聽到田夢北耳裏，却又何異於一顆多少磅的大炸彈，爆裂開來，轟的一聲。幾乎把

耳膜都震成紛碎，勃然顏色就大變，身體彷彿中了電流，骨頭節都顫動着，眼睛一瞪道：「孫先生，你說的是真麼？那連大姑娘真嫁了王處長？」孫鳳凰看出他的顏色異樣，立刻也很是惻然。祇憤然道：「不用提了這還提它幹麼，事情就算過去了。這回事據說，姓連的所得，不下一萬左右，還有那位連大爺，居然幹上財務處的科員，這都是連玉環嫁人的好處。我不恨別的，恨祇恨那連玉環父女無義，安心拆我的台。那連氏一家子，受了人家的若干好處，對待我如同父親的師父，沒有一絲一毫的人心。讓他們得好處罷，我睜着眼睛，瞧着他們咧。」田夢北這時候胸頭上，尤如燃上一束火把，不能制止的狂焰，呼呼的燃燒起來。聽了孫鳳凰說的，自己再把聽到黃梅麗說的，和那連吉慶給自己看的徽章一對照，便知道此事前後皆有關係，非同虛構。連玉環到今天，已然是人家的人了。馬上冷笑一聲道：「好的很，我早知道今天，何必當初；我也不恨別的恨祇恨她愚弄我，愚弄成一個小孩子了。前數日我和她訂的婚約，現在竟成畫餅，我送她的一隻翡翠鐲子，作為信物，這東西又不知落到何方去了呢？」孫鳳凰聽見這話，又是自己不知道的，忙問他幾時和連玉環訂的婚，有誰做的證人。田夢北氣惱萬分，把從前的事情，一齊說給孫鳳凰聽，完全告訴他了。那孫鳳凰爲之慨然道：「這就是了，你那隻鐲子祇算掉在無底的陷坑裏邊了。你想我是她的師父，尚且如此人心俱無，何況你這普通的朋友。她和你訂甚麼婚，或者就是看中了你的一隻翡翠鐲子，安心要騙了它去賣錢，你還想要麼？」田夢北把一切全明白了，似乎又稍微的往回想一想；却又自己搖頭道：「我想此事決不簡單，那連玉環驟爾的和王處長同居，事情太突然了。我很

願意得見一面，探詢其中的道理。孫老板你看，可有辦法？」孫鳳凰見他餘情未斷，尙自戀戀的，彷彿難以割捨，要自己替他打主意，不覺嘆道：「這件事據我看，沒有甚麼複雜的，真個是簡而又單，毫無研究之必要。你愁一個女唱戲的，捉老斗嫁大頭，這不是常有的事麼？」妓女厭倦風塵，還免不了擇人而事，何況是唱戲的女角，誰有錢，當然嫁給誰，誰花的錢多，人就是誰的，這裏邊並無其他成分，祇是一個錢字作祟而已。我看過的也頂多了，自己的徒弟，這樣就半途而廢的，也不下五六個之多，甚至於嫁了人，吃的吃膩了，穿的穿膩了，住的也住夠了，臨了，反顏相向，還繞上它一場官司，獅子大開口，非要個萬八千的贍養費不可，請想現在的人心，壞到甚麼地方，女唱戲的是好惹的麼？嘿！你說這花錢的老爺們，還是真不寒心，祇要妳肯嫁，他就肯要麼。哈哈！」孫鳳凰才嘆完氣，又打了一個哈哈，變成一種感慨的狂笑，悲憤真是達到極點了。田夢北聽他說的，雖是一般的實情，究屬自己未見連玉環，無論怎樣，也是放心不下。便又說道：「我看那連玉環這回事，終究是吃了她父母的虧了。她的父親既因是得官，又因是而得錢，豈有把大買賣往外推，不兜上這筆生意，弄一個夫榮妻貴女嫁闊人！所以我想這時木已成舟，有挽回縱然不可，見見那連玉環，明明彼此的心跡，也是很好的。孫老板能不能想出一個法子來？」那孫鳳凰祇將腦袋搖成風車似的亂轉，一味的期期以爲不可道：「喝！我的老爺子，連玉環是人家的人了，王處長雖然和我點頭哈腰，有個見面的認識，我也不敢大膽妄爲；況且候門一入深似海，我這消息簡直就算無從傳達；即使人家出來，大人的內眷了，咱們敢近前說有人約會麼？我的老爺子，

要命也不敢哪！」田夢北平常是一個頂穩健的人，如今也給這事鬧成頭昏腦漲。本來頭兩三天到連家去，連吉慶尙請自己出來小酌，怎麼轉眼時才兩三日，竟爾變化如此。聽了孫鳳凰的話，更誤會到他的目標，也是一個錢字。於是拿出一張五元鈔票，遞上去，換了一張笑臉道：「孫老板，這個小意思，送您買包茶葉喝，就煩您替我冒險的辦一辦。我想那連玉環，聽了是我約，她萬萬不會翻臉的，何況您還是她的師父呢。」孫鳳凰看了這張五元鈔票，倒不禁嘿然一笑，連接都不接，祇一抬手，就推着他的臂膊回去。正色道：「大爺，這可沒有，我是不敢要的，也不敢受此重任，您去另找他，別就誤着，我實在的不行了。」說了這話，他一扭脖子，望了望那旁邊坐着的新徒弟榮美娟，笑了笑道：「徒弟，你聽見沒有，那位連玉環師姐，已經嫁了人，還有這們一位田大爺惦念着。盼着罷，盼着將來你也遇上這們一位大爺，可也就不枉拋頭露面，唱戲一場了。」那榮美娟雖然不答言，可是靈犀暗通那一雙眼睛古碌古碌，在田夢北身邊一連直轉，抿着嘴唇，祇是脈脈含情的微笑。田夢北看了，祇得故作不覺，收了這樣的一個沒意思。無奈收起那錢，向孫鳳凰謝過，說道：「對不起，我太唐突了，謝謝您，我想事已至此，另想別法也就完了。」孫鳳凰吃了一些茶點，便和榮美娟起來。說道：「想開了罷，大爺，常言不是說女戲子無情麼？這就是一個証據。走馬看花，不求其甚解，那就好了。」說完，一方面又讓着田夢北去福興茶樓坐，聽聽這個榮美娟，捧捧場。田夢北那裏有這閒心，祇好推說改日，和他們出來分手。一個人走出市場來，心裏頭得到確實的消息，再不容那等鎮靜，亂叢叢的好似埋上一堆枯草，不用提夠多們難過。

信馬由韁的，走頭無路，也不知到那裏的好，隨便走了半天，忽然到了一個頂熱鬧的所在，亂亂騰騰，擺遍路旁，盡是些商賈小攤，兩旁的商店，差不多都裝着無線電收音機，和真空管的留聲機，放送着中西音樂歌曲吵吵嚷嚷的，震耳欲聾。滿眼睛的大減價，大賽賣的市招，五光十色，輝煌眩目。田夢北細細的一辨識，才知道已然不知不覺，出來六七里路，由東安市場，走到西單牌樓來了。自己平日去路，至多走上它三四里，即可算破天荒，累得不可開交，今天居然會不覺累了，誰知不想還好，想到一個累字，就不好了，那兩條腿立刻又酸又痛，重有幾千斤，好像一抬都抬不得，十分的吃力。舉眼望一望，前面是西單商場，這是和東安市場東西對峙的後起之秀，規模比東安市場還大了一二倍。裏邊茶樓飯館。甚麼買賣都有，田夢北出於無法，祇得徐徐的踱進去，想找一個休息的地方。繞了幾繞，都是些洋貨店和書舖，好容易才找到一個甚麼民生茶社。底下是一條長樓梯，貼着「五城子弟，每日消遣西皮二簧，」並有「閨閣名媛」的特大戲報。樓上敲鑼鑿鼓，正唱着甚麼黃天霸拜山，連環套的頭一本。田夢北一看一聽，還是東安市場福興茶樓的一類，自己彷彿是傷了心的人，再不肯上這一流的地方自討無趣，所以他望望然去之，眼不見心不煩，慢慢的走開了。走開還不及幾步，那樓梯忽然瑟瑟的一響，下來幾個人，都是皮袍大氅。氣象堂皇的大人先生，後邊還跟着一個長隨模樣的聽差，他提着一隻扁皮包緊緊的跟隨。田夢北閃了一閃身，讓他們過去，焉想到那聽差模樣的，看見田夢北了「站了一站，失聲叫道：「這位不是田先生麼？」田夢北給他一叫，也看出那人雖是換了衣帽，倒還眉目不改，鬚髮蒼然，却正是東便

門外船上的船夫，北海裏走過武會的王老好。登時呀了一聲道：「你是王老好呀！怎麼到這裏來？」那王老好認出他來，看見那邊的幾位大人先生，已然走遠，便先笑道：「田先生，您請在這裏站着等我，我現在送那幾位出門上車就來，我現在是官身子，不由自己了。」田夢北還沒有答言，他已如飛的追着那幾個人走了，祇好站着不走。過不了幾分鐘，王老好果然如飛的又跑回來。看見田夢北在此未去。便笑了一臉的皺皺紋，說道：「還好，您真是沒有走。上回我就該罰你，我在北海漪瀾室等到半夜，河燈都放完了，您怎麼也沒有去呀？」這話勾起前場田夢北不禁慚愧，沒有的回答。遲了一遲，還是笑道：「對不起的，那一天我是同着表妹姑母等人，所以後來不得到漪瀾堂去。把你冤了，實在的對不起。」那王老好聽了，詫然道：「那天你同着的，不是大姑娘麼？那裏又有你的表妹姑母，我沒有看見麼？」田夢北祇好答應，說是自己後來碰上的，以先還不知道，祇和那連玉環在一起。那王老好自己又嘆着氣道：「提起那連玉環來，她和你怎樣，我是都知道的，早聽見說了，不過現在人家是處長太太了。前言也就無須再提，我祇告訴你，連玉環父母有了錢，又馬上做官，他們是闊起來了，却把個姑娘毀了。自從嫁過去，也不知是甚麼感應，就臥床不起，一下病倒了。到今天湯藥不離口，一天大夫不離門，你說這不是受窮的命，人有了錢，反活受起罪來了麼？」田夢北想不到從他這裏又得一點連玉環的消息，立刻拉住那王老好的臂膀，眼睛直直的看着他，非常急迫的問道：「王先生，你如何能知道，你快快的告訴我。」那王老好原也是順口搭言，無心無意，說出來的，給他這們一追問，他到怔了。說道：「怎麼？你和那連玉

環穿房入屋，亞賽拿錢包了他們一家，反倒不如我知道的多呢？」田夢北見他知一不知二，自己便草草的，將和連玉環近多日子的情由，說與他聽了：然後喘了喘氣道：「王先生，我自聽得連大姑娘嫁人消息，我的方寸已亂，想見她一面都不可能，據我想，這都是她的父母從中作祟，強迫她去幹的，如今果不期然，她一嫁過去就病了。」說着，悲從中來，俯首唏噓，神氣難過極了，王老好恍然笑道：「這也就罷了，你所說，又不是我所知道的了。我所知道的，也就是因為我自來北京城裏，經一個同村的老姪子介紹，到那王處長的老住宅裏，當一名看家護院的，如今王處長新立的外家，我自然也時常來往出入，所以知道的特別清楚。我倒不曉得你和她尚有一段秘密訂婚的事情，既然如此，這不論是否出於她的本心，既是另嫁他人，總是她來負心了。」田夢北正苦無法再見那連玉環，忽聽王老好當了王健明護院的，自己便好像覓着一個門徑，因之握着手，更加緊一些，笑道：「王先生，你不用管誰負心，你既在那王公館裏，當一名看家護院的，又常常出入於他這新外家，那是再好沒有了。現在我去寫上一封信，就煩你轉交那連大姑娘，你能夠答應麼？」王老好是一個直爽的人，可是這當兒，也不由他沉吟一沉吟，笑了一笑道：「這個不大好辦哪，我是人家的底下人，敢往上遞這個麼？除非是不願意往下混了。」田夢北看他礙難，自己含笑央道：「王先生！千萬替我爲力，我和那連玉環是甚麼交情，您也都知，就是您和他們父女，當初也有一番交好，不是甚麼外人，這封信遞上去，萬無防礙，我這裏有一點小意思，請您賞收，千萬賞一個面子。」說着話時，已然拿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來，塞在那王老好的手裏了。王老好隨

手推辭了一下，就把那鈔票帶起來了，一方面又笑了笑道：「慫，這倒怪不得勁的，好像我爲這幾塊錢似的，其實這是冒險的，我給您豁出去就是了。」田夢北見錢能通神，一張鈔票就解決了，也特別歡喜。於是便和王老好，找了一個清靜的茶館，向掌櫃的要了一份信紙信封，一隻禿筆，隨便寫了幾行，大意說：「數日未晤，至念。頃聞女士業已歸王氏，曷勝驚異，究竟內容若何？以致背約如此？抑尚有別項苦衷，務乞賜期面談。無任盼禱！」底下怕的露名不好，祇寫上一個知名不具。封上了，便交給王老好道：「這個就煩您交給連大姑娘，您順便口頭告訴她，我近來很好，無可惦念。盼着他的病快快好了，心裏有甚麼事，千萬想開一點。王老好唯唯的答應，田夢北又將自己姑母的住處告他，讓他交了信，有無回音，可來姑母家，或學校裏送上一信。王老好答應着去了。田夢北這時候算是有了一線指望，無心和王老好相遇，稍稍得了一線曙光，慢慢的，雇上洋車，巡回家來。果然這事說起快來，也真就不慢，那王老好當日晚上，一個人就跑到黃姑母家，來找田夢北，田夢北趕緊接見，王老好一見田夢北，便拿一條大手帕，擦着一頭的汗，氣喘着笑道：「好大爺的信，真不亞如一副治病的良藥，一千塊錢也買不到的。連大姑娘也不知是誰告訴的，硬說你不在北京，回老家去了，所以她想見你也不成，急出病來。這一看了你的信，她的病體，立刻減輕了，還寫了一封回信給你。」說完，他急忙掏出一個小信封來呈上。田夢北聽了，心上也一鬆快，忙打開那信，細細一看，原來如此。欲知連玉環對於田夢北表示如何，請閣下

第八回

醋海驚濤篷前飛玉掌
情場遺憾月下散青峽

且說王老好遞上那封信來；田夢北拆開仔細一看，那封信上的筆蹟，不用提多們潦草難識，連玉環本來學問就有限，這一封信寫的大概是太忙了，字句筆蹟，都無暇推敲修飾，所以滿紙塗鴉，異常的難認。看了一回，上邊寫的乃是：

田大爺台見：（鑒）

真恨死們了！我父母硬說是您送老太太回南，最近不回來了，把我硬生生的，送進王處長的家，叫（教）我一面也不得和您相見。他們真是狠心啊！今天王老爺送來您的信，我才知道您沒有出京，照就（舊）在北京呢。弄得我也不知是哭，也不知是笑。我難過，也祇有我知道，我不必說了。

聽說明天下午六點鐘，處長在豐德園宴客，我是女客，總不出席的，您有功夫，請在六點半前後，到北海後門人少的地方等我。我要說的話多了，都等見了您再談。

王老好說您問我的病，謝謝，我以（已）然好了。我接了您的信，比吃了一齋（劑）藥還通（痛）快。明天請早到吧！

小妹連玉環上言。

田夢北看完了，也彷彿又疼又恨的，心上五味畢集。覺不出是酸是辣，那王老好在旁邊還加油加醋，替那連玉環表白道：「我說大爺，要說人家對待你，可還是一百一的不含糊。嫁過去是人家的太太了，身體就沒有自由。人家還肯冒着險，偷空出來，和你見面，這是多們難

得少有。見了面沒別的，有話好說，她也是逼不得已，請不願意嫁個才貌相當可心的人，偏給人家做姨太太呢。這都是她父母愛財的結果，她不過想做一個孝女而已。這話愾當然明白啦！」田夢北接到這一封信，不管如何，總是通了音問，自己等到明天，有甚麼話不能說，所以他祇冷笑道：「這造我的謠言，硬說我出京的人，當然是她的父母怕我知道，好藉詞將我二人隔斷消息，達到他們的目的。可笑我在她停演的那一天，還去她家探問，她父母還若無其事，不露一些破綻，如今不知道他們又何詞以自解呢？」說完了，那王老好又搭言道：「就是這們說呀，連大姑娘今天跟我流着眼淚，說了夠半天呢。這叫甚麼呀，都是天命，非同小可，你察情度理，能夠說不對麼？」田夢北也沒有甚麼說的，祇謝過王老好的受累。王老好又吩咐田夢北想開一些，不要再惦記連玉環了，大丈夫何患無妻，天下的女人，比連玉環好上幾倍，天仙美人一般的，有的是，何在乎她這一個。田夢北倒笑着慢應了。王老好去後，田夢北仍舊縮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出去。照着那信上定的時日，第二天頭六點鐘由家裏出來，到北海正是六點一刻的光景。那時候天氣是冷了，日裏的時光又短，六點鐘一過，紅日西沉，天色就黑了下來。田夢北看那北海公園後門一帶，業已蕭條冷落，沒有甚麼遊人，各處都是人少清靜的地方，無須乎甚麼選擇，便在一進後門不遠，一張遊人休息椅上坐了。這時海水凝平如鏡，即要堅固成冰，一陣陣的西風，吹得那樹上的枯枝，刷刷的山響。田夢北身上披了一件厚重的外氈，算是不覺十分寒冷，不過坐久了，兩隻腳上的鞋襪過薄，也是瑟縮不禁，祇好又站起來，往返慢慢的踱着，這樣不覺已經等了好半天。那北海後門裏，不見

一個人影出現。夜明表上是正正七點半，田夢北等得很是着急，因走到圍門左右，試向圍外打一張望，則見外面咕隆隆的駛過一輛電車，車上乘客塞滿，燈光通明，飄然就跳下一個人，急急的朝這邊走進來。田夢北看這人身體矯捷，以跳電車爲兒戲，不免對他注目。那人却買票進門，迎頭就叫道：「那邊是田夢北先生麼？我坐電車，一步來遲了。」田夢北沒有看清楚他，他倒叫出來了。這才知道連玉環沒有來，王老好却來了，忙應道：「王老好，我在這兒等着呢，你好眼力。」王老好走近了笑道：「不用說你站在這們近，我一跳下電車，就看見你站在這裏。可笑是那電車上開車賣票的，都攔住我不讓我跳，我在兩丈來高的屋上，都一跳而下，何在乎這電車？」田夢北也笑一笑，那王老好誇完了口，他便又嘆道：「今天怪不巧的，把田先生又冤了。姑娘特地派我來送信，那處長今天的請客，原來不是單單的宴會，乃是借這機會，把連大姑娘拉出去，給大家介紹介紹。昨天還不知道，今天臨時才曉得的。連大姑娘非常着急，怕的是你田大爺撲一個空，恰好我又到那邊去，她背着處長，告訴我這段情由，把今天的約會作罷，改在後天此時，仍在此處會面。這是極其不得已的，大概你也沒有不原諒的罷。」田夢北聽了，也覺着特別失望，無奈，祇好應了，說道：「我等後天也可以，不過最好別再失約，我着急見她一見，這意思當然她也曉得。」王老好笑道：「她怎麼能不知道，不然，她幹麼又巴巴的派了我來。得了，您今天快快的回去，我還要回到那豐德園去報一個信。這時候的酒吃得大約是正在熱鬧。」田夢北祇得悵然出來，王老好還張羅爲他雇車：田夢北推說上電車，走到那邊站燈下去了。王老好就在這邊等了電車來，依

然抓車上去，轉道跑到豐德園來。豐德園是南城的大飯館子，門前車水馬龍，燈光輝耀，正是晚飯吃得熱鬧，酒酣耳熱的時分。王老好一口氣跑上樓來，那王處長健明定的雅座，就在樓梯旁的第一間。他原來也是納寵的事機不密，給一班屬員和上司們知道了，再加以徐秘書的起鬨，大家要討一杯喜酒吃，所以才有今天的宴會。此刻在瞻仰處長的愛寵之餘，便有人提議叫條子，好在這裏離着八大胡同，近在咫尺，玩玩女人，是再方便也沒有。十幾張粉紅紙條撒出去，片刻鬢影釵光，衣香人笑，老四老大，接踵而來；打情罵俏，阿張阿李，嚷得一屋子的空氣都盪動起來。接着烏師拉起胡琴，也無非「罵殿，武家坡，女起解，」鶯鶯燕燕，歌喉宛轉，每人都消遣一段。王老好來時，這裏正吵成馬仰人翻，滿屋的紛香肉氣。他一掀門帘，就看得他一縮脖頸，不敢進去。可是那連玉環在座上，也看見他了。趁着這個吵得正歡，颯了一個空出來，笑道：「王大爺，您辛苦了。見着那位田大爺了麼？」王老好便將此行經過，說給她聽了；又笑道：「您放心罷！田大爺非常的明白，也沒有甚麼不了解的，就等着後天晚上您去赴約了。」連玉環聽說田夢北如此原諒自己，倒沒的可說，從心裏都是不得勁；就悽然欲泣道：「王大爺，沒有您不明白的。憑今天這個局面，甚麼人也處不來。請您拿我這一個好好的女子，居然和他們一班妓女同座，唱唱鬧鬧的，我不知道拿我當了甚麼東西。似這等情形，誰又知道呢？」說罷，眼睛裏閃閃灼灼，已含着滿泡的淚影。王老好笑道：「得啦！您就別想這個啦！有甚麼話都留着後天晚上說罷。」連玉環才盈盈的點了點頭，嘆了一口氣。忽然那雅座內傳出「請三太太。」飯莊的夥計高挑門帘，過來笑

道：「您是王三太太不是？處長請您呢。」連玉環祇好同王老好說道：「王大爺您回去罷，我要進去了。」王老好退下去。連玉環就慢騰騰的走進來，那時滿座騰歡，鬧得似乎愈加緊張了。看見連玉環走進，由徐秘書領到，那一羣屬員上司相隨，大家劈劈拍拍的，鼓起一陣掌來。那些位條子姑娘更是湊趣，有的拍掌之餘。還扯起嬌滴滴的喉嚨。喊了幾個好。弄得連玉環受寵若驚，不知所以走到王健明的身旁坐下，笑道：「老爺，是不是你叫我，你叫我幹麼呢？」那王健明捧着肚皮，哈哈的一笑，好像一尊大肚皮彌勒佛，說道：「你猜教你幹甚麼？萬萬也不知道。這裏叫來的條子，一個一個的都唱完了，他們素仰你是一個女票友，唱戲不亞於內行，特地大家聯名奉煩你消遣一段，現成的琴師，用不着客氣。來！唱起來罷！」這話剛一說完，那四面掌聲又起，一轉瞬間，便有一個身穿藍布長衫青緞小背心，頭戴瓜皮小帽的烏師，湊了過來，搭訕着，在連玉環身後的一張小凳上坐了。笑嘻嘻的從長衫衣袋裏摸出一把帶套胡琴，一邊解布套，一邊笑道：「三太太，您唱一段甚麼，是二簧西皮，甚麼調門，六字是工字，您來一段四平調罷？」連玉環置身這種環境之下，縱然心裏不悅，也是無法，祇好硬了頭皮，含了眼淚，胡亂的點一點頭，一句話也不說。那烏師定了定弦，拉了「龍東東龍」兩聲，笑道：「三太太您聽，這調門行了麼？」連玉環又胡亂地點了點頭，那琴師就此龍東龍東的拉了起來，拉到了一個過門，應當連玉環張嘴了，連玉環却若無其事，一響不響。那烏師看了她一眼，祇得把胡琴一溜，又溜了回去，重新把那過門再拉了一回，又到了連玉環張嘴了，連玉環却仍然是不響，那烏師祇得再溜回去，一面却笑道：「

三太太，您該張嘴了，您怎麼不唱呢？」連玉環怔了一怔道：「你叫我唱甚麼呢？」那烏師笑道：「這是四平調，您唱梅龍鎮罷。——自幼而生長在梅龍鎮，兄妹賣酒度生涯，——就可以了。」連玉環唱戲本來是家常便飯，今天忽然想不起唱甚麼好了，給他一提醒，也不禁算了道：「就是這個罷，我常唱這李鳳姐，算不了甚麼。」那烏師趕緊接着又提到了過門，連玉環就按步就班的，唱了起來。那些位賓客和條子姑娘們的眼光，全在她身上注意着，又因為拉了兩個過門，沒有唱出來，大家更要傾心側耳，仔仔細細的諦聽，果然是山谷黃鶯，嬌喉宛轉，唱起來珠圓玉潤，妙到毫顛。唱到一段落時，大家都鼓起掌來，甚至於有的高喊着「再來一段，飽我耳福。」那王健明更撫掌微笑，得意無言。這裏大家難過的難過，喜悅的喜悅，得意的得意，情緒都在百分吃緊；忽然外面的夥計喊了一聲「來客」，隨着又有人高挑門帘，樓梯騰騰的不住響，正是上來了人。王健明最是吃心，他看了看雅座內的客人，沒有缺席的，不覺疑惑道：「這時候還有誰來，我請的人都到了。」說時遲，外邊搭搭搭皮鞋響了幾響，就昂然的闖進來，却是一個矮矮的中年婦人：穿一身寬博的旗袍，體格異常肥胖，頭髮後攏，紮成一個小糖刷子似的。越襯出團圓的一張大胖臉，怪肉橫生，眼角下垂，非常的凶惡。那時快，這中年婦人一進來，那雅座的空氣便鎮靜了。祇見她彷彿一隻出山餓虎，飢不擇食，罵一聲，「不要臉的東西，你招了野女人來，還要在這裏聚眾作樂，現你媽的紫花眼，老太太今天跟你拚了。」上去一把就把王健明衣領抓住，抬起一隻手來，劈拍左右開弓，一連敬了王健明兩個大鍋貼。這一下，滿座嘉賓一齊大驚。祇見王健明一張胖臉，

白了又紅，紅了又白的。祇有招架之工，並無還手之力，一味的去掙扎着道：「這裏是公共的地方，你不要與我爲難，大家都不好看，你有甚麼說的，請你祇管好好的說。」那婦人抓住王健明，頓足捶胸，眼淚汪汪，大嚷大鬧的道：「跟你這東西，還有甚麼好說的。你做的事，你自己知道，何用我來說。我看那狐狸精在那裏；有甚麼讓你着迷的地方？」她這裏又打又鬧的，雅座內外站滿了看熱鬧的人：那些賓客以及條子姑娘，都知道是王太太到了。那徐秘書等人都認識是她，忙上前勸道：「王太太不要鬧了，我們大家和健明吃個飯，沒有甚麼事，大家熱鬧熱鬧。」話言未了，王太太一眼就把那連玉環看見了，原來這屋子裏一鬧，那些個條子姑娘常常在場面上碰頭，彼此都認識，早退到一隅，聚在一堆看笑話，僅僅的剩了一個連玉環，獨身無伴，坐在位子上，那見過這陣仗，一個人呆若木鷄。那王太太得來全不費功夫，一把推開徐秘書等人，喝道：「你們不要管我們的家務事，我們的健明，若不是給你們這些捧場架弄事的好朋友，一天到晚的吃秧子，還弄不了這們一場糊塗，快滾你們一邊去罷。」說着。那徐秘書等人，當不住她生龍活虎一般，紛紛的後退。王太太一把就把連玉環當胸抓住，撲地一口，先啐了她一個滿臉花，然後飛起一掌，夾耳根子直敲到她的腮幫上；大罵道：「那裏來的狐狸精，騷坯子，你迷得我們處長一連好幾夜不回家，你們敢在外邊組織起外家來，你趁早給我滾你媽的蛋，有我太太一天，這裏沒有你坐的地方，」說着，不容分說，一手先把連玉環的一件旗袍領口一扯，撕的一聲，直扯到胸口下；又一掌一掌的，照着連玉環的頭上亂擂亂敲；那底下一雙中間凸起的改造式的天足，穿着一對白緞繡紅緣

花朵的坤鞋，更一上一下的，祇顧往那連玉環的脚上亂踏。連玉環給她一上手，滿臉七流着吐沫，那一頭很好的燙髮，越發鬆蓬起來，變做一個撓頭獅子一般，臉上又疼又燒。加厚了好幾層，連連的叫着哎喲，哭也哭不出來道：「打死人了，救命！救命！」那王健明實在看不過去了。他上去一把拉開王太太道：「你打她兩下也就完了。怎麼沒有完了，非惹出人命來不可，你別打了。」王太太瞪着眼，兩手拍着膝蓋，兩隻改造的脚在地下亂頓道：「你敢來攔我，我打死這小狐狸精，不過是臭一塊地，難道還讓我給她償命。你快快的躲開，我今天讓她知道老太太的厲害。」話未說完，王太太一個虎跳，就由王健明身旁鑽過去，照定連玉環心窩裏，便是一拳。連玉環正站在王健明的身後，掩面嬌啼，肩頭一聳一聳，甚麼也沒看見，這一拳打個正着。但聽勻的一聲，連玉環的脚下一雙高跟皮鞋，立腿不住，一直的後退幾步，靠在那雅座的木板上，算是沒有倒下。不過她的脖頸伸了一伸，面色一變，哇的一張口，便吐出一大口鮮紅的熱血。隨着身子一彎，直倒了下去，就半坐半臥的，窩在那木板下了。王太太尚不甘休，追過去抬手還要往下打。那王健明見不是玩的，人命快出來了，拚死命的，把王太太揪住。說道：「你不要打了，再打人命真出來了。」那些徐秘書等人也看出不是路道，大家不能再為袖手。上去做好做歹的。紛紛把王太太圍住；又有人去指揮那夥計們，撓起那連玉環來，送到樓下雅座裏去。那王太太打的打了，罵的罵了，才滿身的武藝，施展一個盡興。她揚首看看四圍，盡是王健明的大小同事。禁不住眼皮一眨，忽然頓足大哭起來，指着那王健明喊道：「你這東西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情，惹得我丟人現眼，真是可

惡透了。你看我一個婦道人家，如此拋頭露面，讓人家看笑話。還有甚麼臉往下活呀，我乾脆死了罷。」說罷，她把身子往下一縮，就四平八穩的，把一張屁股坐在地上，搶地呼天，放聲大號起來。王健明一看太太如此潑皮，自己祇是束手無策；連連望着四面賓朋道：「諸位你們看，這也不知是誰走漏的風聲，惹出這一場亂子。怎好！怎好！」那徐秘書等人空自睜眼看着，也無從援手，大家祇好面面相覷。那王太太哭了一陣，又嘮嘮叨叨的道：「我今天是不活着了，你要我不死，事也容易，就是你馬上跟我回家，有甚麼話，咱們回去說。那不不是你拿刀把我砍了都成，就是不能讓你在外邊這樣胡作非爲，招風惹草，聽不聽都在你。」王健明聽了這條件，雖然尚在遲豫；那徐秘書却早知道這是王太太鬧了一場結果，向大家找下台的機會，忙搭言道：「就是這樣罷，請處長先跟太太回去，有甚麼話到家裏總好說，別在這裏熱鬧人家，這樣最好了。」王太太見有人附合，她便仰着頭，睜着一雙淚眼道：「健明，你滾回去不滾回呢？」王健明尚在遲遲不決，那徐秘書一把推着^他，又連連向他使着眼色，笑道：「得了，聽了太太的能，這裏的一切善後，你全交給我們，決沒有錯，不用你放心不下，你明白了罷。」王健明見徐秘書說得負責任，他雖然十分願意，可是又不願意一口答應，長她人的威風，滅自己的氣概，仍是假意的拒絕道：「我對不起大家，今天不歡而散，都是這東西一人鬧的。我再老老實實的跟着她去。拋下我請來的諸位好朋友。我姓王的那還算人麼？」大家聽了這話，明知是他來裝裝面子，敷衍大家的，也就無分屬員上司，一齊向前道：「處長今天看我的面子，跟太太回去，先把這一場圓過去再說。今天的事，祇此而止

，不可再鬧了。」那徐秘書更一把推着他，把他直推出雅座，推下樓梯去；笑着道：「健明夫妻無隔夜之仇，你今天回去，明天自然就好了，新夫人交給我沒有錯，決不損她一根毫毛，明天全鬚全尾，好好的交還你，今天先讓她回我的公館云住了。」王健明方在點頭稱謝，那王太太早爬起來，從雅座內趕着下樓。一片喊聲道：「你們以為沒有事，架着健明跑了可不成，我不能饒他。」徐秘書連忙把身一閃，笑道：「我的嫂子，這話你說錯啦，我們祇有拚出死命的，替嫂子勸健明往家裏，那裏能夠架着他亂跑；現在人是在這裏，嫂子你帶回去罷。」王太太這才放了心。又看見這飯莊的門外，已圍上一圈裏三層外三層的閒人，都在引領遙望的，瞧着熱鬧；還有幾個白帽箍的警察，雖然因為王健明的勢派太大了，不敢進去干涉大人先生們的家務事，却站在門外維持秩序，嚷着甚麼「閒人靠後，沒事沒事，散散罷，散散罷。」這一團亂嘈嘈的情形：王太太看了，禁不住又掩面痛哭道：「你們瞧瞧，那不是這東西幹的，讓我出這大的醜，千人瞧，萬人看，你臉皮厚的不在乎，我可實在有甚麼臉活着呢！」王健明見她還是鬧着，自己祇有忍氣不言語。那徐秘書又死勸活勸的，算是把王太太勸上汽車去，再把王健明也勸上車。王健明實在的沒有了辦法，上了車祇得向徐秘書拱拱手，說聲「對不起，一切都仰仗老兄，勞駕勞駕，改天再謝。」徐秘書也客氣着，催令汽車夫開車，眼看着他們去了，他才又回來，和陪伴出來的幾位屬員，到樓下座坐一看，祇見那連玉環已給幾個膽子大不怕多事的條子姑娘，勸着扶着，坐在一隻椅子上。有人舉着一杯糖水敬她喝，有人便拿一條熱毛巾讓她擦，幾位男客人倒搭不上岔了。那連玉環蓬着一頭亂髮，

一件色澤鮮艷的綢旗袍，胸前扯了一個大口，還給鮮血染紅了一大片，臉上脂粉狼藉，斑斑剝剝的，露出一塊斑塊的黃肉皮，和一雙哭腫了淚眼，真彷彿一個小可憐的樣兒，讓人看見心都軟了。徐秘書一進來，那些條子姑娘有的就喊道：「好了，徐老爺來了，新太太你別哭了，聽聽他有甚麼章程，王太太和王老爺都給他勸得去了。」那連玉環就站了起來，身子一動，氣兒在喉嚨裏一出一入的，便不覺咳嗽了幾聲，甚麼也說不出來，祇向徐秘書鞠了一個半截子的躬，抬起手來，拿一條水淋淋的小手絹掩着面，嚶嚶的就哭了。那徐秘書看了，心裏越發的軟了；忙笑道：「新太太你放心罷，處長和太太都讓我給勸走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究竟她是太太，名分上差着一點，不能不讓她一點上風，可是我看她此來用意，完全是無理取鬧，胡幹蠻幹，沒有甚麼道理可講，若是跟她鬧，也鬧不出甚麼下文，還是讓她一步，徐圖解決的好，我和處長說好了。今天晚上請新太太先到我家裏過一夜，好在我的家裏，粗茶淡飯。總還可以將就得，我的內人，也是一個很愛交朋友的人兒，見了你一定投緣對勁。新太太你看怎麼樣呢？」連玉環從一生下來，直到今天，還是第一遭這樣讓人痛打，自己父母，輕易都不肯撓自己一指頭，想不到今天却拳頭巴掌都嘗着了。她正滿心的悲憤，徐秘書一說，還有甚麼可非議，祇是哭道：「徐老爺您瞧，我的衣服也撕了，身上讓她打成這樣，怎樣好意思到您府上去打擾呢？」徐秘書笑道：「不相干，這是王處長的吩咐，你就聽着他的沒有錯，你的衣服毀了，到我家換一件，你吐了血，我請醫生給你看，你覺得心裏如何？好了一點沒有？」連玉環垂淚道：「我自從吐了一口血，總是不大得勁，好像刀割一般

的痛，這時候稍微好了一點，不過那王太太打得我身上老是膨脹，我心裏跳得厲害，簡直的怕死了。」徐秘書見說，料無妨事，連忙笑道：「不要怕了，都是我做主意，這件事必有下文，健明雖然不願多生事端，然而也不能就此罷休，矮下他的太太一頭，明天聽聽他的回音，再做打算，今天先請委屈委屈，到敝舍住一住罷。」連玉環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祇得從夥計手裏接過一條毛巾來，揩揩臉上淚跡，起來向徐秘書鞠一鞠躬道：「徐老爺，這沒有別的，要打擾你們了。」徐秘書連連笑說應當。連玉環又朝那幾位出力的條子姑娘鞠躬作謝，謝謝她們關心的照應。那些條子姑娘俱是紅顏薄命，不幸賣笑爲生，一個個同病相憐，已有幾個替連玉環傷心，掉了幾滴眼淚，謙辭遜謝，說着不敢當，送着她們出來。連玉環跳上汽車，祇將手臂遮面，不好意思的讓那些閒人來看；直到徐秘書也上來，汽車開了，她才將手放下來，却又呆着一張膚光嫩嫩的清水臉，自己怔着不響。那徐秘書却夾七夾八，不住和她說東道西，以破她的寂寞。連玉環鬱鬱寡歡，祇是不起勁。那汽車拐彎轉角，繞到一座朱紅大門前站住了。徐秘書下去，叫她道：「新太太，你下來罷，到了。」連玉環這才收回心神，勉強一笑下車。見那朱紅大門建築堂皇，汽車停住笛子一鳴，電燈光亮了，隨後大門一開，迎出一個長大褂的男聽差來。笑道：「老爺回來了。」便閃身去一邊，垂手侍立。那徐秘書親手扶着連玉環，上了幾層石階，一起進門來，笑道：「我們這兒不乾淨，我那位太太是一個大煙身子，一天抱着一桿烟槍，甚麼事都不管，你不要笑話罷。」連玉環何曾見過這等的深宅大院，見這所宅子，進門穿廊游廊，曲曲彎彎的，繞出多遠，各處電燈照得雪亮，那

廊下小柏樹齊齊成行，落淨了葉子的花木，種了一院子。雖是冬令，已可見這院子春夏兩季的景緻了，看了精神不覺一爽。走過幾轉游廊去，才到了客廳，從客廳再穿過一層院落，才到了徐太太臥房。那臥房門帘低垂，隱隱的透出一股濃烈的鴉片烟的氣味，聽見一條女人沙澀的大烟嗓，在這裏邊哼唧着道：「小英，你去瞧瞧，老劉的電話打了沒有，老爺怎麼還不回來，難道一個飯局，又出到那韓家潭陝西巷去了？」又聽着一個小女孩子的聲音說道：「我剛才去問，不是說已經打過，老爺已經出來了麼？現在再去韓家潭陝西巷幾家班子裏打電話問問看，也許是在那裏。」說着，由窄縫裏看見那裏邊燈光一動，人影一晃，彷彿是要出來。徐秘書乖覺，早請連玉環在外間稍候，他一個人進去了。祇聽他笑道：「小英，小英，這電話你不用打了。我回來咧。話未說完，那小英哎咄的聲，和他撞個滿懷。她正是出來，嚇得嬌喘喘的，笑道：「老爺原來回來了！太太讓我去打電話，你怎麼聲不響？嚇人一跳！」徐秘書尚未說出其所以然，那條大煙嗓先炸了。說道：「好呀！你這東西，跑到那裏去了？爲甚麼耗到這晚，還不回來？你是不是去那韓家潭陝西巷，唱你的探母回令去了？快快的說上實話來！」這話說着，聽到刷刷機聲連響，徐秘書立刻便叫了起來道：「太太慢慢動刑，實在我有下情。我是晚一點回來。給那王處長害了！」徐秘書說罷。隨將今晚之事，一一訴說，祇瞞着叫條子的事，沒有回稟上去。並且笑道：「太太，這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何樂不爲？一宵的功夫過去，明天送着她便走了。上司的交派，不敢不遵。你不信，她人是在外面，一叫就進來了。」說着，又吩咐那小英道：「你出去，請進那新太太來，見見太太。」

「小英出來。連玉環站了這會，已知這位徐秘書和王健明是一樣的怕太太。有心不進去，人是已經來了，莫非還要出去？那小英是挺和氣的，出來笑道：「這位就是新太太？跟我請進來罷。」連玉環含羞帶愧，頭也不敢抬。進去叫聲太太，鞠了一躬下去。起來才敢抬一抬，祇見這臥室的佈置，果然華麗考究。徐秘書站在一隻大銅床下，床上放着一份鴉片煙具，烟燈的慘淡微光，反映着那床上徐太太的一張瘦削削的粉臉，隱隱的泛出一層青灰顏色，具都是烟癮到了極處，非同尋常的象徵。她在床上是躺着的，手裏的一根刑具，鷄毛禪子的籐子棍，尙未丟去，緊緊的握着，看見有人進來。連眼皮抬也不抬，拿的架子看來不小，那徐秘書是不過意的。他連忙笑道：「王處長的新太太在這裏。你起來見哪」。那徐太太這才將眼皮一撩，看了連玉環一眼，說道：「這位就是呀，倒難爲你了。我們這裏可沒有甚麼好屋子，你可別罪怪，湊合着住罷」。說着，又望了那地上站的使喚丫頭小英一眼，說道：「你去帶這位甚麼太太，到你那邊看看，你收拾收拾，搬到這外間來罷」。那小英連連答應着，連玉環看這位徐太太的派頭，如此之大，自己站着，也沒有坐處，祇得笑道：「徐太太，我多多的打攪罷，實在的對不起」。那徐太太說完躺了下去，却一聲也不再響，祇拿一根烟籤，一撮一挑的，去燈上燒她的大煙。那徐秘書也僵在旁邊，無可如何。祇得笑道：「新太太，你請到那邊看看，合適不合適再說，我也和你們一塊去」。說完。待要舉步，忽然那徐太太把眼一瞪道：「你算它媽的那棵葱。快給我好好的坐下。讓他們自己去」。徐秘書沒法了，也便朝那小英道：「你領新太太去看也好，我不去了。」連玉環見此神情，知道他怕太太，

是怕到了一萬分，祇可和那小英出來。小英倒是一個愛說話的人，一邊走着，一邊問連玉環貴姓大名，怎麼讓人欺負成這樣子。連玉環來了半天，這才有入問自己一問，禁不住暗暗墮淚。說道：「誰教我嫁了有錢的人呢，嫁了有錢的人，就應當受這折磨呀」。說着，隨口將自己的身世，和那小英略略的說了幾句。那小英倒非常的替她難過，說道：「你真是紅顏薄命呀！長的模樣這們好，在家是受窮，出了門才幾天，就受上氣了，這以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呢？」連玉環聽他說得越發的心窄了，又抹了抹眼淚，再也不能說話了；跟着小英穿過一層院落，這裏一陣油肉的氣味撲鼻，還有叮噹的炒勺聲響，原來是廚房到了。那院子裏坐的站的，倒有好幾個老媽聽差，北首也有幾間小平房，小英一來，那些老媽聽差們都笑道：「英姑娘帶了誰來，我們又來了老姐們啦麼？」小英忙喝聲不要說了，這是處長太太，你們快躲開罷，那聽差老媽，才一個個的噤口不言了。這裏小英帶着連玉環進了那北房一看，這正是那老媽子們住的下房。屋裏零七八碎，有不少的衣物，亂亂糟糟；小英知道她是不能滿意的，便笑道：「王太太，您跟我到那邊去，我那邊還乾淨些，這裏簡直的坐也坐不得，髒死了。」就把連玉環讓到儘頭的一間去；果然這邊雖是下房，到底是使喚丫頭住的，乾淨多了。那床也是鋼絲的，被褥潔白，床頭還丟着幾本小說之類的書籍。小英讓着連玉環坐在那床上，笑道：「王太太您瞧這裏還可以罷？您沒有別的，就來一個隨鄉入鄉，先忍它一夜再說。」連玉環無奈，祇得答應了，那小英又把幾本小說給她，讓她看着消遣，又自己抱了一床被褥去了。連玉環坐着，自己先看看身上的旗袍已破髒得不成模樣，再把腿一移動，腳上無端

給那王太太踹了好幾下，也疼痛難當，渾身上下，不用提多們難過；不由起心裏的委屈，完全都泛上來了。自己想了又想，父親母親是洋錢到手，於願已足，這時候大概是躲到一旁去享清福，自己休說受了這等的欺負，就是給人害了，也不在他們的心上，想得自己落淚隱泣，傷感一回。那小英一去不來，大概是回不來了。耗到天色很晚，自己的手表業已十二點，那院子裏聽差老媽子說笑的聲音，還沒結沒完的，反像更起勁了。連玉環耗不過，祇得去一邊的臉盆剩水裏，絞成一條毛巾，擦了擦臉上的淚痕；在床上合衣而臥，翻翻覆覆的，也不知多久。算是迷糊糊的睡着了。這一覺睡得真長，醒了那天光不但大亮，就是那太陽的紅色光輝，也照滿了窗紙，眼見得是不早了。連玉環慌忙爬起來，定了定神，聽着外間屋裏，老媽的呼嚕呼嚕的，不但還發着極譜的鼾聲，就是院裏也靜悄悄的，一個人走道的聲兒都沒有，一切似乎都在靜默着。連玉環再看看手表，已然九點半了。自己想了想，這大概是富貴人家的習慣，夜裏要到天亮睡，白天却睡到午後起，自己老早的起來也是白搭，還是躺下去罷。因是身子才想往下一躺，這時候那院子裏却忽然有兩聲走路脚步響，接着房門一開，一個人已進了外間；再沉了一沉，那人竟自掀了這裏間的門帘，把頭伸進來，向這裏邊亂瞧。連玉環精神已然提起來，眼睛正注射在這門帘上，却見這人不是別位，原來正是那徐秘書，臂彎裏夾着一隻公事包，賊頭賊腦的就鑽了進來。連玉環慌得起立不迭，說道：「老爺，你起來了。」徐秘書忙對她一擺手，笑道：「你說話輕一點，不要讓她們聽見這一羣都是我們太太的心腹人，你瞧我們太太昨晚對你拿的勁兒，你說可惡不可惡呢？」嚇得連玉環倒不

敢張口了。那徐秘書又輕着聲音道：「實不相瞞，昨天你出去，我就和她大罵一陣，吵成熱窩似的，一點也不讓她，把她氣壞了。今天我特地起得早一點，來看一看你，再出去聽聽那王健明的下文，好商量你的以後。昨晚實在對你不起，讓你住在這下房裏，受這樣的苦。」說着，他連忙打開那公事包，掏了一掏，掏出一件夾旗袍；笑道得啦，你換上這件，這是我偷着拿出來，我們太太的，你尙還可以穿得，若是王太太的，身體太胖，你就穿不得了。」連玉環情知他是來說謊的，拿他這樣的男人，還比不得王健明倒能和太太頂上兩句嘴，焉敢去和太太吵架。自己是把事看透了。這裏也不是甚麼可居之地。倒不如避開的爲是。於是笑謝道：「徐老爺，謝謝你，把你家裏又糟踏一回。我的意思，不大願意在你家裏久擾，況且我和那王處長之事，看起來決非一二日之內，能夠了結的。我想請你費心，先將我送回娘家住一住，有我父母照管，一切自然比較方便，不知你徐老爺能不能答應？」徐秘書這時候西洋鏡拆穿，自己怕老婆已是無容諱言，再往下強留，情知也無好果；便笑道：「那裏實在的對不起，等我去和處長請示一下，再來告訴你，好在我的內人每天起床甚晚，你在這裏無妨。」說完，他把那旗袍放下，夾起皮包，急急匆匆的去了，連玉環看那旗袍，也是一件七八成舊的，料是徐太太穿得不愛穿的東西，扔在那裏不要，徐秘書拾來了。自己一時好不心煩。偷彈了一回眼淚，整理整理鞋脚，換上這件旗袍，身上各處都不大得勁，尤其是胸頭隱隱的作痛，臉上給王太太拳頭巴掌的打腦子裏都是昏昏的。幸而那小英一會就跑來了，張羅她一回臉水早茶，非常的殷勤。連玉環這些過節，還可以曉得，知道這些下人，目的無非爲了一個

錢字，所好者身上尙帶着幾十塊錢，拿出一張五塊錢鈔票給她。笑道：「英姑娘，我這回來打攪，真是不過意的，給你這個，你買花買粉罷。」小英倒啞了一聲道：「您這是怎麼？等您走的時候再說好不好？您不是一時不走的麼？」說着，她的手可是已經不由自主的伸出去，接過來了。笑着把腿蹲了一蹲，說道：「謝謝太太。」連玉環也欠了一欠身，說道：「不用謝了，拿不出手去。」又微微的遲一遲，笑了一笑道：「我在這裏豈是長久之計，剛剛你們老爺來了，我已經讓他去和我們老爺要主意，家裏若是回不去，我暫時回娘家去也行，就是不在這裏，種種都不方便。」便將那徐秘書來說的意思，告訴小英聽。小英這才看在那五塊錢的份上，把實話告訴連玉環道：「王太太，這話不是我說，您還是回娘家的好，不回去，老實說，這裏也住不好。您可知道昨天我們太太的勁兒，就夠您受的。後來直直的和我們老爺吵了一宵的架，說的話不用提多們難聽，讓我學也學不來，祇知道她讓老爺天亮把你帶走；不然，她就老實不客氣，要下令逐客了。您想想，王處長是怕太太的，我們老爺怕太太是更出名，這地方豈是可以久留，我看您還是回娘家吧。」連玉環這始知道昨夜那徐太太爲自己，又和徐秘書吵了一夜，怪不得今早徐秘書來了，自己說是回娘家，他祇答應着就去了。困苦笑道：「我早就看出你們太太又不是一個好惹的，所以我決定走了。」她兩個說了一會話：忽然一個老媽子探頭探腦的進來，說道：「英姑娘在這裏好，老爺打電話找你說話呢。」小英忙着就跑了。連玉環一想電話或者就是解決自己的事情，因靜靜的候着她回來。果然小英去不多時，歡歡喜喜的跑來道：「王太太，您走罷，老爺來電話，處長的汽車馬上就來接

，請您先回娘家去。老爺教我告訴您。他也就跟着汽車來，讓您先準備一下。」連玉環聽了，心上算是落實了；趕緊整理整理身邊，看看隨身別無長物，無可收拾，坐了一坐。那老媽子們又來報告道：「這裏有一位王太太是不是？老爺坐汽車來了，在後門等着呢。」連玉環於是和小英出來，那後門離着這邊下房是近的。走了不遠就出來了，迎門橫着一輛汽車，徐秘書坐在上邊，車夫打開車門迎接，連玉環邁上腿去，和徐秘書坐了。小英看着汽車開動，她始和老媽子們回去。那徐秘書坐在汽車裏，尙和連玉環報告經過道：「我今天去，就見着處長了，他今天也去的特別早我們商量十商量，處長也願意你先回娘家去，實不相瞞，他的太太已把你們的住處都調查清楚了，昨天若不在豐德園堵着你們，他也要趕上門去，砸一個太平，所以我們最後決定，還是先送你回娘家去，等一半天索性說開了，自然有你的下文呢。」說畢，他又喘了一口氣，笑道：「處長也把太太怕在心裏了，其實太太有甚麼可怕的，即或怕，當時怕過去也就完了，難道還一輩子一輩子的怕下去，沒結沒完麼？」連玉環聽他說的。正是嘴硬骨頭酥。看見人家，忘了自己，祇哼了一聲，說道：「這沒有別的，徐老爺就多跟着受緊罷，等將來說好了，我們一並的給您道謝。」徐秘書忙說沒有甚麼，自己人，又是上司屬員的關係，休說跑腿賠精神，就是願全了一方面，挨了一方面的罵，都是應當的。他們說着話，那汽車是快的，早停在連宅的小洋門外邊了。嗚嗚的鳴了兩聲笛子；那連大奶奶的聲音，在裏邊問道：「誰呀？是找人麼？」汽車夫應了一句：「是財務處的，您開門罷。」連大奶奶那裏邊開着門，汽車夫這邊就開車門，等到徐秘書連玉環一下汽車。那裏邊的連

大奶奶也出來了，她還是一臉的笑容，滿面的和氣，像一個享福的老太夫人的樣子。哈哈的笑道：「我說的是呢，今天一早，我就心驚肉跳不安，原來是我家的姑奶奶回來了，快快進來罷。」連玉環見了自己的生身母親，這當然是惟一無二的親人，也說不出是難過是好過，哇的一聲就哭了。說道：「媽媽，今天聽見我真不容易，我倒真是兩世爲人，差一點就瞧不見我，咱們下世再見了。媽，您傷害了我。」說着，那眼淚就如同開了閘的河水，一滴一滴的流下來。連大奶奶看女兒這等傷心，一見面先來了一個哭頭，也大大的吃了一驚。忙問環兒不要哭，這是怎麼了。那徐秘書更忙着道：「這門外頭也不是講話的所在，大家進去好好的說，不要哭着吵着，熱鬧人家的耳朵。」那連大奶奶果然半攙扶着連玉環進去，徐秘書也跟着進來，大家都到北房裏坐了。連玉環見了母親，這才把一夜的積忿，要洩一個罄盡，哭起來沒有一個斷頭，那裏答得出話。還是那徐秘書代替着她，把昨晚豐德園的一幕，向連大奶奶提了一提。那連大奶奶也自吃驚，一面好言好語，哄着連玉環，讓她別哭。又說道：「這可怎麼好呢？難道今天把她送回來，就算完了，這以後生活怎樣的過，也要有一個章程呀。」徐秘書連忙笑道：「章程自然有，不過還沒有擬核妥當，一俟擬核妥當，即當公佈施行；這個是我敢担保的。」連大奶奶是一個懂得這些婆婆媽媽的事情的，聽了勃然變色，一屁股坐在旁邊，口氣頓時也強硬起來道：「這是甚麼話呢？女兒是我的，那是沒有錯，可是她出了門子，她有她的家，王處長娶得了姨太太，就有本事降服他的大太太，幹麼把我們的孩子收拾成這樣兒，臨了往娘家一送。就算完事啦麼？那可不行。」連大奶奶一變臉，出乎

意外的，徐秘書便是一怔。遲了一遲，看那連玉環坐着，手掩梨頰，還是痛哭不止。他祇得笑道：「連太太，這話你說錯了，我們管閒事的，萬萬不能那們鑽過了腦袋不顧屁股，餛飩挑子一頭熱。既然大姑娘是由我送回來，當然由我担負完全責任，我這是一個揖做到地，決不會半途而廢。讓你們一家子罵我，請你們別把我錯想了。」連大奶奶聽徐秘書已有幾分挂火，自己情知話說得也過火了，不由眼皮眨了幾眨，撲索索的就掉下淚來道：「你們老爺們的事，我們那裏知道得清楚。當初提親的時候，姓王的不是說他的太太不管事麼？如今將我女兒毆打成這樣子，還不准我們說兩句委屈話，難道說我們沒錢的人圖了幾個彩禮，就算把女兒押出去生死存亡，管不着了麼？」徐秘書噤了一聲道：「這才是瞎說呢，去年的黃歷，今天就瞧不得，說過去的話，還提它做甚麼。我們先問問大姑娘，你願意不願意在娘家住？」那連玉環進門一路啼哭，怨氣已出了一半，又聽母親向徐秘書發作一番，也就夠瞧半天的了。她淚眼迷縫的，帶着哭聲，向那連大奶奶道：「媽！你難道不保留我了麼？可憐我有家難奔，有國難逃，祇為給父母掙下後半世的澆裹，混到了這個地步。媽你不要我，我祇得找一個尼姑庵去修行了。」這話說得連大奶奶也忍不住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成一團；一邊念念叨叨的道：「我的兒呀！我的心肝肉哇！都是為娘的不開眼。看見人家有錢，就忘了把孩子送進火炕去了。孩子你進門幾天，便受了這樣的欺負，這以後的日子長着，可怎麼過呀？」連玉環給母親一哭，自己更無法忍止，哭起來，越發沒結沒完。她們母女一遞一聲的，哭得震天動地。那徐秘書却站在一邊，沒了法子，連連的擰手頓足，不知怎樣是好的道：

「這可怎麼辦？你們老娘兒倆儘哭也辦不了事，倒給大姑娘病上添病，不是法子呀。有話好生的商量，大家慢慢的想法，天下沒有過不去的事。」徐秘書任憑怎樣着急，這時候也是無濟於事。攔不住她們母女的傷心。幸而院子裏脚步聲音一響，忽的一下拉開房門。連吉慶急急忙忙的走進來。徐秘書見了大喜，連忙笑道：「好了，好了，你們二位別哭了，連先生回來了，大家慢慢的商量，連先生回來了。」那連吉慶一推門，先看見了徐秘書，他早拱起一雙手來，連連作謝道：「徐秘書，小女多承照拂，實在感恩不盡，這件事的始末，處長剛才已和我說過了，一切都承徐秘書費心，我這裏謝謝了。」徐秘書本來爲了連玉環，家裏是受了夫人的責罰，外邊還要聽連大奶奶的一套，也是一肚皮的委屈，聽了連吉慶的一套好話，心下才和平一些。笑道：「沒有的話，我們大家的事大家亂，彼此都不是外人，受氣受累，祇要平平安安的，比甚麼都好。我這裏正勸着她們母女不聽，您來勸勸罷。」那連家母女一見連吉慶，她們的哭才算稍稍的止住了。那連大奶奶先揮着眼淚，擦着鼻涕的道：「你回來了正好，我問問你，你小子現在科員是當上了，我們的家當也有了，孩子的罪可受上了。你小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你管不管呢？」連吉慶這時候的光景，可又大不如前了；身上穿的是品藍湖縐面的皮袍，黑緞的夾背心。一色是嶄々新，光剪頭髮，淨洗臉皮，和從前的蓬首垢面，衣冠不整，絕對的判若二人。看見連大奶奶發脾氣，他忙道：「不相干，你們不要小題大作了，闔家庭中，妻妾爭風，那還短的了。像從前的張老粗，好幾十姨太太，天天這個罵那個，那個打這個，永遠纏不清，聽說他也是沒有辦法。你想一個手下統制好幾十萬大軍的張

老粗，還沒有辦法，何況一個文官特任的王處長。好好的娘家忍幾天，再搬回去住，甚麼事也沒有，放心罷。」這話說得若無其事，那連大奶奶氣得呆呆的，祇面對那連玉環道：「你好，你聽見你爸爸說了沒有，你給人家當了姨太太，就應當受這個罪的，別人都是這樣的，王大人還算好的呢。」連玉環把一心的積忿，一洩如注，哭了這久，業已中氣不接，喘喘的剩了乾號，甚麼話也說不出一句半句的，却也已聽見爸爸說的話，祇覺心頭一陣劇烈疼痛，一團熱辣辣的東西，一直的往上亂撞，一霎時壓不住氣，立覺腦筋裏一發昏，眼前黑忽忽的，金星亂冒，身子往前一探，嚙的一張嘴，便又是一口熱騰騰的鮮血，直吐出來。這一下算是巧了，不偏不歪的，正好和連吉慶的新湖縐皮袍過不去，一下全吐在他皮袍的前襟。連吉慶冷不防這一口，再躲也來不及了，禁不住疾首蹙額的道：「這是怎麼了，你瞧瞧，倒忍着這一點，這是一件新袍子，剛上身兩天，這不是毀了麼？」那連大奶奶急得也顧不得哭了，她的兩隻手把連玉環抱住，提防她跌了下去，兩隻腳在地上連連的直蹶道：「我的老爺子，這時候你的皮袍又要緊了。你不拍着良心想想，沒有孩子，你的皮袍從那裏來？你看這孩子，十幾歲的人兒，這人大口的吐鮮血，這還了得麼？」連玉環的一口血吐出去，心上彷彿倒清爽一點了；祇倒在連大奶奶的懷裏，一抽一提的嗚嗚乾哭。徐秘書看得眼睛也都花了，他在旁急道：「可說的也是，我昨晚還想給大姑娘請大夫，看了一個岔，岔過去了，現在還是找一個大夫的好，我去請一個來罷。」連吉慶看女兒這等傷懷，他也鬧得頭昏眼花，沒了主意，祇是沉吟道：「孩子是我的孩子，可是現在屬了人家，我怎敢給人家做主，你說請大夫，

你敢負完全責任麼？」徐秘書看見連玉環一而再的吐血，他已急了個不可開交道：「我不敢負責任，還不敢去打電話問處長，或者讓他與薦一個大夫來，也比這樣癩蛤蟆墊桌腿，死挨的好哇，難不成眼看着吐血，不是自家的人，就束手不管了？」連吉慶情知自己又吃了幾杯早酒，說話顛三倒四的，又要出毛病，祇好不說了。那連大奶奶倒坐着，一連向徐秘書點頭道：「徐先生，您就當行好事，去給處長打上電話，快點請個大夫來，我們一家大小，連大人帶小孩子，都是感激您的。我們大爺不會說話，您別計較了。」果然徐秘書出去，聽見嗚嗚嗚嗚的汽車響，走開去了。這裏連大奶奶勸着連玉環，漸把悲哭止住，攙着她進去，躺在那裏間臥床上。又出去關上街門，張羅着給連玉環燒水泡茶，預備下大夫開藥方的筆墨紙硯，一家子才算清靜下來。那連吉慶看着她們母女的情形，自己是不在她們的眼裏的，一個人倒剪着手，在外間地上踱來踱去，一時之間，忽而嘆氣，忽而搖頭，倒發生無限的感慨。最末了，才想到自己是仗女兒吃飯的，女兒若有個三長兩短，自己的飯就吃不成了。於是慢慢的蹣跚進內間，看那連玉環躺在床上，大睜着兩眼，怔可可的，似乎是想甚麼心事，便笑着叫了一聲：「環兒，你現在身上覺得怎樣，好了一些沒有？」連玉環見父親前來殷勤。自己也說不上甚麼，一心的怨艾，都難以出口，祇得不笑強笑的，應了一聲：「爸爸，我不要緊，就是胸口覺得空空的，好像是餓了，可是又不想東西吃，爸爸你不用管了。」連吉慶這時候也有點良心發現，不禁鼻孔一酸，眼皮裏一辣，也掉了幾滴眼淚道：「環兒，這都是你爲了爸爸，倘不爲我的後半世，你何必嫁這一個官僚當姨太太，門當戶對的親事，可也就有

的是呢！環兒，爸爸知你的情，曉得你心裏的意思，你無論受甚麼委屈，都看在爸爸的份上，不要難過了。」連玉環給爸爸又一說，她本來是十分難過，眼淚似乎又要往下掉，但是又不願意掉，勉強的忍住，唯唯的答應了。那連大奶奶看着他們父女說上話了，自己心上，也好似舒展一些，索性躲在外面，不進來了。徐秘書去的是快，回來的更快，並且還同着一位醫生，一位助手。他們是連大奶奶所未料及的，原來不是中醫，却是西醫，都穿着整潔的西裝，外罩雪白的單大褂。祇見他們打開一隻匣子，取出幾件瓶兒罐兒。以及淨光瓦亮的金屬器具，教連玉環把胸衣打開，又聽又敲的，診察了半天，又一邊看着表，診了會脈象，再簡單着問了幾句病狀。他們就異口同聲說道：「這病的來頭不輕，是要長期休養的，最好是住院，外邊有我們的汽車，就此抬到車上，拉到醫院去好不好？」這話說罷，他們都怔怔的，無人敢做主。還是那徐秘書道：「這就看病人本身的意思如何了，處長的意思是沒有甚麼的，聽她自己的便，怎樣辦怎麼好，但求早一點的好，比甚麼都強。」連吉慶去問連玉環時，她點着頭，說是可以住院的；但是那醫生方說是去招呼門外帶的看護來，服待她出去上汽車，連玉環忽然又連聲說道：「不去了，不去了，我不去了，就在家裏住，比甚麼都強。」那醫生非常不願意的，拿藥瓶子東配西配的，先配了半杯藥水給連玉環吃了。他和那助手收拾收拾，再拿鋼筆寫了幾行外國蠻行文字，告訴他們說是藥方可以藥房裏去配服；和那助手扳着面孔走了。連大奶奶看他們的舉動，都是第一次看見的。自己嚇得不敢上前，遠遠的瞭望。及至他們走了，却上前問道：「他們看了半天，到底是甚麼病呢？怎麼甚麼話也不說？」

徐秘書指着那藥方道：「甚麼病甚麼藥，都在這上面寫着，他們告訴你，你也不曉得，所以他們是不愛說話的。」那連吉慶却去問連玉環道：「他們讓你住院，那不是頂好的麼？醫院的設備，比家裏當然好的多，你爲甚麼不去？」連玉環心上是記着明天傍晚在北海還有田夢北的一個約會，自己今天若是到醫院去，明天還怎麼樣的出醫院，所以她出爾反爾，反不願意了，一聽連吉慶問自己，祇有搖頭做不耐狀道：「我不去，我不願意去，我願意在家裏守着父母，醫院裏舉目無親，住着太悶了。」連吉慶自然也無可再說，那連大奶奶是最關心女兒的，聽見女兒如此不肯離開父母，也非常感動，噙着兩滴眼淚，出去爲連玉環買藥。徐秘書看看沒有事了，也坐了汽車走開。那連吉慶待着連大奶奶買藥回來，他才走了。連玉環本來上次的病，就沒有好利落，這回新病勾起舊病，又加以昨宵把大衣丟在飯館，出來未幾冒了一獸風涼，所以第二天身上乍寒乍熱，越發的不適起來。吃了那西醫的藥，胸頭雖然豁朗一些，不過精神異常疲憊，反不如昨天。這樣連玉環身體算是得着自由了，她如何能夠爽約，所以她在一家子吃完晚飯，天剛黑的時候，便強打着精神，整理整理病容，向那連大奶奶說一聲：「去去就來。」要到北海赴這約會。連大奶奶起初見她歡歡喜喜。從床上下來，梳洗打扮起來，還以爲她病見痊可，故爾打起精神來。及至聽她說要出去，却又不由一呆道：「姑娘，你黑天半夜的，到那裏去呢？快不要出去，好好的養養病，一半天就回去了。」連玉環搖了一搖頭，又對鏡子，自己照了一照，說道：「我去去就來，到外邊有一點事，您在家裏等待，至多有兩個鐘頭，我就回來了。」連大奶奶看她這形跡多有疑，自己越發的不

敢放她走去，祇是不答應道：「這可不行，我們負着好大的沉重。你在這裏住着，不比從前，你是有主的人了；你要出去也行，除非我跟你去。」連玉環和田夢北的約會，那裏能夠攙上一個毫不相干的母親，見她不放自己，就急了道：「媽，你今天讓我出去，我也要出去，不讓我出去，我也要出去，你做不了我的主意了。」說時，擰眉攢目，氣喘吁吁，意態十分堅決，奪路就要走去。連大奶奶看着她，又是着急，又是憐憫，莫奈何一把抱着她，哀哀的道：「我的寶貝，你出去我不敢攔你，祇不過天是這們晚了，你爸爸又不在家，你出去也要有個準地方，別讓我們做父母的，打掛誤官司；你是孝順的，千萬別那樣糊塗，聽見沒有？」說着，她的眼淚一對一對的掉下來，望着那連玉環，哀哀欲絕，一副哭也哭不出的樣兒，難看之極了。連玉環見母親如此，自己也不禁一陣難過，祇說是到北海看一個人，說兩句話就來，決不會讓爹娘久盼，一個來鐘頭，也就回來了。連大奶奶聽了地點，她的手倒是放開了，不過她又拉長着聲，說道：「這時候了，天也是很涼的，你巴巴的跑到北海，去看甚麼人呢？」連玉環脫開她的懷抱，就不作答，一把從牆上摘下自己的外衣，往身上一披，急匆匆的便走。連大奶奶噤着追出來道：「環兒，你到那裏去我不管，不過你的病還沒有好利落，你自己應當知道保重，快快的回來。」連玉環業已開門出去，連答應都不答應，一直的便走出官房大院。剛一出胡同口，便看見迎面一陣強烈的電光射來，腳鈴叮鈴噹噹的響了幾響，飛也似的駛來一輛帶着兩盞電石燈的洋車。那車上坐着的人，看見道旁一晃，連玉環正捱牆根的走着，他失聲喊道：「噢，姑娘，你這們晚到那裏去呢？」說着，那洋車站住

了，他跳下車來。連玉環一看，那車上跳下來的，却正是自己的父親連吉慶。她暗暗的恨着，怎麼這樣的巧法，又要費自己一番唇舌了。恰好在這還未答話的當兒，那連大奶奶送出連玉環來，却未進門，也在那邊門外站着。看見了，連忙跑過來道：「大爺大爺，你來了頂好，女兒這們晚出去，我攔她是攔不住，你來問她一問。勸回去頂好了。」連吉慶一聽，也爲之愕然。忙問道：「姑娘，你要到那裏去呢？」連玉環走了這幾步，身上已然累極，兩條腿軟軟的，一顆心跳跳的，簡直走不動，看見那輛現成的洋車，心裏一動，邁步就跳上去了。說道：「媽，爸爸，你們放我去一去。我去不了一個鐘頭就來，這不是現成的一輛洋車，爸爸坐到了，我就坐上去，讓車夫拉一個來回，再送回我來，你們難道還不放心？」連吉慶問不出女兒的去處。見她上車說去就去，自己遲疑一下，看見那旁又有一輛空洋車，慢慢的走過來，拉車的老遠就嚷着要車不要，他就眼珠一轉，心上轉了一個念頭，反笑道：「好了，姑娘你出去不要緊，可是早點回來，就給你一個半鐘頭限，你去看便了。」連玉環聽了，當然不勝欣喜，連連的答應着。那車夫又撒開脚步，飛似的跑下來，出了乾麵胡同口，才回頭問連玉環那裏去。連玉環祇答了一句北海公園；車夫不知她是到後門的，一直的便拉她故宮博物院西邊的北海前門來。連玉環坐在洋車上，祇想看好久不見田夢北了，這一回見着他，已是不堪回首，自己也不知見了他的面，應該說甚麼，心頭一時好像萬箭交攢的難過，糊裏糊塗的，及至車夫拉到了，才知道是到了前門，不覺失聲道：「拉錯了，我讓你拉的是後門，你怎麼拉的前門，快快的繞過去罷。」那車夫也怔了道：「您讓我拉到北海，並沒有說前後

門，所以我拉您到前門，這不算我的錯；再拉您到後門去，或者您花一毛錢，買一車票，我拉您進去，那就省得繞遠了。」連玉環一想，果然買車票進去，省事多多，便拿了二毛錢，讓那車夫去，人票車票各買一張，又拉起來順着那園內馬路，一逕跑向後門來。這時候朔風已起，吹得那園中松柏古木，呼呼作聲，半空中的一輪冷月，射出來的輕微光輝，都給它們老枝老葉，遮掩得不見。祇有疏疏落落的幾盞星火似的園燈，在那路旁點綴着，和一個半個，偶爾看見的巡邏警察，別的簡直是一無所有了。連玉環對景傷情，尤其感觸萬端，洋車跑到後門左近，那裏半明不滅的，也有幾盞路燈，照着岸上影影綽綽，好像有一個人在那邊徘徊着。連玉環忙讓車夫站住，自己跳下車去，走過幾步，還未看得明白，那旁已然咳嗽兩聲，也走近前來。連玉環喜不自勝，忙迎上去，臨近了，幸是這邊樹木少一點，月光下，兩下裏，面目看得分明，原來正是所約的田夢北來了。她不禁叫道：「田大爺！田大爺！那邊的田夢北果然應聲道：『是誰？連大姑娘麼？你來了？』」連玉環和他面對面的，彼此看清楚了，沒有錯，才勉強笑道：「田大爺，我可看見你了，我可看見你了。前天實在的對不過，臨時爽約，我先向你謝一個罪。」田夢北今天又來到這裏，也是等了半天，見她客氣，有心笑道：「連大姑娘，不是，我應當叫你一聲王太太才對。王太太，你現在是官身子，不由自己做主了，我多跑一趟，這也沒有甚麼，見着你就完了。」說畢，嘿然一笑；月光下，照着他一張鐵青的臉，分明是祇聞笑聲，不見笑容的一種假笑。連玉環看了他這神氣，又聽他連稱自己爲王太太，這不亞是不帶憐字，罵在當面一般。比打自己一頓還覺得難過。因忍着眼淚，笑

道：「得啦！我一個人的田大爺，您別拿我這苦命人開胃了。我們這叫做窮出來的見識，一點沒有法子，父母的命令，金錢勢力的壓迫，咱們就不必談了。現在我的爸爸當上財務處的科員，一個月抓弄個百八十塊不止，一家子凍餓不著，我的身體是歸了人家，還不是爲了我的父母，我別的不圖，祇圖一個孝的名譽罷了。現在甚麼也沒有的可說，也祇好說，我的命該如此，受苦受罪，全是我一個人的，怨恨別人不來。我前天沒有到這裏來，在豐德園祇爲一席酒，險些把我的命沒了。我們今天見着了，也是兩世爲人，逃出來一條命。」連玉環勾起從前的苦楚，臉上淚光瑩瑩，說話也頭微微的，祇是欠着哭出聲來。那田夢北聽她語無倫次，言來非常悽慘，自己那句話畢竟說得過分，即便一笑。遲了一會，也到微微笑道：「你父親拿你送得是禮，自然他升官發財，完全如願，你的父親吃飽喝足，沒有挂念，他們想得到你受委屈麼！就是你個人嫁一個財高勢大的偉人，比我這樣的窮學生，高出十倍，你自己受一點屈，也算不了甚麼要緊。這也不枉我捧你一場，想開了一點罷。」連玉環聽他言外有意，存心譏諷，自己一陣悲從中來，鳴的一聲，不由她不哭。掩面悲啼道：「田大爺，你還說這樣的話，我都快急死了，請你看看我的臉上，是不是已經瘦下許多，我的身體也不如從前，這兩天一連吐了兩大口血，我今天來還是強掙扎着，你那裏知道這兩天的事，聽我告訴你。」連玉環說着，她一邊哭着，一邊又斷斷續續，把那豐德園事件的前後，詳細說了一番。一面又表示自己的意思道：「我受了這樣的虐待，豈能一點不後悔，我現在已經上了賊船，可讓我有甚麼法子，說不上不算來了。我惟獨對於你田大爺，可算一百個對不過。我那邊

還存着你一隻翡翠鐲子，那是你送我一件信物，我今天按說，是應當原物奉還，方合手續，不過提起來傷心，那件東西原來在我手臂上帶得好好的，是我那不長進的爸爸，在我讓人家汽車接去的時候，他硬給我脫下來，說是：「窮人家姑娘，帶着這個過去，教人家疑心，而且將來也是便宜人家，留下給我們罷。」我當時迷迷糊糊的，就算到他手裏去了。我在第二天見了我母親，一問這玉鐲，那知道我父親已然賣在廊房二條的收賣珠寶玉器的古玩舖了。並且他還說，賣了就賣了，省得留着給你看見，又想起那送鐲子的人來。我當時鬧也鬧不出甚麼，祇得嘆口氣罷了。他賣了多少錢不曉得，那東西大概也值個千八百塊錢，所以我就存了一點私心，在他們應得現款裏邊，向那王處長商得同意，扣下了一千來塊錢，帶在我身上，預備見了你好還你，現在我拿出來罷。」連玉環說到這裏，她果然把手進貼身的衣兜裏，摸出一打子鈔票來，那鈔票都是十元的，一共是一百張，正好是一千，遞到那田夢北的手裏。臉皮上赧赧然，也像極其難為情的模樣。說道：「得了，田大爺，我們到今天甚麼也不說了，我已經是姓王的人了，這十塊錢一張的票子，一共是一百張，合着是一千塊，算是償還你那隻翡翠鐲子價錢的，請您點清收下。還有一層，我的身體雖是人家的了，我的心仍是惦記你的。對於你的婚事，我也替你留神，有合適的，一定轉託出人和你說。就是你呢。也要想開一點，珍重你的身體，顧念着你的前途，爲你自己打算，將來尋一個相當的伴侶，享你一生的幸福。我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了，祇求你恨我，不求你思念我，你祇當我得了一場暴病，喀噠一聲的死掉了。」連玉環說着，聲音顫顫的，那兩隻手舉着那鈔票，一連的往田

夢北手裏亂塞。田夢北却好似一個失了知覺的人，聽着她去說，一句一句的，無非請從此絕的話，自己一陣難過，那出入的氣息，都不平衡，喘吁吁的，祇是說不出話來。連玉環說了好幾聲「你倒是收下呀！」田夢北才把氣長長的喘了一口，嗤溜的好像眼淚不往出流。倒嚥下肚子裏去。呵呵冷笑道：「我的連大姑娘，你竟是這樣的人，我讓你約我一會，目的豈是在那一隻翡翠玉鐲？我的目的，不過是看着你，安慰安慰我的心靈，解釋一下我的疑團，你竟誤會我的意思，把我看做討債的了。嘻！看起來世界上，真假不過也是瞬息萬變。真的，也許變成假的，假的也可以變真，那裏又有絕對的真和假。想當初我在福興茶樓，若不是竭我的力量所及，儘量的捧你一場，你到現在或者還是一個賣唱船頭的歌女，沒有這樣的出息。我最初的目的，實指望捧你成名，唱成一個紅角，造成一個人才；誰想到你要嫁我？又是甚麼：「你想把我拋開不管可不行，我們雖然是一個唱戲的，當初也是老實人家的姑娘，懂得甚麼從一而終；」我才拋開我的表妹不理，不惜朝我母親回絕，一心的傾向於你。那時候你是生龍活現，絕對的是真的，可是誰又知不上幾天的功夫，思想變遷得這們快。也罷！我還以為你是迫於父命，逼不得已，見了面一聲懷哀，那裏曉得你，說不上三言五語，居然拿出這區區的一千塊錢來見我來了。嘿！姓田的家雖比不上處長部長的大富大貴，畢竟也是南方的有名世家，幾千塊錢看不在我的眼裏，請你自己收起來，給那見利忘義的勢力小人，還他的胭脂債。翡翠鐲子賣掉了，就算我田夢北看不得人來，一下子丟在河裏頭，聽不見水漂響，不希望你來折價賠償，你我二人各憑那天理良心，也就罷了。」田夢北說着，他的

嗓子全啞了；臨了，那兩泡的眼淚，全從臉上流下來。仰面朝天，一聲長嘆道：「我的老爺，倒底錢是好的，錢可以支配一切，錢能夠操縱世界上的種種，我算是受了一次教訓，從今以後，認識錢是好的了。」這兩段話發自田夢北之口，無異於亂箭攢穿了連玉環的一寸芳心。她不覺哭出來道：「我的田老爺，事情到了今天，已經夠我受的了。你讓我說甚麼？你心裏才痛快呢？你要我的一條命我卻給，我甚麼也不在乎，祇要你高興，你千萬不要這樣的難過。這錢是我給你的，就是你的翡翠鐲子不要了，我也要給你；難道你捧我一場，總共花了不少的錢，就算罷了不成？」田夢北嘆息幾聲，一低頭，那連玉環的兩隻手舉在面前，高高的捧着那打子鈔票還是讓自己收下。他不由冷笑道：「也好，這錢是你還我以前的捧你的老本錢了。」連玉環看他似有轉機，便也把一頭的愁煩都拋開去，向他苦笑道：「田老爺，這就算我還你的，也未爲不可，算我奉送你的，也未爲不可，都聽你的意思。你拿這一千塊錢去，還要不到一個好媳婦，代表我拌你一生，你多想一想，就想開了。」田夢北這時候神經上的刺激，已經達到極點，渾身上下，熱血騰沸，循環奔流，不可制止。祇一把，便搶過她手裏的鈔票來，映着冷月微光，看着上邊的花綠條紋，果然非常美觀，令人垂涎。哈哈的大笑三聲，眼睛裏還帶着眼淚，吁吁笑道：「這鈔票果然是人間的至寶，誰離開它也不行的一種好物件，好寶貝。這是我幾個月的功夫，費盡心血換來的，不可輕視的。可惜我用他不着，把你送給用你的人去罷。」說完了，他連連的憨笑幾聲，顛三倒四，脚步踉蹌的，低頭拿着那鈔票，一直的就向北海後門外走出去了。連玉環聽了他所講，一句一句的，都亞賽

小刀子一樣的利銳，直搗在自己的心尖，立時芳心粉碎，追着他出來道：「田大爺，你到那裏去呢？你如果是回家我叫一輛車送了你去，你別這樣顛顛倒倒的亂走，你出了毛病，我也活不了。」她出來再看，那北海後門影影綽綽，也有幾輛洋車，車夫都在引頸四顧，尋找他的主顧。馬路上斷斷續續，也有車馬行人，東來西去。田夢北走出北海後門來，他更不遲疑，把那鈔票拈幾張，往門外車夫手裏便塞；一面哈哈笑道：「來呀！一個人一張，我今天破出這一千塊錢，交這一百個苦朋友，我也不讓你們知恩感德；你們若問我的姓名，我就是無名氏；這是十塊錢一張的，看清楚了，不要一文不值半文的，給人家騙去。來呀！你們真來拿呀！」田夢北一邊說，一邊把那鈔票像散傳單也似的，一張一張的散了開來。最初洋車夫接了他一張，還以為瘋子拿人開玩笑，及至拿到那公園售票處一看，果然是真的，十元一張的大鈔票；那洋車夫才知道真正是博施濟衆的，登時喜出望外，搶着又來追着田夢北，說道：「這位行善積德的大老爺，我還沒有得着呢。給我一張。」這當兒，田夢北業已普及了幾個車夫，他早變更目標，一直的向那行人身上散去。不上一兩分鐘，那一百張的十元鈔票，散了一個罄盡。田夢北落得兩手空空，不名一文，走過來，抖着手，向連玉環一聲長道笑：「你的一千塊錢，是那王健明做官發財吸來的人民膏血。現在我是替他取之於民，還之於民，都散去了。這也是一件德行事，我替那些苦人謝一謝你。」說時，他早已彎下腰去，向那連玉環鞠了一個躬；跳上一輛洋車去，拿手往西一指，讓他拖起來便走。連玉環眼看着田夢北如此任興而為，情知他的神經業已失常，眼見得一千塊錢不翼而飛，都照願不知情的貧民，立刻心

上又是痛惜，又是難過，胸前亞似翻江攪海的一般，血液湧湧。哭着道：「田大爺，我害了你，我把你害了，我也不活了，我決定要死了，我謝謝你。」這話剛說完，他的脖頸一伸，頭往前一探，嚔的又是一口紫血吐將出來。接着哎喲一聲，那身軀搖了一搖，一直的就往後倒去。這一下若是倒下去，正是馬路旁的石頭沿上。包她血濺街頭，至少跌一個頭破血流，不過事有湊巧，那後邊却好站着一個人，兩只手祇一抱，便把連玉環攔腰抱住了。所以沒有跌倒。不過連玉環已然神志昏迷。甚麼也不知道。不曉得過了多久。始才悠悠的醒轉了。一睜眼睛，看見那連吉慶連奶奶都在她床前站着。旁邊還有一個穿白布套衫的男人。大家都於肅穆中，帶着欣喜的模樣，說道：「好了！好了！醒過來了！醒過來了！」連玉環細細的一看左右器具一色白漆。眼前還有兩個白布帽的女人。在一邊收拾東西。她再一回思北海後門外的情形，覺得完全不對。不由喊了一聲媽道：「我這是死了麼？我和你們在陰間相見了。可憐我死得好苦！」連吉慶見她醒過來了，自己才和連大奶奶捫着胸口，幽幽的嘆出來一口氣，把一塊一萬八千斤的大石頭。算是從心上放下去了。連大奶奶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道：「我的阿彌陀佛，這可救了我們母女的兩條命，我的女兒死了，我也活不了，我的女兒活了，我也就活了。」那連吉慶也嘆氣道：「環兒！這都是醫院裏的好處，不然你的一條命就先完了。我抱了你來醫院時，你的身上都涼了。僅僅的胸口尚熱呼呼的，鼻孔裏的氣息，都快斷絕了。是這裏的醫生，扎針灌藥的忙亂了半天，你才活了。我們真是忘不了醫院的好處哇！」說時候，他天倫之愴所感，也不由抹着眼淚，嗚嗚的哭了。連玉環聽了這情形不對，又聽了他們的

言語，再看看左右的景況，不覺恍然道：「我這不是在陰間啦。原來是在醫院裏呢，這是怎麼回事呢？」連吉慶是一個男人，不便大聲的哭喊，祇是一個人嗚嗚的悲泣。還是那連大奶奶告訴道：「環兒，你是一個有造化的人，好些個福都沒有享，如何能夠死，你這是在醫院的病房住咧。你到北海去，我們攔不住，你爸爸就另叫了一輛洋車，跳在你後邊，他要看看你到底和誰在北海約會。誰想到洋車拉到了一看，你原來和那田大爺約會着，你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你爸爸是全聽見了，他祇不過沒有好意思上前搭話就是了。及至你們去北海後門外，他拿着你的不心痛的錢·東西一撒散·你爸爸就想把你拉回來，不必去和他嘔氣，正好你又吐了一口血剛要往下倒，他一把就把你攔住了。就坐了原來的洋車，拉着你到這醫院來了。我是他派人來給我送信，才趕了來的。你這孩子，我也不忍得說你了。田大爺待咱們爺們可是有個不錯，可是他不能如此羞辱於你。你可知道施恩不求報，那本是君子人的度量，怎麼着？給了我們一點點好處，我們的姑娘就應當是他們的人麼？天下那兒有那宗俏皮事？既是如此，有他的不情，就許有你的不義，從今以後，不認識他是誰，也就完了。」這話說完了，連大奶奶自己氣得呼呼喘着，她倒掛起勁兒來了。連玉環聽着她說·自己也了然一切，不過她後邊的話，實在的不願意聽，就喉嚨裏一陣氣促，一連咳嗽了好幾聲，在床上連連的搖着頭道：「媽！我的親媽！你別報怨了。我對不起那田大爺。我騙了人家。我的良心上對不過人家，我自己這裏就夠難過的了，你怎麼還直說人家不好呢。」連大奶奶再要說，人家醫院的醫生早不聽她的了他在旁邊攔阻道：「得了，人已經活了，你們還有甚麼惦記的，快快的退

出去，讓病人靜養一會。」連大奶奶始才隱忍不言，和那連吉慶出去了。連玉環在床上躺着，雖然軟軟的，非常的舒適，可是她的心裏特別的難過。她從頭至尾，把以前的事情，溫習了一過，越想今天的岔是越難堪，嘆氣流淚，輾轉反側，一刻也不能安靜。那醫院的看護婦是最能對付人的，見她的情形不大好，早就走過一個，哄着她道：「王太太，你悶的慌麼？我給你解解悶好不好？講一個故事，你可以聽麼？」連玉環看見這看護婦白白淨淨的，細眉大眼尖下頰，長的體面極了。又不禁心有所感，自己太息道：「可憐！可憐！我還不如一個在醫院裏當看護的，自己吃自己的，過那樣舒服的牛活，無牽無挂，像我這樣給人家做姨太太，雖然一家人都飽了，都暖了。我的良心却沒有了。同時我處處都不給女人吐一口氣，我對不起自己這個身軀了。」那看護婦見她感嘆，倒也笑了道：「王太太，這有甚麼關係，這不過是個人的目的不同，志向不一樣。我們幹這看護婦，也是逼不得已，誰願意無緣無故的跟一羣病人打交道，像我的事情，提起來或者你也要落淚，我們想巴結上像你這地位，還巴結不上呢！」這話引動連玉環的無限興趣，她喘了一喘氣，不由得問道：「你的身世又怎樣呢？你能對我談一談，我當做一件故事聽，也未嘗不可。」看護婦仰起了她的臉，好像是想想從前，慢慢的又低着頭，呼出了一口氣，說道：「算了！誰願提從前的舊事，我就不願意想它。我嫁的丈夫，是一個富家的浪蕩公子，爲父母所迫，不得已的嫁了。可是我未出閣，却已經認得一位大學的學生。他穿西裝，戴眼鏡，別提多們漂亮。人性也別提多好，我們甜哥哥蜜姐姐，簡直的難捨難離，沒有一天不見面。我這一嫁，他那裏和我能夠分離，朝來夕往，還

免不掉私相會晤，不想一日竟給我丈夫發覺了，他逼着我離婚。我父母更助桀爲虐。剪刀帳繩，立逼着我死，說我做了不才之事，玷辱了門庭。把我關在一間屋子裏。幸而我半夜逃出來，算是得了活命，我立定志向，從此不靠別人，就當一輩子自食其力的女人，連我那舊朋友全不理了。我對於世界的男人都恨入骨裏，我覺得女人實在是男人的玩物，若不想當他們的玩物，除非不倚靠他們，因爲他們利用你來倚靠他們，而來使你一點自由也沒有了。所以我覺得一個女人，若不倚靠男人，或者男人還傾心願意的給女人做玩物咧。」連玉環聽了，認爲是至理名言。自己笑道：「你說的果然有理，我就是受了倚靠男人的害，給男人做了玩物，假使我永遠在歌場裏討生活，對待男人以不即不離的手段，永遠不嫁人或者我的事業就要成了。捧我的男人，都成了我的玩物，那也倒好玩，祇是事實做不到罷了。你那舊朋友不理他，又怎麼樣呢？」那看護婦面上透出一層恨恨的神色，說道：「那還提他甚麼，聽說他讓我一不理他，他就吃了甚麼毒藥自殺了。」連玉環一聽，禁不住毛骨悚然，面前鬼影憧憧，好像就有多少冤魂向自己索命，登時怪叫一聲呵呀，騰地坐起來；說道：「錯了！錯了！他一定自殺了！他死了！他死了！我把他害了！」這一叫却使那看護婦都大大的吃驚，嚇得那原來說話的看護婦早換了一張笑臉，推着她躺下，安慰她道：「我說着玩呢，我瞎說呢，那裏有的事，我不過瞎編一套的事，給你解悶罷了，我是一個有丈夫的呀！」連玉環躺着，掙不起來。她的眼淚汪然溢出。慘淒淒的道：「他死了罷？你說的竟和我的遭遇是一樣的，我怕我那舊朋友給我拿錢氣死了，我的罪孽真夠深重的。老天呀！你能不能讓我再看見他呢？」

這話說得聲淚俱下，不用提多們悽切動人。看護婦勸她不來，急得去請了醫生來，也是無濟於事，連玉環一片狂聲喊着，祇是說那田大爺死了，死了不能再活了，是我害了他。大家着急無用，祇好重新把那連吉慶夫婦叫進來，讓他們夫婦想一想辦法。他們剛一進來，連玉環算是不關了，眼睜睜的，望着他們夫妻二人，哭起來道：「媽呀！爸爸！田大爺讓我害了，我把田大爺害了，他已經死了，我剛才看見有許多冤魂，圍着我索命。我是自己作的孽，活也活不成，祇好一個字「死」了。」那連吉慶夫婦一看女兒的神情，太異往昔，他們也都束手無策。連大奶奶大着膽，坐在她床旁，扶着她躺下去，笑道：「姑娘！你別哭了，田大爺在他的家裏，誰說他死了，那才是造謠，這都是沒有的事。即或他死了，也不是你害的，你哭甚麼呢？」連玉環聽了這話，不大對胃口，她從床上一掙，就掙起半截身來，抬手一掌，就敬了連大奶奶一個鍋貼。隨着眼道：「他不是我害的，就是你害的，你把他害了，你把他害了，你償他的命罷。」這一個鍋貼清脆異常，把連大奶奶打得一怔。她當着許多的醫生看護，實在是挂不住勁，想要變臉，又覺得女兒是自己的錢樹子，而且又在病中，未免說不下去。祇點頭呼呼生氣道：「好孩子，好孩子，我養活你這們大，你倒沒大沒小，打起我來了。你好，你真好！」連玉環打完了一瞧，是連大奶奶，她也深驚自己出手之不當，撲地把自己軀一倒，埋頭枕邊，嗚嗚的又痛哭道：「我不活着了，我活着也沒有意思，我還是死了，我決定死了，我決定死了。」連大奶奶見她如此撒嬌，弄得自己也沒有辦法，祇是轉面對大家道：「你們諸位聽聽，我養活了這一個女兒，可教我說甚麼好？年頭越來越不好，姑娘大了

，說甚麼她也不聽，我這做媽媽的，真沒有法子了。」那病房內的男女看護都是年紀青青，頭腦嶄嶄新，大家聽了連大奶奶的話，各都嗤之以鼻，暗暗好笑，無人去搭理。祇有那醫生是以濟世活人為懷，他倒不畏麻煩，小聲勸着那連氏夫婦道：「你們姑娘照這樣鬧，可不是玩的，聽見沒有，鬧厲害了，她這就是神經變態，言笑失常了，你們願意這們大的人急瘋了麼？倘不願意，快快的去把那甚麼田大爺找了來，讓他們見上一面，再看看她如何，否則她不會瘋，也會急瘋了。」連大奶奶聽着這話，果然很有理，本來揚湯止沸：是不如釜底抽薪的便看了那連吉慶一眼，說道：「你聽見了麼？我是守在這裏，搵不了窩的，你就看在女兒的面上，替我跑一趟，把那田大爺給我找了來，見一見她，看她還嚷害不嚷害了。他不是還活活潑潑的啦麼？讓她看一看，也就放心了。」連吉慶這時候不是從前了，如何能夠躬親出去，尋找一個不相干的人：聽了祇是沉吟道：「這黑天半夜的，去找人家，誰就能夠在家麼？」連大奶奶看他不肯乾脆的去，更是特別着急道：「得了，太爺，你就別想那些個了，姑娘眼看差一點死掉，你還講甚麼半夜不半夜。你想，田大爺是從北海氣走了的，他不回家待要怎的，你就找一找他，費心辛苦一趟。」連玉環又在床上連連的哭着活不了，田大爺一條命，活活的讓她給害了。連吉慶實在出於無奈，祇可勉為其難，答應着出來。到醫院外院的廊子下，一陣晚風吹來，身上一涼，打了一個哆嗦，趕緊把挾在臂彎裏的大鑿，披在身上，抖了一抖，仰天吁了一口氣，暗忖這回若是見了那姓田的，那跟頭就算給自己跌到頭了。想着，剛要邁步出去，忽然那醫院門外鳴的一聲，又有汽車停下來。門房的聽差忙開着鐵門

，連吉慶想了一想，也祇好硬着頭皮去一下，趁着那聽差開門，忙着就把肩頭一聳，大踏步出來。這件事湊巧極了，他剛一走到那醫院的門外，那汽車上的客人，也正好下車。抬頭第一個就看見是他，忙笑道：「連先生，你們的姑娘病了，我瞧她來咧。」那連吉慶一看那客人，祇叫了一聲活該，真是不是冤家不見面，却正是那連玉環的老爺，自己的女婿王健明。登時祇開了個一怔道：「處長，這是我們的事，你如何知道了，你聽誰說的，也跑到這裏來了。」王健明是大派頭慣了的，跳下汽車，毫不在乎，邁步往裏就走。一面向連吉慶道：「姑娘的病怎麼樣？好了一些沒有；這樣搬到醫院來住，我是很贊成的，你何不早和我說，我也可以找一家熟識而妥當的醫院。你是安心的讓我碰釘子呀，我剛才白到你家裏跑了一次。」連吉慶聽這話不像他已經知道骨子裏情形的話，自己也鬆一鬆心弦，裝着快慰的樣子，笑道：「我也是正要給你通信，你原來已到我家碰了釘子，失迎失迎。你是聽那看家的街坊說的麼？王健明走着說道：「可不是聽他們說的，我去找你們，有一個看門的小娘們說你們姑娘吐了血，在這家醫院裏養着，你們夫婦也全在這裏，我才跑了來。」連吉慶知道他所得略而不詳，還不曉個中真象，就放大了膽，說道：「他也沒有怎樣，不過從你那裏宴會，回來一連哭了這好幾天，老是不痛快，今天又吐了一口血，故爾把他送到醫院來了。這也沒有甚麼，她一天比一天好了。」王健明一邊走着，一邊搖了搖頭道：「這件事我很對不住她，全是我那不要臉的娘們鬧壞了，那天晚上真夠她小孩子受的，我實在真不忍了。」說時，偶然一抬頭，糊裏糊塗的，走了這久，眼前黑忽忽的一片。不知是甚麼地方。後面忽有人喊着

，追上來道：「你們別往那邊去，那邊去不得。」兩個人的脚步一停，回頭再一望的，祇見那邊白光一閃，有一宗岔事驚人。欲知是何岔事，請閱下回。

第九回

忍作謳歌傷心局外客
強爲歡笑失意劇中人

且說王健明連吉慶二人聞聲回首，祇見那邊白光一閃，原來是一個男看護，穿了一件白布褂，氣喘呼呼的跑了過來，連聲喊着：「別往那邊去！那邊去不得！」兩人吃了一驚，忙問怎麼去不得？那男看護在黑影裏，上上下下的打量他們一回，連吉慶是一個熟臉兒的，王健明却不大認識？便笑道：「二位先生是來看病人罷，那麼請到接待室那邊坐，這邊是病人屍體解剖室，向來是不許常人參觀的，請回去罷。」王健明一看，果然前面陰氣森森，好像隱藏着多少病鬼，禁不住一陣毛骨悚然，笑道：「原來我們邊說邊走，不期然而然的，跑出這們遠來了，那麼接待室又在那裏？」那男看護聽他們是來看病人的，就很客氣的，願作嚮導，道：「我來領你們二位去，你們二位跟着我來。」王健明果然和連吉慶又走回來，連吉慶雖是未必出於有心，可是也未嘗不是故意，因為他想着，那連玉環神經還未復元，一味的胡鬧，祇是嚷着田大爺死了。此刻若果帶進王健明，是一個大大不便。所以他回來便向王健明聲明道：「處長，倘不是那看護讓我們回來，我們把此事忘下了，怨今天來看玉環，還不定行不行，醫生除了我們夫婦，還不許她見第三個人。實在是因爲她那天在豐德園，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大了，一時不能夠看見甚麼有關係的人。您等我去向醫生請示一下，其實就是見不着她

，也不打緊，您祇管把她交給我們夫婦，決計沒有錯，有錯了，我們夫婦包賠。」王健明見他這樣一說，未免大失所望，怔了一怔道：「那倒是沒有甚麼關係，不過我想見一見她，多放一點心。你們夫婦照應她，原是十分妥善，可是我能夠看一看她，尤其的妥當了。」連吉慶自然答應說好，忙出了接待室，跑來病房一看；連玉環還在床上哭着，連大奶奶站在地上，正手足無措，看見連吉慶，就問找來了沒有，我這兒快急死了。連吉慶在病房裏那裏敢說，急拖出連大奶奶，告訴王健明來了，自己打算不讓連玉環見他，直接的擋駕回去，說是醫生不允許。連大奶奶是一個明白事故的，當然也曉得連玉環見不得他，忙說道：「那是辦不到的，這一會見着他，豈不秘密揭穿，完全都壞了醋。女兒已然嫁了人，這都是毛病啊！」連吉慶看她也以為然，便吩咐讓她去告訴醫生，從今以後，連玉環的病狀不好，請不要允許見這位王健明，無論甚麼時候來訪，概予擋駕。一面自己又愁眉苦臉的出來，見了接待室內的王健明，還在引領翹盼，便是一聲嚀道：「處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去了，就碰了一個大釘子，現在醫生還是不准接見，最好過幾天。就沒有關係了。」王健明這次的失望，却是意料之中，祇得囑咐連吉慶道：「他們這西醫院，病人進來，便是他們的人，一切都要聽他們的，我也沒有法子，祇好不見了。這以後多勞你們夫婦，替我前來照應，所有的費用，記在我的帳上，倘或有甚麼變化，也要儘先告訴我。」說着，連吉慶當然一一的答應。王健明又問了問連玉環的病狀，連吉慶也似是而非含糊的告訴他一個大概。王健明又搖着頭道：「現在我那邊還沒有說妥呢，太太一天到晚的吵罵，我要早些回去了。」連吉慶聽說他

走，這是求之不得的，急忙送着他出來，看着他上了汽車，一溜烟的走去。連吉慶這裏把心放下，自己再想一想，天是不早了。這時候那田夢北家裏，還是去也不去？想了一會，終於女兒是自己的靠山，不能夠給她增病，祇好給她消病，無奈還是去撞一撞，於是僵了一輛洋車，照直的就奔了田夢北的姑母家來。這裏連吉慶是第一次來，一看也是朱紅大門，非常的氣勢。下車按按門框上的電鈴，裏邊聽不見應聲，又拍了半天門環，才聽見裏邊的走路聲傳出來，接着就是那門上的一盞奶油色的盾形大燈泡一亮。連吉慶以為是出來開門，忙着便問：「這裏是黃宅麼？勞駕，在這裏寄居的一位田大爺，他不在家！請知道人家且不開門，祇從那門上鑿着的一片漏勺似的銅片裏，往外用眼睛一張，隔着門問道：『你是那兒的？來找田少爺甚麼事？有名片拿一張來。』」連吉慶是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時見着那田夢北，忙着道：「你開門出來，我好把名片給你，這樣怎麼交你呢？」那聽差却是仍不開門，祇說道：「你把名片從信箱遞進來，不就給了麼。」連吉慶這才想起來，果然是一個好法子，便依言掏出一張「華北財務處科員連吉慶河北大興」的名片，從那信箱的窄縫內遞進去。果然那聽差拿着名片，聽不見聲息，大概是進去了。進去了好大功夫，忽然豁啣的幾響，那大門霍地就開了一扇。燈光下，一個穿着藍布長衫的聽差，很規矩的側身一站，笑着道：「連先生，田少爺請，您跟我客廳坐。」連吉慶聽了，不享閉門羹。這還是差強人意，忙一邁腿進了門坎。聽差的照舊的先關了門，然後去劈拍一陣，把那裏邊走道旁的電燈都開了，立刻大放光明。連吉慶跟着他走，一瞧這裏邊是純北京式的中國房子，進了垂花門，聽差引着他逕自進了北

上房。那北上房是前廊後廈，非常整潔，裏邊半中半西，又是沙發，又是紅木桌椅，古鼎古玩，名人字畫。不用提多門考究。連吉慶看了，暗暗的點頭，畢竟是這樣的家庭，帶着殷實的樣子；若是那王健明一類的做官暴發戶，又是兩樣的講究，沒有這多的文玩字畫了。坐下了，聽差先斟下一杯茶來，然後退了出去。連吉慶心想着，一會那田夢北必要出來了，便顛算一下，見了他應當說些甚麼話。自己還沒有想出怎樣措詞，忽然那客廳廳山牆上的一塊紅門帘一掀，看見聽差的在外側身迎候，其狀異常的恭敬，連吉慶知道是要出來了，到了人家，祇得也站了起來。眼前一閃，却又出乎意外，原來進來的，不是甚麼田大爺，竟是一個燙髮旗袍，四十多歲的半老徐娘。出來便含笑，叫了一聲連先生，請坐請坐，那狀況很是客氣。連吉慶一見是女的，不知是誰。當時幾乎無所措手足，不知站着好，坐着好，祇好笑着說道：「您，您是那一位？」那半老的徐娘笑了一笑，說道：「我姓黃，我是這邊的主人，您不是找那田夢北少爺麼？我就是他的姑母。您請坐，坐下說話。」說這話時，他怕連吉慶不好意思坐下說話，自己先坐下了。連吉慶也便告坐。那聽差進來，先給他們斟茶點烟，伺候了一遍。在那黃姑母眼珠兒一彈，聽差的出去。然後她用一支六七寸長的象牙烟嘴，吸着一支香煙，微微的笑道：「連先生，你來找那田少爺甚麼事呀！不可以告訴我呀？他是不能夠出來了，睡下了這半天。出去一趟，不知道跑到那裏去，回來就關門去睡了。聽差的告訴我，說連先生來了，我怕是替他疏淡了朋友，所以出來替他接待一下。您有甚麼話留下罷？」連吉慶聽了這話，說的是一點也不錯，祇是不見，田夢北本人，怎好意思把那事情告訴別人。故爾

也沉吟道：「黃太太，我來找他，這樣黑天半夜的那當然是有事情，不過這件事必須見了他本人，才好說出，若是請別人代達，那又有許多不便，黃太太何妨去請他出來。」黃姑母見他定讓自己去請田夢北，心上非常不悅，祇皺一皺眉道：「我們這邊向來是沒有人敢呼喚他，況且他的母親也正在此寄居，老人家上了年紀，驚動他們不大好，連先生若是有話面談，那麼何妨明天再來，自然會見着了。」連吉慶此來，急如星火，本來醫生的命令，讓自己帶了田夢北，去給那連玉環看看，以安其心，不想田夢北這邊麻煩又出，何能等到明天。所以他真急了顧不得甚麼，站起來兜頭一揖。深深的致禮道：「黃太太，請你原諒，實在是這不得已的情形。急欲見他一面，即或見不到他的面，我們能夠隔着窗子談談，也很可以。」黃姑母這一來，倒沒了法子，想要從他口裏騙出真實的話來，那是不可的了。她也祇好還禮，說試試看罷，朝那外間喊了聲「來人」，叫進一名聽差，吩咐道：「你們去看看那田夢北少爺睡着沒有？沒有睡着，你們就請他出來，說我有事情找他。」聽差去了一去就回來了，他的答覆，却大大的出乎意外的，說道：「太太，田少爺沒有回來呀，那位田老太太還是等候他咧，他從天快黑出去，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這句話不但使那黃姑母一怔，尤其是這連吉慶聽了，大驚失色，他想着連玉環口口聲聲的，說是田夢北讓她害了，不由失聲叫出來道：「啊呀，田大爺現在還不回來，他，他，他莫非是真個……。」黃姑母正和那聽差說着：「我還以為他出去一會，就回來睡了覺呢，怎麼他這們晚還不回來，你們也不叫我一聲。」聽差的答不出所以然來。那黃姑母陡的又聽見連吉慶說甚麼莫非真個怎麼樣？她

又大吃一驚，忙着問那田夢北怎麼樣了？連吉慶失聲說了出來，說到那莫非是真個上面，已然後悔不迭，縮口不說，給那黃姑母一來逼問，連吉慶也想着自己女兒若是因為田夢北真個如何，見不了面而死，那個自己的一念害兩命，罪過之大，無以復加。由不得悽然道：「黃太太，請你趕快的派人去，找々那田少爺去罷，我甚麼話也不說，祇好說全是我，我的不對，我一個人該死了。」黃太太一聽這話，越發的摸不着頭腦，祇急着道：「連先生，你我縱然是今天初次會面，但是彼此已算很久都知道的，你不是那唱票的姑娘連玉環的父親麼？你的姑娘聽說攀上一門子好親戚，嫁了甚麼處長，連你也做了官，大家是人所共知，怎麼又說你不對，你該死呢？請你快快的把我們田少爺的去處說明白了，看起來，你必定是知道的，他在那裏呢？」連吉慶失口亂言，惹來這一套，弄得他手托着腮幫，徐徐的搖頭嘆氣道：「黃太太，說起來話長了，你們既知道我女兒是唱戲的，我也不怕你們笑話，實在我女兒是唱戲，並且還和你們田少爺彼此有偲不錯，都是朋友，我們姑娘還多仗他來捧場，唱得日有起色。現在我的女兒嫁了王處長，他們的交情算是斷絕了。可是不知道他們是誰約的誰，今天晚上七八點鐘，他們又在北海內相見，是我無心跟隨在旁，看見他們三言不到四語，話不投機，竟然兩下反目，由爭吵而至於決裂，兩人各自東西，勢如水火，田大爺雇了一輛洋車，不知道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我的女兒是吐了一大口鮮血，由我護送到醫院。她自從入院，神經即已失常，口口聲聲，祇是說田大爺讓她氣殺了，又哭又鬧，非讓她再找回田大爺去看她一面，始才放心，我這才來貴宅裏拜訪田大爺，現在田大爺既然是尚未回來，顯見得事有差異

，自然是早派出幾個人，去各親戚各朋友家尋找一下，免得出了甚麼麻煩。」黃姑母見他言來悻悻，又聽說那田夢北是一氣由北海走的，更是張慌起來。說道：「怪不得呢，原來其中尚有許多文章，你何不一進門就說明白，倒費了這半天話。哎呀！可到那裏去找呢？這真是糟極了。」說着，她站起來看着遠去慶，不知道如何是好。這當兒房間裏鴉雀無聲，經過一剎那的鎮靜，那門帘內忽然嬌喚了兩聲「媽媽」，這是黃梅麗的聲兒。黃姑母忙應着，掀帘進去裏面。祇見那黃梅麗靠在門帘旁，眼睛裏一閃一閃，含着兩滴痛淚，望着黃姑母道：「媽媽！你甚麼都不做主意，見事則迷，你聽聽那王八小子說的，田大哥不是明明白白的給他們姑娘逼出事非來了麼？虧他尙自老着一張臉皮，上門來找田大哥，給他們姑娘安慰，呸！別不要臉了。快快的派人到親戚朋友家找找罷。」黃姑母果然想了又想，算是想起至近的親友十來家，不過都與田夢北無關，怕的是他不能夠登門，有一面之緣，能夠登門的，不過二三家罷了。因之就派了幾名聽差出去找尋，再讓一個老媽子依次的無論與他有無關係，都去道上電話詢問。這樣調兵遣將的安排下來，黃梅麗才滿了意。說道：「這還不定如何，田老太太那邊，還在燈下等着他回來咧，這最好不要讓她曉得罷。」黃姑母見她想得週到，趕緊又令她出去馬，告訴那田太太走，讓他睡覺，就說你田大哥學校裏有甚麼會，今天剛打的電話，不一定回來了。黃梅麗却紅了一紅臉，搖了一搖頭，扭頭就走出去，嘴裏邊還說着：「這差使我管不着，誰愛去，誰去告訴她，我沒有功夫。」黃姑母見自己女兒的一副憨癡的態度，立刻自己也明白了。不由暗暗笑着，這孩子也真是人大心大，不比從前了。田大哥的事兒，她

就如此關心，別人的甚麼事，她從來也不過問，讓她去告訴那田太太，她又不答應，足見得她自己業經以未來的田夫人自命，怕着去見那婆婆，惹她難以爲情。便派了一名老媽子，轉告田太太；然後自己又出來。那連吉慶兀自坐在上房裏，呆呆的發怔，黃姑母叫了他一聲「連先生」，他才霍地驚覺，機靈了一機靈，慌忙站了起來。笑道：「黃太太，您怎麼樣？派人去找沒有呢？」黃姑母將自己已經派出人去，各處找尋，都和他說了；又託咐他道：「這沒有別的，連先生也逃不出關係，跟着我們受一受累，你相熟的地方，有沒有是他常去的地方，都去找一找我們現在連他的母親都不能告訴，實在因爲他母親祇有這個兒子，聽了他沒有影，還不知道如何的着急咧。」連吉慶何能料到這位田大爺去了就不見面，聽了當然答應說是，惟恐那黃姑娘不答應自己，向自己要人。那黃姑母並且還說道：「既然如此，我所派的人，已經完全出去了，那麼我也不留連先生了，就請連先生快快的也替我們找上一找。這實在是一樁德行事，您也是他的朋友，當初又很不錯，就求您費心罷。」說完了，連連向他點頭，表示十分誠懇，連吉慶又弄得面紅過耳，甚麼也說不上來，唯唯諾諾的，不便久坐，告辭出來。那黃姑母送着他，還不住切實託付，告訴他有消息千萬打電話告訴一個信，又問了他那邊的電話號碼。告訴他這邊若是得有了結果。也給他通電話。以免兩下裏懸心。連吉慶一切都答應着出來。黃姑母直送他到門外，又派聽差去給他雇來了一輛洋車，看着他坐上去，她才回頭進門。連吉慶這裏坐着車，心裏方在轉念頭，田大爺找不到，自己回去如何交代。忽然那車夫跑了幾步，回身問道：「先生。您到那裏去呢？」連吉慶給他叫一聲不覺，

聽他問了兩聲，才又一機靈，說道：「他們雇你是拉到那裏，沒有說明白麼？」那車夫笑道：「說也笑話，我拉了半天沒主顧，他們叫我也沒有說地方，祇給了我三毛錢，說是讓我拉您。我也想開了，大晚上的主顧，出口就到也罷，跑出十里二十里也罷，咱們不在乎。」連吉慶也笑了，就吩咐他教他拉到醫院。自己暫且先回去看看。車夫果然喜歡了，拉着連吉慶急駛如飛，不久就到了。醫院的大門都關了，連吉慶下車敲了半天才開，忙着跑到病房一看，連大奶奶却坐在病房外的看護室裏打盹，靜悄悄的。一點人聲都沒有。連吉慶見此狀況，心中非常詫異，幸而這裏還有一個看護婦沒有睡，便問他怎麼樣了。那看護婦搖手示意，讓他先別大聲，隨着又笑道：「連先生，恭喜你，你的小姐開了一會，醫生給她點藥吃，這一會都在安靜靜的沉睡了，你可不要驚動罷。」連吉慶聽說，自然格外歡喜，因之自己也不必去面見女兒，祇連聲致謝，在這邊坐了下來。這當兒那連大奶奶也醒了，看見連吉慶，才要說話，連吉慶忙着一搖手，笑道：「你不要說，一切我都知道了。」說畢，他又愁容滿面，一籌莫展道：「祇不過你要知道，我們要脫不開一件嫌疑；因為那田大爺已經是沒有踪影，他從北海走，至今沒有回家。」隨將自己到黃家的情形，都和那連大奶奶一說。連大奶奶也非同小可的吃了一驚道：「這還了得，你還不去找一找麼？」連吉慶看了看那病房的門兒。說道：「我本來是答應說，去替他們尋找，不過我在路上，又想起女兒的病，似乎比那田大爺失蹤，還十分要緊，所以我就先跑來看女兒。她現在已經安眠了，這不是很好了麼？」連大奶奶急道：「她現在是好了，焉知道他醒了不再鬧，所以我說你還是去找一找田大爺，與

他們我們都好。」連吉連見大奶奶如是主張，當然不敢駁回，祇好推說天太晚了，明天一早出去不遲。女兒醒了，我們不妨再哄一哄她，支吾到明天好了。連大奶奶也祇得依了。兩人商量妥當，連大奶奶情願在這裏守候終夜，讓連吉慶一個人回家。那連吉慶是個男人，未便在比久留，也就依言出來。一個到家裏，謝謝那看家的街坊，關門自己睡覺。第二天起來，這却讓連吉慶做了大難，素有連大奶奶伺候慣了的，今天却處處都沒有，自己動手升火燒洗臉水；臨了，離不開身，再去找那街坊時，人家却婉言謝絕，說是沒有功夫，不便長遠的給您看家。連吉慶沒可奈何，祇好自己在家門口瞭望，不敢遠離。幸而醫院來了一個人送信，說道：「連先生，那黃宅的電話來了，太太讓我給您送一個信來，有一位田先生，今天一早已經回家去了。」連吉慶一聽這話，真是如釋重負，說不出來的快活，長長的出了一口氣，身上都一陣輕鬆，很自然的。笑了出來道：「噢！真的麼？那可好極了！他們怎麼說的？你知道不知道？」那人是一個醫院的看護，外邊套了一件大衣，裏邊的白大褂，還沒有脫下去。他道：「這個倒不知道，我是醫生轉派來的，您的太太說是如此。餘情我一概不知。」連吉慶欣喜之餘，又問他那位王太太病狀如何，可曾略見輕減。那看護笑道：「聽說是早起又鬧了一陣，太太在病房裏守着，算是好了一點。」連吉慶急着要去看看，打聽到底如何，便轉託這來人，去街上借電話給財務處，讓他們派一個聽差，來給自己看管門戶。隨後自己忙雇洋車跑到醫院來。祇見那連玉環果然正在病房裏躺着，和連大奶奶說話，連大奶奶正說着道：「姑娘，你別傷心啦，田大爺今天早起回的家，你爸爸昨晚去他家找，他還沒有回

今天早起，他姑母家裏來電話告訴的，怕的是我們不放心，這一下可以沒有事啦罷？」連玉環躺着，祇說是沒有甚麼指望了，尙在似信不信的兩可之間。連吉慶一腳踏進來，笑道：「得啦！姑娘的病不但好了，那大田爺也有了下落，我們還有甚麼可挂念，真是從今以後，可不大鬆心了。」那連玉環今天好像也沒那們大的氣力再鬧，祇在床上哼着道：「我這輩子怕的是不能見他了，你們替我找。是找不來的，我將來好了，出院再去找他，那祇好去他的坟前一祭了。」連吉慶看她癡癡可笑，自己便忍下一肚子氣去，坐在她的床旁，實實在在的解勸他一回，告訴她人是回去了，沒有甚麼惦念的，今天你好生養養神，過一半天早些出院，比甚麼都好。那連玉環忽然又哭起來道：「你既是說他回家去了，沒有甚麼變故，那你爲甚麼不把他帶來，和我再見上一次面？」連吉慶聽了，呆呆不知所答。那連大奶奶也道：「我一個人的大爺，你看女兒這樣盼望着，你就當行行好事，無論怎樣，請了那田大爺來，這算得甚麼呢？」連吉慶實逼處此，無可奈何，祇得依了她們，先打一個電話到財務處，請了半天假，然後又跑到那黃宅來。果然這一回那聽差的認識了，不要名片，不須回票，一逕讓他進去。笑道：「連先生，田大爺是今早回來的，太太讓我們快快的打了電話，也想到您一定要來，所以留下話，你到了就請，您上房坐。」連吉慶也笑着，在那昨晚坐的位子上坐了。聽差的先給他點煙斟茶，伺候完了，才又出去請那黃姑母。連吉慶坐了有半盞茶的時光，才聽得腳步聲一響；那黃姑母在外邊說道：「夢北！你怎麼這樣的擰種，讓你去見一見人，也不是要你的命，你爲何如此不識好歹。連先生聽說你昨天不在家，也很是惦念的，你今天就

不見見人家啦麼？」說着，那總差已然開門接迎。但見那田夢北神氣頹喪，衣冠不整，氣呼呼的，便讓黃姑母連推帶搯的讓了進來。連吉慶今番又見着他了，自己也說不上甚麼對得起，或者對不起人，老着一張臉，兀自站起來，笑道：「田大爺，您回來啦。」那田夢北見着他，也是無話可說，哼了一哼，也笑道：「連先生！您來啦。」直挺挺的，就坐下了。那黃姑母倒非常替他們說合：「一方面對田夢北說着，連吉慶如何來找他，如何關心切懷，都是你們哥兒倆的素日的情分；一方面又向連吉慶說道：『現在夢北回來了，昨晚他是遇着從前同宿舍住的一位學生了，兩人到那太平倉的舊宿舍談談說說，不覺直到天亮回來，你們二位有甚麼話，請在此講，當面鑼，對面鼓，說個明白。我先去料理料理家務。』黃姑母說畢，就像退避三舍，概不與聞，一直的出去了。她一出去，屋子裏的二人，彼此誰不理誰，更入了僵局：連吉慶的兩隻眼睛，儘管圍着那田夢北的臉上轉；田夢北的眼睛却直直的向地上看着，洋洋的不來睬理。僵了好大的功夫，連吉慶才咳嗽了一聲，無話找話的找出一句話來道：「田大爺，昨天我聽說我們的姑娘，在北海公園，把您得罪了，我心下非常不安，所以趕緊的找您，替她向您賠不是。她年紀小，始終不是大人，田大爺又是老朋友了，還有甚麼恕不過的，就請您化除前嫌，不要和她過意。一個小孩子懂得甚麼深淺，我這裏向您做一個揖。」連吉慶說着，他還恐詞不達意，看看屋裏沒有別人，爽性大着臉，起來舉手一揖。那田夢北却彷彿沒有看見，沒有聽見，還是一理不理，不搭他的岔。連吉慶一個揖做到空處了，他面皮雖老，也不禁臉的飛紅；她強的忍忍心火，又笑道：「就是環兒她本人，得罪了田大爺，

他也是非常後悔的，昨兒差點死在北海後門，一口血吐在當街。醫院裏住着，還是不大放心的，祇說是田大爺給他拿錢逼急了，要擠兌出禍事來，非再見見你不能放心。現在我就是請慫來了，請慫不管如何，看在我們的父女分上，賞一賞玉步，救我們孩子一條性命；否則她不但活不成，連我都要牽挂得吹台完事，田大爺是愛我們父女的，就請忘了從前罷。」這話說得雖然宛轉淒切，那田夢北聽了，却愈增心上怒火；他站起來，望了他一眼，冷冷笑道：「你女兒嫁了闊大官，你也做了小官僚，還來理我做甚？她死了，是他自找，與我何干；你若死掉，更是屁事，我都管不着。我從此決不再見你們父女，這裏也不是我的家，無人招待你這囉嗦先生，趁早兩個山字放在一堆，你給我請出去！」田夢北算是被他擠兌着說了話；說完了，拂袖而出，竟自進去了，連吉慶畢竟是做了官，早又恢復了當年的官僚氣，不是賣唱船頭，任何人的氣都要受的時代了。見田夢北如此翻臉無情，立刻也惱羞成怒，思前想後，不由也一蹶腳，說了一個好字：邁步才要出去。忽然那黃姑母笑嘻嘻的又進來，見屋中剩了連吉慶一個人，故意的諛道：「啊！怎麼連先生一個人在此，沒有人陪一陪。那田少爺走了？」連吉慶盛怒之下，見她來了，人家是主人，自己已不得不耐着性子陪笑道：「可不是麼？我們的談話簡單，三言五語，立刻交代，現在我走了。」黃姑母其實早把他們屋中的談話，在外邊聽明白了，見他要走，且不攔阻。祇是笑道：「怪對不起的，不能多陪連先生，實在因為我的女兒，這兩天要定婚，十天半月的，也許要迎娶，家裏的事太忙了。到時候我請連先生來吃喜酒，男家也不是外人，親上作親，就是我的表少爺田夢北先生了。連先生回去，這

個喜信，順便去帶給你們姑娘，她是田少爺的好朋友，聽見了，料也是歡喜的。」連吉慶一個字一個字的聽着，簡直是故意的惡心自己，拿她的女兒和田夢北訂婚，特意說給自己和連玉環聽；因之臉上也不知是笑，還是在哭，隱忍不言，唯唯否否的告辭出來了，到了外邊一想，這樣倒好了，省得自己去那連玉環面前，不好交代。如今實話實說，也就夠了。便不去別處，一直的又回到醫院來。果然那連大奶奶母女還在候着，見了連吉慶回來，非常的喜歡。連玉環先喘喘的掙道：「爸爸，您回來了。那田大爺呢？見着沒有？他來不來？」連吉慶見女兒如此癡心，他倒惻然半晌，才冷笑道：「依我看來，這件事算了罷。你們娘兒倆，何必這樣惦記着人家，人家早不惦記你們了。你們可知道，我昨夜今早，跑了這幾個趟數，好容易，耗到和他見面，不但招了他一篇淡話，還是不來，聲明從此不願意和我們父女見面；並且還讓我給你們帶一個喜信來，說甚麼他和那黃太太的女兒訂婚，十天半月也許就要迎娶了，誠心的癡心我一陣。你們想想，這種的人還惦記他幹甚麼？人是要丟得開，放得下，像他這樣，倒是一個大丈夫，不過你這想不開的樣兒，反而教人可笑。」說完，又復連聲冷笑。做出很有氣的模樣，坐在那椅上，哼然無話。連玉環一聽，這倒是出乎自己的意外了。因把頭一揚，啞了一聲出來；却又復安慰似的，笑出一聲來。然後歪着頭道：「是了是了，這就是了，怪不得他，如此自然是頂好。」那連大奶奶聽着，還不知她的用心，便問道：「環兒，你說甚麼呢？你聽見沒有，你是嫁了人，人家也訂婚快娶了，你們兩下裏，各自都有了着落，這還有甚麼丟不開放不下的。你想開了一點罷。」連玉環這時候好像就刑前的犯人。又

好像病人快死，輾轉床榻的一剎那，把以前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全部兜上了心頭，眼含痛淚，面上却又撲堆着笑，終而狠狠心，又笑了一聲道：「好！這樣狠兒好！我當初，給他拿去那錢，即是讓他去再娶，把我放下，現在他能夠實行，那不是很好麼？」連吉慶還怕他不憑信，又再三再四的，將自己去黃宅的情形，七分真的，三分假的說給連玉環聽。又切實着勸道：「環兒，你是一個明白人，沒有甚麼想不開，試問你昨夜躺在那北海後門外，若非有我在旁，家裏連一個信兒都沒有，人送，做夢也不知道，你可就苦了。看起來，天下最可靠的，莫過於父母；別的完全是瞎舉，不必走心經。你自己思思想想，自然就開通了。」連玉環怔了一會兒，她左邊看看，連大奶奶坐在身邊，右邊再瞧瞧，連吉慶站在床下，都在厮守着自已；不由叫了一聲媽，再叫了一聲爸爸，然後唏噓流淚，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一下就又躺下去，埋頭枕邊，嚶嚶的哭了。連吉慶見女兒表情如是深刻，曉得她是雖不到大覺大悟，已經是清醒過來了。就吩咐那連大奶奶好生應照着，自己去財務處要辦公去了。那連大奶奶答應着，連吉慶這才放下一顆心，痛痛快快的，出了醫院，跑到財務處。那王健明見他今天未到，也以爲又出了甚麼笑話，正自放心不下。及至他來了才笑道：「你晚了，我今天都老早的到了，你們姑娘的病好些麼？你去醫院看了沒有？」連吉慶連忙道：「好了，好了，怨的吉人天相，焉有不好之理，一半天也就要復原了。今天又說又笑的，我剛剛的去看了來，故此來得遲了。」王健明那會料到連玉環病來如山倒，病好又似雲消。登時也就笑了道：「這倒奇了，昨天我去看，還不讓我見，今天她倒好了，那麼讓我去看看罷。」連吉慶陪着笑道：「

處長何必着急，人都是你的了，好了自然就出來，何必忙在一時？等我下衙門去問那醫生，能夠見她，自然更好，不然，處長請再候一天半天的。」王健明微微一笑，旋又摸出一張請客片來，笑道：「你是不曉得，從前我們那次豐德園的聚會，僅僅的十幾位，本處長字輩的同事，大家湊湊熱鬧。這異又是一樁宴會，乃是當地的官長邀請的。就在這個星期六，地點是在三貝子花園幽風堂；軍警學商政各界領袖人士，完全都請了，而且還有外賓，也就是一回大規模的遊園會，再趕上碰巧下兩天雪，可就是賞雪宴了。本地的長官曉得我新納的寵，都來讓我把姑娘帶着，給大家認識認識，這回可比不得那回，莊嚴隆重，是中外聯歡的聚會。冬令雖然園無可遊，可是姑娘的病體，最適合到空氣通暢的所在，逛上一逛。我想姑娘到星期六若是能夠出院的話，這次宴會是必須參加的。連吉慶是一個政海中的過來，又復沉淪了的人，如何能不曉得這宗情形。最時興的，都是帶着太太出席宴會，這是無從非議的。不過又一想，這有些使不得。便笑道：「處長的大太太那方面打點好了麼？這回事情倒不要緊，可是殷鑒不遠，莫要再來一個二次，您說是不是？」那王健明一聽也笑了。說道「不要提了，那邊解決了，明天她大概就許走路，回我的南方原籍去了。她祇顧和我爭論短長，故意爲難，却不想她的娘家也出了是非。她的母親昨天死掉的，夜裏來的電報，大概明早就先回南了。不然的話，這宴會我是絕對的不敢那們大膽應允。」說罷，呵呵長笑，其狀頗爲自得，那連吉慶一聽，這倒是佔了一個巧字，立刻的驚笑道「哦！原來令岳母老夫人故去了，這就是了。」王健明漠不關心的，祇叮嚀着連吉慶去醫院，安慰連玉環，讓她好生將養，以便

出席星期六的宴會。連吉慶那敢違背他的意旨，下了衙門，又到醫院裏和連玉環一說。連玉環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聽了先膽寒道：「我可不敢再吃那宗飯了，上一回的教訓，還能說不厲害；就是他的太太回南了，讓我和那窰子姑娘，平起平坐，我也是不幹的。」連吉慶見她不悅意，免不得又再三再四的細細的關說。連玉環祇推說，兩天好些再說，若是不見好祇得推謝了。連吉慶也便罷休。轉眼過去兩天，連玉環的病勢，雖未根本全愈，可是心裏一痛快，已能起來。把從前的田夢北，丟開不想了。連吉慶又徵求了她的同意，逕自請那王健明來見她。兩人相會，事隔多日，還是彼此默默無言。好久，王健明才笑道：「真是的，累得你害了一場大病，我對不起你。我那位太太可惡透了，自從那天和你鬧了，回去我理也不理她；現在索性好了，把她的媽媽給鬧死了，回去奔喪去了。」說罷，幽幽的嘆了一口氣；眼睛看着連玉環，又問道：「你的病怎麼樣？可會好了？我來看你，你父親說醫生不讓進來，我不用提多不放心了。」連玉環蹙然一肚皮的不願意，到這時候，人都是人家的了，還有甚麼說的，見好祇得就收；笑了一笑道：「沒有甚麼，我這時候，就知道一條賊船，已經上去了，船到江心，又有甚麼辦法，也祇好說我的命該如此，我也怨不上別人來呀。」說着這話，她的眼圈兒紅了又紅，簡直的就要潛然落淚。王健明固然是一個有錢而玩弄女人的，可是到這個關節上，也爲之惻然。半晌無話，末後才說道：「你好了比甚麼都強，別的事我也不求你認真，你也不必太心窄了。我先問你，星期六三貝子花園的宴會，你能不能出席，認識些位高貴的太太小姐，那是一個極其高貴的遊園會呢。」連玉環傷了半天的心，

也沒有法子，還是要強作歡容，拿一張笑臉對着他。說道：「那隨你的便，你讓我去，我也說不上來不去。」王健明一聽，這倒好，和國際交涉一樣，道歉之外，還要加之以保證將來不發生同樣事件，就差着要求懲辦凶手了。便笑道：「這個請你放心，你不要再害怕的太太是回南了，再也沒有人和你搗亂，自有人奉承你，捧你的場呢。」連玉環得了這樣的保證，也就沒有說的，答應他屆時出席就是。王健明歡歡喜喜的走了。這醫院裏是聽有錢人的便的，所以連玉環的病好不好，是第二，人家要出去，焉有人去攔高輿；到星期六的一早，王健明先派汽車接出連玉環來。連玉環仍舊回到自己家裏，又是叫理髮師燙髮，又是沐浴更衣，忙到正午，王健明匆匆的就跑了來。進門一看，連玉環頭臉一新，業已花枝招展的打扮得發，他先長長的出了一口氣。拍掌笑道：「罷了，還是你這樣美人，怎麼打扮怎麼好，你瞧，這不和在醫院裏養病的頭幾天，換了一個人啦麼？」連玉環對着鏡子，看了又看，也覺得自己雖然比病前清減了許多，究竟是打扮好了，容光煥發，實在的還看得過去，也就笑了道：「不行啦，不是當年彩樓前了，王寶釧老了呢。」王健明見她自擬王寶釧，更是笑了。說道：「你是王寶釧，我當然就是薛平貴，可是那裏去找那代戰公主呢？」連玉環也笑了。王健明和她解了一回悶，催着他大家都出來，坐着汽車，一直的跑出西直門，往那三貝子花園來。中國的宴會，向來是定在十二時，出席的至早要在一點到，這還是守時刻的小人物，若是好角兒，尤其要後到；像王健明是一個中中的人物了。也要一點半鐘左右。所以他們的汽車駛進三貝子花園，停在那幽風堂外邊時，那邊的汽車，包月洋車，擺了一大片，高朋滿座，勝友

如雲，出席的早過半數了。王健明夫婦下車，那接待員上前就鞠躬歡迎，引導他們入場。祇見那大廳上躊躇踴躍，站的坐的，三三五五，男男女女，已然有不少來賓。大家看見王健明來了，彼此都是在宴會上時常碰頭的，互相熟識，有的就上去和他握手，有的就上去和他閑談。王健明手脚齊忙，眼口並用，登時就顧不得別的。那連玉環也早給幾位太太小姐扯到一旁，大家向她說笑，不是說她的頭髮燙得好，問是誰的手藝；就是說她衣服的面料子做法都入時，是誰家的出品；有的還挑剔她的毛病，說她的耳朵上的珠墜，手上的戒指，太不講求了，王處長貴為華北財務首腦，富可敵國，誰人不曉，納了一回寵，難道連幾件貴重的飾品，都不給王太太買麼？太可惡了！連玉環也沒的可說，祇是隨鄉入鄉的；幸喜她們這回沒有甚麼下賤的，都是正式的太太小姐，就和她們又說又笑的，打成一片。入席的時候，那都是中國的筵席，可仍舊是保持着一男一女的制度，大家成雙做對的，分做七八席圓桌面坐下了。由主人過來，把盞三巡，好事的還猜了幾拳，吵得立刻熱鬧起來。更有的提倡讓那帶着太太小姐的，都自動的去奉請出來，為大家或舞或唱做幾段遊藝給大家助興。連玉環一聽這提議，心中就卜通一下，心想這不又是翻新花樣，讓自己做難麼？祇見那些位太太小姐，有人提議，便有人出頭，一霎時，離席而起，果然便有一位打扮和那天豐德園同席的娼妓差不多的小姐，扭扭捏捏的，一直的走到那大廳當中；也不知是那裏鑽出來兩位青年的賓客；作為琴師；又不知那裏借來的一把月琴，一把二胡，一拉一彈的，居然就奏起樂來，奏到一段落時；那小姐忽然輕輕啟朱唇，悠悠的就唱了出來！但聽她唱的是甚麼「可憐的秋香，你的爸爸呢

「你的媽媽呢？」連玉環這倒是聽見街坊家小姑娘上學回來，時常唱的，不過這回却換了一位年可及笄的大家小姐，聽着未免肉麻。一曲既罷，居然也會肉麻當有趣的，圍座一齊鼓掌喝采，亂了一陣，那小姐笑盈盈的歸座去了。這以後陸陸續續的，小姐太太差不多都個個出席。南腔北調，各獻其能，又是申曲，又是揚州調，還有西皮二簧。唱過些時，忽有人又提議道：「我們大家不要忘了，王處長太太是一個女票友呢。」這話一說出來，大家連男帶女，都又鼓起掌來；那男的已喊出：「歡迎處長太太消遣一段。」王健明也已拿臂膊拐一拐身旁的連玉環，笑道：「你看看，衆望所歸，全都屬目於你，你少不得勉爲其難，二次出山，再作馮婦，唱它一段。」連玉環那裏有心消遣，見大家如此，她早咕嘟着嘴道：「我唱都忘了，誰能夠重拾舊業，來給他們解悶。我上一回唱，就唱出一個喪門神來，這一回說甚麼也不唱了。」王健明也知道她是不很樂意，自己又何苦相強，於是仗義而起，站着對大家道：「各位先生女士，小妾承諸位熱烈歡迎，本人當代致謝，不過她今天剛出醫院，大病初愈，聲帶受損；再者說，她久疏歌舞，詞句多已遺忘，恐怕獻技不成，反而獻醜；故此這一幕暫且刪了過去。由本人飲酒三杯，作爲認罰，謝謝諸位。」說畢，她自己早提壺斟酒，舉起杯來，就要一飲而盡。馮知道在座諸人，多半和連玉環是初會，大家祇聞其聲，都知道那連玉環是一個票友，正好借這機會，給他們一個恭聆的機會，豈能就此甘休。所以立刻鼓噪起來，有的說：「老王滑頭了，太太是你的，唱一段莫不成還吃醋，都留着你一個人聽麼？這太難了。」有的坐在他的身旁，不等他的酒喝下去，早一下的搶過杯來，笑道：「沒有的事，天

下的事都那們容易，那人人都想做做處長了，還不快樂的向尊夫人下跪，求她唱一段給我聽，說好的還不行麼？」有的索性不知道從那裏尋來的一本鉛印的戲考，丟在連玉環的面前，說道：「王太太怕是忘掉了戲詞麼？現在有一本戲考在此，照本去唱，總沒有甚麼錯了。這還不賞臉唱一段麼？」說着，一方面已經又拿來一塊椅子上的棉墊丟在王健明的身旁，笑道：「老王，沒有甚麼說的，你快快的跪下，尊夫人就唱了。俗語說得好，老爺跪夫人，天下太平，何況唱一支曲子。」王健明到了這當口，真是無法下台，逼上梁山，無可如何，祇向那連玉環道：「你看見了麼？大家都盼着你一唱，你不唱，連我都受了攻擊，這還了得麼？」連玉環是決心不唱了，見大家如此起哄，更賭氣子一扭脖子道：「我的病剛好，起心裏不高興，如何能夠唱？我不論誰說，都是不唱的，我就是不唱了。」那王健明轉過臉來，對大家剛要說，那大家早都鬧起來，紛紛嚷嚷的不答應；有的並且把王健明架着臂膀捉起來。腳不貼地的，架到那椅墊上跪下來，笑道：「王太太，這沒的說了麼？武家坡上的一句，「爲丈夫跪至在窰外邊」連那樣貞節的王三姐，還免不掉放棄了尋短見的念頭，何況今天盛會之下，若干的民衆，疾首痛心的請求，和堂堂處長的屈膝呢，來罷！唱一段罷！別客氣了。」這一來，那王健明索性將計就計，跪下去不起來，老着一張臉，朝連玉環笑道：「得了，你唱一段，不就結了麼？你看，他們把我欺負成這樣兒！」那連玉環見他們任意胡爲，把自己氣得也沒有辦法。那些男女來賓，看見這樣的醜態，男的哈哈大笑，女的更是忍俊不禁，還有一兩桌是些位外交方面的官員，陪着十來位歐美的人員，大家看了，也笑不可當。說道：「

我們外國人每每看到描寫中國風俗人情的小說和文字。說起中國人怕老婆。總是說頂燈罰跪，我們總是不大相信，以為祇作笑話看而已，却不想今天看起來，竟是一件事實，具見貴國何嘗不尊重女權，我們正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咧。」說完，大家互敬一杯，哈哈一笑。那幾位外交官員早已面紅耳赤，有的過來，想要攔阻他們的高興時，那連玉環給他們鬧得無法，祇好算是含着悲慟的答應了。王健明也算是站了起來。大家又是一陣子譁笑，這一幕揭開去了。那旁邊的賓客有的毛遂自薦，願作琴師，早已橫搭着一條腿，坐在連玉環身後，吱吱扭扭的拉了兩下子胡琴；笑道：「王太太，怨今天消遣甚麼？是西皮還是二簧？」連玉環本來就是勉強答應的，自己祇答應說唱，也不知道唱甚麼好，見他來問，想不出甚麼來，祇好笑道：「隨便，唱甚麼都可以，怨拉着瞧。」那琴師一聽這樣的老板不好伺候，便又問道：「那麼您唱甚麼調門，是西皮，還是二簧，是慢板是原板還是快板，工字調六字調呢？」連玉環這個好像不好意思說隨便了，祇得想了一想，還沒有說出所以然來？那王健明是明白她的，知道她是一百分不願，趕緊從旁說道：「你隨便唱一唱，不管是二簧西皮，交代過去就完了。你就唱那遊龍戲鳳的一段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六句不完了麼？」說的時候，並且還代她拿來那戲考，翻了一翻，說也慚愧，那裏面正有遊龍戲鳳的一段，打開擺在她的面前，笑道：「你不記得詞句，這裏還有。你看着唱，這是沒有錯的。」那琴師聽見說是唱遊龍戲鳳，他為趨承上司起見，早一下一下的拉起了胡琴，定了一個六半的調門。笑道：「唱那個是六句四平調，六半調不高不矮，總可以唱了。」連玉環見他們這等體貼，自己祇好依了。拿起

那戲考來一看，却吃了一驚，祇見那本戲考破舊不堪，好像是一本小攤上買來的舊貨，並且上邊字裏行間，有許多地方都加以塗改，不是原來印就的了。看了再看，却不由想了起來，原來這戲考是自己的，不過自己嫁了人後，這東西用不着，大概給父母當爛紙換了肥頭子，不知何以輾轉的到了這飯莊上。看看那游龍戲鳳的一段，塗改的還多半出自自己手。記得因大爺夢北那時候正和自己要好，有一天和他拿這戲考，還合唱了幾句，以後每天都拿着戲本作為藍本，教給他唱甚麼四郎探母和游龍戲鳳，並且還說過，將來能夠合演一齣，就是游龍戲鳳為打泡戲。想不到如今戲考尚在，人事已非，自己是嫁了人做姨太太了，田夢北大爺也和那黃小姐梅麗快結婚，自己和他並且弄成誤會重重，不能諒解。連玉環越是神虛火旺，她的思慮越多，看見這一本戲考，竟會越想越遠，怔怔的出神，把身子在這大庭廣眾之間，衆目所視之下都忘了。那琴師拉着胡琴，四平調的過門，是沒有多們長的，幾下子就過去了。到了連玉環該張嘴的時候，連玉環一概沒有聽見，那琴師等了等，見連玉環是死魚不張嘴，無可奈何，祇好把胡琴溜了過去，再從頭上拉起，拉了又一遍，連玉環還是不張嘴，那琴師也祇好暫時住手，笑道：「王太太，過門到了，您怎麼不張嘴唱呢？」連玉環才聽見了，她把那戲考一丟，機靈了一下，忽然說道：「我沒有聽見呀，您再拉一拉。」王健明因為那琴師也是一個小官僚，恐怕他臉上挂不住，便搭言笑道：「小妾專門犯這毛病，他每逢到了過門，必須拉上三四遍才張嘴。有人說，這是名角的習氣；其實她那配稱名角呢，不過學的是這習氣罷了。上回在豐德園，唱得也是游龍戲鳳，就是這樣拉了好幾遍呢。」那琴師也笑了。

於是再重整絲弦，從新拉了起來，果然這一回連玉環也脫不過去了，無奈何硬了頭皮，到那胡琴拉到過門，她試看着那本戲考，逼着喉嚨再一唱。却是出乎意外的，那嗓子經了多日不動，今天一動，大大不受使喚，不但唱起來枯澀無味，連自己聽着也不入耳，並且到了轉彎轉角處，直直的轉不過來，還不要緊，簡直的竟由沙澀裏劈裂開來，及至挑高的時候，更是聲如裂帛，刺耳難聽。唱到那第二句上，賓客們已經由側耳傾聽中，漸漸的透出輕視的意象。那「兄妹賣酒」的賣字照例是提高的，要一個花腔，轉一轉，再落在酒字上，就在這賣字上，聲音一劈，劈下來，簡直的唱到了酒字，變成一字不出，再也喊不出來了，不用說甚麼字音字韻了。那些賓客中，男的還知道怕人家面上下不來，勉強擺着一副莊嚴的面孔，不讓它露出一點笑意；可是那些位女賓，却是都帶着小孩子的脾氣，聽了連玉環的嗓子不給勁，早已有幾個嗤嗤的都笑出聲來：在這羣衆中是無法制止的。連玉環又是恨，又是氣，那裏禁得起大家如此嘲笑，早把那本戲考，往桌子上重重的一丟，自己發狠道：「我本來不要唱，偏偏的讓我唱，明明白白知道我的嗓子不好。這不是故意的與我爲難。讓我出這大的醜。」她一發作，那位胡琴的琴師先呆住了，祇得把胡琴一停，聽着他的下文，那些女賓嚇得把笑都縮回去，靜靜的不敢再做聲，男賓們也相視無語，眼巴巴都去看王健明如何。祇見那王健明倒底是漂亮的，他看見連玉環的確窘極，不能不給她一個下台地步；趕緊手舉一杯酒，帶笑起立，對大家深深一躬，笑道：「諸位，剛才大概聽明白了小妾本是我由醫院裏接出來赴會的，一來是應酬大家，不得不爾，二來是城外園地空氣清新，藉此可與她病體有益，所以

才帶着病，領她來此出席，諸位請她即席一曲，以娛嘉賓，自然是看得起她，無如她心有餘而力不足，嗓子給她洩了氣，方才的慚形，諸位大概看見了，這也無須我多說，就此中止，請諸位另請別位消遣罷。」說完這話，王健明把那杯酒一飲而盡，向四外一照杯，才坐下了，好像是爲連玉環謝罪一般。那大家果然經此一來，興頭似也少減，聽了王健明說，連個鼓掌的都沒有，有幾個上來，免不得加以慰問，打聽連玉環怎麼樣，要緊不要緊。連玉環祇將手扶着頭，偎依着王健明肩上，閉着眼睛，一言不發。王健明給她把那慰問者對付去了，這才又把眉頭一鬆，轉了一轉面孔，問她一聲道：「你聽見了麼？我替你說了，你不要唱了，現在你心裏覺得如何？好了一點沒有？」那連玉環眼睛是閉着的，其實甚麼她都聽見了，祇是點着頭，哼了一哼。王健明看她神經異常萎靡，自己若是一定讓她爲難，也是不忍。又問她道：「一碗飯吃完了，大家照例要到園中各處散逛的，你能不能去呢？」連玉環聽到這裏，她把眼睛睜了一睜，看了看那王健明，又把眼睛一閉，那眼角裏便濕陰陰的，透出眼淚的痕迹來。王健明看了，越發不敢相強了；便笑道：「你真了不得！這有甚麼難過的？誰都免不了有個大災小病，你不想去，精神不大好，我等送你上汽車先回去了好了，你何必爲難呢？」那連玉果然把頭點了一點，枕着王健明肩頭不語。王健明看那席間各位的興致，給連玉環一鬧，也好像是輕減許多；再沒有人出來歌唱，有的吃啞酒，有的五魁八馬的划拳，女的都在肅然靜坐，也不像先前的嘻笑了。他就不待席終，便領着連玉環起來，向主人作謝道：「今天實在對不過，小妾有點不大得勁，我要先派人送她回去了，我去去就來。」到底他是個

處長的身分了，那些男女賓客，多已離席起立，有的還特別離席，送着他們出來，問問連玉環到底怎樣，有沒有要緊。王健明都笑着謝過，說道：「不打緊，小妾這是宿病未愈，故爾如此，請大家原諒，她逃席了。」那女客們熱心的，更有的要送着連玉環回醫院，王健明都讓連玉環謝過，自己也攔住她們道：「不必了，我派我這個聽差的送回去就完了，我自己也是不去的。」王健明說着，攙着連玉環上了汽車，叫過來他的聽差一看，原來是那王老好。連玉環坐在車裏，一眼看見了，心上一鬆快，那王老好仗着他的年紀大了，汽車的前部，有那司機及跟車的聽差佔坐，他就在車後部的倒座上，和那連玉環對面坐了。汽車一直的駛出三貝子花園，王老好是一個愛找碴說話的，他幹了這行跟官的買賣，比不得從前，所以他的根短桿的旱煙袋，業已換了一隻美國式的大烟斗，拿出來，在小布口袋裏，滿滿的裝上一袋。對那連玉環笑道：「太太，咱們在東便門外邊的交情，可不是一天了，我憑着這張老面子，在您面前吸一袋旱煙，您沒有甚麼不答應的罷？」連玉環倚在那汽車的靠背上，睜眼看一看他，祇好一笑。王老好擦火柴吸了一口煙，忽然笑道「咦，我還忘記問了，您來了剛剛一會，席還沒有散，爲甚麼先回去了？」連玉環見他問到這節，却不知答覆他甚麼好了，自己悠悠的喘了一喘氣，然後又嘆道：「你不要問我了，我實在是過不慣這太太的日子，還不如我賣唱茶樓，或是在你的船上耍小錢。追襟綫，倒心平氣和，捫胸無愧；我今天又差一點死了。」說畢，祇覺胸間一陣氣逆，倒着翻上來，立刻咳嗽不已，整得臉都紅了。王老好看她的樣子，心上十分可憐，不遑問她今天細因，祇說道：「你的病不是那天在北海和田大

爺見面又勾起來的麼？以後還有甚麼事情呢？當天你們是怎麼見的面，我還不大知道，我祇知道你和他鬧得一定不大好。」連玉環讓他問到那要命的節骨眼上，自己更悲從中來，不曉得說甚麼好，靠在車裏的棉靠背上，喘了一口氣，把手捫着胸，呻吟道：「你問那田大爺麼？我們算是吹了燈咧！從此我們完事大吉了。」王老好驚問所以。那連玉環就掉下淚來，說道：「他不原諒我的苦處，我拿錢把他招攏了，他從此不理我了，還不算吹台完事？」說着，將那田夢北和自己從北海訣別，以及連吉慶去他家探問，反招出一身的不是來，和聽說他和黃梅麗訂婚的一切，全部都說了，那王老好聽這些個過節過眼，都不是自己所知，倒也頗覺詫異，說道「這是怎麼說的呢？我想着你們二位有天那們大的誤會，見上一面，也足可解除了，爲甚麼一見面倒話不投機，竟自至於決裂，那田大爺豈不是太不原諒你了。」連玉環哼了一聲，抬手擦擦眼淚，又說道：「那有甚麼法子呢！祇不過我是一個對不起人的人了，還有甚麼說的，也祇好冤沉海底，聽着人家笑罵。現在我一肚子委屈，沒處可訴，偏偏今天又是照着那天的例子，讓我唱唱談談的，還得裝出一臉的笑來衝着人。王大爺，你想想我還能得下去麼！」說完了，連咳嗽帶喘氣的，縮在車角落裏，渾身彎曲成一團，真是一個小小憐虫似的。王老好見她不嫁人，倒是一個很活潑的女子，登時想起從前，也不勝傷心。他把那大鍋烟袋，向汽車窗外一扣，重重的往車門框上一敲。說道：「豈有此理，等等我去看那田大爺，倒是怎麼回事，去問問他。你這邊一個快急死了，也見瞎事，怕的是人家還不知道。我去

說一說，他總不會不相信的。」連玉環倒未表示怎樣，祇是帶着眼淚，笑了一笑。說道：「算了罷！人家因緣美滿，親上作親，是多們風光，我不是破鞋提不起來了麼？得啦！我們各憑良心，甚麼也不說了。」王老好見她忽又不以為然，自己祇想着她或是也許不願意再見那田夢北了，因之也未向她認真，祇隨便說了幾句話安慰她。汽車到了醫院門外。王老好送着她下車進去；這裏一切現象，沒有甚麼可以照料，王老好看無事，也就回去交差。一晃過去好幾天。忽然那連吉慶在財務處見着王老好，他慌慌張張的便問道：「你現在有功夫麼？不能到醫院裏去一趟？」王老好笑道：「我功夫倒是有，不過姑娘的病，聽說還沒有好，我去了，讓她見景傷情，反與病體無益。您那邊用久的話，何妨請處長轉派一位。」連吉慶見他是皂王爺伸手拿糖，便無暇開口齒，祇是笑道：「王大爺，無論如何，您去就知道了。姑娘這兩天，病勢越發沉重了，口口聲聲，祇是嚷嚷着想您這老大爺，您若是去一輪的話。那是頂好了。」王老好聽得倒也惻然，就不再說閑話，驚詫着道：「姑娘這兩天病更重了麼？那麼我晚上去看看就是了。」連吉慶又諗咐他一回，讓他說話小心，王老好件件都依了，果然晚半天王老好沒有事，一個人到醫院來。那連玉環這幾天不見，躺在床上，却是扁扁平平的，身體異常瘦損，那臉上也一左一右，掉下兩條子肉，都朝腮幫裏縮進去。以前她本來是一這鴨蛋圓的面孔。現在好了，索性變成一個窄窄的條子臉。王老好見了，就是一驚。忙問姑娘怎樣？我聽說你想我，叫我到這裏來，這話對麼？連玉環身體雖是瘦弱，她的出入氣息却是異常粗促；見了王老好，才要說話，又是一陣氣逆。先咳嗽了一陣，才苦笑了一聲道：

「是呀！這話是誰說的，我爸爸告訴你的罷。」王老好點了點頭，坐在她的床旁小椅上，定睛一看她的臉，禁不住暗暗的搖着頭。說道：「姑娘，你的病好了些麼？這兩天你覺得怎麼樣呢？」那連玉環却把頭在上，左右擺了一擺，嘴角邊一動，透出一絲絲的微笑。說道：「我好了，也許下世再見罷！」王老好吃驚道：「你這話，是怎麼說呢？好好的，爲甚麼下世再見了？」連玉環喘息道：「王大爺，醫生說的，我的病，是肺病，早已種下根苗，不是一朝一夕了。現在又弄得大口吐血，心臟的影響也不小，所以我除了長期休養，尚有十分之一的補救，簡直就算沒了希望。我這兩天，一起床，頭昏眼花，站立不穩，和從前大大的不同。自己也知道凶多吉少，故此我才盼着您來，我趁着這口氣未絕，我要求您替我辦一件事。」這話說得王老好不忍卒聽：幾乎替她流下淚來，便勉強堆着一臉的笑，安慰她道：「姑娘，你這話可說錯啦。你的病吉人天相，好不好的，那是沒有問題，何必發愁心急呢？不是我說，你在這裏又不愁吃，不愁穿的，妥妥實實，安心養你的病，着的是甚麼急？一人三魂七魄，來頭本是非輕，難道年青青的，就會這們死了，那才是笑話。姑娘你聽見了麼？」說畢，拍了一拍她，又笑道：「你有甚麼事求我？我沒有辦不到的，你就說說給我聽罷。」連玉環聽着他的安慰，自己仍是不十分相信的，微微笑着。末了，又看看左右，看護婦恰好出去了，她便嘆了口氣道：「王大爺，我的病我曉得，我比醫生還有把握，絕對的好不了。我但求你不辭勞苦，看在我們父女和您的交情分上，給那田大爺帶一信去，讓我在臨嚙氣之前，見他一面；我的一死，不但是瞑目九泉，並且是永無遺憾。我想王大爺沒有辦不到的罷？」王

老好見她事到如今，還是開口不離田大爺，自己又是可憐，又是好笑；沒可奈何，敷衍病人，不得不忍着頭痛，頷首道：「罷了！大姑娘，你才是一個多情的人咧，病病歪歪的，還居然挂念着從前愛你的人兒，這個我辦的到辦不到的一層，先不必說，我們祇拿那人情道理上來講，就有許多地方說不過去。你要曉得：你是一個已經嫁人了的，比不得在家裏當姑娘，一舉一動，都隨自己的便，任意而為，不受限制，你是一個處長太太，舉動之間，不為自己想，還要給那處長想一想；你是一個嫁了人的太太，再和從前所歡相會，是大犯條款，所不應為的，若是讓處長知道，你的一切可都就完了。你要再思再想。」連玉環看他不肯乾脆答應，伏枕流淚道：「王大爺，你不用替我想，我自己甚麼都想開了，我就求您辦這回事，決不再求您了。況且上回在汽車裏，您還替我不平，據說你要去問那田大爺，現在我還沒有問你，大概你也沒有去問，空逗我一個狗咬尿泡空歡喜，難得我這裏，傻瓜似的，還等着你的回信呢！」連玉環說着，又自嚶嚶啼泣，埋頭不再說了。王老好見這情形，在在都給自己一個頂不好的印象，自己說也慚愧，上次不過隨口說說，幾時又給她當真去找那田夢北，因之捫心自問，未免不安。便笑道：「得了，姑娘，我事不宜遲，馬上就去找。前事休提，祇提現在，我豁出一切去了，挨罵受報怨就是這一回，我不管找得來找不來，我下着苦功夫去說；咱們是心到神知，我這一去，三言五語，叫了他來，你也別樂，我若是叫不來，你也別喪氣：你該喜歡一點子罷？」連玉環聽了他去，便把臉又向外一轉，看着他，眼巴巴的祇是一邊喘氣咳嗽，一邊回枕上叩首，代表着行禮致謝。王老好看了，心中倒好生不忍，祇去扶

住他，讓她好好的安眠。說道：「算了，我王老好和你也是父一輩子的交情，無老或少，一口一個王大爺的叫着，還讓我說甚麼，慢說這點的小事，即使赴湯蹈火，我都不辭的，不管他來不來，回信我一會就送到，請你好好生等候，我去了。」說罷，王老好挺身拔步，走出這病房來。還沒有走到幾步，忽然連玉環在屋裏，又顫顫微微的叫了兩聲「王大爺！王大爺！」那王老好聽了，脚步方在一停，醫院的聽差，已經跑出來，幫着她叫道：「王先生！王先生！王太太大叫您回去。」王老好聽了，急忙又轉回來，祇見那連玉環在床上欠起半截身軀，有氣無力，拿手往褥下，正自亂掏。王老好見了，不知是怎麼回事，問聲：「姑娘，是你叫我啦麼？我回來了。」那連玉環顫顫着手，從被褥底下，摸出一隻扁扁的紙包，復又躺了，喘息了一會，才舉着那紙包，微笑一笑道：「我祇願催着您去，竟自把這件東西忘了，一不做，二不休，王大爺，您把這個給田大爺也順便帶了去，我們兩人的一樁冤孽，全是由此而起，這東西害人不淺哪！」王老好又不曉得這是甚麼東西，何以要帶給田夢北，正待問時，連玉環已然把那紙包打開來，裏邊却是一只碧綠碧綠菠菜色的翡翠鐲子。她望着它，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在枕上把頭一連搖上幾搖，說道：「王大爺，田大爺和我所以決裂。就是一半因為我不能夠還他這一只翡翠鐲子，拿一千塊錢給他折價，是羞辱於他了；所以他和我的誤會重重的，不能解開。現在我的這只鐲子，據我父親說的，拿到廊房二條胡同的珠寶玉器店裏，那些商人們都各觀望着，存了買便宜的念頭，給不上價錢，所以又拿回來了。這話是在昨天了，我和我母親又說起這件事，我認爲父親貪財出賣人家的飾品的不正當，我母親說是沒有

賣出去，給不上價錢，又拿回來了。我聽了，喜歡得甚麼是的，當下便推說願意在垂死的時候，再看一看那可紀念的東西，騙着我母親拿來。我放在這裏，再不撒手了。王大爺今天請費心，帶給那田大爺，就實話實說，告訴他這東西回來了，放在這裏，早晚也離不開當舖和金珠店的門口，乾脆原物還了他，也去掉我一樁心事；大概他也許就來了。」王老好看她自從自己進門，以至於現在，還是念念不忘，一口一個田大爺，拿出這鐲子，意思也無非讓他來。自己便感嘆萬狀的，接了那翡翠鐲子來，看了一眼，自己是一輩子賣力氣的，也不知道這東西之真假，以及由那兒值錢，糊裏糊塗的，拿那紙又一包，腰中繫着腰帶，便解開衣襟，送在懷裏。笑道：「就是這樣罷，我照話實說，把這東西給他帶去，意思達到就是了。除了這個，還有甚麼說的呢？」連玉環遲了一遲，定目凝神，好似想了又想；好久，臉上才浮出一層笑容來，說道：「王大爺，我託咐你了，別的等他來了當面說罷，也許我祇此一面，下不爲例，再也不託付你甚麼了。你看我們爺兒倆當初苦混的分上，給我再賣這回力氣，我這兒謝謝了。」王老好聽她祇願說着決絕的言語，自己諾諾的，不得再還言。連玉環嘆了嘆氣，又催道：「王大爺，您請罷，快去快回，我這裏是眼着日影動，耳聽好消息了。」王老好不便再留，連聲應着，退了出來；到了醫院門外，心上不知如何，還是酸酸的；抬手偶然摸摸臉上，風一吹，竟是生涼，濕陰陰的，已經流下眼淚來了。當時不容遲緩，再摸了懷裏的紙包，把腰帶一緊，也雇了一輛洋車；直奔黃姑母家來。這時候天不早了，那黃姑母門外却燈火輝煌，車馬開入，紛紛聚集，別提多們風光，多們熱鬧。王老好覺得情形特別，試

在門外打一張望，祇看裏面也是噉噉嚷嚷，轉眼那賓客們出去進來，非常的衆多，王老好疑惑到一百分，暗忖人家府上，若是有甚麼喜慶事情，自己冒冒失失的趕來，可是諸多未便。因向那門外的車夫閒人一打聽，那些人笑道：「這是黃家的小姐，和她的表兄田少爺訂婚的大喜的日子，裏邊這時候正要吃飯，親友們紛紛前來賀喜。這件事真夠瞧的，兩方面都是世家，祇這一訂婚，女家一頭，先到了百八十位親友，若等到了正式的喜期，還不擠破了門？」王老好聽了恍然，原來是這們一回事，便點了點頭，暗暗的嘆息。連玉環那邊，人是人家的了，還念念不忘，以田大爺爲心上的人。人家這邊，却正是喜喜歡歡，高高興興的，預備大辦其喜事。便也笑道：「果然，人家是神仙眷屬；不知道要羨慕壞了多少人呢。」這裏正說着，那大門裏有個聽差的，出來開發車飯錢，看見王老好的打扮，也是個長隨模樣，就上來問道：「你是那兒來的，你領了車飯錢啦麼？」王老好讓他問到頭上，爽性走上一大步，笑道：「這位大哥，我是田大爺的老朋友，今天聽說他是大喜的日子，特意前來道喜，請你費心回上一聲。」那聽差的聽說他是老朋友，兩眼上下一打量他，笑了一笑道：「你姓甚麼？住在那兒？」王老好祇答說姓王，住在東便門外的二閘。那聽差的走進去了，王老好在這裏站了半天，他才又出來，手裏拿着一張五塊錢的鈔票，笑道「得啦，我給你回上去了，田少爺應酬親友，忙不過來，既是老遠的來道喜，不能空回，取一個吉利，我到帳房給你要了賞錢，你拿了去罷。」王老好看見他拿出一張鈔票，自己怎好去接，因舉手一拱，笑道：「謝謝這位大哥，今天我來，目的不在討賞，我是來求見田大爺一面，有話面談的，請你無論

如何，進去請他見我，多有勞駕。」那聽差見他臨財居然不苟，禁不住哦了一聲，再瞧一瞧他，笑着進去了。王老好再等了一刻，他又出來，笑着點頭道：「來罷，田少爺讓你進去。」王老好這始放下了心，也笑着答應，隨他進來。祇見這外院內，已經是喜氣洋洋，處處透着蓬勃熱鬧；院子裏廚役，忙着端菜送湯；遙聽廚房下刀勺亂響，一派緊張的氣象。聽差的把他帶到垂花門外，進去又報告。片刻，田夢北穿了一身嶄新的袍子馬褂，匆匆的走出來。王老好是藉題發揮，前來賀喜的，就一揖及地，哈哈笑道：「大爺，來晚了。您哪，我聽說您今天大喜了。」田夢北見了他，倒也笑容滿面，招呼着聽差，開了外院書房的門。讓他進去。一面答道：「不敢，你從那裏知道的你這是從東便門外來麼？」王老好剛坐下，又站起來道：「是，我這是從城中來，田大爺貴人多忘事，我上回經已說了，我在王處長那邊，當一名長隨，你記得這個岔麼？」田夢北抬手搔搔頭，仰了一仰臉，哦然笑道：「是了，你是在那邊當差，我倒忘了。」一面又讓聽差張羅茶水，又彷彿不甚經心的樣兒，笑道：「你聽誰說的呢？」這一問本不好答覆，王老好弄得呆一呆，才想出來，笑道：「這還用說，您這大的舉動，瞞得了誰，誰不知道。」說畢，打了個哈哈，這個岔，就算過去了。田夢北本是百忙中出來見他，和他談了幾句，無非隨口敷衍，說不出所以的，後來實在彊不住了，才打開鼻子說亮話道：「王老好，你今天找上我的門來，想必另有事故，我拋下許多親友不顧，出來見你，你到底爲了甚麼？帳房給你開賞，你爲甚麼不要？」王老好趕到今天這節骨眼上，話也是不大好說，幸而又這一問，便笑了一笑道：「田大爺，話早已跟您說過，東直門

裏連大爺的姑娘，是嫁給我們上頭做姨太太了，今天我又是被她所派，來和你有話說的。」田夢北聽了這話，精神頓覺一震，臉上的顏色，一紅一白，也變成異樣的難看；打了一個遲頓，却又勉強笑道：「這怎麼樣呢？你來替她有甚麼話說！」王老好說到這時候，他便要來一個當場獻寶，從懷裏一掏，就掏出那隻翡翠鐲子來，打開紙包，輕輕的往田夢北眼前一放；微微笑道：「田大爺，這東西和您好久不見了，您還認得它麼？」田夢北猛的看着這隻鐲子，當時倒怔了，說道：「咦？你從那裏拿來的？這個原是我家的東西，我如何不認得。」王老好放下了，縮回手來，又笑一笑道：「大爺您認得，就不用我說了，這是連大姑娘讓我給您送來的。」說畢，就將連玉環所託咐自己的話，一五一十，如數的和田夢北一說。又笑道：「您瞧！這真是虎口中的餘食，得來的不易，差一點就沒有。連大姑娘現在病是越來越沉重，眼是凶多吉少，儘盼着您去看她一看；但是找不回這件東西，又有上回她拿錢把您招攏了那個岔，她不但沒臉見您，連我也不是不來的。現在好了，東西是完璧歸趙了，所以我也來了。田大爺您何妨去看一看她，她還是在那醫院裏養着，可是病體却是一天沉重一天，成了活着的病鬼了。」王老好經心刻意的說着，滿擬可以引起田夢北的熱烈同情，却不想田夢北先是很受震動的，此刻明白究竟；却鎮靜之極。聽罷，撫然笑道：「謝謝，你來往奔波，真是難得。這鐲子你帶來了，費你的心，我也並不是不收，也並不是收下，祇請你給我帶回一半去，給他去看一看，代表我去看他便了，我們兩人的感情，也以這鐲子爲例，不必再委曲求全了。」說罷，田夢北驟然拾起一隻手來，抓起那隻價值千元的翡翠鐲子，重重的

往桌上一拍，拍喇的一聲響處，那錫子便一拍分了家，變成了兩半。王老好不提防這一手，大大的吃了驚。祇見田夢北顛顛抖抖的，把那一半錫子送過來，面子上却仍是對他笑，道：「費你的心罷，請你帶回這一半錫子，我們的交情，就可以說是有似此錫子。」王老好不知所以；這一半錫子接也不好，不接也不好，弄得進退兩難。祇好陪笑道：「大爺，這話可不是我說，連大姑娘和我是老交情了，田大爺這邊更不用說，兩邊是一樣的，我不能偏向着那一頭。您知道，話您是這們說，我可不能照樣去學舌，挨人家的耳刮子。沒有您不聖明的，人是快死了的，那不是給她病上加病麼？我們當人家底下人的，實在不敢！實在不敢！」王老好說了兩個不敢，他也不由的挂了一點火，哼吟的氣喘着。又拱手笑道：「得啦！今天您是大喜的日子，我攪你的局，太不知好歹，無怪您來生氣，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裏好撐船，我和您告別了。」說畢，湧身起立，向他淺淺的一躬，邁腿要出去。那田夢北看他閒話順嘴流，自己本是氣急而發作，又不禁轉過一個念頭來；向前一把扯住王老好，眼巴巴的望着他，嘴裏打了兩個結巴，連着問道：「老好，你不要走，那連大姑娘叫你來，就是這們幾句話麼？」王老好轉回身來，張着兩隻手，向他喘喘的笑道：「可不就是那幾句話，我沒有甚麼夾帶藏掖，都說給您了。這不是還有那隻錫子麼？您又不問青紅皂白，一下子就摔碎了。」田夢北見他說沒有話了，原可以放他走路，却不想此刻忽然心上一陣難挨，咕嚕便坐在門首的一隻椅子上，把頭搖了幾搖，自己嘆息着道：「好！東西是我摔碎了，不要賠，請你祇管放心。我自己祇是不明白。你們的連大姑娘，上次在北海和我說的話，夠多們決斷

。爲甚麼現在又再三再四的，向我來引逗？她病了，是她自作自受，與我何干。真正的，若是見了面的話，又有甚麼話說，不也是那麼一回屁事。」王老好聽他忽又轉圜了，自己便也緩和下來；說道：「噢！您瞧這個急勁兒，連話都沒有聽明白，一隻價值千元的鐺子就摔碎了。我說得明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在學房舖裏念過四書，說是甚麼不論多們凶惡的人，一到垂死，說話總是悔悟明白的。那位連大姑娘眼看着病得要死，求神禱佛的，盼着見您一見，死後瞑目，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爲奇，偏是您肝火太旺，不管三七二十一，劈頭先給我一頓，這攔着誰，也是受不了。」田夢北這時候想來想去，發作得有些過分；自己幸而轉圜得快，不致又得罪一個很有義氣的鄉人。就謝過道：「老好，咱們都是好朋友，不用提甚麼了。我之對於連大姑娘，別的意思一點沒有，我祇恨她和她的父母，把我騙成一個大頭瘋子似的，直到她隔出閣的幾天，我還不知道，事後由你告訴，我才曉得了。這在情理上是說不過去，就是甚麼人都都懂得不對岔，可惜我給她們租房子，賃傢具，成全他們一家人的一片苦心，到這時候真所謂有好沒好，完全把我作外人看待了，我故爾才感極自憤，就從此誓不再與他們往返。我的巴結他們，目的固然不在她們的女兒身上。可是他們的女兒，却自動的，要和我聯爲秦晉，不惜以身相待；不然，這隻家傳的珍貴玉鐺，何以又能到她的手內。不想事情是畫餅了，那還不相干。竟爾拿錢作爲打發我的工具，豈不是大大的笑話。現在你來了會子，不讓你帶回一點成績去，與你面上難堪，顯見得我不夠朋友。請你告訴她，明天我就去，讓她等我好了。」王老好見他真是變幻瞬息，神鬼叵測，這一會忽又依了連玉環的

又何必去初呢？

春城歌女

一七四

要求，答應明天就去，不覺喜極道：「田大爺，真有你這一手。罷了！罷了！你既有現在，何必剛才？瞧你氣成甚麼似的，真是何苦來。你說的話，我也不怕拉老婆舌頭，一概給你帶過去，你明天一去那醫院裏，包她病就減輕，或者不幾天就好了。起死回生，全在你的身上。祇可惜那錫子摔碎了，再也不能整上了！」田夢北和他說來去，連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居然順口如流，一反初衷，答應他去醫院看那連玉環，自己微微的一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得不順流而下，以錯當真。說道：「好了！就是這樣！我現在心緒非常不安，這一回親事，本是母親和姑母做主，硬要如此，我本心裏尙在無可不可的，今天就草草的要正式訂婚了，我簡人的志願，至少要大學畢業，才好訂婚，誰想到現在趁我這創傷未復，她們乘虛而入，逼上梁山，竟自成了事實呢！」言下，滿腹牢騷，顯着異常的失望。王老好把事情辦得圓滿，他沒有甚麼可說的，不解勸他幾句，請他記着這個岔，莫要忘了。田夢北想着他來了一趟，趕上好日子，不能就此放他走路，留他去廚房，要了一份菜給他吃，再把那張鈔票交他，這才返回內院來。這當兒本來正在吃着喜酒。田夢北忽然逃席而去。大家不免特別注意，等他回來，黃姑母便問他是甚麼人來了，弄了這們半天？找你有甚麼事，你陪了這們久？田夢北恁好明言，不免扯上一個謊，說道：「從前住公寓時使喚的夥計，今天也不知從那裏得來的消息，知道自己快結婚了，前來道喜討賞，給他一塊錢，讓他去了。」大家聽了，平平常常，不值得介意。倒是那黃姑母向那田老太太笑道：「你瞧，我們的親上做親的親家太太，這位姑老爺，沒有別的嗜好，可就喜好交個朋友，不論甚麼人，高的矮的，全都認

識，從前住過公寓的夥計，也會向他討起賞來了。」那田老太太倒沒有說話，祇笑了一笑。大家有的拉起親戚，拐着彎兒，是田夢北的弟兄之流的，就機舉起一杯酒來，向他笑道：「由大哥，兄弟剛才說過，今天要敬大哥一杯，作爲賀喜，大哥沒有吃，就出去了，這一杯現在接續前文，找補着喝了它罷。田夢北對景傷情，個中滋味，本已夠自己潛受，方才又有王老好一來，越發的無心吃酒；便推辭道：「對不起，我本來不會吃酒的，剛才已吃了賀兄的一杯，這一杯不敢領，敬謹壁回罰菜一箸，作爲代表好了。」說完，剛要舉箸夾菜，那位自稱兄弟的已去劈手奪下他的筷箸，笑道：「不行，不行，我們不是虛情假意的，這一杯酒不吃，分明是不賞兄弟的面子；怎麼賀老哥的一杯，就可以吃了呢？」田夢北心亂如麻，又當不住他們極力相讓，急了個頭紅臉漲，說道：「這杯本來不能吃的，吃了以後，是不是還有第三杯，我要問一問。」那自稱兄弟的嘻皮笑臉的道：「自然囉，吃了兄弟的一杯，那裏還有第三杯，所謂祇此一遭，下不爲例，請你祇管放大了膽，吃了這一杯。」田夢北給他逼得無可奈何，祇好忍了頭痛，把面前的一杯酒，舉起來，說道：「那麼就祇此一杯，下不爲例，倘若再有，我可恕不應命了。」這話說完了，果然他把那杯酒，和那自稱兄弟的一碰，再湊到嘴邊，很很的往下一嚥，只覺得那杯酒辣不可當，好像比尋常吃的，大不相同。這一下嚥，更是不容於胃部，一連在胸際翻了兩翻：好像是沸騰起來一樣，衝上衝下的。不由得田夢北一聲哎喲還沒有叫出來，他的面部變成又紫又紅。猶如一隻茄子，晃了幾晃，到底抵抗不了，脖子伸了一伸，噁的一聲。不但把這杯酒從喉嚨裏還席，完全吐在地上。便是那剛才吃

下去的珍羞美味菜肴，也一齊都拐了出來。這一來可把那座上的男女嘉賓，都嚇壞了，大家停杯放箸，一個個都看到這邊席上來。有的陪同那田老太太和黃姑母都過來看視，問是怎麼了，要緊不要緊。那自稱兄弟的舉着一隻空杯子，更呆如木偶，做聲不得。田夢北吐了幾口，把肚裏鬧毒的東西打掃出來，倒覺得神經一爽，放下那酒杯，搖了一搖頭，喘出一口氣來道：「不行了，我再不能喝了，這一下把我害苦了我的心裏跟翻了江一樣呢。」那黃姑母見自己未過門的女婿，竟爾給親友們害得如此，她早氣極了。說道：「這真是豈有此理了，大喜的日子，吃一點喜酒，也不過是點綴點綴，誰讓你們沒深沒淺的，拿着這貓兒溺灌人，你們看着這樣兒好看麼？」說着，黃姑母叫來兩個聽差，說道：「算了，這宗現眼的酒，吃不吃不妨事的快快的擡着田少爺，回去睡一睡罷。」於是兩個聽差的擡了田夢北，離座而出，到他住的房間裏，放在床邊。黃姑母和田老太太跟了過來，問他覺得怎樣，要不要請個大夫來看。田夢北坐在床邊，吃了一口桌上杯裏的殘茶，漱了一漱，自己再喘一喘氣，說道：「不要緊沒有甚麼，我已好了，是我吃酒吃得勁兒猛了一點，所以吐出來，招得大家不痛快。姑母和母親不要管我，還是出去看那親友們，替我道一下歉。不要讓他們怪我。」那黃姑母和田太太見他不甚要緊，兩人讓他躺下睡一睡，也就一同又到了前面。這裏大家早顧不得吃飯飲酒，各自議論紛紛，說甚麼酒要少吃，事要多知等等的格言，應當以此爲證，信爲不虛。黃姑母二人來到，大家不免又問長問短，說了一番話。黃姑母和田太太向大家表明歉意，說田夢北無事，請大家放心。大家果然才安靜一點，那黃梅麗今天不比往日。她穿了一身鮮

艷的時裝，右手無名指上，帶着一只紅寶石的訂婚戒，正在黃姑母身旁拌坐，聽了黃姑母說，她心下雖然放懷一些，可是筷箸再也拿不起來，簡直是無心飲食，吞吃不下，大家讓她吃，她也不肯吃。弄得這一席喜筵，差不多就算不歡而散。晚上免不得幾家近一些的親友，太太小姐們不走，再聚會上兩三桌牌。黃梅麗是討厭這種賭博的，她和黃姑母等人應酬一會，便退回自己屋子裏，心上總覺得不大妥實。又不便去問母親和田太太，祇偷着問那老媽子們道：「你到那田少爺屋裏去了麼？可知道他現在怎樣了？」那老媽子是一個年輕輕的，怎不知道他們表兄妹平常的風情月意，又何況現在名正言順，是未婚的夫婦，焉有不挂心的道理。便笑道：「小姐，你問那田少爺，人家沒有怎麼樣呀。我剛才還過去張羅茶水，看見田少爺面朝裏躺着，沒有甚麼，大概是睡着了。」黃梅麗聽了這話，她心裏才算平安了。又沉了一沉，想要去見他，問問他今天到底因何，大喜的日子不怎麼痛快。繼而一想，這使不得，現在是未婚夫婦了，比不得從前是表兄妹，說說笑笑，可以不避形跡，現在若是過於屈就他，又惹他小看自己。因是點了一點頭，表示沒有甚麼可問，待那老媽子出去。她再想一想，還是不大妥當。田夢北在開筵就坐之時，還是喜喜歡歡的，沒有透出有甚麼不痛快的情形，都祇爲忽然有人找他，出去了半天，等到回來，神頹氣喪，竟自和十幾分鐘前判若二人，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其中定有緣故，萬萬的不會平常。那麼這來找他的人究竟是誰，可就耐人尋味，大可研究了。黃梅麗想到這裏，她有心去再派人去打聽，又礙於自己的地位，祇得忍着不發表。這一天鬧到夜深，黃梅麗自己先睡下去，不管她們。第二天她起來了，那黃姑母

等人却是鬧到天明，剛剛的睡下不久。黃梅麗起來看了一看。除去有個老媽子伺候自己，別的老媽聽差也都無有踪影，料是都在夢入黃梁。她便梳洗打扮完了，搭搭訕訕的，一個人溜出房來，到那前後左右，各院裏隨便繞繞。漸漸的走到那田夢北母子住的房間窗下來。但見那邊業已有了動靜。老媽子伺候完了自己。也正到這邊來。黃梅麗裝作不甚介意的樣兒，遠遠的溜盪着。忽然那邊房門一啓，皮鞋聲響處，田夢北穿了一身西裝，手裏提着一根旅行杖，匆匆的就走了出來，黃梅麗一抬頭，恰好和他打一個照面。那田夢北沒有想到她在這裏，看見她欲退不能。登時彷彿微微的一遲疑，就怔住了。黃梅麗却也覺得面上熱烘烘的，不大得勁。欲知他二人誰先向誰招呼，以及田夢北意欲何往，請閱下回。

第十回

此恨綿綿幽魂歸地府
餘情孌孌愛侶走他鄉

且說田夢北昨日大喜之期，有那王老好突然而來的一個岔，惹起他滿腔的不痛快，當時一杯酒勾起滿心的愁煩，一頓飯也沒有吃好，便打點着休息。及至今天起來，他的心裏就覺得一蹦一跳，空空虛虛的不大落實，好像是有了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沒有辦一般。直到他穿起衣服來，自己思量斟酌的好半天，昨天已經和王老好講在當面，據說是今天要到醫院去看那連玉環一下，此舉固屬不是本心情願，然而畢竟是和他說了，不能不算數，無妨去她那裏看上一看。倘或她實在要死了，這也是最後的一個訣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聽聽她又說甚麼，也是未為不可。想着，草草的穿了一身西裝，倒提了一條手杖，匆匆的就走。田太太看他歇

了一夜，第二天恢復原狀，起來又要出去，知道他是已無痛苦，小小的不舒服，已告霍然，登時說不出的喜歡，所以也不問他到那裏，想着他去繞繞，也就回來了。田夢北倒不會料到，一出門就看見由表妹而未婚妻的黃梅麗，正在外邊站着，一抬頭恰好打了一個照面，兩個人各都一呆。當然是田夢北先招呼的她，點頭一笑道：「你在這裏幹甚麼呢？你到早哇！」這一句連素常表妹或黃小姐的稱呼都沒有了，黃梅麗聽了，尤其覺得刺耳驚心，臉上的紅暈，更增添了幾層，啞嘴了一下，才說道：「我早，你也早，你的病大概是好了，所以這一早又要出去呀。」說完了，她的頭也慢慢的低了下去，連看他都不看了。田夢北看見她這等神情，自己倒有些愧怍。覺得她和自己算是正式的未婚夫婦，此刻瞞了她，去看另一個情友，未免於理未合，說不下去。便微微的一紅臉，笑一笑道：「謝謝，我昨天不痛快是臨時的話，今天就已痊愈了，現在是出去隨便的溜盪一溜盪，你在這裏沒有事，你若是也想出去的話，我們何妨一道兒出去。」黃梅麗低着頭，那眼珠兒順着上眼皮，把他斜掃了一掃，說道：「你想想，我們現在好像不比從前了罷？一塊兒無忌無顧的出去，那樣子好看麼？」田夢北掄着手裏的手杖，笑了一笑道：「那有甚麼關係，彼此不是一天了，何在乎出去一趟，你若是不願意的話，我也不敢相強。我們一會兒見，我出去了。」田夢北說着，掄了他的手杖，一搖一擺的就要往外走去。却不意那黃梅麗倒吃他這一駁，給他屈服下來，說道：「你不要走，你等一等，我去去來。」田夢北一聽這話岔，無可不可，祇得暫把去醫院的念頭放下。回身站住了道：「你瞧，不希望你去，你倒又去了，快快的去了來，好一同出去。」黃梅麗

見他答應，便對他含情脈脈的一笑，扭身走開去了。田夢北見她依實了，自己就去門外等候。那黃梅麗果然過不多時，套了一件藏青呢子的皮領外衣，笑嘻嘻的走了出來，說道：「你看。我穿一件外衣的功夫，就給我母親發覺，把她驚醒了。她問我到那裏去，我連說也沒說就出來了。你想，我和你出去，怎好意思的和她去實說呢？」田夢北聽了，也自一笑。看看他的那件外衣，細腰扎背，長及腳背，非常的時髦，因笑道：「你這件外衣新做成的罷？我怎麼沒有見過？你看還嶄嶄新，穿了沒有幾次罷？」黃梅麗和他並着肩膀走着，一聽他說外衣，低頭自己先看了一看，又對他撇了撇嘴唇，微微一笑道：「你別說啦。我這是去年冬季做的了，有甚麼好看，到你眼裏就新鮮了。」說着她又一邊走着，一邊抬手扯扯領子，緊緊腰帶得意極了。田夢北見她這一會和自己不甚羞澀，業已活潑了許多，也把與致提起來，笑道：「可不是麼。這就叫做情人眼裏出西施。南方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北方說人是衣裳馬是鞍了。」黃梅麗也又嗤溜一笑。兩個人在街上走了一程。田夢北是心裏有事，言談話語，總是不大自然。黃梅麗却是情有所鍾，業已得到相當的歸宿，她從心裏就是快樂的。因之表面同路同行，骨子裏截然不同，完全是兩樣的。溜盪了半天馬路，黃梅麗忍不住就問道：「我們出來的功夫不少了，走的腿也怪累的，還不該回去麼？」田夢北本是無所謂，也便信口搭言，笑道：「回去就回去罷，天也不早了。」黃梅麗看他隨口說來，天剛剛才十點多一些，便說是不早，暗暗好笑着，跟他又往回路上走來。兩個人還沒有走到回路的三分之一，忽然一輛飛快的洋車，從後面趕過來，車上坐着一個老頭兒，回過頭叫一聲「這不是田大爺麼

「田夢北一看那老頭兒不是別人，却正是自己昨天接待的那位王老好，他也爲之一驚。說道：「呀！老好！你這是到那兒去？」于老好的洋車，隨着他的叫聲，也立刻站住了。他驀地就跳下來，氣急敗壞，拿一條粗毛巾，擦着頭上的急出來的水蒸氣，喘呼呼的道：「我的大爺，幸爾碰見，不然，也是讓我去碰釘子。我這不是到別處去，正是去府上請您。」說到這，個您字，他一眼瞟着黃梅麗，即將底下要說的言語，嚥了。嚥轉了一個口氣道：「您昨天答應我的，今天怎麼還不去呀？」田夢北見他見了面沒別的，依然是昨天的那話兒，自己有黃梅麗在旁，說話固然以避諱一點爲妙，無如也要問問明白，於是笑道：「我一會有功夫就去，何必着忙，反正我今天一定到，就是了。」王老好見他言談自如，尚不悉骨子裏的情由，便也無所顧忌，給他一個衝口而出；急着道：「大爺，話不是這樣說，您是隨便的，人家可是活一時是一時，不能隨您的便呀！大姑娘從昨天後半夜起，乍醒乍不醒，滿嘴裏常說鬼話，時時刻刻，念叨着大爺怎麼還不來，太對不起大爺，自己把自己害苦了，還落一個不好的下場頭。是我們隨侍左右，一刻兒不敢離開，還好，把這鷄鳴五鼓的一關，算是過去了。早起她明白過來一些，口口聲聲，祇是問我要田大爺，問大爺怎麼還不來。她快死了，據醫生說她五行無救，不出晌午，必定就是一個死字。我看着她臨死哀號，是鐵石人也要落淚；誠然不忍令她死了，還落下一個死不瞑目，所以我又來打攪大爺，您哪，快快的跟我去，還有一面可見，不然的話，再見面祇好下世了。」王老好說着，他忍不住兩滴老淚，業已奪眶而出，先亞賽來報喪一般哭了。田夢北聽他說得十分悽絕，自己也顧不得許多，吃驚之下，

就急道：「老好，請你先不要哭，昨天你來，還說她不致這樣，爲甚麼一夜功夫，轉到這等惡劣。我這裏還不大留意咧！」王老好流了兩滴老淚，他自己擦了一擦，哼了一哼道：「好大爺的話，昨天我來了，甚麼都說了，不過你田大爺沒有留意就罷了。現在沒有許多話說，我祇問您一句，您是不去呢？」田夢北見他埋怨上來，自己也沒的可說，說是不去，又覺不忍，人是快死了，好了一場，臨了連一面都不得見；說是去呢，眼見得黃梅麗在自己旁邊監視着，尙不知她的心下何若。便說道：「老好，謝謝你，累你老遠的跑道，我這是往家裏走，你等我回去一趟，然後就去如何？」王老好看不出他是有黃梅麗在旁不便，聽了便搖頭道：「我的大爺，您沒有聽見我說麼？人簡直是不行了，今天晌午就過不去，您去遲了，就難得相見，那裏有回去的功夫。倒是聽您的一句痛快話，您若是不去的話，我回去告訴她，讓她聽了也好放心，絕了她的希望就完了。」田夢北聽他說的決絕，自己若再搪脫，那就是拒絕了；因轉向那黃梅麗道：「你聽見了麼？我和這位王老好說的誰，你知道不知道？」黃梅麗聽了她們說的，誰不明白真象，大略也可以知是關乎一個女人的生死，給他一問，故意的道：「我不知道呀！我不曉得你們說的是誰，我大概未曾預聞，你問我這個幹麼？」田夢北這就有了說話的因由了；於是告訴她道：「你不知道，待我來告訴。你還記得那唱二簧票友，嫁了人的連玉環罷，現在說的就是她，她要死了。」黃梅麗把他們適間所談，無不句句聽在心裏，這會兒見他道出姓名，却是那久不聞及的連玉環，她也心裏一動，又一想昨天那個名，和王老好曾說昨天來的話，她忽然醒悟道：「是啦，我想起來了，昨天你出去，大概

就是這位先生來訪，以致你回來沒有吃下一杯酒就都嘔吐了。今天怎麼樣，那連玉環她又讓你去麼？」田夢北給她說得也自慚愧，勉強笑道：「對了，你所說正是，不用我細談了。現在情形你當然也已聽見，我昨天是這樣經過的。」說道，忙將自己昨日和王老好談話的情景，都向黃梅麗說了，又參加自己的意見道：「我以為她現在要死了，我們去看看她，也是人情之常；人若在垂死之時，多半都是希望見一見熟人的你就是去一去，也都在情理之中。你們也是很熟識的，況且你也捧過她兩天，大概不會忘的罷？」黃梅麗果然心裏也自惻然，想起在幾月前的情況來，如今僅僅的數十天，一個活活的人，竟爾會快死了，便應道：「也好，這位先生來送信，我們不去看看，心裏怪不得勁的。這樣就去，你說可以不可以呢？」田夢北自然說是可以的。那王老好見他們商量量的，兩個人鵲鵲鸚鸚，恩愛的神情，溢於言表，他在昨天業已聽說田夢北佳期訂婚，今天再以此光景證明，不禁破涕為笑道：「田大爺，這位小姐不是昨天說的和慫新訂婚的黃小姐，慫給我引見一下。」田夢北便點了一下頭，向黃梅麗說出王老好的來歷。王老好趨前一步，請了一個半截子安，笑了一笑道：「黃小姐大喜了。」黃梅麗倒不好意思了，她微微領首，作為還禮。一面又向田夢北道：「如此我們不宜遲延，還是早一點去好罷。」田夢北說了聲好，王老好就去雇車，大家都到醫院來。剛剛的一進醫院的門，便見那連玉環的爸爸連吉慶也是氣急敗壞的，從裏面跑了出來。王老好看見他這樣忙促，情知不好，不由站住一躑脚，說了一句话：「壞了！完了！」那連吉慶急得真是腦筋騰起多高，面色通紅，跑出來一個急勁，幾乎和他們劈胸相撞，眼睛都藍了，

說道：「你怎麼剛來？你怎麼剛來？」王老好也急道：「大爺，您不替我們想想，我才去多大的一會，這位大爺又不好請，不是一句話能來的，我把他老人家請了來，這不就是千幸萬幸，還說別的幹麼。姑娘這會兒怎麼樣，好了一點沒有？」連吉慶這當兒才看見王老好的身後，尙站着田夢北和黃梅麗；他看了他們，想起自己的女兒，由不得淚如雨下。舉手向他們拱一拱，哭道：「你們！你們來得遲了一步，和她見不着了！見不着！她剛剛的噓了氣，我這是給她出去，糊倒頭車；她的媽媽還那們迷信，說是她掙下一點家私，不能夠讓她臨走，連一輛車都沒有得坐。可憐！可憐！現在處長那邊還不知道影兒呢！」這話便得田夢北黃梅麗兩人，都突然一驚，那王老好不用說，更是聲隨淚下，一連嗚咽着道：「姑娘！姑娘！你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死了，我這做大爺的，空讓你一口一口的叫我大爺，我在你臨死，一件事沒有給你辦到，還落一個對不起你。我若早請來田大爺一步，你們還見得着，你怎麼不遲走一步呢？」連吉慶見他哭哭說說的，他想起連玉環臨終之際來，也哭道：「大爺，你還說呢，姑娘臨死前，都是癆病到死都明白，她還清清楚楚，認得出來我們都是誰。這還不要緊，她一會一睜眼，睜了眼睛，就問田大爺來了沒有，問了一連五六回，末了她實在不能掙扎了。她的一口氣未斷之前，在喉嚨中呼嚕呼嚕的倒抽着氣，掙了好久，忽然喊出一嗓子：「大爺，你怎麼還不來了，我等你不得了。」說完了，她氣息漸漸的弱，咕的一聲，就斷了。這話也就在前兩三分鐘，你們真是爲甚麼不早來一會，現在晚了。」王老好越聽他說，他的傷心越厲害，哭得他的鬚鬚上都掛滿着淚水。說道：「我的大爺，你不替我想想，這是千

央告萬央告才來的，人家不是那們好請的，你們爺們把人家早先得罪苦了，這會兒又要人家來，誰那們聽使喚，這個都是天命。不輕易的。甚麼也不用說了。」他們祇管哭哭訴訴的，倒把那田夢北二人撇在旁邊。田夢北猛的聽說連玉環死了，自己不來不知道，彷彿倒沒有甚麼，這一來到了，又看見他們如此傷感，任憑如何，當初也曾山盟海誓，有過一番交情，不覺落下淚來。那黃梅麗也想起前幾十天在茶樓捧她唱的時候，那是一番甚麼景况，想不到如今僅僅數日，由病而死，居然會不能相見了：她聽了連玉環臨終的情況，也悽楚不勝，落了幾滴眼淚。說道：「瞎！真是提起來教人難過。人的死，竟是這等容易！連大姑娘真是連見我們一面的緣也沒有，這樣兒就死了。」田夢北聽了她說，站在這裏，看見連吉慶和王老好，流淚眼觀流淚眼，愈覺淒涼。他明知道未必可行，不得不問道：「那麼我們來晚了，見不着她活的，能不能看一看死的？我們可以去病房裏看一看她麼？」那王老好方要說有何不可，連吉慶却游疑道：「這個祇恐怕醫生不許罷，我出來的時候，他們就主張票搭入冷藏室，避免別人的來，後來我說，除去她們老爺。無論誰來，一概擋駕，少時入殮，就要搭出去，他們這才允許暫時停在原病室。這時候要去看他，也是無用。這一層依我看來，能夠免的話，還是免了的好。我們祇求田大爺原諒我們，就已經存歿均感了。」田夢北見他說的，尚不知真假，再要固請時，黃梅麗就攔了他的高興，擦擦臉上的淚跡，轉出微微的一笑，說道：「算了，見了也不過如此，人家是非老爺，概不相見了，你以甚麼資格，往前巴結呢？」田北受不得他的諷刺，就此罷休了。大家剛剛的說到這裏，忽然醫院門外，又停下一輛汽車，嗚

鳴的響了兩聲喇叭，那連吉慶趕快就搶步而前，說道：「真快！這大概是處長來了。」那王老好也不顧甚麼田大爺，早和連吉慶一齊迎上去。說道：「可不是處長汽車來了，大概是接了電話罷。」田夢北見這番情景，又與自己駕到不同，在此守候無味，拿臂肘拐了黃梅麗一下，說道：「我們走了罷。這裏再呆着，就沒有意味了。」那黃梅麗却又不肯一時的走開。說道：「慢慢的，我祇在茶樓外見着他一回，還沒有看清；今天再來看看這位處長，到底是甚麼天上少有，地下絕無的。弄得連玉環情願把一條命送給他？」田夢北祇好不走，在此站了一站，祇見那王健明處長胖巍巍的，從汽車上跳下來，兩隻肉眼泡子裏，亮晶晶的，含着兩滴眼淚，見了連吉慶，祇差着一點沒有掉下來。說道：「電話我剛接到，醫院裏報告我，說是你們姑奶奶死了，我快快的就趕了來，怎麼樣了？當真的姑娘死了。」連吉慶不免又將連玉環臨終的情形，述說了一回，祇沒有把她問「田大爺來了沒有」告訴他。又拭淚道：「處長，小女無德，生來是寒賤命，沒有享享處長太太的福分，以致中道夭亡，未能長遠待奉處長，這也是她的命該如此。我們做父母的，祇有痛心疾首，替她不安，就憑處長待她的恩德，她未能答報，在九泉之下，諒也抱愧不盡的。」那王健明一聽說真是死了，他別的一概不入耳的，兩滴眼淚立刻奪眶而出，說道：「罷了，罷了，她真是就這樣的死了，我對不起她，我害了她，都是那不要臉的女人，把她們逼出病來。你們看，她若不是有豐德園那個岔，那得到了這地步，這都是那女人擠兌出來的，她真是萬死不足以恤，這娘們可惡透了。」連吉慶在旁，尙不住苦勸着，說道：「話不是這樣說，這都是我們孩子命小福薄：沒有太太的福氣，

以致於促其天年，少年夭亡。現在我們夫婦沒有別的感情，祇有把她看成討債鬼。前生欠她的債，還完了，彼此各無關係，自然她就死了，這在您的心裏呢，更要這樣想了。您想想看，您爲她前後後花去何止一兩萬，她才伺候您幾天，竟爾拋下處長，這樣兒就走了；這也是前世的冤孽，該她的，還完了她，自然她就死了。處長，您說這話太對了罷？」那王健明祇是徐徐的點頭，好像也以爲是對的。說道：「自然，自然，我也不過嘆息她的短命，別無感想。她是討債鬼。沒有錯，我的女人也是殺人不見血的了。」那王老好站在旁邊。他是一個心直口快，最愛說閒話不服氣的，聽見連吉慶的一篇話，居然硬派那連玉環爲討債鬼，他已是一千個一萬個不平，這會兒忍不住，轉面對了田夢北夫婦，一聲冷笑道：「天哪！我的田大爺！你老聽見了沒有，天下的事原來都是這樣的。我不敢說這是喪盡了天良，但我知道，以前差不多窮得吃不上飯，一把胡琴，一條嗓子的追襟襖，直到你大爺捧場，房子也有得住了，衣裳也有得穿了，飯也不發愁了。後來又出來一位王處長，不惜幾千幾萬的貼給他們，討了姑娘去，兩下做起親家。請問這是不是全靠姑娘的面子？到如今做父母的，當的差使，身上穿的，嘴裏吃的，腳底下踩的，是不是都是姑娘掙來的。阿彌陀佛！姑娘若不是爲了掙一家子的吃喝穿戴，還不致於當姨太太，落到如是結果。如今竟爾青紅不分，落了一個討債鬼的罵名。呵呵！連大姑娘！連大姑娘！你真是死不瞑目了！王老好說着氣話，他的面孔，就鐵青着，兩條手臂在胸前交叉着一抱，哈哈狂笑不已。田夢北和黃梅麗在旁，聽了他們的閒話，本也是從心裏不平，無如事不干己莫勞心，何必和他們爭氣，也祇有暗替連玉環落

淚，又聽了王老好氣忿的話，他們更是替連玉環寒心，那黃梅麗雖然和那連玉環算是一雙情敵，然而現在人是已經死了，冤死狐悲，物傷其類，大家都是女人，男人這等沒有良心，誰也聽着氣不來；所以他就忍不住，也笑了一聲道：「這真是良心話。連大姑娘，若不是爲掙一家子的吃喝澆裏，何至於嫁人做姨太太。這樣的死了，已夠可憐，何況還落一個討債鬼的罵名，死了又豈能瞑目，這筆帳祇好來世再算了。」黃梅麗輕輕的說出來，田夢北深怕她多言買禍，急向她一使眼色，却已然是來不及了。那連吉慶見王老好和黃梅麗言談，對象全在自己頭上，這的確使自己昧了良心，也要爲之難堪，一張臉羞成一塊大紅布似的，望着他們，做聲不得。那玉健明進來的匆促，沒把他們看到眼裏，這會兒看他們有一個女的搭出岔，他在悲感之餘，不禁看了他們一下，又向那連吉慶道：「連先生，這二位是你們姑娘的甚麼人？可不可以介紹？」連吉慶給他問成張口結舌，不知道說甚麼好了。嘴裏打了一個結巴，遲遲的笑道：「這兩位，也是我的朋友，大家本來都是和我們姑娘，極要好的，如今聽了我們姑娘死掉，自然都是同致哀感的了。」玉健明點着頭兒，那眼睛一連就在他們身上腳下，轉了好幾遭，還沒有說話，連吉慶是一個見機的，趕緊的說道：「處長先進去看一看罷，一會好入殮了。」玉健明再望一望他們，那臉上從悲悼中便又透出一層殺氣，但在瞬息中，又變出一臉的勉强的笑。說了一聲好，跟連吉慶走進去了。他面上的神情，這樣深刻，田夢北看了，不禁凜然生畏；他們去了，便轉面抱怨那黃梅麗道：「你知道，是非都是多嘴多舌惹出來的麼？人家說話，你又不認識，搭的是甚麼話。管他們的好好歹歹，沾不到我們身上就完

了。」黃梅麗也看出那王健明的意思不大對的，她却嘴裏還不肯服軟，說道：「我管他呢，他們有勢力，也奈何不得我，還能夠把我送到天橋去槍斃？我和連玉環也是朋友，看她奔奔忙忙的，混到如是的結果，還不許我說兩句話，不要教那喪盡天良的人，看我們這世界上，沒有講公理的人了。」那王老好在那節骨眼上，有黃梅麗一搭言，他的氣勢，也彷彿更壯了起來，說道：「這話有理呀！我在他們這裏，應名可是幹一名長隨聽差，名分上是低賤的，可事往實在裏說，他們上上下下的，都彷彿怕我三分似的。我也並不是要人家怕我，我講的是大道理，一碗水往平裏端，不偏着這一頭，不偏着那一頭，我最愛說公道話。好的我便贊成，不好的我便不贊成，咱們是毫不客氣。今天這檔子。大概不祇我這一方面不以爲然，誰都要不服氣。女兒是討債鬼，做的官是靠誰的力量呢？這話真是天理何存，良心安在罷了！」

田夢北見王老好說說得意，大發牢騷，自己攔他是攔不得的，祇得向那黃梅麗道：「我們來到就是了，見是見不到的，況且現在他們的處長又來了，我們溜盪着回去罷。」黃梅麗不免又擦着眼淚，望望那醫院的大門，點了一點頭，他們便走下台階來，王老好還送下他們來，笑道：「您二位的正式喜期，大概也不遠了，等到了的時候，千萬通知我一回，我一定登門去幫忙，有用我的地方，祇請說一句話，咱們是決不含糊。」田夢北來了這一趟，除了得到一個人的噩耗，別無所睹，心裏非常感到空虛，見他熱心可感，祇順口答應了，和黃梅麗往回路上去了，那王老好眼見得他們去遠了，他出了會子神，自己忽有所感，點了頭兒道：「這才是一雙的佳兒佳婦。連大姑娘沒有這福分，當然在九泉之下，也是抱恨的。你看她

若是嫁了田大爺的話。這時候早當起少奶奶來了。何必做人家姨太太，受不得太太的氣，少年夭亡呢？」王老好嘆息之間，忽然那醫院內又跑出一名聽差來，一片聲叫着王老好，說道：「老好，處長叫你上去回話呢，你一個人在這兒賣甚麼呆呢？」王老好這才收回心神，失聲一笑，說道：「我這兒是多管閑事，沒有地方關俸，自己一個人發愁呢。」聽差不知就裏，以爲言出無心，尙和他笑嘻嘻的，一同進來。祇見那病房的外間，連吉慶和那王健明都在座上，內間有幾個看護婦忙亂，連大奶奶在一邊哭得死去活來，料是連玉環的屍體，正要入殮。王老好見了這一番情景，也不由淚濕衣襟，站在當地，悽然問道：「處長，是怨叫我啦麼？我和連大姑娘是爺們交情，不是一天了，實在不忍得看她今天的下場頭，我心裏難過極了。」那連吉慶坐在上面，面色一紅一白，非常來得不自然，眼睛一瞬一瞬的似乎懷着甚麼鬼胎，生怕他洩漏一般。說道：「處長叫進他來，他也是不知道，當初捧她的人可多了，若是唱得不紅，處長又怎能看得起她，誰也記不清了。」王老好一聽，正在摸不着頭腦，忽然那王健明在上厲聲道：「老好，你剛剛在門外說的，那一男一女走了沒有？他們是幹麼的？姓甚麼？叫甚麼？住在甚麼地方？你快快的回上來，回的對了，沒你的事，回得不對，打折你的一雙狗腿。」這王老好見王健明這時候一變臉，和他往常判若二人，猙獰的面目，令人何懼，便驚疑道：「處長這話是怎麼說？那一男一女也不是外人，和我們連先生彼此都認識，不是我一個人的朋友，因何問我的兩條腿，要他們的姓名地址呢？」那王健明把一張面孔，扳得和鐵一般的青，見王老好尙不肯說，他祇把那嘴一努，向兩旁跟來的聽差示意，說道

：「他不說把他抓出去，送他到區上去，押他兩天。」那兩旁的聽差上來兩名，一左一右的，扶着他的臂膀，便要往外拖。王老好看王健明是真急了，他不敢再費話，祇叫道：「處長，我這樣一把年紀，一輩子就是不會說謊，處長讓我隨便胡說，我可不敢。我實話實說，那一男一男都是捧姑娘的客人，男的姓田，女的姓黃，大家都是熟人，今天是來看她來了，不幸正趕上他死，所以都很哀悼，這個是不相干的呀！」王健明聽他說了實話，始吩咐鬆手，暫且不必送區。又問道：「他們的住處，你曉得不曉得？從實說來！」王老好驚魂甫定，看那座上的連吉慶，臉上一紅一白，非常難看，情知其中定有緣故；自己也是是非祇爲多開口，和那田夢北二人無冤無仇，何必多言惹事，就一口咬定不知道；說道：「處長請想，我又不上茶樓捧女票友，不過是數面之交，見面點頭哈腰的交情，誰知道他們的住址，我就是連他們的姓，也都不是聽別人說的，是連大爺告訴我的。」那最末的一句，輕輕的便調虎離山，把目標移轉到那連吉慶身上去了。果然王健明慢慢的點着頭道：「看你平常是一個直爽漢子，這話諒不是在這裏說謊，快快滾出去罷！」兩名聽差的把他一放，王老好脫身出來，一顆心尚在跳着，暗暗忖度，這事來得突然，決不是平白無故，倒要聽一個清楚，因在外面候着。那王健明的聽差出來一個，他仗着都是同事，混得熟了。過去笑道：「大哥，剛剛處長是怎麼了，差一點把我送區，幹麼生那們大的氣呢？」那聽差的出來，本是來打電話，抄起那電話耳機，要了一個號碼，才勾出嘴來，答覆王老好道：「老好，剛才難爲你，我們當的是官差，可是不由自己的，多爲得罪。你要問那處長因何大發雷霆。這就怨那醫生的不達時

務，處長的太太死了，當然他是十分傷感，連連詢問臨死的狀況，無奈那醫生，不招老爺生氣，一口實招，把新太太的死時真象，怎麼哭鬧着想念田大爺，以及如何的對不起田大爺完全都說了。並且還表示着這一半是精神上的刺激。非比尋常。不是一言能盡。那田大爺若是在她生前來看她，讓他精神上得到一點安慰，也還好辦，這樣簡直的無法救藥，祇好視為命該如此了。你試想想看，處長來的時候，在門外看見那一男一女，心裏就像有點不快，這現在聽了醫生說，怎能不生氣；因之他就向連先生根究起來。連先生不肯實說，他就轉過來問你，……」說道這裏，那電話號碼叫了來，他便住了口，轉面對那耳機問道：「你是區署麼？」那邊應了一聲是，聽差便將自己的來路，及在甚麼地方都說了，又說道：「我們處長在這邊呢，你們的署員有功夫，不拘那一位，到我們這邊來一趟。」講完這話那邊大概是應了。聽差的才挂上耳機。王老好聽他說到中間，忽然又打電話，叫起那區署派人來，登時為之茫然。忙拖住他笑道：「大哥，你無論如何，告訴我完了，那以後又如何呢？」聽差的笑道：「你沒有聽到我打電話麼？處長由你口中，得到他們的姓氏，便要着手偵查，把那姓田的欲得之而甘心，叫我打電話叫區署派人來，給找那常到茶樓的田大爺來，問問究竟和新太太是何關係。處長的意思，當然是疑惑他們是好情了。看光景，也無非他不願意當王八，人死了，還要認一認真。姓田的若是倒着霉的話，一下子給他們找着，咱們處長正在火頭上，還不讓他吃不了，兜着走？」原來那聽差的在病房裏，聽王老好說的，也不相信他不知情者是真。所以詳詳細細的都說給他。哈哈一笑的去了。王老好却聽得心驚膽寒，他去了好半

天，還沒有復過原來，直到那別的聽差由這裏走過，叫他一聲道：「老好，一個人在這裏幹麼呢？剛才的一頓不輕呀，真能夠你受的。」王老好才驚悟了，搭搭訕訕的，笑了一聲。自己又一想，此事非同小可，王健明炙手可熱，是一個當時的大處長，其勢力之大，田夢北豈是他的對手。這一究起真來，若是真的把他架弄了去，凶多吉少。無處訴冤。莫名趁此機會，快快的去找他送上一個信去，萬一那警察們由茶樓上，得到甚麼信息，刨着甚麼根底，他再作準備可就來不及了。想到其間，刻不容緩，急急的跑了出來，雇了一輛洋車，一直的往黃宅來。還算好，叫開門一問那聽差的，田夢北夫婦剛好回來在家。王老好便鄭重的聲說有機密要事求見，千萬請田大爺快快的出來。聽差的仍然讓他進去外院書房，這裏不輕易有人進來的；桌子上，還丟着兩塊田夢北摔碎了的翡翠鐲子，王老好見了，又不由想起那天的事情，非常的好笑。那田夢北過不多時，一個人忽忽的出來。王老好趕緊起立。笑道：「你瞧，我又來了，這回可是不得了，大爺，我不是說假話，現在你連那位黃小姐快快的走罷？連大姑娘的爺們王處長要對你不利，現在正讓區署裏的警察，打聽你的住處呢！」田夢北吃了一驚，忙問他詳細情形。王老好便將今天的實情，完全告訴他一遍；又恨道：「我和連大爺都不敢告訴他他是誰。不過醫生不知趣，他都不招老爺生氣，給你透出去了。現在王處長抓不着頭緒，根據這田姓的上面，要派警察去茶樓打聽，你試想一想，這裏的警察，出了名的精明強幹非常仔細的，你們當初在茶樓，多少也招下一點風聲，這不是當要，萬一把你傳了去，不是我小看田大爺，現官不如現管，他借着地面上的官勢力，把你押上幾天，都是無上的差

辱，別說是尙有其他的危險了。故爾我忙着來報一個信，最好是先躲一躲：不要和他們硬往上碰；這年頭兒，處處都講胳膊腿粗，那裏又有真正的是非，大爺你是一個讀書明理的，可曉得「識時務者爲俊傑」那句話，就應在今天這個岔上邊呢？」田夢北見他說得情勢如此嚴重，自己多捫沉穩，也不免慌張起來。說道：「居然有這等事麼？這應當讓我躲到那裏去呢！這應當讓我躲到那裏去呢！」那王老好看他張慌，益發的替他着起難來，自己此來原是一番好意，這一來却又從心裏覺得不忍，便又却緩了一些，向他安慰道：「田大爺，我在這裏候着，你不要慌，進去大家商量，凡是一件事，沒有過不去的，着急也管了甚麼事。不過請您急不如快，越乾淨利落越好，現在事情是出來了，遲一遲，都要後悔無濟的。」那田夢北彷彿不知所主的。聽他說甚麼，都覺得有理，便答應着說道：「我這話總算沒有說到後頭，是非祇爲多開口，當時我曾攔阻那黃小姐，已經攔不及，如今果然給她多說話惹出禍來了，這可怎麼辦呢？我進去和她們商量，你千萬別走，在這裏等我一等，大家商量主意。」王老好忙笑道：「您先去，不必放不開我，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走的。」田夢北急忙走進內院來。這兩天他們都沒有上學，那黃梅麗也在家裏，正陪着黃姑母說話，田夢北一進來，他們便看出他的神色失常。黃姑母問道：「田少爺，你有甚麼事。這們跑來跑去的不妥實？那姓連的丫頭，死了就死了罷；常言說得好，媳婦是牆上的泥，揭了一層又一層，何況一個不相干的女戲子，你不要心裏難過罷。」田夢北看見她們，就彷彿即刻要分離的一般，說不出滿心的難過，哭也哭不出，說道：「姑母，我倒不是那們難過。我現因眼看大禍臨身，不知道怎生

避免，姑母你要救一救，替我想一辦法。」黃姑母聽這話來得沒頭沒腦，自己也是吃一大驚。忙問道：「我的姑老爺，話不是這樣講，你有甚麼大禍。這不是青天白日的說鬼話罷。」那田夢北欲求避禍，就顧不得說出來就嚇人，當把王老好來所說的一切實情，照說了一過。又不禁落淚道：「姑母，我現在甚麼也不說，都是我年少氣浮，做事太荒唐，以致有今日。那王健明在此地勢力多大，我們一介平民，萬萬的不是對手，總以見機而作爲是，和他們爭不得氣。姑母若是救我，我們一切都要妥實的商議一下，千萬莫要驚了我的母親。」黃姑母和黃梅麗一聽他說，兩個人就嚇了個面目呆怔。那黃姑母悶了半天，才說出一聲道：「我的少爺，你這都是怎麼的，真夠人辦的了，這可讓我怎樣救你，弄大了，豈不是殺身之禍麼？」那黃梅麗見他說：「自己也已明白了。這是非都是由於自己的多嘴多舌而起，還有誰可埋怨。便勸着黃姑母道：「怨別報怨他了，這是我多說話惹出來的，若是不然，誰又看出我們來，大家別怕，先想法子罷。」田夢北看她們也爲自己着急，自己更覺慚愧，祇好又說道：「此事沒有甚麼可怕，他們目的在我一人，最大的限度，把我一人得之而甘心，也就完了。現在那王老好來，當然是份好意，勸我不如躲開一點，避一避這鋒頭，警察到那茶樓上一打聽，當然我的住址就能夠得到了。事不宜遲，能夠躲一躲，還是躲躲的爲妙。」那黃姑母先是急得傻了，這會兒漸漸的鎮靜下來，想了一想道：「躲當然也是很好，你不如到天津，投我的一家本家，找那黃梅麗的叔叔，暫且躲一躲。他們是住在租界的，祇是你母親和你的表妹呢？」田夢北一聽，可不也是難題，於是愁道：「就是這樣說，他們也應當躲一躲，比較

妥當。」那黃姑母又想了想，自己慢慢的搖着頭，說道：「不好，不好，你先去罷，祇是你一個人去，多有未便，現在你能不能求一求來送信息的這位朋友，陪陪跑這一趟？」田夢北尙自問道：「那麼我母親如何呢？」黃姑母把這件事大概的看清楚了，反覺得更鎮靜一些，因笑道：「據你聽那位朋友說的，他們欲得你而甘心，可是據我這時候想，北京雖不是昔日的首善之區，天子脚下，畢竟是大都會，他們須要顧慮一二，未必敢公然如何，祇不過你出入之間，相機的與你以不利，抓你去安上一個罪名，讓你有冤無處訴就完了。現在你自己無妨先走路，母親表妹，全權交在我的身上，由我一二日內，再伴送到天津，你們再見面罷。」田夢北見她說的很是，自己想來，惹事招非，都是一個人的不好，連累得老母也要跟着跋涉，不免愧極而泣道：「姑母，提到了我母親，我已難過極了，這件事她老人家，壓根兒就不曉得，連影兒也未夢見，如今忽然讓她老遠的跑到天津，豈不惹她疑心，還是不要讓她知道我這件事罷？」那黃姑母點了一點頭道：「你放心罷，你母親好在要回去了，她若不是我留，今明天也就走了，如此我藉口到天津看望親戚本家，行人情之便，明天帶着表妹一塊兒走就完了。你出去和那朋友商議，今天還是走了罷。」田夢北見姑母的主意極好，此刻不能延遲，忙又出來，向那王老好一提，說道：「我這又是來麻煩你了，你能不能陪我跑一趟天津，那邊差使，就攔一兩天，有沒有妨礙？」王老好見他把自己算是抓住了，想了一想，倒覺好笑了。說道：「我的大爺，這倒是沒有甚麼，不過王處長那邊，我就是不打算混了，您說是不是？」田夢北用着人家，聽他的話風，甚麼意思聽不出來，也便爽快的道：「老好

，我們的親戚本家，用人的地也不少，不是我誇句大話，養活你這一條老命，還不致養活不來，又何況我將來結婚了，沒有一處不用人，位置你這一個人，尚不礙難，你若是肯，但跟我走無妨。」那王老好聽他說得動人，自己再想了想，捨命陪君子，也豁出去了，拍一拍胸膛，笑道：「得了大爺，有您這句話，王老好從今以後，就餓不死了。實不相瞞，這邊王公館的差使，我當不當是小事，竟氣也就把我氣壞了。大爺您知道，王健明所作所爲，以及家裏的這些笑話，咱們目睹眼見，能不生氣？簡直現在的好人太少了！咱們又不貪圖發邪財，跟着他們鬼混，又能夠混出甚麼來？也不過如此而已！幹！一言爲定，老好交朋友送底，祇要您不嫌我老而無能，我就跟您當當差。」田夢北想不到他竟能慷慨激昂，一句話答應了。當下笑了一笑，又斟酌着道：「老好，你跟我去頂好，咱們可是說到了就辦，即刻登程，你家裏去是不去呢？可有行李收拾？」王老好哈哈一笑道：「老好走到那裏，那裏就是家，身上的衣服，肚內的乾糧，就是這樣來的，甚麼行李，一個光身子，兩個肩膀，抗着一顆腦袋，我就是這樣來的，還是這樣兒走，您說，聽您的，甚麼時候都行。」田夢北見他這方面好辦，自己沒有甚麼商酌的，趕緊又出來剛剛一到那垂花門內，便見那黃梅麗一個人也出來，正站在那垂花門屏門內。田夢北便向她點了點頭，作爲招呼，黃梅麗睜着兩隻眼睛，盈盈的望着他，眼波徐徐的閃動着的祇說得一句：「你真個馬上就走麼？」接着就落下眼淚，低頭啼噓的，說不上來了。田夢北看黃梅麗傷感自己心裏也是酸了的，祇好笑道：「你這是做甚麼呢？我走是一定了，可是你明天也是走哇，我們還愁見不着是怎麼樣？」那黃梅麗便又

仰一仰頭，看着他一笑不言語了。田夢北和她在這裏呆了一會，本想往下再說，可是又一想，時間上不容許，祇好罷了，說道：「對不起，現在是千金一刻的了，我門早動身一步，早妥實一點，讓我去向姑母母親辭行罷。」黃梅麗含着一心的話，祇是說不出來，見他急於走路自己也就急急的答應，和他又返回來。黃姑母見面就問他如何，可不可以馬上就走。田夢北道：「馬上可以走的，母親也要告訴一聲，才好動身，不然老人家怕不放心。」黃姑母笑道：「少爺，你到這緊急百分的當兒，難得還有這多的閒篇；老太太方面，自有我扯謊，騙她過去，你就自己請你自己的罷。要多少錢，我來給你預備出來了，拿一百去，先零用幾天，好在老太太和我就去的。」言下，把錢交給田夢北，又細細告訴那黃梅麗舅父的住址，令他直往勿誤。田夢北事到如今，不好再多說甚麼，枉費時間，祇簡簡單單的向那黃姑母鞠了一躬，以作別禮；又向黃梅麗也一領首，彼此盡在不言中，以心會意，方暗暗的說了一聲「明天見」轉身就出來。黃姑母和黃梅麗也身不由己的，都送他到那垂花門前，看着他和王老好由書房會同着出去，這才回去了。那田夢北和王老好出來，便商議道：「今天不早了，不知甚麼時候有火車。我們此去，是奔車站，還是怎麼樣？」王老好也不知道，平津的火車是甚麼時候，和他沉吟一下，笑道：「大爺，您別瞧我這一把年紀了，來來往往走慣了，左不是二開東便門的一畝三分地，遠道兒還真沒有走過，我們到那前門車站，先打聽打聽，您看如何？」田夢北一聽罷了，搭的這個伴，或者還不如自己，祇好由他的主意，先去車站再講。兩人雇了洋車，出胡同才一拐彎，忽然那對面蜂擁而來，幾名雄糾糾的軍警，夾雜着兩三名便衣

偵探；還有兩個，一個是連玉環唱戲的死對頭，戲台上的配角，老生何笑塵，一個是連玉環的師父，教唱戲的孫鳳凰。田夢北還算是眼睛快的，一眼就看見，情知不好，忙叫車夫快快的掉轉頭走，却已是來不及了。那孫鳳凰老遠的就叫了一聲道：「田大爺，你剛出來麼？巧極了。」這一聲還未叫罷，那軍警和偵探上去就把兩輛洋車包圍了由一個便衣的一扯田夢北的衣袖。獍笑道：「朋友，別走啦，官司你打了罷。」田夢北尙未說甚麼，王老好那邊已然冲冲大怒，一聳身就跳下車來，讓臂揮拳，搶前一步，叱道：「你們是幹甚麼的，這是田大爺，你們要怎麼樣？」那軍警們看他蠻橫，自然也不能服軟，喝道：「你是那兒的？少管閒事。」田夢北怕他惹事，自己情知是禍不是福，是禍躲不過，忙向他使眼色，喝道：「老好，不干你事，你不要管，讓我跟他們說。」那眼線孫鳳凰和何笑塵一齊都向田夢北打躬，笑道：「田大爺，沒有您不明白的，這些軍警們到茶樓抓住我們要人，今天有了田大爺，我們的命便逃出來了，今天沒有田大爺，就惟我們兩人是問，所以我們才告訴他們，您在這邊住，田大爺，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沒有別的，跟他們，去辛苦一趟，看看他們倒有甚麼話說，也好救我們的兩條性命。」田夢北聽他們情詞懇切，自己當然沒有甚麼，笑道：「你們放心，我決定去打這官司，不會讓你們爲難。」說着這話，又一指王老好，對那軍警們道：「我姓我的田，他姓他的王，我打官司，不與他們相干，讓他去罷。」那軍警們點了頭，又叫來幾輛洋車，大家都坐上了。王老好有田夢北招呼，自己不敢動武，見他們要走，這才趕上一步，巴巴的追問，「田大爺，您這就走了麼？」田夢北祇淡淡的一點頭，別的話一句

也沒有。王老好更要問他，那洋車蜂擁着便都開了腿。這裏圍上來不少人看熱鬧，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互相猜疑；並且有的人，向王老好打聽，這是甚麼案子？王老好那有功夫答覆，自己轉一轉念頭，看他們去遠了，便也雇了一輛洋車，在後邊遠遠的尾隨，眼見得那洋車跑不甚遠，穿過幾條街巷，就在一所廣梁大門前停住，紛紛的下車進去了。王老好特意讓洋車往那大門前一過，祇見那大門前，站有守衛軍警，門框上藍牌白字，正是「軍警合組第一公所。」王老好不敢上前，記住了這地方，逕自回到黃公館，叫開門，便告訴那聽差大事不好，你們的姑爺讓軍警抓去了，快請你們太太小姐出來，大家商量主意。聽差一聽也慌了，趕忙的跑進去，就將黃氏母女請了出來。那黃姑母臉上白煞煞的，嚇得一點血色都沒有了，一見王老好，別的顧不得說急急的先問他道：「田大爺給軍警抓到那裏去了，你跟着沒有，看見他們到那裏去了麼？」王老好沒有見過黃姑母，尙自鞠了一個半截子躬，勉強鎮靜住了，說道：「黃太太。我催着田少爺。田少爺總是不肯乾脆的走。弄得把事情就誤了。人家業已和眼線都來到了。」說着，將方才的情形，仔細的學說了。那黃梅麗聽了，便哭了，說道：「母親，這可怎麼好呢？他讓人抓去了。」那黃姑母着急是着急，不過尙不致於瞎哭，便向王老好問道：「你看他們到那軍警合組第一公所去了麼？」王老好道：「我是跟着他們去的，親眼看見，沒有錯的。」黃姑母怔了半天，祇好起身謝道：「謝謝你，勞你駕，我們另外想法打聽打聽，或是怎麼樣，你那方面也請替我們探探內中情由，我們快快的想法子罷。」王老好見他們母女二人，絲毫辦法也沒有，祇知着急，未免可憐，也起身道：「黃太太，話不

是這樣說，田大爺這回被捕，當然是那王健明的祟，那是沒有錯了，像這樣的情況，當然是不好說的，我先去託人打聽一下，一會再來報信，現在不宜遲延，一刻都是千金，您聽我的信好了。」黃姑母看他肯告奮勇，自己當然感激，說不得謝了又謝，不知道他是甚麼身分，想給他錢不敢，祇好讓他把家裏的包月洋車坐出去，以作代步，王老好已然覺得萬分榮耀。出來一想，沒有別處可去，那第一軍警合組公所，當警察當兵的，或者和那醉鬼張七有認識，張七是自己的老朋友，田夢北和他有個不錯，姑且找他去探詢一下，於是照直的奔了那張七的洋車廠子裏來。拍了拍門，哈叭狗咬過一陣，張七的徒弟出來開門，一見王老好是認識的，趕緊的請一安，笑道：「王大爺，您從那裏來呀？師父一天到晚的念叨您，您怎麼老不進城來呢？」王老好笑道：「王大爺是越混沒出息，沒起色，見不起你們師父了，在家麼？」那徒弟笑道：「在家呢，剛在院裏練了一陣，還沒有活動完呢。」王老好聽說張七在家，一脚便踏進來；祇見那內院的當場，張七一隻手舞刀，一隻倒提着那七節鞭，唏噓嘩啦的上下掄動着，刀光鞭影，混成一片，太陽底下，倒好看煞人。王老好便囑咐那徒弟先不要喊，直等到練完了一趟，才拍拍手，喊道：「好麼，七弟，你是越來越進步了，愚兄真要愧煞了。」那醉鬼張七收住刀鞭，看見他在拍掌，霍地一個虎跳，便是一陣風似的，跳了過來，哈哈大笑道：「那裏的話，不成了，老大哥，你這是那陣風刮來的呀，鬍子都快白了，多年未見咧。」王老好也笑道：「坐下說，坐下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醉鬼張七和王老好是老兄老弟，用不着甚麼客氣寒暄，他們同是武術家，也用不着甚麼斯文，所以他拋下刀鞭，

扯條凳子，和王老好坐在洋車廠的櫃房裏，笑道：「老大哥，得啦罷，彼此瞞得了誰，還不是那宗事？老呀，小呀的，說不上來了。」即令學徒獻茶，彼此吃過一盞。又笑道：「你幾時進的城，不然的話，我真想下鄉去瞧一瞧你。這年月，人人是不好混，你那靠船吃飯的生意，若實在混不了的話，倒不如來我們這裏住着，吃一盤安樂茶飯，小東那孩子倒好哇？」王老好忙答他一個好字，又自己有感道：「那孩子倒是一膀子好氣力，人小，心可是大的，不過這年月，真應了你那不好混的話，撇了我們苦哈哈的朋友咧。這話不怕你笑話，我在上個月進的城，落得在公館裏，王健明大人的公館裏，當了一名聽差，一個月連零錢帶工錢的，先好歹混個十來塊，這不是沒了法子了麼？」那醉鬼張七聽得他在王公館當差，祇是點着頭，忽然又聽是那王健明，他頓時想了起來，說道：「慢着，你說的那王健明，不是甚麼財務處。處長麼？」王老好一手拈着鬍子，把頭點了兩三點，揚眉笑道：「正是呀，就是那華北財務處的王處長。老弟，你看老哥，越來越不成材，竟會給人家當上跟班了。」醉鬼張七倒不在乎這句話，他手托着下巴，祇沉吟着道：「王處長公館，我想起來，他是我一個姓連的朋友的門婿，那姓連的女兒連玉環就是他的姨太太，這不是外人，我們誰都知道誰的。」說完，忽然又冷笑了一聲，就不往下再說了。王老好尚不知其他，兀自往下說道：「七爺你說的正對，那連大姑娘就是我們處長的姨太太，她今天早起，已經病放在醫院了。」醉鬼張七一聽死了，他也是一驚，忙問他怎麼死了，那一個窮丫頭，當了姨太太，一步升天，正好享福，怎麼她會死了？王老好便笑着將今晨連玉環怎麼病故，以及如何種下病根，一一的

都說給醉鬼張七聽了。張七聽罷，則好生感慨；他霍地站起來，圍着地上，轉了一遭，倒剪着手兒，又向那王老好點頭道：「這可真是小孩子命該如此，王寶劍苦熬歲月十八年，結果祇做得十八天皇后，命小福薄，活該罷了。老好你知道，她們爺們，和我感情都不錯，但是他們做事太對不起人了。像那連玉環唱戲，我出的力還不算大，有一位姓田的大爺，是一個學生派兒，出的力可大多了；玉環唱戲的行頭，家穿的衣服，甚而一家的日用澆裹，全是人家出的錢。連大姑娘在茶樓越唱越紅，甚至登台彩串了，這都是人家捧的。一步登了天，他們爺們倒好，得意不識朋友，把咱們就算忘了。現在嫁了闊人，聽說連彩禮等等，何止萬八千的，索性連咱們的門兒，一步也不登了。姓田的那位公子哥兒，一定也是抱了空窩，連大姑娘倒唵唸的下子死了，你說這豈不是命該如此？」王老好聽他拉拉雜雜的說來，知道他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便笑道：「七弟，提起那姓田的，與我倒有幾面之緣；他們是怎麼認識的，一本帳都在我心裏，深深的知道他的爲人，七弟你見過沒有呢？」醉鬼張七見他問到那田夢北，自己一時頗感興味，笑了一笑，又把眼睛迷縫一迷縫，好像是回味當初的事情，悻悻的笑道：「這話倒虧你問着了，那田大爺豈止和我有點交情，並且咱們這小小的地方，還多蒙人家光臨過，在那院裏大樹下，吃過一盤過水麪。這話也不遠，就在今年夏天，是那連家的爺兒們請了他來的。人家還真賞臉，來一個貨真價實的實受兒，給甚麼吃甚麼，吃了一個飽飽的走了。這個到現在我還很想念他，人家雖是一個念書的人，對待咱們這無知識的人，可真算一百二十個不含糊，夠得上朋友二字。」醉鬼張七說到這裏，他把那左手一揚，

伸了一個大指出來，以示欽佩之意。王老好見他一提田夢北，竟爾如此動容，心想那們此來一定不虛，田夢北算是無意間，交下了真朋友；就微微一笑道：「七弟，人家姓田的，對咱們不錯，咱們哥們對待人家，也不應當含糊，交朋友，是要在急處難處，一下因窘住了，才顯得出朋友來。現在姓田的在難處，業已捉往區署去了；七爺，咱們不好意思不管管罷。」王老好出語驚人，那醉鬼張七也給他沒頭沒腦，弄得一呆。連忙笑道：「老大哥，這話是怎麼說呢？咱們哥們可不過繞脖子的，這是甚麼意思？那田大爺又何以會進了區署？」王老好見他關心，自己便不再和他搗鬼，句句實話，一些不藏私，把今天田夢北被捕的情形，都告訴他了。又說道：「七弟，你在這城裏是土地老兒，地面上熟極了，我實在讓你一籌，你能夠出去打聽打聽，田大爺到底是甚麼罪名，給那王健明用了多大的力氣，一下子就捉將官裏去，性命有無危險，怎麼樣可以救他一救，七弟，你看在朋友的分上，想想法兒罷。」張七聽了，也弄得驚訝不定。說道：「你們真是誤事，既是看出來，何不快快的走開，必要弄到現在的地步，人捉進去了，成了官事，總不如逃出去的好，這真是不好辦呢。」王老好聽他深恨自己逃之不速，自己也無暇分辯，祇是央他快些去無法中設法，救出人來才好。張七搖頭道：「若說救他出來，憑勢力，咱們闖不過人家，就算辦不到，現在先去打聽打聽根底，從他方入手，想想方法，倒可以的。你等我出去走一趟，就知道了。」王老好見他決不推辭，一口概允，自己此行不虛，非常痛快。因笑道：「罷了，這總算我見事不迷，投着好門路了。七弟是好朋友，遇事勇往直前，不懂得退縮，這回全瞧你的了！」張七知道事不宜遲，遲

則生變，自己趕緊就臉盆內揩了一下臉。披起一件薄薄的外衣，圍上一條毛線圍巾。告訴那徒弟們，好生照着王老好茶水？一個人匆匆的出去了。王老好因他肯出馬了，自己心下已是放開一點，知道他在本城的勢力，非同小可，這一出去，多少總可以得到一點端倪。自己在他的洋車廠裏耐下心去等待。還好，張七去了一個來鐘頭，急急的就跑了回來。進門先摸着銅子票，讓徒弟去開發車錢。然後坐下笑道：「這一趟，真沒有白跑。一出去，就碰上熟人，全打聽出來了。田大爺現在還押在軍警合組公所內，一步也沒有動，大概正向王某人請示辦法咧。田大爺的生命，有無危險，是不得而知；最高的限度，離不開給他硬往頭上加一個不好聽的罪名，將他處治一下，洩一洩王某人的忿，也就罷了。但是，就這一節上，已經夠人辦的了。我們破出一身副，敢把老爺打，一個光棍子，怕他甚麼。末了，也祇得和他們拚一拚。老好！你知道；姓張的可是一個下等社會出身，放了多少年的閻王帳，但祇一節，一輩子竟顧全了朋友，專愛打個抱不平，這回事反正我們和他週旋到底就完了。」說着這話，他的笑容忽斂，抬頭看着他屋中牆上挂着的一隻綠沙魚皮殼的寶刀。把頭一連點了兩點，臉上便現出一層殺氣來。王老好見他的脾氣還是不異往昔，仍然彷彿殺人不眨眼一如昨日，便勸他道：「七弟！你又要魯莽了。我們試想想看，有沒有折中一點的辦法，不要祇顧着急。乾生氣，又有甚麼好處。七弟，你出去都打聽了甚麼，告訴告訴我，也好商量主意。」張七出了一會神，才起來把大衣脫下來。忽又嗤的一笑道：「老大哥！你聽着我說。雖然，那田大爺不好想法搭救，祇是那王健明辦事，也似乎狠毒之中，不無差強人意的地方。就拿我打聽

來的消息，他除掉要得一得田大爺而甘心之外，他抓着這個岔，也把連吉慶公母倆都革職送往區署看押起來。據說是要他們把連大姑娘生前餽送財物房產，完全吐了出來；不然的話，就要他們公母倆的老命。這時候就看他們老公母倆怎樣了：要命沒有錢，要錢沒有命，兩樣之中，任擇一種。你說這一手，來得妙不妙；也可以說給他們借女騙財，狼心狗肺吃女兒的飯，凡娶了女兒命的人，一個大大的做戒了。」王老好聽他又說到那連氏夫婦也被送區署了，自己倒由驚訝，而轉入爽快了。哦了一聲，把手一拍，笑一笑道：「這們着麼？這個我真是不知道；而且想不到。也倒好，他們也有這一天，老天爺倒公道，報應他們一下。怎麼樣呢？他們把那財物吐出來不吐出來？」張七站起身來，在屋中地上，左右繞了幾步，笑道：「那就看他捨命是捨財啦？據我看；人還是要命的多，有命才有財，沒有命，就是有財也看不見，不用說花了。」王老好拈着鬚鬚，自己想一想，忽然抬手一拍桌案，笑道：「痛快！這一來抱一個整個的大空窩，就是人出來的話，錢財都沒有了，想再到二閘去賣賣唱，姑娘死了，也唱不成了。怨想想，這年月，甚麼都是女的吃香，沒有女的，還唱個甚麼勁，也就談不到發財了。可是話又說回來，那王健明仗着自己的財多，把人家害成這樣，禍首還是他。如今這樣任他沒事人似的，花了錢，又要回來，可也就太便宜他了。」張七在地上繞了幾繞，又回來坐在位子上，手扶着膝蓋，神色忽又一變，對他微然一笑道：「你說我能夠便宜他麼？那也就太小看我了！又道是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人饒了他，天還不能饒。今天我就給他們一個厲害看看，讓他未遭天報，先遭人報，多少知道知道我的本事。我可是已經洗

手多年，不幹這個了！」王好老聽他話裏有話，明明白白的，是告訴自己，他要出出這個風頭。自己乍驚乍喜，不由笑道：「七弟，你莫非要拾起你的舊生意來，今天要走一個偷字，這倒是沉淹多年的故事，今天又要撈起來了。」張七把手一擺，眼睛向左右一看，然後縮回頭來，低低的笑道：「老大哥，你是多年的老在行，怎麼今天忽然不漂亮起來；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言語要小心一二。今晚在三更時分，奉煩老大哥陪我去走走，先到區署探聽那田大爺的下落，再碰連家和王家，有值錢的東西，給他們撥出來幾件，出出我們這口惡氣罷。」王老好見他想要出氣，自己本來就是人老心不老的一個不服老的老小孩，登時老興勃發，哈哈大笑道：「七弟既有此意，老大哥當然奉陪，晚上我們就來一個夜探王府，有何不可，今天，老大哥，我也不走了，索性就住在這兒了。」醉鬼張七聽了，他的興致，也立刻高起萬丈。自己坐了下來把手拍一拍王老好的肩膀，笑哈哈的道：「老大哥，真有你的！你敢情和當年還是沒有兩樣，說起這話來，還時高興若狂，小弟弟我真是祇有佩服的份兒了，唱四郎探母的公主說的好，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老大哥到了我這塊小地方，爲兄弟的還沒有向你把盞接風，來呀！咱們先痛快的喝兩盅。」王老好看他豪爽，也還是不亞當年，自己也拈鬚微笑，說道：「不成了，聽我說得好聽，腿脚也不像往年了。俗語說拉上線臨活，晚上一到了房上，你就知道了。」張七笑道：「咱們老哥們，還過這一套，喝兩盅再說。」果然張七這小小的買賣，也是咄嗟之間，水陸俱備，兩個人盡興的吃了幾鍾白乾，那王老好已是酩酊大醉，一頭倒在床裏，呼呼的睡了。睡到天交初更，醉鬼張七把他從床上叫起

來。王老好一看張七，已是渾身利落，結束停當。一身的青色服裝，細腰扎臂，頭上也用條黑手帕包，腰間束着一條七節銅鞭，背後倒插着那把寶刀；王老好看了，便笑道：「老弟真是罷了，你還是這樣打扮，像爲兄的多年不幹這生意，甚麼衣服也沒有了。得！咱們就是這一件，不用換了。」張七笑道「老好，你別忙，天還早着呢。北京城裏的住戶，不像從前的。」早睡早起又省燈油又省米。」了。這些年來，多半都染上了南方夜遊子的習慣。非到二更以後，才能出去下手，這時候不是出去的時候，來來！咱們先喝兩盅，壯壯膽量，擋擋出去的寒。」說時，他業已取出自己藏的精緻小菜，一瓶子老白乾來，和王老好一對一口的，各自吃了半瓶子，彼此哈哈一笑，收拾起器具。一看天已差不多到了十二點，這才一聲小心，兩個人聳身出屋，反關上屋門，由張七領頭，身子往下一蹲，墊了一步，嗖的便聳上房去。那王老好尙在下面站着，張七站在房上，左右前後，徘徊瞻眺了一遍，扭下身，向王老好招手拍地打了一個胖子。那王老好却又和他一樣，他的那大衣服祇把前後衣襟，掖在袴腰帶上，就平地往起一跳，兩隻手捏住那房椽子，身子懸在半空，這樣還不打緊，他更把手指捏着那房椽，一節一節的，往下倒換着，倒換到一頭，他把那腰一挺一曲，兩條腿向上一掄，手一鬆房椽，那兩隻脚便正好翻上房屋簷去，他的身子隨着這一翻的勁，也就像鷄子大翻身，打了一個斛斗，就翻上房簷去了。張七輕輕的喝了一聲好，說道：「老好呀！身子股兒還是這等靈便，我們這小兄弟們真要愧煞了。」王老好趁着那空中半隱半現的朦朧月色，抬手拈着鬍子，微微一笑，一隻腳踏着房上瓦甃，一隻腿曲起來，做了一個判官的恨福來遲的姿勢，

又叫做金雞獨立的架子。說了一聲：「七弟，咱們走哇。」於是張七在前，王老好緊跟在後面，兩個人正所謂鹿伏鶴行瞻前顧後。躡房越脊，如履平地，大街小巷，穿過去不少。忽然王老好在後邊，將手輕輕的一拍，使了一個暗號。張七趕忙的站住了，回身問是甚麼。王老好笑道：「你看，這就是官房大院連氏父女的住宅，他們人都去區署看押起來，爲甚麼院子隱隱從屋裏透出來的尚有燈亮，我們下去看看好麼？」張七聽了，自然贊成。他兩個人是照着夜行人的規矩，張七在房上站着，四外巡風。那王老好彎下腰去，兩隻腳勾住那房簷的瓦隴，上半截身子探下去，揚着頭，向那窗紙上用舌尖濕破一塊，眇一目往裏一見。這是那倒挂蠟的形式，王老好業已多年不會使，今天又用上了。祇見那屋裏的床上，對面正坐着兩名警察，他們俱都光頭做襟，吃得半醉。那當中的一隻小炕桌上，杯盤狼籍，已是一席殘肴。那一個警察笑着正說道：「老二，咱們這差使真當着了。聽說王處長太太在家的時候，就是住這間房子的，這床，這被，都是王處長的太太睡過的。香噴噴。暖忽忽的。咱們今夜先足睡一氣，就彷彿跟處長太太同床共枕一樣，咱們這豔福，也就不淺了。」這一個警察把那炕桌端下去，放在地上，果然把床上的被子一抖，每人一條，又拿了一個小皮箱子，說道：「我的大爺，這可不是玩的，姓連的在我來的時候，早私下託咐了我們，他的細軟東西，都在這一隻小皮箱子裏，千萬不要給他丟掉，日後定有相當的酬謝。這皮箱今夜我就枕着它睡覺，可不要給賊偷去了。」那一個祇哼了一聲，便扯過枕頭，躺下去睡了。這一個也就息燈就寢。過了沒有幾分鐘，大家都呼嚕呼嚕的睡着了。王老好聽了暗喜，忙把身軀一翻，又翻上房

簪去，向那張七說明此番光景。笑道：「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機緣，我們何不如此這般，先報應那姓連的一下，來它娘的一個抄家，給他們一點不剩。」張七也笑了，把一隻手電筒給他，讓他多多小心。王老好說着沒有錯。於是王老好在後，張七在前，一齊都跳下房來。張七拿腰間的小刀，把門划開。王老好舉着手電燈，在屋外尋來一塊半頭磚，逕行入內，這時候那兩警察醉薰薰的，睡得更香了。王老好躡手躡腳，輕輕的走進去，先慢慢的把他頭上枕的皮箱子撤出來，然後把那塊半頭磚換了進來，隨後躡手躡腳的出來，和張七在院裏借燈光加以檢點。祇見裏面真是慚愧，原來連吉慶的夫婦小人乍富，有了錢，不知放在甚麼地方好，一捆一捆的鈔票，足有好幾千，還有幾件首飾房契，都在這小皮箱子內。當下兩人各把鈔票首飾掖在腰中，那皮箱房契無用的東西，兩個人跳上房去，便把它向下一拋。咕嚕一聲，屋子裏的警察都驚醒了。一個人便大聲喝問誰呀，一個人就嗓子都岔了聲，喊着道：「不得了，鬧賊了，我枕的箱子沒有了，讓賊偷去了，快快的追出去看。」那一個警察一聽也急了說道：「這還了得，快快的追出去看。」這一個又不住的喊嚷道：「這賊真是可惡極了，爲甚麼給我換上一塊半頭磚做枕頭。哎呀！我的袴子那裏去了！」王老好和張七在房上聽着，他們一片聲祇是喊，非但不見個人影出來，就是電燈都沒有開，兩個人不由在月光下相視一笑，早拔腿跑開去了。那軍警合組第一公所裏，却是明燈蠟燭，辦公連夜；他們二人跑到了，前前後後的，暗中巡視一番，但見大堂上人影憧憧，大約是在詰問案子。王老好輕輕的跳下去，看了一看，其中並無田夢北，祇不過幾個鷄鳴狗盜之流。忙又聳身上來，和那張七再巡視

一回。尋到一個小小的袴院子裏，才看見那邊矮矮的幾間小房，窗紙透出陰陰慘慘的一絲燈光，聽得一聲田先生。又有人笑着說道：「田先生，不差甚麼，你也躺下睡一睡，別嗜着急了。你打的是掛誤官司，這就是沒有原告，一面兒官司，可是不大好辦的。不過可有一節，你這時機，趕得尙還不錯。」王老好人老了，却是耳不聾，眼不花，一下子就聽見了。忙拿臂肘一拐後面的張七，聳身就跳下來。到得臨窗，濕破窗紙一看，果然裏邊是幾間拘押室。一旁了幾名犯罪受拘的男子，一旁坐的就是田夢北大爺，他的對面，正站着一個制服警察和他說話，未戴帽子的一顆光頭，來回晃了又晃，那相貌好像是那裏見過，再厮熟也沒有了。王老好納了一會悶，想了又想，猛然想了起來，原來這人說起來還沒有忘記，正是那頭一次在二閘和田夢北見面，跟着他的公寓茶房姓羅的，叫做甚麼羅德海。王老好想起來，暗叫一聲慚愧。田大爺事到如今，倒處處都是熟人了。他接着往下一聽，那羅德海正笑着說甚麼報上的消息，這兩天緊張極了。田先生難道沒有看麼？王健明的一派人，老米樹硬靠山白老頭子，快倒了，今天聽說在河南早已發出電報，聲明下野，不問時事了，咱們這裏一半天就是人家的，不出幾十小時了。並且還得來的特別消息，王健明等等首腦人物，不出今夜，必然要跑開，專車好幾列，一齊升火待發，在車站等着他們呢。我所以說這機會趕得正巧，就是因爲他們從今天後半晌，一個個的，都在計算怎樣逃命拿錢，正所謂自願不暇，沒有那閒心再來問怨的生死了。早上固然他們還在欲得愆而甘心，但是這時候再讓他們管，他們也管不來了。我們這做地方官的，上司怎樣囑咐，當然是怎樣做，絕對的服從，但是上司去了，

誰還平白無故的得罪不相干的人。所以祇看這一夜變化如何，如果他們一夜全跑了，當然是不成問題，明天一過堂，他們問怨甚麼，怨就給他們一個一問三不知，神仙怪不的，他們知道怨是冤枉，自然含含糊糊，敷衍了結，將怨原人取保釋放了。」這話說得那拘押室內的田夢北倒未怎樣，祇把個窗外聽着的王老好，喜得心癢難搔，差一點失聲喊出好來。急忙彎身上房，大致的都告訴醉鬼張七聽了。笑道：「七弟，你看，這不是一天雲霧散了麼。如果真是那樣。他們自願還願不來。田大爺當然要探好好的放出來了。你說是不是？」醉鬼張七聽了，也自慚然，說道：「那麼我們祇看明天的結果如何了。」王老好略微一沉吟，又拈髯笑道：「你我趁此良夜，何妨再往那王健明的大公館住宅一探，那邊若是走的話，一定有相等動靜，萬不會鎮靜無事，我們也就可以知道田大爺的前途何若了。」醉鬼張七自然贊成他的主意，於是兩個人又轉身奔向王健明的住宅來。這邊王老好是輕車熟路，不費周折，一直的先往王健明的臥室左右來。祇見那王健明的臥室，僅僅的剩下幾名僕婦丫頭。看守門戶，她們悶坐無聊，互相叨念道：「老爺這時候大概是上了專車，那管事的二爺，在前邊收拾細軟行李，也不知完了沒有。這倒不錯，剩下我們幾個家人看門，可太舒服了。」王老好等了一等，聽明白她們叨念的話，又上房告訴張七，兩個人又奔回前面來。果然看見那管事的二爺，站在大廳上，指揮着幾名苦力聽差，一箱一籠的正往外搭着運着。他一面不住囑咐着道：「不要說，慢慢的，那箱子裏有的是衣服，有的可是古磁古銅的寶貝，你們若是擇了一件，當心你們的腦袋和脖子就要分家呢。」那幾個苦方奉命惟謹，兩個人一件，祇管換來換去的

往外抬，約莫有百八十來件，一時那裏運得清，王老好看了，笑道：「看這光景，沒有甚麼問題，王健明業已上了專車，還怕他不走麼？這些東西都是人民的血汗，也讓他們輕輕的携去，未免便宜了他。也能，人少力孤，顧不了許多。七弟，你看見沒有，都管事的二爺手裏提着的一隻小皮箱，時時刻刻，不稍離手，據我看，一定是一箱子細小而寶貴的東西，我們怎生下去，把它弄過來才好。」張七看了一看，那下面燈火輝煌，簡直不易下手，他想了一想，見那下面抬箱籠的苦力，恰好都出去，這裏祇有管事二爺一個人，他就笑道：「急不如快你看我的，一個人不費吹灰之力，把那皮箱得過來。」話言未了，他順手由房上掀起一塊瓦來，對那大廳內的管事二爺，一下砍了下去。說時遲，這瓦一出手，那張七已一閃身，不見踪影，那底下的管事二爺却沒有留神，給這瓦不偏不歪，正打在他提箱子的一隻手上，啊呀一聲叫，箱子就琴的掉在地上了；那時快，管事二爺的頭剛一抬，要再喊嚷，還沒有嚷出來，忽然霍然眼前一暗，黑洞洞的，前後的電燈全滅了。房上的王老好知道這都是張七的本事，不禁暗喝一聲采道：「好快！」那張七却已黑影一晃，來到王老好的身旁，拍了他一下，笑道：「走罷，東西業已到手，不必再瞎等着咧。」王老好驚喜之餘，又不自禁形而笑，哈哈的道：「好七弟！真有你這一手，愚兄祇得甘拜下風了。」這一聲說得响亮非常，張七急得一扯他的衣襟，說了一聲：「快快的走，這時候沒功夫談天，大事成了。」這一聲未畢，那下面火光一闪，砰的一聲響處。但聽得那身後樹枝撥刺刺的一陣聲響，一粒子彈已飛往牆外去了。張七扯着王老好道：「老大哥快走，這是噴子，你我可弄不過它。東西到手。」

逃走了罷。」江湖人向來呼鎗爲噴子，王老好聽了這聲音，也覺出心慌，三步五步的，跳到那邊的房脊上。又聽得那下面砰砰的響了幾響，回頭再看時，祇見那張七忽然不知去向，沒有踪影。王老好吃了一驚，急忙再回來，却見那張七輪在那房頂的天溝裏，一個人呻吟不動，連連的喊着老大哥，不行了，那旁邊還丟着那隻小皮箱。王老好這一急非同小可，看光景自己沒有怎樣，張七倒受了傷，多年的朋友，難道，今天這醜要出在這裏。那下面的鎗聲不住的砰砰的直響，人聲鼎沸，有的人更高聲喊道：「在東房上，在東房上，開鎗快打上房就捉住了。」接着砰砰的又一陣鎗聲，子彈嗖嗖的從頭頂上，一個一個的往後飛去了。王老好情急之下，無暇細問，自己把張七一提，背在身後，再把那皮箱子一手提了，飛也似的，蹣房脊的就逃了。那後面鎗聲越來越遠，王老好跑到一家高大房屋上面站住，看看左右都是深宅大院，沒有甚麼人，便放下皮箱，把頭上的汗，揩了一揩，喘了一口氣，然後向那身後背負的醉鬼張七道：「老弟，你覺着怎麼樣？這時候好一點沒有？是甚麼地方給鎗打了？」那張七這時候也倒噁嗤一聲的笑了出來，嚥了一嚥子，說道：「天哪！這才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了，幾幾乎成了終朝打雁，今天讓雁啄瞎了眼。我讓你快跑，卻不想我倒掛了彩，腿上一涼一麻，接着就痛得要命，一下就起不來了。老大哥，不是你，七弟今天倒要現眼呢。」王老好忙將他再放下來，借着朦朧月色，再一看那張七的腿上，業已鮮血淋漓的一片，褥子都濕透了，禁不住又二驚，說道：「老弟，你覺着如何，好了一些麼？我們沒有別處可去，就回去罷。」張七自己摸了一摸，腿上濕淋淋的，一下子都是血，也祇好笑道：「好了

，累你老哥，我這時候好一點了，血流了不少，大概這一槍打的是大腿，皮粗肉厚，還不緊要；若是招呼到上半截，今兒晚上就壽終正寢，見了閻王咧。」王老好聽說不十分打緊，自己也放下一點心，忙又背起他來，提起皮箱，一口氣跑回那洋車廠。下房進門，將他放在床上，再點起煤油燈來，一看那張七的下半截濕濕的，不但成了血泊裏提出來的人，就是自己的身後，也弄了一袴子的鮮血。王老好放下皮箱，扎煞着兩手，問道：「七弟，這可怎麼辦，叫你徒弟來，是怎麼樣呢？」張七把手一擺，說了一聲：「不用驚動他們，這是丟我們爺們臉皮的事，還是不說的好。」說完，自己褪下那袴子來，讓王老好去拿藥，說道：「老大哥去那箱子裏找一找，有一包刀創藥，那是我們祖上傳留的秘方配製的，拿出來上一點，總可以好的。」王老好依言，去找出藥來，再搬近了煤油燈細細一看，哎呀。那張七的大腿上血肉模糊，已經看不出來，傷痕究竟在那裏。拿那毛巾擦一擦，才看見傷痕是在那大腿的骨頭旁，皮血最厚的地方，直直的打了一個小洞，槍彈算是橫着穿過去了。王老好看了，咋舌道：「老弟台的造化不小，這不但不是打的重要地方，並且還不是炸子，假使你這腿上來這一炸子，你這條腿可就不用想要了。」那張七聽了，也自寬心，便讓王老好把那藥粉往大腿的窟窿眼裏塞，一直的塞滿了，把另一條白袴子扯成碎條，一下一下的往上纏，纏得厚厚的打了一個結扣。張七這才躺了下去，微微的笑道：「照你所說，一鎗打了一個透明的窟窿，沒有傷筋動骨，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又道是吉人自有天相呢。」王老好替他收拾完畢，也自笑了，把那皮箱子和二人懷裏掖的鈔票，都拿出來，又打開那皮包，笑道：「我們看看，

這一箱子東西值多少。可有名貴的飾品。」這一打開來不打緊，真好似霞光萬道，瑞氣千條，耀得大家的眼睛花花的，不可逼視，原來那一箱滿滿的沒有別的東西，都是細纖小巧的女人的珍飾，像女人的耳墜珠環翡翠的蝴蝶別子，甚至於象牙的念珠，鑽石的戒指，塞得滿滿的一皮箱，連那各個的小匣子都不要，祇是散打散放的都塞在裏面。王老好一見如此滿載而歸，一箱子的珠寶，倒不禁抽了一口涼氣。笑道：「怪不得呢，我們奪了這一隻皮箱子，他們要急得拚命開鎗，原來王處長的家當，都在這裏。我們這一下子，來了一個大抄家，那王處長又何異於家產盡絕，都教我們弄來了。」張七躺在床上，看見這一箱子的珍珠寶貝，他也領首微笑，故意的說道：「老好，今天是你救了我一命，倘然不是你來救我，丟人現眼，尚在其次，說不定我已讓他們要了命。這一箱子不義之財，都雙手奉送給你，以報你的救命之恩，好不好？」王老好看著那些珍貴物品，陡的聽了這話，却不覺一怔望望張七，正色道：「七弟，你看我王老好是小人麼？假如你看我王老好是小人那就請你割袍斷義，晝地絕交，王老好決不客氣。」張七見他急了，便也一笑，又湊近一點身，向他說了幾句，笑道：「我說着玩笑話，你倒又認真起來。我想那田大爺天亮了或者就要出來了，你就照如此，給他壓一壓驚，你說好不好？」王老好見張七原是一句戲言，這才稍稍的把那顆心平靜下來。笑道：「我也說得正是，你是一句戲言最好，倘使你是真話，那你未免太不夠朋友了。」張七於是又和他計議一番，把那些珍飾整整分成了三份。王老好笑道：「你這辦法倒也不錯，我也沒有甚麼反對，祇請你別拿我開玩笑了。」張七也笑了。他們兩個漏夜工作，這件

事做得神鬼不覺，第二天王老好出去一打聽，果然局面一新，王健明等輩都在夜裏逃了。那田夢北自然平安無事，過了晌午，就取保釋放出來了。王老好特意的趕到黃宅。看了那田夢北一下，田夢北自經這一夜的囚禁，精神上很是萎靡，見了王老好，沒有別的話，祇是笑道：「老好，你來了很好，我和家裏的姑母和母親等人，都商量好了，晚半天就要離開北京，這裏求學，還不如在兩方，我們此去，預備不再回來了。」王老好情知他受了這一次驚恐，認爲這裏不可安居，所以去了，也便笑道：「怨去了，也好，所有怨的經過我和七爺都曉得了，我們也不打算久在此處了。」田夢北聽他說得混沌，便問他是那一位七爺。王老好告訴他是張七，又將自己和他夜來的作爲。都細細說了一番，田夢北驚道：「你們兩人怎會做出如此驚人事體，這還了得，我真是想不到。」王老好微微的笑道「這是他們好好的放你出來，否則我們還不曉得鬧出甚麼來，這就算了麼。」田夢北聽了他說，也自無言。王老好和他談了一會話，結果講好彼此晚間在火車站見；他就回去了。田夢北原想推謝，不讓他們去送，但是王老好一定不依，也祇好任他去了。這回田夢北回轉原籍，不但是母親同行，連那黃姑母黃梅麗都一齊起程，婚禮也預備在南中舉行，大家完全商議好了。所以他來到故都數月，不免着處都是留戀，悵悵然莫知所以，晚上大家到了東車站，王老好居然和那張七早早在那邊相候。田夢北等人此次離京，別人一概未曾驚動，故爾這送行的客人，也可以說是王老好張七兩位絕無僅有的大人物。當下大家談談閒話，那張七傷痕未愈，扶了一根手杖，權代拐杖，行走上還是一拐一拐的，不大便利。田夢北便謝謝他們夜來的盛情，又問問他傷痕

可已好些。那張七搖首笑道：「這小事一端、何足挂齒？」王老好看這車站人多耳雜，恐怕有所不便，和他在談談，便向張七丟了一個眼色，說道：「七弟，我們好走了，那件東西送給田大爺罷。」張七點一點頭，抬手從腰裏摸出一只小小的紙包來。王老好接來，隔着車窗往那田夢北懷裏一塞，笑道：「大爺，我們老哥倆來得太急了，甚麼東西也沒有預備，這一點點的小玩藝，是懺他人之愆，送給你作紀念的。從此天南地北，能得有緣，再為相會，我們就此分別了罷。」說罷，他將手一鬆從車下和張七向他們一點頭，兩個人掉頭便退下去了。田夢北下車來看他們互相攙着手，步履非常便捷，業已走出老遠。自己再想追時，那火車恰好嗚嗚的一叫，已然蠕蠕開動。田夢北無奈，祇可重新跑上火車，和那黃梅麗大家打開紙包一看，祇見一件件的珠寶翠石，俱是珍奇之物。那其中還有一個紙條，寫着：「盜得不義財，送君壯行色。」田夢北倒不料到他們如此。車內耳目衆多，忙把那紙條紙包一裹，重新收起來。怔了半晌，不禁嘿然笑道：「這兩個人，如此大膽，真是難得少有，祇恨我不能常在北京，和他們朝夕相見。如今回轉南方，這一等人恐怕不易見到了。」黃梅麗正坐在他旁邊，把他手裏的東西，都看明白了，也詫為奇異，笑着道：「他們這一來不打緊，可害苦了那連氏一家子。王處長一旦時來運轉，尚可盡力搜括，以補所失，那連氏夫婦賣唱也沒有女兒，做官是老米樹倒了，可怎麼辦呢！」田夢北聽了她說，又不覺噤然。祇有那對面坐的黃姑母和田老太太，她倆未曾注意，一些也不曉得，祇是看看窗外，互相對語道：「車過了永定門，一會到了豐台，買一點水菓子吃罷。」

(完)

各界適用

世大觀

人人宜備

人生處世！不可一日缺此書！！

社交應酬的顧問！
救濟學識的導師！

備有新書目錄
承索附郵四分

世事頻繁、社交日廣、非有新知識新技能、難以應付現社會之需要
這一部「世大觀」是大規模之「文件倉庫」
各種文件、應有盡有、大量供給、用之無窮
這一部「世大觀」是大量的一案頭顧問
關於東、帖、盤、會、計、契約等件以外並有各界常用之新資料
無論政、商、工、學、以及各機關均宜購備

全書 要目

建國精神·誦候文件·謀事文件·喜慶文件
聯對文件·喪葬文件·通信文件·契約文件
雜用文件·家庭會計·營業會計·商業文件
營業函件·商業廣告·公文文件·一般文件
付郵資表·電碼新編

全書百餘萬言。件件均選實用。洋洋兩厚冊……裝美麗精匣
實價一元五……特價一元正。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一角八分）

奉天小北門裡

大東書局總發行所

康德八年一月一日印刷
康德八年一月廿五日發行

社會言情小說
春城歌女 (全三册)

實價國幣二元

編輯人 葉光華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二段九一號)

發行人 王餘祥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九號)

印刷人 王綏之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二二號)

印刷所 益文印刷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二二號)

發行所 大東書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九號)



282

404047

12

